

諸

子

集

成



蔡元培題

# 諸子集成刊行旨趣

## (上編)周秦之部

「振興國學」四字，在今日已成爲普遍之輿論，固無庸吾人之贅述矣。然以國學之書籍而論，前清乾隆間修四庫全書，著錄以外，存目者尙數十萬卷；而當時所未收，及乾隆以後續出之書，亦不下數十萬卷。識者每謂存目之內，儘有良著；而所著錄者，亦未嘗無劣書。故羣治國學，必當統一切之典籍，不能以四庫爲限。彰彰甚明，加以歐化東漸，思想突變，吾人視爲大逆不道者，今且尊爲至理名言；夫然，故今日而羣治國學，勢不能與昔人之取捨盡同，蓋亦至顯至著之事實也。然則統四庫前後之書，爲卷當不下百萬，雖欲治之，又烏從盡治之。此實今日言國學者一先決之問題焉！

抑吾聞之：通人之治事也，提其綱則網自張，挈其領則裘自舉。萬事萬物，莫不有其本源焉；不見夫十圍大樹，枝葉扶疏，翹然高出於羣卉，究其本，要不過起於極細之一芽；又不見夫萬里長江，波瀾起伏，極自然之偉觀，究其源，亦不過發自至微之一滴。故不問其樹幹之偉大，江流之浩渺，因本以察其末，由源以究其流，其性實與效用，不難瞭然於心目矣！準是以言，則所謂百萬卷之國學典籍，吾人亦惟有先窮其本源，而其末流，自不難迎刃而解，可預言焉！

夫所謂國學之本源者，何也？六經尙矣！本局已印行漢人之注疏，並宋人之章句集注矣！其出世稍次於經，而

價值與影響，有足與經相抗衡者，則周秦諸子是已。原諸子之立說著書，蓋皆欲以一己之思想學說以廣播於天下者也。二千年來，我國之民族思想，社會文化，學者著述，幾無不受諸子之影響。此諸子者，實我先民思想之結晶，亦即國學本源之所在。今試伸言之如左：

一、儒家——二千年來之文化風俗，學者思想，無不由儒家之禮教陶鑄而成。此固一般人所公認者也。孔子刪述六經，以存三王舊典，而其言行動作，師表百世者，厥惟論語。論語者，和平通達之中，寓至粹至精之理，學者苟遵其道而行之，一生可應用不盡。若夫虞世接物，則昔人曾有以半部論語致太平者，非讖言也。孔子以後，諸子爭鳴，儒道幾乎或並，而繼之者，則有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荀卿守正，大論是弘。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儒道之流行二千年而爲社會羣衆所信奉者，孟荀二子，實與有力焉。故集儒家之學說，首論語，次孟子，荀子。至孔子言語，散見於羣籍者，皆爲後人所依託。二戴所記，係七子後學及秦漢間儒家，取論語之意而推衍之者也。諸子所載孔子之語，其見於莊子者，宛如道家言；見於韓非子者，又宛如法家言；至家語、孔叢，更屬後人僞撰，故一概不錄。

二、道家——夫儒家之師表百世，陶鑄羣倫，信已偉矣！然世界上之事物，有其利，亦必有其弊；而一家之學說思想，當盛極之後，流弊即不免因而發生。於是復有人起而抵其隙，思代以己之學說焉。儒家自孔子以後，繼以孟荀，其勢已足籠蓋社會，而其弊，則起於儒家之以用世爲目的。夫孔孟之所謂用世，不外乎悲天憫人，欲措斯世於治平之域者也；自不肖者乘之，口仁義而心盜跖，竊憂時救世之論調，爲爵位利祿之釣餌，其心之卑鄙，其行之惡濁，使有識而潔身自好者，對於若輩，其深惡痛絕，自不待言。道家者有見及此，乃欲並其根柢而去

之，故曰『侯之門，仁義存！』『大盜者，竊仁義禮智者也。』此其言，雖不免過激，然其對於惡濁社會之醜態，盡情暴露，亦可謂痛快已！此說自老子發其端，而莊子集其成。據王船山氏考定，莊子內篇，係莊周自著，外篇，雜篇，則周之弟子，及周秦間諸道家之所作，此語實可爲信讞也。列子一書，雖出於晉人張湛之手，然觀湛所敘，亦言係由數方搜集而成，故其中各篇，有精者，亦有駁者；有真者，亦有僞者，分別觀之可矣！今錄道家，首老子，次莊子，次列子，此外僞著，概屏斥焉！

三、墨家——墨翟者，初學於儒，後對於儒家有不满，乃自倡新說以號召於天下。儒家言『仁』，而墨則言『兼愛』。蓋『仁』之爲義，雖亦訓愛人，然必由親以及疎，推近而至遠；『兼愛』則凡屬人類，皆在愛之之列也。其次則『非樂』、『薄葬』等等，皆墨與儒之異點。自孟子排斥楊墨後，墨學表面上，雖似絕跡，然墨家之教旨，於無形中流行於社會者，亦幾二千年矣；舉其顯者：孔子敬鬼神而遠之，而墨子之天志，以天爲實有，在冥冥中，實操其刑賞者；而我民迷信鬼神之心理，迄今未衰，此其一。墨主兼愛，不惜犧牲生命，以扶弱鋤強；後世江湖大俠，偶值不平，即挺刃而起，甚或倡爲『代天行道』之說，是亦墨教流行之證也；此其二。至物理等學，因自昔無人能解，學者遂略不過問；自西方科學輸入，墨子中深微學說，日益顯著；近人胡適之氏且稱墨子爲中國二千年第一部奇書矣！墨子之書，唐人柳宗元以爲墨子之徒爲之，非墨子爲墨學，蓋集墨子書者，墨子之徒也。近人張純一氏校注，亦言墨子書遵墨家學說者十六七，故以附焉。至其中亦有爲儒家言者，則因墨子本學於儒者也。自唐以前，皆以孔墨並稱，其故可知已。

四、名家——名家者，上承儒家正名之義，下啓法家刑名之學者也。此派學說，頗類似乎今之論理學，故諸子

中重論辨者，莫不應有盡有，如墨莊荀韓諸書中，皆有名家之言焉。雖然，名家之言，非專主于論辨，要亦寓有治天下之道者。尹文子曰：『大道不稱，衆有必名。』其意蓋欲以『名』包括一切治道也。名家之書，今僅存一尹文子，世所流傳者，尙有公孫龍子一書，並稱尹文係其弟子，然經昔人考定，實後人僞託。細按之，蓋雜採他子中言名者之說耳。且其說已見於尹文莊墨諸子之中，故亦汰去之。僅錄尹文子一書，以著名家之梗概焉。

五、法家——法家之說，管子發其端，韓非子集其成。在戰國時，法家實佔最大之勢力。管子之書，雖非管子自撰，然亦管子以後齊國人之承其學者所輯成。事功之顯著者，如齊桓爲五霸首，而其力則出於管仲。至秦孝公用商鞅，卒成統一之大業。齊秦之稱霸稱強，實爲任用法家最著之成效。慎到、韓非，初皆學道家，後乃轉而爲法家。四庫全書提要論慎子云：『漢志列之於法家，今考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淨而治。然法所不行，勢必刑以齊之，道德之爲刑名，此其轉關。』云云。故太史公以老莊與韓非同傳，即此意也。非雖見嫉於李斯而遇害，然其書實集法家之大成。後世之刑幕，尙稱『申韓之學』，或稱『刑名』之學，雖與法家之言不盡同，然爲法家之支流末裔，可確信也。錄法家首管子，次商君書，次慎子，次韓非子，可謂洋洋乎大觀已。

六、兵家——漢書藝文志，兵事之書，有權謀、形勢、技巧三項，自爲一類，可見爾時談兵者之衆矣。清四庫全書以兵家列子部，次於儒家之後，蓋以儒家爲文治，以兵家爲武事，所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也。惟漢志言兵之書，其真出於周秦人所著，今猶存於世者，僅孫子、吳子二書，而孫子又多存古訓，爲後世文士所不知者。（見孫星衍校語）則其爲真古書，彌足寶貴矣！古者小刑用刑，大刑用兵，可見兵與刑，性質極爲類似，今列於法家

之後，首孫子次吳子。

七、雜家——司馬談論六家要指，謂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也。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於六家以外，益以農、雜、縱橫、小說，是爲十家。其間陰陽家、農家、小說家之書，今均失傳。縱橫家雖尙見概略於戰國策，但書爲劉向所重輯，今著錄家均以之入史部，然其說不過揣摩人主心理，投之好惡，以取富貴勢位，非如他家之自具一種救世治國等學說也。雜家之書，漢志謂其「兼儒墨，合名法」。今存者有呂不韋賓客所輯之書，蓋採取諸子之精粹，合成一書，以備觀覽，其性質實後世之類書耳。此種書，謂之有特具之學說固不可，然其所採要皆諸子之精粹，故本編以是書殿焉！

右所錄凡七類，共一十六種，皆經有識學者所考定，認爲真出周秦間人士之手者。其後人依託之僞作，一概不錄，免魚目混珠，讀之徒其精力。與時間，且亦紊亂歷史進化之軌轍，甚無取焉。集成云者，集周秦諸子之可信者成爲一帙也。至諸子之書，多存古訓，後之註注者，亦代有其人。今於老、莊、管、商諸書，採一最前代之注，取其時代近古，精義保存也。又採一近代人之注，取其綜合諸說，博瞻而有折衷也。不獨周秦之子書集其成，即諸子之注，亦集成矣！是則本編博取精選之微意焉。茲將所採諸子及僞造各書，分列二表於後，以資檢覽。

周秦諸子	學說派別	著作	書名	及注釋者	附議
論語	儒家	孔子	孔子之言行	劉寶楠論語正義	此書上承六經下啓諸子爲國學中最重之典籍

尹文子	晏子	墨子	列子	莊子	老子	荀子	孟子
名家	墨家	墨家	道家	道家	道家	儒家	儒家
尹文	晏嬰	墨翟	無名	莊周	李耳	荀卿	孟軻
錢熙祚校尹文子	張純一晏子春秋校注	孫詒讓墨子閒詁	張湛列子注	王先謙莊子集解 郭慶藩莊子集釋	魏源老子本義 王弼老子注	王先謙荀子集解 <small>楊倞注已包在內</small>	焦循孟子正義
此書爲名家之可靠者	係晏子後人所記又名晏子春秋	內有墨子之徒作品	又名冲虛至德真經有真有僞	又名南華經向秀注係竊於郭氏者	又名道德經河上公注係僞託		

128.8  
856.42  
25  
v.4

管子	法家	管仲	梁啓超管子評傳 戴望管子校正	管仲後人所記可作 齊國史書讀
商君書	法家	公孫鞅	麥子孟華商君評傳 嚴可均校商君書	嚴可均輯
慎子	法家	慎到	慎子	
韓非子	法家	韓非	王先慎韓非子集解	
孫子	兵家	孫武	孫子十家注 <small>魏武帝注已包在內</small>	
吳子	兵家	吳起	吳子	
呂子	雜家	呂不韋 賓客輯	高誘注呂氏春秋	原名呂氏春秋

周秦諸子，皆有特具之思想，獨立之學說，與後世依附他人以著書者，根本悉異。清張之洞書目答問，以周秦諸子獨立一欄，蓋唯識也！故此集亦以秦爲止云。

國家圖書館



004903992



# 僞託周秦諸子

鬻子

稱周文王之師鬻熊作四庫全書謂係唐人所依託

陰符經

僅三百餘字因戰國策有蘇秦諫太公陰符之謀一語遂附會而為此篇稱姜太公作或又稱黃帝作

六韜

稱呂望作因莊子中有金版六發一語遂附會而成此書內分文武虎豹龍犬六項故名六韜又作六鑿

關尹子

稱尹喜作因史記老子出關關尹向老子乞求道德經一語遂造一尹喜其人稱老子弟子

鄧析子

稱鄧析作因意有鄭子產殺鄧析一事遂附會而成此書

子華子

稱春秋時晉臣本作此書至南宋始出世文極淺

鬼谷子

稱蘇秦師鬼谷子作漢志無至隋志始著錄係南北朝人僞作

鷓冠子

稱楚人以鷓羽為冠因以名書

尉繚子

稱尉繚作爲鬼谷子弟子言兵事文極淺

尸子

稱尸佼作爲商君之師漢志雖著錄然久已亡失此係後人僞託

於陵子

因孟子中有陳仲隱居於於陵不食兄祿一語後人遂依託而爲此書

文子

無名姓唐柳宗元謂其多竊取他書以成之當係唐以前僞作

公孫龍子

稱公孫龍作係名家巨子然此書係採取他書之涉公孫龍者而成均見莊墨及尹文子中

孔叢子

稱陳勝博士孔鮒作未又有連叢子二篇稱漢孔臧作故云叢子皆爲後人僞託

俗傳高宗南巡時，見道上來往人之繁衆，問某僧，共有幾何？僧答二人。高宗異而詰之。僧曰：二人者，一爲『名』，一爲『利』。高宗笑而頷之。大凡造僞書者，非爲名，卽爲利而已。蓋作僞者，知己之學識聲望，不足以動人，乃僞託一古人之名，造書以欺世俗者之無識也。其計得售，卽可罔名而取利；此其目的已達，而受其欺罔者，因將僞書寶貴之。迨時日既久，後之人更莫辨真僞，從而印行，此僞書之所以多也。而子書之僞，所以尤甚者，一則可以不必根據他書，理論可隨意捏造；二則篇幅簡短，不必如注經撰史，須有一定段落耳。漢王仲任會言：世人貴耳賤目，重論輕難，卽此類也。又如世人之寶愛古董，實則一無用處，徒以時代之古，瓦釜比於金鼎，故造僞書者，多託於周秦間人，此又其一也。宋明二代，僞書最爲流行。直至清代，考據成爲專門之學，自關百詩作古文尚書疏證啓其端，以後諸人，因經而推之於古傳記與諸子。如上所列，皆清代碩學考證有定論而認爲僞造者。雖然，世俗不知此義，往往以貪多相誇，於是有所謂百子全書，有所謂二十五子，二十二子者，是不但弱及羶梨，且亦貽誤後學，使讀者之寶貴光陰及精力，撥於虛耗，寧不可歎！選錄周秦諸子集，特附識數語，以告有志國學之青年焉！

## （下編）漢魏六朝之部

史記一書，上下五千年，爲我國唯一傑作，早經有識之士所公認，固無庸吾人之重贅一詞矣！而其簡末太史公自序一篇，尤爲我國學術思想變遷之一大關鍵，此則爲有志國學者所不可不知者也。是序上半載太史公談所論『六家要指』後半選亦縱論六經大義；此言也可證漢初尙沿先秦遺風，所謂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學說，雖經秦火而民間之私相授受者，固未嘗絕也。洎夫漢武罷黜百家，尊崇六藝，以通經致用爲利祿之

途，於是思想始統於一，而儒家之學說，不啻同歐西之國教焉！自是以後，二千年中，未嘗稍變，此即我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而記其關鍵者，則爲太史公自序一文，吾故曰：此爲羣治國學者所不可不知者也。雖然，以先秦諸子思想之雄博精深，豈隨世主一二人之好惡而遽爲消滅哉！當軸者，雖以六藝爲收拾人心之工具，而高識卓行之士，承諸子之影響，不爲利祿所動，亦必有出其思想與世相周旋者矣！故在漢魏六朝之際，諸子之遺風餘韻，雖不及先秦之昌盛，要亦未嘗漸滅也。降及唐代，印度精深微妙之內典輸入我國，一部份思深之士，相率羣趨，至是而諸子之風，始告衰歇；此亦世運使然，無庸爲諱者矣！

今試一言漢魏間諸子流衍之狀況：淮南王書之縱橫蔓延，洵莊周以後道家之總匯也。王仲壬氏之論衡錄，砭世俗，辨晰毫芒，始如詭異，終有實理，我國懷疑學者，當首屈一指。其間孔諸論，更顯然爲儒家之巨敵！此外陸賈新語，太史公目之爲辨士，蓋亦縱橫家之嗣響也。晁錯所著，今雖已亡，然其爲法家言，概可想見。王符潛夫論，以耿介不同於俗，隱居發憤，著書以譏當時之失，其不與利祿之徒合污可知。葛宏抱朴子，上承莊老，下啓道教。凡茲諸子，未嘗不可與先秦諸子相雁行。至於儒家，則揚雄法言，昌黎韓氏且與荀卿同尊。荀悅申鑒，亦粹然儒家之言，類皆有一讀之價值。

漢書藝文志以小說入子略，蓋稗官亦諸子之一種類。今漢志所載小說家言，如題東方朔班固諸人之撰述，皆出後人依託。隋書經籍志，尙存青史子一書，亦早經亡失。其流傳於後世者，厥惟宋代劉義慶之世說新語，此書爲隋以前小說界之魯殿靈光。此後自唐迄清，摹而擬之者，代有其人，然皆狗尾續貂，不足語於作者之林矣！茲本此微意，將漢魏六朝著名子書，集成一編，使與先秦諸子，後先輝映，羣治國學之諸君子，其亦有樂於是歟！

書名著作人卷數性質及評語

新語 漢陸賈 一〇

此書久佚，經後人掇拾輯成，舊列儒家，然其數陳前代得失，類於辨士，實縱橫家之支裔，漢初與酈食其並稱。

淮南子 漢劉安 一一

縱橫蔓延，道家言佔十之六七，所述多秦漢間佚事，為秦以後子書之最出色者。

鹽鐵論 漢桓寬 一〇

係述官吏與學者辨論鹽鐵征稅之利弊，大旨近儒家言。

法言 漢揚雄 一〇

昌黎韓退之稱「荀與揚大醇而小疵」，蓋儒家言也。惟本工文，故此書文詞亦麗達可讀。

論衡 漢王充 二〇

此書在國學中，極有價值，惟專以辨晰是非為主，不屬於某一家之學說。

申鑒 漢荀悅 一五

係儒家言。

潛夫論 漢王符 一〇

大旨皆儒家言。

抱朴子 晉葛弘 八

上承道家，下啓道教，中有養生之說，為他家所無。

世說新語 宋劉義慶 三

此書為古今唯一小說名著，唐以前小說，以此為代表。

顏氏家訓 北齊顏之推 七

此書雖稱家訓，所論多世故人情，兼及文學。

以上十種，爲漢魏六朝子書之最佳、最著名者，研究國學者所不可不讀也。

茲再將漢魏六朝子書，係後人依託及不必要者，亦列目於左：

新書

稱漢賈誼撰，然係後人割裂史記秦本紀漢書賈誼本傳及其他文字分段名篇，其偽造可知。

太玄經

漢揚雄撰，書係摹擬周易文詞，故作艱深，實無何意義。以前目錄家均列之，術數以爲可以前知，茲不錄。

中論

魏徐幹撰，幹本文士，無其精微之識，書僅二卷。

人物志

魏劉劭撰

傅子

晉傅元撰

物理論

晉楊泉撰，以上三書皆無甚精義。

金樓子

梁蕭繹撰，繹卽元帝。

劉子

題梁劉晝撰，係後人僞託。

文中子

題隋王通撰，又稱中說，書中句做論語，又臚列唐初功臣爲其弟子，而隋唐書無傳，爲後人僞託，無疑。然宋以後竟有稱爲河汾道統者，其妄可哂。

以上各種，或僞託，或不必要，故不列入集成之內。

孫詒讓著

墨

子

閒

詁

世界書局印行

# 墨子序

孟子以楊墨並言。辭而闢之。然楊非墨匹也。楊子之書不傳。略見於列子之書。自適其適而已。墨子則達於天人之理。熟於事物之情。又深察春秋戰國百餘年間時勢之變。欲補弊扶偏。以復之於古。鄭重其意。反復其言。以冀世主之一聽。雖若有稍詭於正者。而實千古之有心人。也。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韓非以儒墨並爲世之顯學。至漢世猶以孔墨並稱。尼山而外。其莫尙於此老乎。墨子死。而墨分爲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今觀尙賢尙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皆分上中下三篇。字句小異。而大旨無殊。意者此乃相里相夫鄧陵三家相傳之本不同。後人合以成書。故一篇而有三乎。墨氏弟子網羅放失。參考異同。具有條理。較之儒分爲八。至今途無可考者。轉似過之。乃唐以來。韓昌黎外。無一人能知墨子者。傳誦既少。注釋亦稀。樂臺舊本。久絕流傳。闕文錯簡。無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曉。而墨學塵蕪。終古矣。

國朝鎮洋畢氏始爲之注。嗣是以來。諸儒益加雠校。涂徑既闢。奧窔粗

窺。墨子之書。稍稍可讀。於是瑞安孫詒讓仲容。乃集諸說之大成。著墨子閒話。凡諸家之說。是者從之。非者正之。闕略者補之。至經說及備城門以下諸篇。尤不易讀。整紛剔蠹。撮摘無遺。旁行之文。盡還舊觀。訛奪之處。咸秩無紊。蓋自有墨子以來。未有此書也。以余亦嘗從事於此。問序於余。余何足序此書哉。竊嘗推而論之。墨子惟兼愛。是以尙同。惟尙同。是以非攻。惟非攻。是以講求備禦之法。近世西學中。光學重學。或言皆出於墨子。然則其備梯備突備穴諸法。或卽泰西機器之權輿乎。嗟乎。今天下一大戰國也。以孟子反本一言爲主。而以墨子之書輔之。儻足以安內而攘外乎。勿謂仲容之爲此書。窮年兀兀。徒做精神於無用也。光緒二十一年夏。德清俞樾。



漢志。墨子書七十一篇。今存者五十三篇。魯問篇。墨子之語魏越云。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憊音沉廼。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今書雖殘缺。然自尚賢至非命三十篇。所論略備。足以盡其指要矣。經說上下篇。與莊周書所述惠施之論。及公孫龍書相出入。似原出墨子。而諸鉅子以其說綴益之。備城門以下十餘篇。則又禽滑釐所受兵家之遺法。於墨學爲別傳。惟修身親士諸篇。誼正而文靡。校之他篇。殊不類。當染篇。又頗涉晚周之事。非墨子所得聞。疑皆後人以儒言緣飾之。非其本書也。墨子之生。蓋稍後於七十子。不得見孔子。然亦甚老壽。故前得與魯陽文子公輸般相問答。而晚及見田齊太公和。又逮聞齊康公興樂。及楚吳起之亂。身丁戰國之初。感悼於獷暴淫侈之政。故其言諄復深切。務陳古以剴今。亦喜稱道詩書。及孔子所不修百國春秋。惟於禮則右夏左周。欲變文而反之質。樂則竟屏絕之。此其與儒家四術六藝。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世務爲和同。而自處絕艱苦。持之太過。或流於偏激。而非儒尤爲乖戾。然周季道術分裂。諸子舛馳。苟卿爲齊魯大師。而其書非十二子篇。於游夏孟子諸大賢。皆深相排拏。洙泗斷斷。儒家已然。墨儒異方。跬武千

里其相非甯足異乎。綜覽厥書。釋其紕駁。甄其純實。可取者蓋十六七。其用心篤厚。勇於振世救敝。殆非韓呂諸子之倫比也。莊周天下篇之論墨氏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又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斯殆持平之論與。墨子既不合於儒術。孟荀董無心孔子魚之倫。咸排詰之。漢晉以降。其學幾絕。而書僅存。然治之者殊眇。故掄誤尤不可校。而古字古言。轉多沿襲未改。非精究形聲通段之原。無由通其讀也。舊有孟勝樂臺注。今久不傳。近代鎮洋畢尙書沅。始爲之注。滕縣蘇孝廉時學。復刊其誤。創通途徑。多所更正。余昔事讎覽。旁披衆家。擇善而從。於畢本外。又獲見明吳寬寫本。黃丕烈所景鈔者。今藏杭州丁氏。缺前五卷。大致與道藏本同。顧千里校道藏本。藏本明正統十年刊。畢本亦據彼校。定而不無舛漏。顧校又有季本傳錄。或作季本。未知孰是。明葉諸本。大抵皆祖藏本。畢注略具。今並不復詳校。又嘗得倭寶源間。放刻明茅坤本。并爲六卷。而篇數尙完具。是書附校。吳文間有可采。惜所見本殘缺。僅存數卷。用相勘覈。別爲寫定。復以王觀察念孫尙書引之父子。洪州倅頤煊。及年文俞編修。斃亡友戴茂才望所校。參綜考讀。竊謂非儒以前諸篇。誼旨詳焯。畢王諸家。校訓略備。然亦不無遺失。經說兵法諸篇。文尤奧衍凌襍。檢攬舊校。疑滯殊衆。研覈有年。用思略盡。謹依經誼字例。爲之詮釋。至於訂補經說。上下篇旁行句讀。正兵法諸篇之譌文錯簡。尤私心所竊自喜。以爲不繆者。

輒就畢本。更爲增定。用遺來學。昔許叔重注淮南王書。題曰鴻烈閒詁。

據宋

淮南子及晁  
公武讀書志

閒者發其疑悟。詁者正其訓釋。今於字義多遵許學。故遂用題署。

亦以兩漢經儒。本說經家法。箋釋諸子。固後學所睇慕。而不能逮者也。光緒十有九年。歲在癸巳十月。瑞安孫詒讓序。

墨子書舊多古字。許君說文。舉其弗繙二文。今本並改易不見。則其爲後人所竄定者。殆不知凡幾。蓋先秦諸子之譌舛不可讀。未有甚於此書者。今謹依爾雅說文。正其訓故。古文篆隸。校其文字。若尙同篇引術令。卽書說命之佚文。魏晉人作僞古文尙書。不知術爲說之段字。遂據其文。竄入大禹謨矣。兼愛篇注。召之邸。庫池之續。召之邸。卽孫炎本爾雅釋地之昭餘底。亦卽周禮職方氏之昭餘祁。今本召譌爲后。其義不可解。畢氏遂失其句讀矣。非攻篇之不著何。卽周書王會之不屠何。畢氏不憚。依俗本改爲中山。遂與墨子舊文不合矣。明鬼篇。旣無罪人乎道路術徑。旣卽孟子禦人於國門之外之禦。非樂篇。折壤坦折。卽周禮摯族氏之摯。今本旣譌爲退。折譌爲拆。畢蘇諸家。各以意校改。遂重性馳繆。不可究詰矣。公孟篇。夏后啓使蓀斲雉已。卜於白若之龜。蓀卽隘之籀文。亦卽伯益。與漢書述尙書古文。伯益字正合。今本蓀斲雉已。譌作翁難雉乙。又挽雉字。遂以翁

難乙爲人姓名矣。非攻下篇說禹攻有苗。有神人面鳥身。奉珪以待。此與秦穆公所見句芒同。奉珪者東方之玉。與禮經祀方明。東方以珪之義合。而今本奉珪誤作若瑾。其義遂不可通矣。若此之類。輒罄蠹管。證厥違在。它若經說篇之蠙爲蚘。虎爲霍。兵法諸篇之悞爲順。又爲類。芒爲芸。桴爲杯。其歧互尤不易理董。覃思十年。略通其誼。凡所發正。咸具於注。凡譌視之文舊校補增者徑據補正。以資省覽。其以愚意訂定者。則箸其說於注。不敢專輒。增改以昭詳慎。世有成學治古文者。儻更宣究其情。俾二千年古子。釐然復其舊觀。斯亦達士之所樂聞與。校寫既竟。復記於後。詒讓。

# 墨子閒詁總目

## 閒詁十五卷

一 親土 修身 所染 法儀 一 尚賢上 二 尚同上下 四 兼愛上下 五 非攻上下 六 節用上中

七 患 辭過 三 辯 二 尚賢下 三 尚同中下 四 兼愛中下 五 非攻中下 六 節葬下

八 明鬼上下 九 非命上下 十 經說上下 十一 大取 耕柱 十二 公孟 十

## 目錄一卷

## 附錄一卷 舊目考 佚

## 後語二卷

上 墨子傳略 墨子年表 墨學傳授考 下 墨子緒聞 墨學圖論 墨家諸子鈞沈

## 大凡十有九卷

此書寫定於壬辰癸巳間。逕甲午夏。屬吳門梓人毛翼庭。以聚珍版。印成三百部。質之通學。頗以爲不謬。然多苦其奧衍。瀏覽率不能終卷。惟吾友黃中。改學士。爲詳校一過。舉正十餘事。多精塙。亦今之張伯松矣。余亦自續勘。得贖義逾百事。有前誤讀誤釋。覆勘始覺之者。咸隨時逐錄別冊存之。此書最難讀者。莫如經經說四篇。余前以未

見皋文先生經說解爲憾。一日得如皋冒鶴亭孝廉廣生書云。武進金稚生運判武祥。臧有先生手稿本。急屬鶴亭。馳書求段錄。金君得書。則自校寫一本寄贈。得之驚喜累日。余前補定經下篇句讀。頗自矜爲剗獲。不意張先生已允我得之。其解善談名理。雖校讎未究。不無望文生義之失。然固有精論。足補正余書之闕誤者。金冒兩君。惠我爲不淺矣。既又從姻戚張文伯孝廉之綱許。段得陽湖楊君葆彝經說校注。亦間有可取。因與張解。并刪簡補錄入冊。凡余舊說。與兩家有闕合者。皆改從之。蓋深喜一得之愚。與前賢冥符遙契。固不敢攘善也。竊謂先秦古子。誼旨深遠。如登岳觀海。莫能窮其涯涘。畢王張蘇諸家。於此書研校。亦良勤矣。然其偶有不照。爲後人所匡正者。不可俚指數。余幸生諸賢之後。得據彼成說。以推其未竟之緒。然此書甫成。已有旋覺其誤者。則其不自覺而待補正於後人。殆必有倍蓰於是者。其敢侈然以自足邪。甲辰春。取舊寫別冊。散入各卷。增定爲此本。并識之。以見疏陋之咎。無可自掩。且以睇望於後之能校讀是書者。光緒丁未四月。籀廬居士書。

墨子目錄一卷

道藏本及明鈔本刻本並無目錄此畢氏所定依意林為第十六卷今從隋志別為一卷

卷之一

親士第一

..... 一

脩身第二

..... 四

所染第三

魏徵羣書治要引篇目同

..... 六

法儀第四

治要引篇目同

..... 一

七患第五

治要引篇目同

..... 一三

辭過第六

治要引此篇文并入七患篇變唐以後人所分

..... 一七

三辯第七

黃震宋濂所見別本以上七篇題曰經蓋宋人所加

..... 二二

卷之二

尚賢上第八

治要引篇目同漢書藝文志顏師古注引作上賢

..... 二五

尚賢中第九

..... 二八

尚賢下第十

..... 三八

卷之三

尚同上第十一

漢書顏注引作上同

..... 四四

尚同中第十二

..... 四六

尙同下第十三

中興館閣書目云一本自親士至上同十三篇即此黃震宋濂所見別本以上六篇題曰論亦宋人所加

五五

卷之四

兼愛上第十四

漢書顏注引同

六二

兼愛中第十五

六四

兼愛下第十六

七〇

卷之五

道藏本六同卷

非攻上第十七

八一

非攻中第十八

八二

非攻下第十九

八八

卷之六

節用上第二十

漢書顏注引同

九九

節用中第二十一

一〇一

節用下第二十二

一〇四

節葬上第二十三

一〇四

節葬中第二十四

一〇四

節葬下第二十五

一〇四





卷之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 一一八

天志中第二十七 ..... 一二二

天志下第二十八 ..... 一二九

卷之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 關 漢書顏注  
引作明鬼神 ..... 一三八

明鬼中第三十 關 ..... 一三八

明鬼下第三十一 ..... 一三八

非樂上第三十二 ..... 一五五

卷之九

非樂中第三十三 關 ..... 一六三

非樂下第三十四 關 ..... 一六三

非命上第三十五 治要引篇目及漢  
曹顏注引並同 ..... 一六三

非命中第三十六 ..... 一六八

非命下第三十七 ..... 一七二

非儒上第三十八 關 ..... 一七七

非儒下第二十九……………一七七

卷之十

經上第四十……………一九〇

晉書魯勝傳墨辯注敘云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卽此

經下第四十一……………一九五

經說上第四十二……………二〇二

經說下第四十三……………二一四

卷之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二四三

小取第四十五……………二五〇

耕柱第四十六……………二五四

卷之十一 畢云舊云十二同卷者梵本分誤如此詒讓案比明人編入道藏所合并非古本也畢謂梵本亦非

貴義第四十七 治要引……………二六五

公孟第四十八……………二七一

卷之十三

魯問第四十九……………二八二

公輸第五十……………二九二

口口第五十一

卷之十四

備城門第五十一

一 明吳寬鈔本無目錄其當卷舊日以備城門為五十四備高陸為五十五册末吳氏手跋云本書七十一篇其五十一之五十三五十七五十九之六十六六十四之六十七篇目並闕當訪求古本考入云是

吳所據舊本實如此則當闕五十二五十三二篇未知孰是

二九七

備高陸第五十二

三一九

口口第五十四

依備城門篇所列攻具十有二種第一鉤第二則此篇疑當為備鉤

三二二

口口第五十五

備城門篇十二攻具衝第三則此篇疑當為備衝詩大雅皇矣孔疏引有備衝鷹蓋唐初尙未佚也

三三二

備梯第五十六

三三二

口口第五十七

十二攻具梯第四種第五則此篇疑當為備墮

三三五

備水第五十八

三三五

口口第五十九

十二攻具水第六穴第七突第八空洞第九蟻傳第十今唯闕備空洞一簡其次又不當列水突之閒豈為後人所賈亂與

三三六

口口第六十

三三六

備突第六十一

三三六

備穴第六十二

十二攻具穴在突後此篇次與彼不合

三三六

備蛾傳第六十二

三三四

卷之十五

□□第六十四 十二攻具賴輜第十一軒車第十二則當有備輜輜備軒車二篇其次當在此

□□第六十五

□□第六十六

□□第六十七

迎敵祠第六十八 ..... 三三九

旗幟第六十九 補俗字王念孫校改職 ..... 三四二

號令第七十 九章算術袁分篇劉徽注引篇目同 ..... 三四六

禱守第七十一 ..... 三六五

畢沅云。按舊本皆無目。隋書經籍志云。墨子十五卷。目一卷。馬總意林

云。墨子十六卷。 始讀案馬本築庚仲容子鈔見高似孫子略 則是古本有目也。考漢書藝文志云。墨

子七十一篇。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七十二篇。疑當時亦以目為一篇耳。

藏本云。闕者八篇。而有其目。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

儒上是也。當是宋本如此。而館閣書目云。自親士至雜守為六十一篇。

亡九篇。恐是八篇為九。又七十一篇。亡其九。當存六十二而云六十一

亦二之譌也。其十篇者。藏本并無目。亦當是宋時亡之。然則宋時所存

實止五十三篇耳。 始讀案荀子修身篇楊注云。墨子著書二十五篇。疑當作五十三篇。或唐中葉以後此書即有闕佚篇數。已與今本同也。 然詩正義引

備衝篇則尙存其目。而不知列在第幾。太平御覽引有備衝法。正在此篇。則宋初尙多存與。詩讓案御覽多本古類書不南宋人所見十三篇。一本樂

臺曾注之。卽自親士至上同是。而潛竊諸子辯云。上卷七篇。號曰經。下

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詩讓案比節中與館閣書目所載別本書錄解題亦著錄黃氏日鈔

法又吳師道戰國策校注五引兼愛中篇楚靈王好士細腰數語云今按墨子二卷中無此文又有可

疑。夫墨子自有經上下經說上下在十三篇之後。此所謂經。乃親士修

身所染法儀七患辭過三辯七篇。與下尙賢尙同各三篇。文例不異。似

無經論之別。未知此說何据。以意求之。或以經上下經說上下。及親士

修身六篇爲經。詩讓案南宋別本其說或近。以無子墨子云云故也。詩讓案此

親士然古人亦未言之。至樂臺所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而焦竑國吏經

籍考亦載之。似至明尙存。詩讓案鄭樵二志卒亦不傳何也。若錢會云。藏會

稽紐氏世學樓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內亡節用等九篇者。實卽今五

十三篇之本。內著闕字者八篇。錢不深核耳。

洪頤煊云。墨子今本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凡七十一篇。內闕有題八

篇無題十篇。據陳振孫書錄解題稱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十五

卷六十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是無題十篇。宋本已闕。有題八篇。闕

文在宋本已後。讀書叢錄 詒讓案道藏本即從宋本  
出有隨八篇宋本蓋已闕佚說未確



# 墨子閒詁卷一

瑞安孫詒讓

親士第一

畢沅云衆經音義云倉頡篇曰親愛也近也說文解字云士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玉篇云傳曰退古今辯然不謂之士此與修身篇無稱子墨子云疑稱所著也察畢

說未端此書文多闕失或稱子墨子曰或否疑多非古本之舊未可據以定爲墨子所自著之書也又此篇所論大抵尙賢篇之餘義亦似不當爲第一篇後人因其持論尙正與儒言相近遂舉以冠首耳以馬

總意林所引校之則唐以前本已如是矣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說文字部云存恤問也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

急。非士無與慮國。說文思部云慮謀思也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

公出走而正天下。畢云正讀如征王念孫云畢讀非也爾雅云正長也晉文爲諸侯盟主故曰正天下與下霸諸侯對文又廣雅正君也尙賢篇曰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

者凡墨子書言正天下正諸侯者非謂爲長即謂爲君皆非征伐之謂案王說是也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湯克夏而正天下高誘注云正治也亦非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

王句踐遇吳王之醜。蘇時學云醜猶恥也語讓案呂氏春秋不侵篇欲醜之以爵高注云醜或作恥而尙攝中國之賢君。畢云尙與上通

攝合也謂合諸侯郭璞注爾雅云攝合攝同攝案畢說未允攝當與攝通左襄十一年傳云武震以攝威之韓詩外傳云上攝萬乘下不敵裁乎匹夫此義與彼同謂越王之威足以攝中國賢君也三子之

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畢云魯曰安其大醜廣雅云抑安也俞樾云抑之言屈抑也抑而大醜與達名

成功相對言於其國則抑而大醜於天下則達名成功正見其由屈抑而達下文所謂敗而有以成也畢注於文義未得案俞說是也太上無敗。畢云李善文選注云河上公注老子云太上謂太古無名

之君也察太上對其次爲文謂等之最居上者不論時代今古也畢引老子注義與此不相當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言以親士故吾能用其民也

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畢云言不肖苟安如好利之不知足

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畢云言自處於難即躬自厚而薄責人之義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

志內究其情。

內下舉增不字云舊脫此字器上文增攷究同猶云內省不攷會云內當作猶即退字也是不攷其志退究其情正相對成文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也因退從或體作猶又闕壞而

作內畢氏盜據上句增入不字殊失其旨案俞說近是

雖雜庸民終無怨心。

舉云言遺伏不怨

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爲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爲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偏臣傷君。

國語周語韋昭注云偏迫也偏臣謂貴臣權重迫君然此與

諂下傷上。

舉云言偏人病國與偏臣同

君必有弗弗

之臣。弗讀爲弗說文口部云弗違也

上必有諂諂之下。

廣雅釋詁云路語也周禮保氏鄭康成注云軍旅之容暨

諂諂與諂同近是詳後舉云禮記云言容路語鄭君注云教令嚴也說文云諂也玉篇云魚格切

分讖者延延而支苟者諂諂。

舉云支苟二字疑

長也支苟當是致敬之詞路語與諂諂同言分讖者皆延延以念久長而致敬者又諂諂以盡其誠即上文所謂上必有路語之下也蘇云支苟二字疑數字之讖會云支苟乃敬敬二字之假音說文示部敬積敬也徐鍇曰積

不伸之意然則積敬者路語殆謂在下位者或爲上所凌辱而不得申亦必路語然自伸其意而後已上文所謂上必有路語之下是也案洪禮苟爲敬字之訛是也而以支爲致則未瑤俞說尤誤以文義推之支疑當爲交

形近而訛經說上篇置規寫交也今未交亦誤支是其證敬誠語敬交敬謂交相敬戒也苟即

焉可以長

生保國。

王云焉字下屬爲句焉道乃也

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暗。

也暗宋齊謂兒泣不止曰暗非此義玉篇云痛於深切不能言暗於金於甘二切暗極無聲也則作暗亦是詒讓

寒暗瘖字同尙賢下篇有瘖字晏子諫下篇云近臣嚶嚶遠臣瘖又云朝居殿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

言則暗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嚶說苑正諫篇晏子云下無言則謂遠臣則暗也。范望大玄經注云陰猶暗

之暗瘖即瘖也又經梁丘九年傳上聞則上無言則謂遠臣則暗也。范望大玄經注云陰猶暗

古詩李善注引倉頡篇云吟歎也漢書息夫躬傳顏師古注云陰古吟字

舉云與瘖音義同史記關公曰吟而不言索隱云吟音戶陸反又音琴

怨結於民心。

蘇云暗陰心爲韻

諂諛

在側。善議障塞。

蘇云側塞亦爲韻

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

喪天下。故曰歸國寶。

舉云歸讀如齊人歸女樂之歸

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

說文金部云錐銳也釋名釋用器云錐利

也。此其錐。

舉云史記集解云徐廣曰思廉反闕案漢書音義曰錐謂利

錐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

廣雅釋詁云錯磨也舉云言磨錯之利



錯者必先靡。樂之段字今省作謬謂錯也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畢云招與喬音相近竭

也畢云控靡為韻靡字麻聲是以下篇橋衡之橋亦作招可證。靈龜近灼。神蛇近暴。畢云灼暴為韻俞云四近字皆先字之誤上文曰今有五維此其

銘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然則甘井四喻正承

近正作先莊子山木篇亦云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暴蛇者蓋以求雨淮南子齊俗訓云鑿牛犂毛宜於廟牲其於

以致雨不若黑蝦許慎注云黑蝦神蛇也潘子神淵

能與雲雨春秋無靈求雨篇云春旱求雨暴巫聚蛇

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抗亢聲類同莊子刻意

俗高論趙詩為亢而已矣釋文李

頤云窮高曰亢蘇云抗猶抗直

孟賁之殺其勇也。孟賁公孫丑篇僞孫夷疏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云

秦武王好多力之人齊孟賁之徒並歸焉孟賁生

拔牛角史記楚唯傳集解引許慎儀書東方朔傳顏師古注並

云孟賁衛人秦俠世紀說則許在墨子後此文蓋後人所增竄

西施之沈其美也。蘇云案吳越春秋逸

世乃有五湖隨苑蠶之說誣矣詒讓案吳越春秋逸文見揚漢丹鉛錄引修文殿御覽

吳起之裂其事

也。淮南子穆孫訓云吳起刻削而車裂亦見凡論調及韓詩外傳一呂氏春秋執一篇高注史記本傳不云車

裂蓋文不具畢云謂事功蘇云墨子嘗見楚惠王而吳起之死當悼王二十一年上距惠王之卒已五十一

年屢墨子不及見此事比蓋門弟子之詞也汪中說同案魯問篇墨子及見田齊大公和和受命為諸侯當楚悼

王十六年距起之死僅五年耳况非樂上篇說齊康公與樂萬康公之斃後在起死後二年然則此書雖多後人

增益而吳起之死非墨子所

不及見明矣蘇說考之未審

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

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

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

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

不惡小谷之滿已也

說文谷部云泉出通川為谷爾雅

釋水云水往川曰谷注釋曰谷

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

無違也故能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

畢本作非一水之源也云舊

云非一源也据初學記江引

此增二字蓋引此與舊同蓋文類聚引作非一水之源北堂書鈔引作非一源之水古無源字本書格身云原獨

者流不情只作原此類俗寫亂之非舊文也王云此本作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今本脫之水二字而一源二





注云捷登也案捷接道藏本頤作繼非後漢書邊讓傳李賢注云華髮白首也畢云穎字當為穎字亦穎高失其義。華髮墮顛。詁讀案說文影部云髻髮墮也頁部云穎頂也墮與髻通墮顛即禿頂新序

華事齊云齊宣王謂園丘印曰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

者行不果。畢云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子云果成也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

博。俞云偏亦辯也儀禮鄉飲酒禮衆賓辯有隨隨蒸禮大夫辯受剛少牢饋食禮辯播于三豆今文辯皆作編是辯與編通用物言編是非言辯文異而義同辯是非不察者不

足與游。本不固者未必幾。畢云廣雅云幾微也或禾字之假音說文云禾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王云爾雅幾危也言木本不固其未必危也畢引廣雅幾微也已非墻

詁又引說文以幾為禾則失之愈遠矣雄而不脩者。畢云雄翁勇其後必惰。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

耗。畢云舊从禾非玉簫云耗可到切減也致也詩云耗斲下上又云耗正作耗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

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蘇云

圖謀也春秋傳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

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文而務為察。故彼智無察。畢云彼當為非在身而情。當為情形近而

謀上云雄而不脩者其後必情反其路者也。路當為務即家上務為智務為察而言謂違反其所當務之事明鬼下篇云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此義與彼同畢讀在身而

情反其道說文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失之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

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戴載古通春秋隔十年經伐戴裝樂作伐載釋名釋姿容

思利尋焉。戴禮有司敬買公恣疏引服虔左傳注云尋之言重也溫也畢云尋習忘名忽焉。可以為士於天下者。未

嘗有也。

所染第三

畢云呂氏春秋有當染篇文略同蘇云篇中言中山向宋康皆墨子後事而禽子為墨子弟子至與傳說並稱此必非墨子之言蓋亦出於門弟子任中云宋康之盛在楚惠王卒

後一百五十七年墨子蓋曾見染絲者而歎之爲墨之學者增成其說耳  
案此篇固不出墨子但中山尚疑即桓公時僞正與墨子相及蘇說未審

是弟子之染於蒼則蒼

廣雅釋器云蒼青也

染於黃則黃

韓詩外傳云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淮南子說林謂云墨子見練絲而

位之爲其可

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

考工記鍾氏染羽三入爲纁五入爲緗七入爲緇八入爲黼九入爲緇

而巳則爲五色矣

作必是謂之纁必讀爲畢左隱元年傳同軌畢至白虎通義崩祭引畢

春秋無則

字後漢書注引作五入之則爲五色

故染不可不慎也

治要作可不慎耶

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

畢云太平御覽吳故事類賦俱作治國亦然有節文

舜染於許由

高誘云許由陽城人堯聘之不至

伯陽

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伯陽蓋老子也舜時師之者也揚倭注荀子云老子

姓李字伯陽號聃著書五千言案此云舜染則非也詒觀案呂氏春秋本味篇云堯舜得伯陽繡耳然後成住

回繡耳伯陽東不識秦不空皆一國之賢者也陶甄聖賢羣輔錄引皇甫謐證逸士傳舜友七子亦有伯陽韓非子

說髮篇作晉伯陽漢書古今人表作伯陽北堂書鈔四十九引尸子作伯陽此伯陽自是齊時賢人高以爲老子

高誘云仲昭薛爲湯之左相

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

四王者所染當

高誘云所從染得其人故曰當

故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

高誘云蔽猶極也

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

爲無道干辛任威陵轢諸侯以及兆民高誘曰干辛桀之諛臣說苑云桀用干辛漢書顏注云干辛桀之勇人也抱朴子

之爲惡則行表又作干莘同說苑詒讓案呂氏春秋知度篇云桀用干辛漢書顏注云干莘桀之勇人也抱朴子

夏桀染於干辛

良規篇亦推哆

畢云本書明鬼云王手禽推哆大戲下又云推哆大戲主別兇虎指畫殺人古今人表作雅修

諷又作推侈惟抱朴子

良規篇作推侈與此同

殷紂染於崇侯惡來

高誘云崇國侯爵名虎惡來嬴姓飛廉之子紂之諛臣史記秦本紀云飛廉生惡來惡來有力飛廉奪走父子俱以

材力事殷紂周武王

厲王染於厲公長父

治要作文誤畢云呂氏春秋厲公作釁注云釁榮二卿士供云案荀子成相篇楊倭注引墨子作釁公長父呂氏春秋



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大夫種文氏字子禽楚之鄭人詒讓案文選豪士賦序李注引吳  
越春秋云文種者楚南郢人也姓文字少禽太平寰宇記說同呂覽注鄭即郢之訛

當。舊說者字今據治要。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治要無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胜

治要長作張畢云呂氏春秋長作張勝作生字高誘注云吉射晉張獻子鞅之子昭子也張柳朔王生二人者吉  
射家臣也詒讓案左哀五年傳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比長柳朔王胜即張柳朔王生

呂覽與左傳同長柳古複姓漢書藝文志有長柳占夢但據左傳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春秋作黃

則朔生乃范氏之賢臣朔并死范氏之難與此書異或所聞不同

籍秦非高誘注云寅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子也黃籍秦高彊其家臣高彊齊子尾之子奔晉爲中行氏之臣  
史記索隱云系本籍秦晉大夫籍繇之子詒讓案呂覽注荀子當作荀文子即寅也見定八年左傳

吳夫差染於王孫維維畢校改維云舊誤作維盧文昭云今外傳吳語王孫維舊宋本作王孫維墨

說苑雜言篇作公孫維唯呂氏春秋當染篇作王孫維史記越世家作公孫維宋公序作國語補音定作維字且  
爲之說曰漢改洛爲維疑維字非吳人所名今按宋說殊誤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川發維春秋文八年經書公子

遂會維戎傳作伊維之戎宣二年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維是漢以前本有維字豈東京創製此字乎以駮  
字證之則維字是矣顧廣圻校同王云盧說是也據書維字或作維與維相似故維譌爲維因學紀聞左氏類引

國語呂氏春秋並作維韓子說疑篇有吳王太宰嚭定四年左傳云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太宰畢云高誘注

孫頌頌即維之譌則其字之本作維益明矣

伯州犂孫史記吳世家越絕書吳越春秋杜預春秋釋例說並同唯高誘呂智伯搖染於智國張武

氏春秋當染重言兩篇注以爲州犂之子誤也國語吳語韋注誤與高同

畢云搖一本作瑤詒讓案呂氏春秋當染亦作瑤高誘注云智瑤宣子申之子襄子也國武二人其家臣國語晉  
語云三卿宴於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知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韋注云伯國晉大夫知氏

之族左哀二十三年傳晉荀孫瑤伐齊將戰長武子請卜杜注云武子晉大夫案知國張武蓋

即知伯國長武子也長張字通淮南子人間訓云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掩於晉陽

魏義偃長畢云偃呂氏春秋作偃高誘注云偃魏公子牟之後魏得中山以邑之義長其二臣蘇云中山爲

其君有武公桓公見世本此名向者當爲最後之君案中山即春秋之鮮虞左傳定四年始見於傳其初七於魏  
文侯十七年使樂羊圍中山三年滅之以其地封子擊後擊立爲太子改封太子擊後中山復國又亡於趙則惠  
文王四年滅之並見史記魏趙世家及樂毅傳據水經沁水酈道元注及太平御覽百六十一引十三州志並謂  
中山桓公爲魏所滅則向或即桓公墨子魯及見之高蘇以爲魏別封非也至列子仲尼篇莊子讓王篇呂氏春  
秋審爲晉淮南子道應訓並云魏中山公子牟高誘張湛皆謂魏伐中山以邑子牟然魏牟與趙平原君秦魏冉  
范雎同時其時中山入趙已久安得尙屬魏則牟所封必非鮮虞之中山而尙亦必非牟後殆無疑義張湛又以

子牟為魏文侯子蓋掘牟與魏為一人其說尤謬則楊  
僚已疑之矣畢引高說而不審核其時代亦其疏也 **宋康染於唐鞅佃不禮** 佃道藏本作佃非畢

是禮作禮誤論讓案宋王偃為齊湣王所滅臨康見國策宋策呂氏春秋作宋康王荀子王霸篇又作宋獻佃不

禮荀子解蔽篇揚注引亦作田不禮鐵書古今人表有田不禮則似據趙世家也呂氏春秋淫辭篇云宋王偃其

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羣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對曰王之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者故為亦

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此則羣臣畏矣居無幾何宋若殺唐鞅荀子解蔽篇亦

云唐鞅被於欲權而逐戴子又云唐鞅戮於宋皆其事也史記趙世家載趙主父使田不禮相太子章後為李兌

所殺事當宋康之末年或即一人先仕宋而後仕趙與蘇云宋康之亡當楚頃襄王十一年上去楚惠王之卒一

百四十二年此不獨與墨子時世不值且與中山之亡相距止數年而皆在孟子之後孟子言方千里者九則中

山未亡言宋王行仁政則宋亦未亡若此書為墨子自著則墨子時世更在孟子之後不知孟子之聞墨子正在

墨學方盛之時其必不然也審矣 **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殘亡** 畢云家呂氏春秋作皆身為刑戮宗廟破

滅絕無後類 荀子禮論篇云先祖者類之本也揚注云類種也逸周書嘗麥篇云殷無類於冀州 **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

貪暴苛擾者 畢云擾擾字之類經典通用此 **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

也 廣雅釋詁云理道也 **行理性於染當** 畢云性當為生一本作在讓語 **故善為君者勞於論人** 高誘

也 猶擇也 **而佚於治官** 佚治要作逸 **不能為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辱**

也 途治要並作愈呂氏春秋當染同高誘云愈益也 **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 高誘云不知所行之要約

也 **其友皆好仁義澹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 畢

絕異 **其友皆好仁義澹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 畢

理徐洽詒讓 畢云呂氏春秋云田子方學于子貢段干木學于子夏詒讓案呂覽尊師篇又云段

案理亦道也 干木晉國之大盟也學于子夏史記老子傳集解云段干是魏邑名也魏世家有段

干木本蓋因邑為姓風俗嗣氏姓 **禽子** 詳公輸若畢云呂氏春秋云禽滑釐學于墨子許犯

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 **禽子** 學于禽滑釐此稱禽子則墨子門人小子之文矣 **傅說之徒**

傅說見尚賢中篇此與段干木禽 **是也其友皆好矜奮** 荀子正名篇云有象襲之明而無奮

子並舉似不類疑後人所增竄也 **是也其友皆好矜奮** 矜之容又子道篇揚注云奮振矜也 **創作**



比周。

左文十八年傳云頑廉不友是與比周杜注云比近也周密也

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

西易牙豎刀之徒是也。

蘇云春秋時子西有三一爲鄭公孫夏一爲楚顯宜申一爲楚公子申茲所

了么切亦能俗作刁。寒論語。晝問豎或問子西曰彼哉彼哉。集解馬融云子西鄭大夫或曰楚令尹子西比子西

或亦斥楚公子申。蘇說未據。易牙豎刀豈見公羊傳。十八年傳左傳二年傳。作寺人貂杜注云寺人奄官豎紹也

經刀。詩曰必擇所堪。畢云堪當爲堪字。假音王云堪訓爲樂與染義無涉。堪當讀爲湛。湛與漸。湛之漸同

字通。詩曰必擇所堪。說文作濇。濇也。明令其濇。必濇。鄭注曰濇。濇也。內則說八珍之濇。云濇。諸美酒注

曰濇亦漬也。考工記鍾氏以朱湛丹。林注曰鄭司農云濇。濇也。玄謂濇讀如新車。惟發之。漸是濇。與漸同。濇。皆

染也。楚辭七諫曰。漸染而不自知。今王注曰。稍漬爲漸。好變爲染。考工記鍾氏注曰。濇亦染也。必擇所堪。猶云必

擇所染耳。荀子勸學篇曰。蘭槐之根是爲莖。莖其漸之澗中。君子不近。庶人不履。其賈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晏子

春秋雜篇曰。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澗。則君子不近。庶人不履。其賈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晏子

也。願子之必求所湛。說苑雜言篇曰。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隨。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所湛然

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義並與墨子同。案王說是也。蘇云比蓋逸詩。必謹所堪者。此

之謂也。

法儀第四。畢云法說文云。儀。刑也。平之如水。如水。所以謂不直者。去之法。今文省。此借爲法度之

雅釋詁云儀。軌也。與說文儀說。同管子形勢解篇云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此篇所論。蓋天志之餘義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

舊本說今據。雖至士之爲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爲

方以矩。爲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畢云此縣。挂正字。詒讓案考工記。輿人云。圓者中規。方者中

者中鉤。直者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爲法。俞云五當作四。上文百工爲方。以矩爲圓。以規

之疑。上文或當有平。以水三巧者能中之。畢云史記索隱云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

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

畢云說文云辯治也。

然則奚以爲治法。

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

當與嘗通嘗試也。詳天志下篇王引之云。當並與儻同。畢云奚若與何如同。

天下之爲父母者衆。

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學。

奚若。

學謂師也。

天下之爲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

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爲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

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爲治法。

下舊有而可二字。王云既

言莫可以爲治法。則不當更有而可二字。此涉下句而衍。案王說是也。今據刪。

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

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

治要作惠。

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爲法。動

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

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

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

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

治要知天。下有之字。

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

大小國。

大小治要作小大。

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嚮羊。

畢云當云牛羊。

豢犬豬。

畢云說文云。嚮以穀。豢豢豕也。豢以穀。豢豕也。王篇云。嚮則俱切。今作嚮。陸德明莊子音義云。司馬云。牛羊曰豢。犬豕曰豢。豢乃狗牛兩字而誤合爲一者。文當云。狗牛羊。

絜爲酒醴粢盛。

畢云。絜字正作絜。說文云。絜。稷也。案稻。餅也。然則絜。成之字。作登。

以敬事天。此不爲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



王說是也然以愛爲愛字之誤恐未必然古書多言持發發交赴言持發發交者且持發二字同義荀子勸學篇除其害者以持發之藥辱篇以相羣居以相持發發兵篇高爵豐祿以持發之臣氏春秋長見篇申侯伯舍持發吾意並以持發連文墨子古志篇亦用持發其萬民然則此文既云持發必云發交不當云愛交也墨子原文蓋本作憲交憲即發之段字古同聲通用後人不達限借之旨改其字作愛而墨子原文不可復見矣秦王校是也今據正交即交字通今從治要正管子七臣七主篇云好倂友而行私請又明法篇云以黨舉官則民務倂而不求用明法解云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倂務多其倂而不爲主用並以倂爲交此云愛倂猶管子云好倂倂倂也韓非子三守篇云羣臣持發發交荀子臣道云倫合苟容以之持發發交而已耳諸書並言持發與此書同而發交之文則與此書微異俞校必欲改愛爲憲以傳合之則又求之太深恐未堪

討臣臣懼而不敢拂舊本臣字不重今據羣書治要補拂治要作曉察曉正字拂段字說文手部云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書堯典曉哉僞孔傳云拂戾也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

以爲安彊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

上句信字舊本爲言又無兩六患也畜種菽粟畜治要作蓄字通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

以事之畢云舊脫以字一本有語譌案羣書治要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

七患居國必無社稷無疑當爲七畢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畢云城七患之所當

國必有殃畢云當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爲養也故民無仰則君

無養畢云仰民無食則不可事畢云食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

可不節也古音立在攝部節在質部則立節非韻原本立作力在職部力節亦非韻五穀盡收

則五味盡御於主獨斷云御者進也凡不盡收則不盡御白虎通義諫諍篇云陰陽不調五

畢云主御爲韻王云古音主在飲食入於口曰御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旱

厚部御在御部則主御非韻俞云按旱者不雨也不得謂二穀不收之名疑

旱乃罕字之誤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罕饑也罕也皆稀少之謂饑猶僅也故羣  
二十四年穀梁傳作一穀不升謂之噍噍猶饑也然則二穀不收謂之罕其義正一律矣  
三穀不收謂

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饑。

畢云漢書食貨志云負遺饑饉古曰饑亦饑字言須饑餉即管盛云饑與饑通鄭注月令曰饑也王云須饑餉不得謂之饑畢說非邵說是也

五穀不收謂之饑。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飢誤此飢餓字又畢本此下增五穀不收謂之大侵八字云八

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爾雅云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饑果不熟爲荒與此異王云既言五穀不收謂之饑則不得又言五穀不熟謂之大侵蓋文類聚百穀部引墨子五穀不熟謂之大侵者乃涉上文引

穀梁傳五穀不升謂之大侵而衍故太平御覽時序部二百百穀部一引墨子皆無此八字墨子所記本與穀梁傳不同不可強合也下文饑則盡無穀畢依類聚於饑下增大侵二字亦御覽所無案王說是也釋慧苑華嚴經

音義二引饑亦作飢下無五穀不熟八字歲饑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一。

凶則損五分之三。饑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稟食而已。

稟食謂有積食而無祿也說文尙部云稟賜也周禮司土鄭注云食稍食也又宮正注云稍食稟故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

五。曲禮鄭注云徹去也五分之五義不可通疑當作五分之三玉藻云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此五鼎則少牢也以禮經考之蓋羊一豕二俎膚三魚四腊五五者各一鼎徹其三者去其牢肉則唯食魚腊不特牲也

白虎通義諫諍篇云禮曰一穀不升徹鷄鶩二穀不升徹雁三穀不升徹雉兔四穀不升徹大夫徹縣。周

小胥云大夫制縣鄭注制左右縣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孔疏云徹亦去也士不入學。周書禮記禮記云歲年餘子務藝年餘子務農君朝之衣不革

制。君朝之衣天子皮弁服諸侯則冠弁服也周禮司服云既朝則皮弁服鄭注云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皮弁之

之服是也周書大匡篇云大荒祭服撤不制朝服輕於祭服不制明矣蘇云革改也諸侯之客。雍食而不盛。畢云雍食疑一變字說文云雍執食

也王云雍古當爲雍雍周官外饗凡賓客之殽饗饗食之事鄭注曰殽客始至之禮饗既將幣之禮殽饗即饗殽也饗饗古字通案王說是也禮記禮記云年檢賓祭以中歲年饗則勤而不賓大荒賓旅設位有賜與此略同

徹駟騶。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在中曰駟在邊曰騶塗不芸。穀梁襄二十四年傳云大侵之禮廷道不除苑寧注云廷內道路不修除也畢云塗俗寫从土本書非攻中云塗道之俗遠只作塗

省文。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除其子

於井中。畢云此豎正字說文云除以高除也井讀如阱案阱不當云汲畢誤其母必從而道之。蘇云道與導同謂引也今歲凶民饑道

餓重其子。此疚於險。

畢云言重于其子王引之曰重其子此疚於險當作此疚重於險其子疚病也言此病較之險其子者爲尤重也今本顛倒不成文義察王說是也蘇說同

其可無察邪。故時年歲善。

畢云說文云季穀孰也故曰時年案年歲連讀年卽歲也畢非

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

民吝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

句爲者疾。食者衆。則歲無豐。

俞云疾當爲寡爲之者寡食之者衆則雖有豐年不

足以供之故歲無豐也今作爲者疾則不可通矣蓋後人據大學以改之而不知其非也案俞說未境此疑當作爲者疾食者寡則歲無凶爲者緩食者衆則歲無豐此上文咸以歲善與歲凶對舉是其證今本稅食者寡至爲者緩十字合義

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

禮記坊記

鄭注云先民謂上古之君也書伊訓孔疏引賈逵國語注云先民古賢人也

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

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

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

畢云管子權數云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與此文互異莊子秋水云湯之時八年七旱荀

子王霸云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賈誼新書憂民云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年之旱淮南子主術云湯之時七年旱又異詒讓案呂氏春秋廣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與此書所言正合王充論衡感虛篇亦云書傳言湯遭七年旱或言五年是古書本有二說也此其離凶餓甚矣

畢云善讀如羅詒讓案凶餓不收而言下云不可以待凶饑又云民見凶饑則亡皆其證也此涉下凍餓而誤

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

也。

倉舊本譌食俞云食乃倉字之誤倉無備粟與下句庫無備兵文正相對若作食字失其旨矣下文云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

也。故倉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

倉舊本譌食俞云食乃倉字之誤倉無備粟與下句庫無備兵文正相對若作食字失其旨矣下文云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

之爪也食字卽此文粟字不得據彼而疑此文當作食也案俞校是也今據正

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

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

要離殺吳王

氏春秋忠廉篇高注云慶忌者吳王僚之子也有力捷疾而人皆畏之無能殺之者案淮南子說山訓高注及吳越春秋閭閻內傳並以慶忌爲王僚子惟淮南詮言訓許注以爲僚之弟子未知孰是畢云言慶忌雖勇猶輕出致死昔吳王患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要離詐以負罪出奔戮妻子斷右手如衛求見慶忌與東之吳渡江中流順風而刺慶忌事見吳越春秋閭閻內傳蘇云去下據上文當脫備字

夫桀無待

傷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

王引之云繫敵謂之待魯語帥大隗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楚語其獨何力以待之韋注並云待繫也

桀紂

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

孟子公孫丑篇云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有

富貴而不爲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

所以自守也。

畢云寶爪守爲韻

此二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周書命訓篇云極賞則民賈

則不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若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

又厚爲棺槨。

畢云舊作槨俗寫

多爲衣裘。生時治臺榭。畢云嘗爲謝荀子王霸云臺榭甚高楊倅曰謝謝同陸德明左氏音義云謝本亦作謝知

古無謝字。死又脩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畢云史記云王之威亦單矣集解云徐廣曰單亦作理索隱云按單音丹單盡也上

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畢云離讀如羅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

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

國也。家無二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畢云周書云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

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墨蓋夏教故義略同案畢據周書文

傳篇文此文亦本夏箴而與文傳小異考輟樂莊二十八年傳云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與此文略同疑

先秦所傳夏箴文本如是也又御覽五百八十八引胡廣百官箴云墨子

著書稱夏箴之辭蓋即指此若然此書當亦稱夏箴與周書同而今本脫之

辭過第六 畢云辭受之字从受經典假借用此過謂宮室衣服飲食舟車蓄私五者之過也誌

讓案此篇與節用篇文意略同纂書治要引并入七惠篇此疑後人妄分非古本也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爲宮室時。畢云舊脫室字据太平御覽增詒讓案

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

就陵阜而居。穴而處。

穴上疑

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爲宮

室。畢云王太平

爲宮室之法。

畢云太平御

曰。室高足以辟潤濕。

謂堂基之高舊本脫室字今

經並作避濕字治要

無畢云辟避字假音

邊足以圍風寒。畢云邊太平御覽引作中非圍李善注左思賦引作御太平御覽引作禦玉篇云圍蔡也

上足以待雪

霜雨露。王引之曰待禦也節用

宮牆之高。

禮記儒行鄭注云宮謂牆垣也

足以別男女之禮。

謹此則止。

畢云謹廬字假音

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為也。

舊本稅凡字今據治要補畢云此下舊接是故聖王作為宮室云云今移

役畢云當云以其常役上脫三字脩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

蘇云正同征

收其租稅則民費

而不病。

道藏本則民作民則

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

舊本此三十九字在作誨婦人治之下盧文昭校云當在

此畢據修正王云作斂與籍斂同籍古讀若昨節用上節其斂厚

是故聖王作為宮室便於生。

治要作使上二字誤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以便生

不以

為觀樂也。作為衣服帶履便於身。

治要作使身誤

不以為辟怪也。

畢云辟僻字假音

故節於身。

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

長短經作故天下之人無可得而治四字

財用可得而足。

長短經有也字

當今

之主。

長短經作王

其為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

治要長短經並無作字

暴奪民衣食

之財。以為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

畢云已上六句太平御覽節

為宮室若此。故

左右皆法象之。

長短經法下有而字

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振孤寡。

振舊本作賑俗字今據治要正

故國

貧而民難治也。

蓋避唐諱改

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

實治要作誠

當為宮室。

不可不節。

王引之云當猶則也

古之民未知為衣服時。衣皮帶芟。

畢云衣皮藏文類聚引作衣皮毛非說文云芟乾芻王云乾芻非可

帶之物畢說非也說文芟竹索也其草索則謂之芟俞賢曰傳說被褐帶索謂草索也此言帶芟猶彼言帶索矣論議寒禮運說上古云未有麻絲衣其羽皮芟芟疑即喪服之芟芟傳云絞帶者繩帶也

冬則

不輕而溫。

長短經作煖案下文輕煖常見似是

夏則不輕而清。

曲禮冬溫而夏清釋文云清七性反字從少秋冷也本或作水旁非也說文欠部云清窓也

聖

王以為不中人之情。

情治要作溫情二字誤

故作誨婦人。

長短經作上有聖人二字與下文同但上巳云聖王則此不當重複恐不足據

治絲



麻。畢云治下舊有段緒其域 摠布絹。畢云摠字當爲翻說文云紫束也詒讓案非樂上作細布絲非命下作

非樂篇。郭云云四十八字今移前 以為民衣。為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說文糸部云練練也帛也畢云云讀去聲案畢說非也中即中衣凡上服以內之衣

通稱中衣深衣。鄭目錄云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練帛。即素也。詩唐風揚之水。孔穎達疏云中衣者朝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儀禮聘禮賈疏云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禮身有禪衫。又有襦。縹縹縹之上。有裘裘之上。有褐衣。褐衣之上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以絺給絺給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案褐衣亦謂之中衣。冬或服裘或服袍。縹縹皆有中衣。中經典亦作衷。說文衣部云衷。衷。衣。縹。縹。宣九年傳云或衣其衣。或衷其縹。范注云衷者縹在裏也。是對文衷為裏衣。散文則

通言衣。故節用中篇云冬服紺縹之衣。足以為輕且暖。畢云文選注引作縹。詒讓案後人誤字。兩見說文。火部。縹。縹。並

調溫也。長短。夏則絺綌之中。說文糸部云絺。細葛也。綌。粗葛也。禮家說以絺給上。加中衣。此即以絺給為中衣。則內衣。通得謂之中也。 足以為輕且

清。舊本稅。援至且十二字。畢本據北堂書鈔增。援夏則絺綌。且七字。王云夏則絺綌。且清。本作夏則絺綌。之中。足以為輕。且清。與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縹。對文。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引。作冬則練帛。輕且縹。夏則絺綌。輕且清。省文也。若下二句。內獨少之中。足以為五字。則與上二句。不對矣。畢書治要所引

上下皆有此五字。當據補。案王校是也。長短經引云。夏則絺。縹。足。以為輕。清。亦有足。以為三字。謹此則止。

故聖人之為衣服。舊本稅之字。今據治要補。 適身體。和肌膚。畢云北堂書鈔引云。以適身體。以和肌膚。 而足矣。非榮耳。

目而觀。愚民也。長短經非下有以字。 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

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治要同案。當為或之誤也。字治要無。 是以其民儉而易治。長短經引儉上有用字。

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畢云呂氏春秋適音王不充。則不儉。高誘曰。儉。足也。贍。讀如贍。然無為之。澹。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子云。澹。足也。古無从貝字。此俗寫。 府庫

實滿。足以待不然。不然。謂非常之變也。漢書司馬相如傳。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顏注引張揖云。不然之變也。治要作不極。蘇云。不然。疑當作不時。並誤。 兵

革不頓。裏四年左傳。甲兵不頓。杜注云。頓。壞也。 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

當今之主。舊本作王。長短經同。今據治要正。與上下文合。 其為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治要作煖。下同。 夏則輕

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

長短經無作字

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錦繡文采靡

曼之衣。

舊本倒作衣之俞云衣之當作之衣此十字一句讀詒讓案長短經正作以為文彩靡曼之衣今據乙小爾雅廣言云靡細也漢書韓信傳靡衣輪食顏注云靡輕麗也文選心發李注云曼輕細也

鑄金以為鈎。珠玉以為珮。

大戴禮記保傅篇云玉佩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衡牙玼珠以納其間珞琕以雜之氣治要作佩長短經同畢云當為佩古無此字

女

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為身服。

治要作以

此非云益煨之情也。

俞云情猶實也煨之情猶言煨之實

云益者有益也廣雅釋詁曰云有也此非云益煨之情猶曰此非有益

單財勞力。

畢亦盡也詳上篇

畢歸之於

無用也。

舊本說今據治要增

以此觀之。

以長短

其為衣服非為身體皆為觀好。

長短經下有也字

是以

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

治要

當為衣服。不

經並無好字

欲國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

實治要

當為衣服。不

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飲食時。

治要無時字

素食而分處。

素食謂食草木管子七臣七主籙云果蔬素食當十石素疏之段字淮南

子主術訓云夏取果蔬秋畜蔬食疏俗作蔬月令取蔬食鄭注云草木之實為蔬食禮運說上古云未有火化即草木之實即此素食也

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

古只作教說文云栽種也从耜與持而種之

以為民食。其為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彊體適腹而已矣。

重已籙云昔先聖王之為飲食醴醴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

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

治要故字在民富上

今則不然。

厚作斂於百姓。

治要無作字

以為美食芻豢蒸炙魚鼈。

蒸與丞通毛詩小雅鴛葉傳云炕火曰炙禮記禮運鄭注云炙貫之火上治要

無魚鼈二字畢云太平御覽引此爰作庖鼈作鱉

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

畢本作美食方丈云舊作前方丈三字今據文選注兩引改美食方

丈太平御覽作前則方丈案畢據文選七命及應璩與從弟君苗君曹書注所引校也王云美食二字與上文相複畢改非也畢書治要引作前方丈則總徵所見本正與今本同文選注引作美食方丈者此以上文之美食與

下文之方丈連引而節去獨案以下十七字乃是拘舉其詞不得據彼以改此也太平御覽治道部八引作前則方丈句法較為完足詒讓案孟子盡心篇云食前方丈餼岐注云極五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一丈

目不

能偏視。手不能偏操。口不能偏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鏡。畢云飾若覆食之羸是也。鏡與凍冰對文。皆言其食味之壞。飾鏡當作鑄鏡。爾雅。鑄謂之鑄。郭璞注。飯。穰。臭。論語。鄉黨。食饈而鑄。孔注。饈。臭。味。變也。飾本作飭。鑄。飭。字。形。相近。俞說。同。張文虎云。覆食之羸。義不當爲飾。飾。鑄。羸。書。治。要。引。作。饈。饈。是也。玉藻。日中而饈。注云。饈。食。朝之餘也。論語。鄭注云。食餘曰饈。饈。者。謂。食。餘。而。致。壞。也。案。洪。說。近。是。飾。治。要。作。饈。則。疑。饈。之。借。字。荀子。正名篇。云。香。臭。芬。鬱。腥。膻。酒。醜。奇。臭。以。鼻。異。楊。注。云。酸。暑。厄。之。酸。氣。也。於。此。義。亦。得。隨。張。望。文。生。謂。不。足。據。

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畢云饈說文云。饈。欲。無。亂。畢云舊說。饈。字。據。太平御覽。增。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實治要作誠。饈。餒。也。雖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治上王校增。字。當爲食飲。當作。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

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全固輕利。畢云全。太平御覽。引。作。完。治。讓。案。治。要。引。亦。作。完。意。林。同。可

以任重致遠。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法令不急而行。治要作

禁法上舊本有故字。王云。上故字。涉下故字。而衍。羸。書。治。要。無。民不勞而上足用。畢云。上舊作。止。一本。如此。語。讓。案。治。要。亦。作。上。足。下。治。要。有。以。字。故民歸之。

當今之主。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全治要。亦。作。完。具。下。有。矣。字。必厚作斂於

百姓。以飾舟車。治要。作。以。爲。舟。車。飾。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修文

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修刻鏤。故民饑。治要。作。饑。下。同。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

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爲姦衰。治要。作。姦。衰。多。則。刑。罰。深。此。句。首。舊。本。無。姦。衰。二。字。王。云。舊。本。

刑罰深則國亂。治要。國。上。衍。固。字。畢。云。太。平。御。覽。引。云。而。國。亂。矣。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

其亂。實。治。要。作。誠。當爲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間。同。字。譌。蘇。云。當。作。同。亦。未。墻。包於四海之

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

兩姦。衰。脫。其。一。則。義。不。可。通。今。據。羸。書。治。要。補。

其亂。實。治。要。作。誠。

同。字。譌。蘇。云。當。作。同。亦。未。墻。

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牡

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

行。私謂安隱私人。顯云晏子春秋內篇諫下古聖王蓄私不傷行。故民無怨。官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小爾雅廣義云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

夫口索左襄二十七年傳云齊崔杼生戚及強而寡杜注云信喪曰寡。寡特也。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

畢云上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

拘無夫。男女失時。畢云女舊作子一本如此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

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

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孰。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第七 畢云此辯聖王雖用樂而治不在此三者謂堯舜及湯及武王也。論議案此篇所論蓋非樂之餘義。

程繁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程子詒。案孟篇亦作程子蓋兼治儒墨之學者。問於子墨子曰。夫子曰。舊本無此三字。王云聖王

本說之則文義不明。下文今夫子曰。聖王不為樂。其證案王說是也。今據增。聖王不為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

鐘鼓謂 周禮小胥云卿大夫判縣土特縣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土無故不徹琴瑟孔穎達疏以爲不命之士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琴瑟之樂。

若命士則特縣若然士大夫之樂亦有鐘鼓考賈子新書審微篇云大夫直縣土有琴瑟公羊疏五年何注引魯詩傳云大夫士曰琴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詩傳曰大夫士琴瑟也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故但琴瑟而已曲禮疏引春秋說題辭亦謂樂無大農夫春耕夏耘。

畢云說文云嶺除苗間。秋斂冬藏。只作誠夫土制此書義蓋與魯詩春秋緯略同。農夫春耕夏耘。

息於聆缶之樂。 畢云聆當爲籥。聆缶太平御覽引作聆。是也。缶是岳字之壞。王云今本墨子作聆。缶者聆乃聽字之譌。聆即籥字也。但移瓦於左移令於右耳。北堂書鈔樂部七缶下鈔本

太平御覽樂部三及二十二缶下引。墨子竝作聆。聆亦聽之譌。蓋墨子書籥字本作聆。故今本譌作聆。諸類書譌作聆而缶字則皆不譌也。其刻本御覽作聆。謠者後人不知聆爲聆之譌。遂改聆爲聆。謠耳。上文云諸侯息

於鐘鼓上大夫愚於琴瑟比云農夫愚於鈸缶鐘鼓琴瑟鈸缶皆樂器也淮南精神篇叩盆拊缶相和而歌盆即  
缶也若吟謠則非樂器不得言吟謠之樂矣案王說是也說文瓦部云甗甗也似甗者又缶部云缶瓦器所以盛  
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詩陳風宛丘篇坎其擊缶毛傳云甗謂之缶爾雅釋器  
同郭注云盆也史記李斯傳云擊甗叩缶與秦之聲也甗甗同物鉦即缶之俗  
今夫子曰聖王不爲

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方言云稅猶舍車也說宋陳鍾之間謂之稅郭弓張而不弛無乃

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俞云非字衍文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茅茨者。畢云茅茨舊

太平御覽改俞云茅茨土階是言古明堂之儉不得云且以爲禮且以爲樂也下文曰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  
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然則其說堯舜亦當以

樂言不當以宮室言也疑後人不達頌廟之義而隨改之未可爲據仍當從原文而闕其疑案俞說非也若堯  
尊以樂言則下文不當云且以爲禮畢校不誤詩小雅甫田鄭箋云茨屋蓋也孔疏云墨子稱茅茨不剪謂以茅

覆屋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水。云國君之國也吾聞海外有人與其屬五百人去與

此言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

護又脩九招。畢云脩舊作循今以意改已上十六字舊脫今摺太平御覽增呂氏春秋云陽命伊尹作爲

於畢說未審風俗通義聲云陽作護護言教民也漢文雖亦有說文然尙有自作樂命曰九招七字則未全脫  
也惠害故護者救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陽曰大護者言湯承堯能護民之愈也公羊隱五年何注云陽曰大護

殿時民樂大其護已也並與此同周禮大司樂護作護漢書禮樂志同護護字亦通九招即書泉陶護籥九成  
舜樂也史記夏本紀云禹與九招之樂臣氏春秋古樂篇云樂作九招舜令質修之山海經大荒西經云啓始歌

九招周禮大司樂作九聲招節聲字並通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

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畢云呂氏春秋云周公爲三象乃成王之樂此云象又是武王作未

王制焉禮記文王世子下管象鄭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贊文篇云文王作武樂武王作  
象樂周公作均樂淮南子凡論訓云周武象高注云武王樂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周公曰酌武王曰象者象太

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此皆以象爲武王所作畢專據呂覽古樂篇以疑此書殊爲失考周禮大司樂  
六樂有大武而無象則大武自爲周之正樂象蓋舞之小者周頌孔疏謂象每象文王之事大武象武王之事大

武之樂亦爲象傳合武象爲一非也左襄二十九年傳云見舞象削南籥者杜注云象籥舞所執文  
王之樂柱又以象爲文王樂史記吳世家集解引賈逵詩周頌疏引服虔說並同蓋皆傳聞之異  
周成王

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騶虞。

王云御覽引作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騶虞。也上文云湯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武王因先王之

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即其證。今本脫去。又自作樂四字。則義不可通。因學紀聞所引已同。今本書傳中騶虞字多作騶。吾故因學紀聞詩類引墨子。向作騶。吾今作騶。虞者。後人依經典改之。案王說。是也。今據增鈔本。御覽樂部三引此書。騶虞。又作鄒。吾字。並通。詩召南有騶虞篇。蓋作於成王時。故墨子以爲成王之樂。凡詩皆可入樂也。周禮大司樂。大射令奏騶虞。鄭注云。騶虞樂章名。

周成王之治天下也。

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

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

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

命與令義同。蔡云。此下有闕文。

諫多寡之。

此與當作多者寡之言。凡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爲無智矣。

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

畢云。言人所以生者。食之利。但必以知饑而食之。否則非智。今聖人雖

聖下。當有王字。此言食爲人之利。然人饑知食不足。爲智。若因饑知食而謂之爲智。則所知甚淺。固爲無智矣。以喻聖王雖作樂而少。猶之無樂也。末句無下似無說字。

# 墨子閒詁卷二

## 尚賢上第八

經典釋文敘錄引鄭康成書費云尚者上也淮南子汎論謂云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揚子非之漢書藝文志亦作上賢畢云說文云賢多才也玉鑑云

賢有善行也  
尚與上同

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

今者舊本作古者王云此謂今之王公大人非謂古也古者當依纂書治要作

今者義見下文案王說是也今據正禮運云大人世及以爲國鄭注云大人諸侯也孔疏云易革卦大人虎變對君子豹變故大人爲天子相見禮云與大人言言事君對士又云事君故以大人爲卿大夫

皆欲

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

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

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

蘇云事當作使二字形近而說案事使義同漢書高帝紀如簿注云事謂

役使也  
非說字

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

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

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善

射御之士。

后纂書治要  
作後下同

將可得而衆也。

王引之云此將字猶  
乃也與上將字異義

况又有賢良之士。厚乎

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

畢云佐當爲左  
鍾樹玉云佐字

見漢刻  
石門頌

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

后道謙  
本作後

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也。

舊本說也字  
今據治要補

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

義不近。治要不富不貴不親不近並在不義上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

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治要作避下並同蘇云辟讀如避下同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親者聞之。亦

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疏。疏上舊本有親字治要同王云親字涉上文而衍不避疏義見上下文案王說

是也。今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

舉義不避遠。舊本作近治要作遠近王云近字涉上文而誤近當為遠不辟遠見下文案王說是也今據正蓋故書本衍一近字後入誤刪遠存近途不可通然則我不可

不為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為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

我不可不為義。遠至遠鄙郊外之臣。遠鄙即下四鄙謂都鄙縣鄙也書文侯之命孔疏引鄭注云鄙邊邑也周禮載師杜子春注云五十里為近郊

百里為遠郊。又引司馬說文戶部云庭宮中也周禮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鄭衆注云法云王國百里為郊門庭庶子。庶子宿衛之官鄭康成云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案士庶子即公族及卿大夫之子宿衛宮中者也新序雜事一云楚莊王中庶子曰臣俞衣冠御郎十三年矣蓋凡宿衛位署皆在路寢內外朝門庭之間故此書謂之門庭庶子新序云御郎郎謂郎門即路寢門也凡宿衛者謂之庶子說詳周禮正義國中周禮鄉大夫鄭注云國中城郭中也之衆。四鄙之萌人。漢書劉向傳頌注云萌與武同無知之貌管子山國執事

尹注云萌田民也一切經音義云萌古文氓同史記三王世家恣巧變萌索隱云萌一作氓說文民部云氓民也讀若盲又氓田民也畢云萌氓字之假音聞之。皆競為義。是其

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富者。

畢云富舊作異一本如此有高牆深宮。牆立既。牆立既疑當作宮牆既立宮字涉上而說既立又誤作立既說不可通謹上為鑿一門。謹上疑當

為謹止辭過謹云謹此則止謹止為鑿一門謹與僅過言於牆間纒開一門不致多為門戶也有盜人入。闔其自入而求之。畢云自入言所從入之門盜其

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小爾雅廣詁云

列次也國語周語韋注云列位次也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論語子張篇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



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禮記樂記鄭注云斷快也謂其令必行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

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二者授之賢者非為賢賜也欲其事之

成故當是時治要無此二字以德就列論語季氏篇云陳力就列集解引馬融云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亦釋列為位以官服事周禮大司徒鄭

兼注云服事謂為公家服事者以勞殿賞殿治要作受舉云殿讀如奔而殿俞云舉讀非也論功行賞勞者當在前安得反

儀之與殿也詩采芣篇殿天下之邦毛傳曰殿鎮也鎮即有定義小爾雅廣言殿填也填與奠通禮記檀弓篇主人既殯填地鄭注填地當為奠徽是也奠亦定也周官司土職曰以久奠食此云以勞殿賞句法一律殿奠文異

而義同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終治要作恒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

舉公義辟私怨辟治要亦作避舉云辟讀如辟舉之辟俞云舉說非也豈有私怨者不問其賢否而登辟

記郊特牲篇有由辟焉鄭注曰辟讀為弭此辟字或從鄭讀亦通此若言之謂也王云若亦此也古人自有複語管子山國軌篇曰此若

若言曷謂也此書節葬篇曰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又曰以此若三國者觀之皆並用此若二字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舉云未詳其地服與蒲音之緩急或

即蒲傳今蒲州府治讀案文選曲水詩序李注引帝王世紀云堯求賢而四嶽薦舜堯乃命于顛澤之陽疑即本此書史記五帝本紀就時於負夏集解引鄭玄云負夏衛地孟子離婁篇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趙注云詳馮負

夏皆地名負海也突服履矣即負夏趙注云負海必有所本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舉云未詳其地授之政九

州成蘇云成與平為韻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史記殷本紀阿衡欲奸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

智也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呢近習親湯乃僅知其賢而舉之文選注授之政其謀得

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置罔之中書君奭云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盤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僞孔傳云閎泰氏天類名

詩周南兔置敍云兔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毛傳云兔置免置也畢云事未詳或

以詩免置有公侯腹心之詩而為說恐此詩即賦閎夭泰顛事古者書傳未盡釋必有據蘇云置即詩所謂免置

當為閎夭而作泰顛當即太公望也置屬天則罔屬類與太公約謂周文王事亦合塗馬騶注十亂以泰顛與太公望並舉後世以二人然文王諸臣自以太公為稱首書君奭篇唯以泰顛與諸臣並舉而不及太公逸周書

克殷篇亦然若使果爲二人豈容不道及是顧卽望無疑也案賈罔通稱分屬二人非也太顛卽太公乃宋吳仁傑之謬說考詩大雅縣孔疏引鄭君奭注云不及呂望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謙不以自比焉是馬鄭並以泰顛與太公非一人周書克殷篇有泰顛又授之政西土服蘇云服與得爲韻故當是時雖在於厚

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畢云下疑脫一字俞云畢非也施當讀爲揚尙書盤庚篇不揚予一人白虎通號篇引作不施予一人是也敬懼而施卽敬懼而揚文義

已足非有關文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尙意意疑當爲惠形近而故士者所以爲

輔相承嗣也大戴禮記會子立事篇云使子魯使臣也使弟魯使承嗣也盧辯注云承嗣謂冢子也孔廣森云承丞也左傳曰請承嗣讀爲司丞司者官之偏貳故弟視之臣則私臣自所屬除也可

以子視之案孔說是也此云輔相承嗣中篇云承嗣輔佐承嗣亦皆非嗣子承當與文王世子師保疑丞之丞同大戴禮記保傅篇以堯充石承爲四聖云博聞強記接納而會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書益稷敘四鄰孔疏引鄭康成云四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文王世子孔疏引尙書大傳承作丞此承義並與彼同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

成美章而惡不生舊本作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王云羣書治要引作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惡不生是也功成與名立對文惡不生與美彰對文今本脫成字美字又譌作業則文不對

而句亦不協矣美業字形相似故譌漢書賈誼傳一動而五美附今本美譌作業案王說是也今據補正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

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尙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王引之云尙與儻同案王說未

端尙疑與上同下篇云上欲中聖人之道將不可以不尙賢夫尙賢者政之本也

### 尙賢中第九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修保而勿失故

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畢云故一本作胡蘇云胡是也下同詒讓案下文兩見一作胡一作故盧云當云尙賢之爲政本王云盧說非也下文曰胡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且以

尙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與此文同一例則不得倒之字於爲政上矣故與胡同故下文又曰故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管子修靡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亦以故爲胡何以知尙賢

之爲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爲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賤者爲政乎貴

且智者則亂。

愚下依上文亦當有且字

是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

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變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

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

而爲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

俞云相率而爲賢絕句者字乃是字之誤，騰下讀准其相率而爲賢是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也。兩句皆用是以字，古人

行文不避重複，合誤作相率而爲賢者，則是民之相率爲賢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之故於義不可通矣。

此謂進賢。

畢云謂一本文當作論讓案進賢依上文當作尚賢

然後聖人

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

事與使同，詳上篇上文作使能

故可使治國者

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

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也。

畢云國下一本有家字，詔讓案道藏本國下有者字

蚤朝晏退。

畢云蚤字同早

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

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

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

萬民富。上有以絜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皮幣，與四鄰諸侯

交接，內有以食飢息勞。

飢舊本作饑，今依道藏本正

將養其萬民。

俞云將當作持，持養乃古人恆言，詳見七患篇。此作將養形似而誤。天志中篇

正作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可據以訂正。非命上篇將養老弱，亦持養之誤。

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

王云外有以三字，涉上文外有以爲皮幣而衍。下文曰內者萬民親

之賢人，歸之是養民與德賢皆內事，非外事也。

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

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

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正長也。義詩親士篇。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未

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畢云若猶順王云曰者有之。壞字也。若法比法也。言既有此法而無術以行之。則事猶然未成也。畢以若法為順法失之。若與此同義。猶若即猶然。俞云王非也。曰字乃云字之誤。云者有也。說見辭過篇。既云若法即既有此法。淺人不達云字之義。謂是云曰之云。疑本書皆用曰字。此不當用云字。故改云作曰耳。是以必為

置二本。何謂二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也。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

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

豈為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帥。誨女予爵。舊本爵誤。讀以意改。為序爵。畢從之。王云。為爵之。予則非。爵字也。上文言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下文言今王公大人之用賢高予之爵。而祿不從此引詩誨女予爵。正與上下文予字同義。則不得改予為序矣。毛詩作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懼。今墨子兩爾字皆作女序。作予。雖作執。逝作辭。以作用是。墨子所見詩固有異文也。案王說是也。王應麟詩考引亦作序。爵虛蓋兼據彼文。然王考多以意改。未必宋本予果作序也。今不據改毛詩。大雅桑柔傳云。懼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鄭箋之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懼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孰能執熱。鮮不用懼。詩考引孰能執熱。亦王氏所改。蘇云。案詩大雅桑柔。履執作誰。解作逝。用作以。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

佐也。王云。善謂善。待此承嗣輔佐之人。即上文所云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也。蓋善上不當有執字。涉上下文執熱而衍。案王說非也。執猶親密也。曲禮云。執友稱其仁也。鄭注云。執友志同者。呂氏春秋遇合篇云。故模母執乎黃帝。列女傳辯通篇齊鍾離春傳云。街嫁不售。流棄莫執。執並與親義相近。此執善亦言親善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懼也。將休其

手焉。爾雅釋詁云。休。息也。古者聖王。唯毋得賢人而使之。唯。善本作誰。今據王校改。毋。畢本改。丑云。丑。讀如貫習之貫。王云。畢改。非也。毋。語詞耳。本無意義。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者。唯得賢人而使之也。若讀丑為貫習之貫。則文不成義矣。下篇曰。今唯毋以向賢為政。其國家百姓使國之為善者。勸為暴者。沮又曰。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王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唯毋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為善者。可而勸也。為暴者。可而沮也。尚同中篇曰。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眾之所非。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眾之所譽。下篇曰。故唯毋以聖王為聽耳。明目為豈能一視而遍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遍聞千里之外哉。非攻中篇曰。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為者也。

無意義。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者。唯得賢人而使之也。若讀丑為貫習之貫。則文不成義矣。下篇曰。今唯毋以向賢為政。其國家百姓使國之為善者。勸為暴者。沮又曰。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王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唯毋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為善者。可而勸也。為暴者。可而沮也。尚同中篇曰。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眾之所非。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眾之所譽。下篇曰。故唯毋以聖王為聽耳。明目為豈能一視而遍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遍聞千里之外哉。非攻中篇曰。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為者也。

手焉。爾雅釋詁云。休。息也。古者聖王。唯毋得賢人而使之。唯。善本作誰。今據王校改。毋。畢本改。丑云。丑。讀如貫習之貫。王云。畢改。非也。毋。語詞耳。本無意義。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者。唯得賢人而使之也。若讀丑為貫習之貫。則文不成義矣。下篇曰。今唯毋以向賢為政。其國家百姓使國之為善者。勸為暴者。沮又曰。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王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唯毋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為善者。可而勸也。為暴者。可而沮也。尚同中篇曰。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眾之所非。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眾之所譽。下篇曰。故唯毋以聖王為聽耳。明目為豈能一視而遍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遍聞千里之外哉。非攻中篇曰。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為者也。

無意義。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者。唯得賢人而使之也。若讀丑為貫習之貫。則文不成義矣。下篇曰。今唯毋以向賢為政。其國家百姓使國之為善者。勸為暴者。沮又曰。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王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唯毋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為善者。可而勸也。為暴者。可而沮也。尚同中篇曰。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眾之所非。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眾之所譽。下篇曰。故唯毋以聖王為聽耳。明目為豈能一視而遍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遍聞千里之外哉。非攻中篇曰。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為者也。

無意義。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者。唯得賢人而使之也。若讀丑為貫習之貫。則文不成義矣。下篇曰。今唯毋以向賢為政。其國家百姓使國之為善者。勸為暴者。沮又曰。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王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唯毋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為善者。可而勸也。為暴者。可而沮也。尚同中篇曰。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眾之所非。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眾之所譽。下篇曰。故唯毋以聖王為聽耳。明目為豈能一視而遍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遍聞千里之外哉。非攻中篇曰。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為者也。

無意義。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者。唯得賢人而使之也。若讀丑為貫習之貫。則文不成義矣。下篇曰。今唯毋以向賢為政。其國家百姓使國之為善者。勸為暴者。沮又曰。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王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唯毋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為善者。可而勸也。為暴者。可而沮也。尚同中篇曰。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眾之所非。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眾之所譽。下篇曰。故唯毋以聖王為聽耳。明目為豈能一視而遍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遍聞千里之外哉。非攻中篇曰。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為者也。

無意義。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者。唯得賢人而使之也。若讀丑為貫習之貫。則文不成義矣。下篇曰。今唯毋以向賢為政。其國家百姓使國之為善者。勸為暴者。沮又曰。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王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唯毋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為善者。可而勸也。為暴者。可而沮也。尚同中篇曰。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眾之所非。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眾之所譽。下篇曰。故唯毋以聖王為聽耳。明目為豈能一視而遍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遍聞千里之外哉。非攻中篇曰。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為者也。

無意義。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者。唯得賢人而使之也。若讀丑為貫習之貫。則文不成義矣。下篇曰。今唯毋以向賢為政。其國家百姓使國之為善者。勸為暴者。沮又曰。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王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唯毋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為善者。可而勸也。為暴者。可而沮也。尚同中篇曰。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眾之所非。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眾之所譽。下篇曰。故唯毋以聖王為聽耳。明目為豈能一視而遍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遍聞千里之外哉。非攻中篇曰。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為者也。

無意義。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者。唯得賢人而使之也。若讀丑為貫習之貫。則文不成義矣。下篇曰。今唯毋以向賢為政。其國家百姓使國之為善者。勸為暴者。沮又曰。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王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唯毋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為善者。可而勸也。為暴者。可而沮也。尚同中篇曰。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眾之所非。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眾之所譽。下篇曰。故唯毋以聖王為聽耳。明目為豈能一視而遍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遍聞千里之外哉。非攻中篇曰。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為者也。

無意義。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者。唯得賢人而使之也。若讀丑為貫習之貫。則文不成義矣。下篇曰。今唯毋以向賢為政。其國家百姓使國之為善者。勸為暴者。沮又曰。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王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唯毋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為善者。可而勸也。為暴者。可而沮也。尚同中篇曰。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眾之所非。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眾之所譽。下篇曰。故唯毋以聖王為聽耳。明目為豈能一視而遍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遍聞千里之外哉。非攻中篇曰。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為者也。

春則農民耕稼樹藝秋則農民種穀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節用上禮曰且大人唯毋與師以及伐鄰國久者終年連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節葬下篇曰今雖毋法執厚葬久喪者言以為事乎國家又曰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天志中篇曰故唯毋明乎順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履衣飽食便寧無憂非樂上篇曰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為樂器以為事乎國家又曰今王公大人唯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又曰今王公大人唯毋為樂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又曰今唯毋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嚴獄治政今唯毋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獨股肱之力盡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資倉庫府庫今唯毋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出莫入耕稼樹藝多聚菽粟今唯毋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紵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縵以上諸篇其字或作毋或作無皆是語詞非有實義也孟康注漢書貨殖傳曰無發聲助也管子立政九敗解篇曰人君唯毋聽兵則羣臣賢客莫敢言兵人君唯毋聽私讒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職有司人君唯毋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則必易之以大官尊位尊爵重祿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為諂人君唯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以上諸條其字或作毋或作無並與墨子同義案王說是也洪說同蘇

疑毋為務字之假借非

般爵以貴之

畢云般讀如頤賜之頤

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毋得明君

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

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

畢云營為寧經典通用此

憂感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為政

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為政

效人謂效古人之為政也

高予之爵而祿不

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

漢書薛宣朱博

傳贊假借用權宋祁校云借藉該謂本作藉字大戴禮記勸將軍文字篇云使其臣如藉畢云古無借字只用藉說文序有假借字从人俗寫亂之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

上哉故先王言曰貪於政者

畢云貪舊作食一本如此

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

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于王公大人之側

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

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爲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爲賢者不勸。而爲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國語齊語云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王引之云賈子道術篇云親愛利

子謂之慈。子愛利親謂之孝。孝與慈不同。而同取愛利之義。故孝於父母亦可謂之孝。慈莊子備父篇曰事親則慈孝。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

無度。節度義同非命上篇云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

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

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上文云故惟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王引之云雖卽唯也古字通

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王云措字義不可通當是損字之誤大戴記會子立專篇曰諸侯曰且思其四

封之內戰戰恐惟失損之損讀爲扞故非命篇作失扞說文扞有所失也已此故也。畢云古字以已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

物也。周禮大司徒鄭注云物猶事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

能殺也。必藉良宰。呂氏春秋不苟篇與良宰遺之高注云宰謂臠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

尚賢使能爲政也。王云未知當作未嘗不知。說見上下文。蘇云未知當作未有。不知給饗案未疑本之誤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

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蘇云使能上當脫尚賢二字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

之。詩陳風月出篇佼人僚今釋文云佼字又作姣好也。畢云佼效字假音說文云姣好也。玉篇云效音狡妖媚也。俞云無故富貴義不可通。無乃衍字。故富貴謂本來富貴者也。不問其賢否而惟故富貴者是使。則非尚賢之謂矣。上文曰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當父兄不偏富貴不變顏色。此云親戚則使之是黨父兄矣。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是偏富貴而變顏色矣。後人不達故富貴之義而妄加無字。殊失其旨。下篇同案無

故富貴中下兩篇屢見羣書治要引同。無似非衍文。俞說未瑊竊疑故當爲攻。攻之借字。下篇云其所賞者已無故矣。故亦攻之。可以互證。

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

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

說文心部云慧侵也王云智且慧與前貴且智愚且賤文同一例慧上不當有有字蓋後人所加

若使之治國

家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

有所愛其色而使。

據下文下當有之字

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

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處若

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

處若舊本倒王云若與故義不相屬若處官者當爲處若官者若官比官也言以處此官者爵高而祿厚

故特用其所愛也下文曰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是其證若與此同義說見上文

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

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脩。

小爾雅廣言云脩長也什脩謂十倍其長

知以治

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

官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賢使能爲政也。故以

尚賢使能爲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謂也。

王云夫亦比也詒讓案此夫對吾爲文疑當訓彼漢書賈誼傳顏注云夫猶彼人耳

以下

賢爲政而亂者。

下實下當有不使能之語而今悅之

若吾言之謂也。

若吾言疑亦當作吾若言

今王公大人中實將

欲治其國家欲脩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且以尚賢爲政之

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

弁云距年下篇作豎年猶

云遠年案

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

國語晉語云裨輔先君韋注云裨補也此下篇云時夫聖武知人以裨輔爾身文義較詳備此約述之裨

輻不當有聖君君蓋亦武之語蘇云伊訓云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與此略同詒讓案伊訓僞孔傳云布求聖智使師輔於爾嗣王言仁及後世

湯誓曰

舊微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麗塗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今湯誓無此文

野作湯誓今湯誓無此文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

湯誓僞孔傳云聿遂也大聖陳力謂伊尹孔疏云戮力猶勉力也案說文力部云勳弁力

也戮勳之借字

以治天下。蘇云今書傷誥篇無同心以下六字

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尚賢使能為政也。

聖下當有王字

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尚賢使能為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利。

道藏本

上篇云列德而尚賢又云以德就列則此云皆得其列或謂尊卑賢否皆得其等無僭越列也此亦義得通而不及作利之長故今不據改。

古者舜耕歷山。史記五帝本紀同

鄭玄曰在河東水經注云河東郡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焉約二水出焉二說在今山西永濟縣高誘注淮南子云歷山在沛陰成陽也一日濟南歷城山也水經注又云周處風土記日記云耕於歷山而始

寧劍二縣界上舜所耕田於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為檉故曰歷山與鄭說異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歷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濮州雷澤縣有歷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處也及麟州歷山舜井皆云舜所耕處未詳也案說各不同

陶河頰。呂氏春秋漢人篇云陶於河濱高注云陶作瓦器也南去歷山不遠或耕或

正義曰按於曹州濱河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耕或陶所在則可何必定陶方得為陶也舜之陶也斯或一焉按守節說本水經注是也雷澤則亦以山西永濟說為強也詒讓案水經濟水注云陶丘墨子以為釜丘也今

漁雷澤。史記五帝本紀同畢云太平御覽玉海引作

北風典云澤州陽城縣有獲澤水史記集解云鄭玄曰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案今山西永濟縣南四十里雷首山下有澤亦云舜所漁也王云雷澤本作獲澤此後人習聞舜漁雷澤之事而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也漢書地理志河東郡獲澤縣應劭曰有獲澤在西北穆天子傳天子四日休于獲澤郭璞曰今平陽獲澤縣是也獲音獲水經沁水注曰獲澤水出獲澤城西白濁渠東逕獲澤墨子曰舜漁獲澤又東逕獲澤縣故城南蓋以澤氏縣也

初學記州郡部正文又出舜澤二字注曰墨子曰舜漁獲澤在西平陽澤今本初學記作雷澤與注不合明是後人所改又元和郡縣志河東道下太平寰宇記河東道下太平御覽州郡部九路史疏攷紀引墨子並作獲澤是墨子自作獲澤與他書作雷澤者不同獲澤在今澤州

堯得之服澤之陽。服澤詳

與接天下之政。洽天下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詩商頌長發孔疏引鄭康成書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為阿衡以

尹天下故曰伊尹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名阿衡欲好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索隱云孫子兵書伊尹名摯孔安國亦曰伊摯然解者以阿衡為官名非名也案孫子用閉篇云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即小司馬所本也伊摯亦見楚辭離騷天問二篇畢云莘漢書作藪玉篇藪藪二同色藪切有藪國說文云呂不韋曰

有佚氏以伊尹併女案呂氏春秋本味云有佚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文嬭人養之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佚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佚氏喜以伊尹為媵送女商諸曰佛讀曰莘有莘在今河南陳留縣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陳留風俗傳云陳



留外黃有莘亭本宋地莘氏邑也或云在陝西郃陽非

親為庖人。周禮天官庖人鄭注云庖之言抱也裹肉曰菹直說文戶部云庖師也莊子庚桑楚寫云伊尹以胞人薦湯呂氏春秋本味篇作婦人胞

好並庖。湯得之舉以為己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傅說被褐帶索。庸

築乎傅巖。畢云庸史記索隱引作備孔安國書傳云傅巖在虞虢之界史記索隱云在河東大陽縣又夏靖書云猗氏六十里河西岸吳阪下便得隱穴是說所籍身處也案今在山西平陸縣東二十五里

詒讓案賈誼傳索隱引被作衣乎作于義並通書敘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孔疏引馬融云高宗始命為傅氏又鄭康成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為氏說文長部引書敘壽之云傅巖穴也舊古文

說命云說築傅巖之野馮孔傳云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鑑所經有濁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孔疏引皇甫盤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裳之而來且曰我徒也姓傅名說明以

夢示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疏引寫其形象求諸天下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於虞虢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水經河水注云沙澗水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歷傅說隱室前俗謂之聖人窟史記殷本紀傅巖作傅

武丁得之舉以為三公。國語楚語云武丁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險晉近字通以為公韋注云三公也史記殷本紀云武丁得而與之語

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

則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賢使能為政。是以民無飢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

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故古聖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為政。而取法於

天。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然

則富貴為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

也。所以得其賞。何也。曰。其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

之萬民。以尚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為天子。以為民父母。

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為賢。以得其賞者也。然則富

貴為暴。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二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何以知

其然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賊之。

賊舊本譌賤，王云賤當爲賊字之誤也。尙同篇則是上下相賊也。天志篇

上詭天中詭鬼下賊人非儒篇是賊天下之人者也。今本賊字並誤作賤，比言桀紂幽厲之爲政乎天下，兼萬民而憎惡之，又從而賊害之，非謂賤其民也。上文云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愛利與憎賊正相反。天志篇曰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天下也，從而利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故知賤爲賊之誤。案王說是也。今據正。

又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

鬼，賊傲萬民。

賊舊本亦譌賤，王云賤亦當爲賊，傲當爲殺，說文敖字本作敖，殺字古文作殺，二形相似，故

侮鬼賊殺萬民，非謂其賤傲萬民也。上文言堯舜禹湯文武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愛利與賊殺亦相反。法儀篇曰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其賊人多，故知賤傲爲賊殺之誤。音問篇賊敖百姓，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七引賊敖作賊殺，是其明證也。案王說是也。今並據正。

是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爲刑戮。

子孫離散，家室喪滅，絕無後世，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則此富

貴爲暴，而以其罰者也。然則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伯

鯀，帝之元子。

大戴禮記五帝德篇云禹高陽之孫，鯀之子也。帝繫篇云顓頊產鯀，史記夏本紀云鯀之父曰帝顓頊，三代世表亦云顓頊生鯀，索隱云皇甫謐云鯀帝顓頊之子，字熙，亦以鯀爲

顓頊子，漢書律歷志則云顓頊五代而生鯀，按鯀卽仕堯與舜代，系殊懸舜卽顓頊六代孫，則鯀非是。顓頊之子蓋班氏之言，近得其實。案小司馬說於理近是。漢志亦引帝繫而與今本大戴禮件異。楚辭離騷王注引帝繫及淮南子原道訓高注說並與漢志同。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亦以鯀爲顓頊之後。山海經則云黃帝生駘，明駘明生白馬，白馬是爲鯀，則又以鯀爲黃帝之孫。諱文互錯，此書云帝之元子，疑墨子於鯀之世系亦同。世本說未能審校其年代也。

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

左傳襄二十五年杜注云庸用也。書堯典孟子萬章篇史記五帝本紀並云種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

云種放而殺也。楚辭天問云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注云言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食其罪也。案此刑亦謂放故。下云乃熱照無有及也。山海經云殺鯀於羽郊，亦謂鯀放而死也。畢云郭璞注山海經云今東海祝其縣西南有羽山，案在今山東蓬萊縣。乃熱照無有及也。畢云言其罪積用弗成，亦正見詒讓。案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羽山在沂州臨沂縣。有不及耳。案此似言幽囚之日月所不照。

帝亦不愛，則此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也。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

也？曰：若昔者禹稷臯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書敘云呂命穆王訓夏啟

刑作呂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書釋文引馬融云清問清訊也偽孔安國傳云帝堯詳問民患

辭于苗作錄寡有曰羣后之肆在下畢云肆孔書作逮孫星衍云說文云肆極陳也詁讓案肆字作肆與明

明不常畢云孔書不作肆傳云肆強此當作匪孫星衍云不當言非常明察案明明謂明顯有明德之人不

非經義孫常猶言立賢無方也書作肆者匪之段字匪不義同畢說得之譌孔傳云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

說亦非民上偽孔傳云使錄寡得所無有掩蓋德威維威畢云孔書作畏詁讓案維孔書

畏字亦並作德明維明偽孔傳云言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格其德行威則民畏服明賢則德明人所以

威與此同無能名焉表記鄭注云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言得

也乃名三后名命通說文口部云名自恤功於民偽孔傳云堯命伯夷降典哲民維刑釋

文引馬融云折智也王引之云折之言制也折正字借字畢云孔書哲作折詁讓案禹平水土主名

偽孔傳云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之以法漢書刑法志引折作越越哲字同與此書合

山川偽孔傳云禹治洪水稷隆播種隆依畢本呂刑改為降王云古者降與隆通不煩改字非攻當天命

作隆荀子賦篇皇天隆物以示下民隆即降字魏策休祿降於天會劉本作休烈隆於天說文隆從生降聲書大

傳隆谷鄭注隆讀如麗降之降是隆降古同聲故隆字亦鍾作降荀子天論篇隆禮尊賢而王韓詩外傳隆作降

史記司馬相如傳業隆於經蘇漢書隆作降淮南泰族篇農殖嘉穀偽孔傳云后稷下降民播種農故生善

攻不待衝降而拔衝降即衝隆案王說是也今不據改穀孫星衍云農者廣雅釋詁云勉也猶

者文選藉田賦注引蒼頡篇云種也二后成功維假於民畢云假一本作殷孔書亦作殷王鳴威云

案王說是也王念孫劉逢源說同疑讓變相似而誤詁讓案偽孔傳云各成

其功惟所以假或於民言禮教備衣食足此作假蓋與假通土冠禮釋文云假本或作假爾雅釋詁云假大也禮

記郊特牲云假報也說文古部云假大遠也維假於民言其功施於民者大且遠下文所謂萬民被其利也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引墨子亦作假則宋本固如是今本或作殷乃據孔書改非其舊也則此言二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畢云鄉讀如向案鄉當讀為享明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不窮畢本誤究畢云一本作窮非王云作窮是也詁讓案向同中簪亦云大用之治天下小用之則不困不窮今據正管子宙合篇其處大也不窮今本亦誤究與此正同說詳向同中簪

脩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

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承與丞通說文収部云丞翊也从卩从収从山山高奉承之義若山之承亦言如山之高

也不圻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常猶言保守也詩魯頌閟宮篇魯邦是常鄭箋云常中也俞云此文疑有錯謬當云

聖人之德昭於天下若天之高若地之普若山之承不圻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蓋首四句下曾

隔句爲韻中二句承崩末三句光明常皆每句協韻昭於天下句傳寫脫去而誤補於若地之普下則首二句無

韻矣又增其有也三虛字則非頌體矣既云若天則此言聖人之德章明博大植固以脩

久之曾又云若地之固重複無義故知其錯誤也

久也淮南子秦族訓土墾者可令植固畢云植訓黏土墾牢之意故聖人之德蓋總乎天地者也今王公大人欲

王天下正諸侯正長也詳親土篇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疆今王公

大人將焉取挾震威疆哉傾者民之死也比冢上將焉取挾震威疆爲問辭傾者者爲諸之省也古與邪當通漢書田蚡傳欲以傾諸將

相頡注云傾謂論說而勝之也此云傾比冢上將焉取挾震威疆爲問辭傾者者爲諸諸民之死亦言驅民使死以相傾也

民生爲甚欲死爲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屢至蘇云上

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故不察尚賢有衍字

爲政之本也政上舊本稅爲字王據上文補故亦與胡同畢云當云不可不察非此聖人之厚行也

尚賢下第十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衆也刑法

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尚賢爲政其國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

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本也則不能毋舉物示之乎今若

有一諧侯於此。爲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因而誘之矣。賞當爲嘗。嘗試也。此句爲下文發端。書中嘗字多誘爲賞。詳向同下篇。曰。凡我國

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不信之士。懼。今惟毋以尙賢爲政其國

家百姓。畢本毋改毋。云毋同。價下同案。畢校非也。毋語詞說詳中篇。使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大以爲政於天下。

畢云大一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

畢云高誘注淮南子云。而能也。古通。陳壽獄說同。王云。可而猶可以也。下文曰。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民。與此文同一例。案王說是也。尙同下篇云。尙用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下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上句作可以。下二句並作可而。可。豈爲暴者可而沮也。然則此尙賢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處言語皆尙賢。逮至其臨衆發政而治

民。莫知尙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上於字舊

本說今據羣書治要增與下文合。何以知其然乎。治要作也。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畢云同材。不能殺。必

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無疑當爲毋。下同詳中篇。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

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尙賢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

罷馬不能治。罷治要作疲下同案罷疲字同國語齊語云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韋注云罷不任用也管子小匡篇作疲馬尹知章注云疲謂瘦也必索良醫。有一

危弓不能張。考工記弓人云豐肉而短寬綴以茶若者為之危弓鄭注云危猶疾也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

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實治要作誠必不使。是何故。

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

不然。逮至治要作至建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

大人之親其國家也。親疑並當作親不若親其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牟之財與。下句其字治要

無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舉云舊說明字一本有察道藏本季本並有此

譬猶瘖者而使為行人。說文戶部云瘖不能言也聾者而使為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

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

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當作獲澤說詳上篇灰於常陽。舉云疑即恒山之陽供云灰當是販

字之譌尙書大傳販於頓丘史記五帝本紀就時於負夏索隱就時輸逐時若言乘時射利也

義亦與販相近俞云灰疑反字之誤反者反販之段字販從反聲古文以聲為主故止作反也

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為莘氏女師僕。

舉云僕快也女師見詩云言告師氏王云僕即僕之譌此謂有莘氏以伊尹媵女非以為僕也說文快送也呂不韋曰有仇氏呂伊尹快女仇華同今本呂氏春秋本味篇快作媵經傳皆作媵而快字罕見唯墨子書有之而字形與僕相似因媵而為媵淮南時則篇其曲快宜宜今本快作媵誤與此同俞云師當為私聲之誤僕猶臣也禮記禮運篇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是臣僕一也私僕猶曰私臣中篇曰伊尹有莘氏女之私臣案王說近是

使為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為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傅說

居北海之洲。舉云書正義云尸子云傅說在北海之洲孔傳云傅說在虞號之界洲當為州貽讓案虞號界近南河距北海絕遠墨子尸子說蓋與僕晉以後地理家異園土之

上。舉云史記殷本紀云說爲胥靡築於傅巖孔傳云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故此云國土也詒讓案呂

氏春秋求人籙亦云傳說殷之胥靡也周禮大司徒鄭注云國土謂獄也獄城國又比長注云國土者獄城

也獄必國者親主仁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者閱於出之釋名釋宮室云獄又謂之國土言築土表牆其形圓

也月令孔疏引鄭記崇精問曰獄周曰國土殷曰象里夏曰均臺案周以國土爲繫治羈民之獄據此書則殷時

已有國土之名不自周始矣 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使之接

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

舉傳說也豈以爲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惟治要用

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而猶以也舉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

之。古者聖王。既審尙賢。欲以爲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盂。爾雅釋器云雕謂之琢

之世不著名於國。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臣刑之書然。王曰。於。舉云孔書作

書不錄功於盤盂。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臣刑之書然王曰於

孔傳云吁歎也釋文引來有國有土。孔傳云有國土諸侯舉云孔書國告女訟刑。刑也古訟公孟用

馬融本作于云于於也。作邦詒讓案史記周本紀亦作國

舉云孔書女作爾訟作許王鳴威云墨子作訟從許而傳寫誤案王說是也今書又改作拜孔傳云告佞以善

用刑之道周禮大宰大司寇鄭注引並作許後漢書劉暉傳李注引鄭書注云許審察之也此訟疑即許之誤

在今而安百姓。舉云孔書女何擇言人。舉云孔書無女字作何擇非人王引之云言當爲否案書

作音亦相似故否誤爲言否與不古字通故下二句云何擇不刑何度不及也今書作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

非及非否不竝同義段玉裁云言人當是吉人之譌謂何擇非吉人乎家上苗民罔擇吉人之案王說是也

何敬不刑何度不及。孔傳云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

之則墨子謂不及爲不及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論言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

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尙賢及之。於先王之書。暨年之言然。曰。舉云暨距晞夫

聖武知人。舉云晞疑當从目赫云晞當從口作晞晞大嘆詞猶嗚呼也案畢說是也說文目部云晞望以

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爲其羣屬輔佐。曰。今也

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

之舊本爲言王云言當爲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又見下文草書言與之相似故之僞爲言

案王說是也今據正

曰。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畢云辟同避莫若爲賢。爲賢之道將奈

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飢者

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王引之云

安猶乃也言如此乃得生生也

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

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

哉。論語子路皇侃義疏云焉猶何也頽之推家訓音辭篇引葛洪字施云焉字訓何訓安音於懸反

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家之亂。

可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然女何爲而得富貴

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爲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

舊本說此八字

王據上下文補今從之

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學能者也。王

能上增而字

使不知辯。舊本說知字今據道藏本補

德行之厚。若禹湯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

肉之親。蹙瘖聾暴爲桀紂。不加失也。

說文止部云蹙人不能行也呂氏春秋盡數篇高注云蹙不能行也蹙即蹙之或體蹙瘖聾皆廢疾不宜與暴

並舉且荀子非相篇稱桀紂長巨姦美則必無此諸疾疑蹙下說一字下暴爲桀紂自爲句爲又如之誤

二字草書相近蹙瘖聾言其有惡疾暴如桀紂言其有惡行也又案蹙下或說蹙字耕柱篇亦云蹙蹙

以賞不當賢。罰不當暴。其所賞者。已無故矣。

王云故乃攻字之誤攻故字相似又涉上文無故富貴而誤攻即功字也無功與無罪對

文其所罰者。亦無罪。是以使百姓皆攸心解體。

畢云攸一本作放詒讓案攸與悠通言悠忽也淮南子修務訓高注云悠忽辦蕩輕



物也。沮以爲善。垂其股肱之力。

垂義不可通字當作舍草書二字形近而誤尙同中篇云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朽餘財不以相分與此文意正

同節葬下篇亦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而不相勞來也。

爾雅釋詁云勞來勤也孟子滕文公篇云勞之來之史記周本紀云武王曰日夜勞來定戎西土說文力部

云樹勞樹也勞來卽勞樹。

腐臭餘財。

畢云臭隱省文

而不相分資也。

戰國策齊策高誘注云資與也莊子大宗師篇鄭象注云資者給濟

謂隱匿良道。

尙同上中並作隱匿良道畢云隱卽匿字異文

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亂者不得治。

舊本說此十二字王據上文補今從之

推而上之以。

王云此五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蓋

涉上文推而上之而衍

是故昔者堯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湯有小臣。

比卽上文所謂伊尹爲有華氏女師佚也楚辭天問

云成湯東巡有莘愛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王注云小臣謂伊尹也呂氏春秋尊師篇云湯師小臣高注云小臣謂伊尹

武王有閔天泰顛南宮括散宜

生。閔天泰顛南宮括散宜生並見昔君頌篇散宜生亦見孟子盡心篇趙注云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大戴禮記帝繫篇云堯娶於散宜氏之女散宜蓋以國爲氏也畢云紂拘文王於羑里於

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驪虞難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貝百朋玄豹黃龍青犴白虎文皮千合以獻于紂以費仲而錘紂見而悅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見淮南子道應訓

而天下和。

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澍。

廣雅釋詁云澍澍也

粒食之所養。

王云自而天下和至此凡三十七字舊本誤入下文國家百姓之利之下今移置於此案王校是也今依乙正粒食謂食穀之人小爾雅廣物云穀謂之粒謂益獲

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

欲中國家百姓之利。

王云自得此莫不勸譽至此凡四十五字舊本誤入上文而天下和之上今移置於此得此莫不勸譽舊本脫莫字今補求爲上士舊本脫上字今據各篇補案王

校是也今依乙補

故尙賢之爲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

治要作是故尙賢之爲說不可不察也

尙賢者。天鬼百

# 墨子閒詁卷三

## 尚同上第十一

俞亦與上同漢書藝文志作上同注如淳云言皆同可以治也趙岐孟子章指云墨子元同賈而違中亦指此舉云楊倞注荀子俞作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

趙岐本刑作形字通

蓋其語人異義

俞云此本作古者民

始生未有政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中篇文同可據訂

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

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

蘇云茲滋古通用是書皆作滋詒讓案說文神部云茲神木多益水部云澁益也古正作茲今相承作滋

是以人是其

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

畢云非也是舊作非是也字倒今以意改

離

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

小爾雅廣言云虧損也

至有餘力不

能以相勞

爾雅釋詁云勞動也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即此相勞之義

腐朽餘財不以相分

尚賢下作腐臭餘財吳朽亦聲近畢云舊

本乃俱作列非說文云朽腐也

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乎天下之所以

亂者

說文庀部云庀孽也此借爲乎字

生於無政長

畢云政當爲正

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

王云選下有擇字而今本脫之下文即中

下二篇皆作選擇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同

立以爲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

者置立之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

以已通

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民

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

畢云說文云畫界也

立諸侯國君諸侯

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

爾雅釋詁

云正長也書立政云立民長伯立政政與正同此正長即中篇所云左右將軍大夫即鄉里之長與上文正長通天子諸侯言者異淮南子脩務訓云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樂樂其身也爲天下

強掩弱兼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慢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爲一人聰明而不足以編燭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絕國殊俗僻遠幽閉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

國無遺利蓋本此書 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

畢云而與如同王引之云而猶與也言善與不善也而與樂 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

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 畢云則一本作必案傍與訪 歸王訓爲徧非也義詳中篇

同而不下比者 樂記鄭注云 比猶同也 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

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

傍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 韓非子難三篇云明君求善而 賞之求惡而誅之其得之一也

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惡聞之者以惡惡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 所及也不以惡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惡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與此說略同 上以此爲賞罰甚

明察以審信 甚舊本譌其王云其當爲甚甚明察 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 別與周禮地官 以審信見中篇案王校是也今據正

六段所 屬里異 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

必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

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治者何也 所下據下文 當有以字 鄉長唯

能壹同鄉之義 壹中下篇並 作一字通 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鄉之

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

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則

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

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而不上同於天。

子舊本作一，蘇云一當作子，俞云而字乃夫字之誤，夫字篆書作而，而相似，故誤一夫不上同於天，謂有一夫不與天同也。尙同下篇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以一夫對天下之民言，與此一律可證。戴云依中篇夫既上同，則蓄猶未去也。

若天飄風苦雨。

王云：今若天，天當爲夫，夫與天字相似，篇內又多天字，故夫誤爲天。今若夫，猶言今夫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又曰：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鴻烈覽冥篇曰：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爲治也，皆其證矣。案王說亦通，但中篇云：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孰，六畜不處，疾菑厲疫，飄風苦雨，若臻而至者，比天之降調也。則此天字之非，譌文爾雅釋言云：迴風爲飄，詩大雅何人，斯毛傳云：飄風暴起之風，釋文云：疾風也。左莊四年傳云：春無凄風，秋無苦雨，杜注云：霖雨爲人所患，苦禮記月令云：苦用。溱溱而至者，畢云：溱同臻，太平御覽作臻，史記三王世家云：西溱月氏，正義云：溱音臻，數至五穀不繼。溱溱而至者，論讓案溱溱言風雨之感也。詩小雅無羊云：室家溱溱，毛傳云：溱溱，衆也。廣雅釋言云：溱，溱或也。溱，溱，同字，通中篇作薦，臻。

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

言曰：古者聖王爲五刑，請以治其民。

俞云：請字，衍文。古者聖王爲五刑，以治其民，十一字爲一句。中篇曰：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是其證也。

案請與誠通，此書誠多作請，詳下篇。俞以爲衍文，非。譬若絲縷之有紀。

畢云：說文云：紀，絲別也。論讓案：紀，本義爲絲，別引申之。詩之統縷，亦爲紀。說文糸部云：統，紀也。禮記樂記鄭注云：紀，縷之名也。禮器云：紀散而縷，亂注云：縷之數有紀。

罔罟之有綱。

畢云：說文云：綱，維紼繩也。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尙同其上者也。

尙同中第十二

俞云：所下奪以字，所以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尙同其上者也。若無以字，則不成義。中篇曰：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彼云：將以比云，所以文法雖異而實同。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

易雜卦傳云。復反也。謂反而考之。古之民始生之時。

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

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相交非也。戴云。當從上篇作交。相非

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讎。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

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朽餘財。不以相分。畢云。朽舊作列。見上。天下之亂也。至如

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

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

人。立以爲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以立矣。以爲唯其耳目

之請。畢云。請當爲情。下同。顧云。史記樂書。情文俱盡。徐廣曰。古情字。或假作請。諸子中多有此。比洪云。列子說符篇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張湛注。請當作情。荀子成用篇聽之。經明其請。楊倞注。請當爲情。言古文

與心字篆文少字形近。故情字多爲請。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贊閱賢良聖知辯慧

之人。漢書東方朔傳。顏注云。贊進也。太玄經。范望注云。閱。簡也。置以爲三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

既已立矣。以爲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

俞云。靡當爲歷字之誤也。大戴記五帝德篇。歷離日月星辰。是歷與離同義。此云歷分天下。與彼云歷離日月星辰。辰文義正同。若作靡字。則無義矣。非攻下篇。禹既已克有三苗焉。靡爲山川別物。上下天志中。靡靡爲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兩。靡字皆歷字之誤。靡即歷之段字也。

設以爲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

已立矣。又以爲唯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

置以爲左右將軍大夫。將軍爲卿也。周禮夏官軍將皆命卿。春秋戰國時。侯國亦皆以卿爲將。通謂之將軍。非攻中篇云。晉有六將軍。即六卿也。管子立政篇云。將軍大夫以朝

水經河水隴注引竹書紀年云邯鄲命將軍大夫適子代吏皆紹服並稱卿大夫爲將軍大夫以遠至乎鄉里之長遠當爲遠形近而讓後文云遠賢上籙云逮至遠鄰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向庶四鄰之萌人聞之皆競爲義與此文例正同 與從是乎一同其國之義天子諸侯之

君天子下疑當作下民之正長既已定矣天子爲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者必以告

其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

之已有善傍薦之祭義云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鄭注云薦進也謂在位之人已有善則告進之於上也傍當爲訪之借字二字皆從方得聲古多通用魯問篇云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

微之以諫已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臣其邪而入其善尚同而無下比與此上下文義並略同可證傍薦

之善上篇亦同王云已字義不可通已當爲民之諫也傷者傅也傷也說文傷傅也弱與傷通言民有善則衆共

薦之若堯典所云師錫也上籙曰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傷薦之下亦民也案此已字可通不必與上籙同義王失檢魯問篇文故不得其解 上有過規諫之尚同義

其上義當作乎下文云尚同乎鄉長尚同乎國君可證而毋有下比之心管子小匡篇云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

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尹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蹇怨慕不用上令者有

其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已有

善不能傍薦之王云已亦民之諫非上有過不能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

罰之萬民聞則非毀之故古者聖王之爲刑政賞譽也甚明察以審信是

以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

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既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尚同乎鄉長曰凡

里之萬民皆尚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

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

長固鄉之賢者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說而不治哉。察鄉長之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鄉之義。是以鄉治。鄉長治其鄉。而鄉既已治矣。王云舊本脫鄉長治三字下文曰國君治其國而國既已治矣今據補案王校是也蘇說同有率其鄉萬民。有讀爲又下並同以

尙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國君之所是。必

亦是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

學國君之善行。國君固國之賢者也。舉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說而不治

哉。察國君之所以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國之

義。是以國治。國君治其國。而國既已治矣。舊本而下脫國字今據王校補有率其國之萬民。以

尙同乎天子。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

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

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下

何說而不治哉。畢云下舊作子一本如此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

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既尙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則天

菑將猶未止也。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王云天亦夫字之誤降字則因下文降字而衍案天降二字蓋屬貫下文言之王說未據雪霜

雨露不時。五穀不孰。道藏本作熟非六畜不遂。國語齊語云犧牲不略則牛羊遂韋注云遂長也疾菑戾疫。漢書食貨志顏注云戾惡

氣也寒戾疫即兼愛下篇之瘧疫戾癘一弊之轉畢云戾疹字之假音亦通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荐薦同毛詩大雅節南山傳云薦重也爾雅釋詁云臻仍乃也仍與重義

亦同易坎象水荐至  
釋文引京房荐作臻

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尙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

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

而舊本誤不今據道  
蘇本正天字中籙同

以求與天下之害。是以

率天下之萬民。齊戒沐浴。

齊道蘇  
本作齋

潔為酒醴粢盛。

舉云本書多  
作潔俗从水

以祭祀天鬼。其事

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潔。

周禮宮人鄭注云蠲猶潔也呂氏  
春秋尊師篇云醴飲食必蠲潔

犧牲不敢不腍肥。

曲禮云豚曰腍肥鄭注云豚亦肥也腍充貌也左桓  
六年傳云吾牲牲肥腍又云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

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

珪璧有度若考工  
記玉人云四圭尺

有二寸以祀天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之屬是也幣帛有度若漢書食貨志云周法布帛廣二尺二寸為  
幅周禮內宰鄭注云天子巡守禮云制幣丈八尺純四級是也王制云布帛幅廣狹不中度量不粥于布

春秋

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

舉云幾讀如關市讎會云舉以幾字屬下聽獄不敢不中讀  
然關市與獄訟不當并為一事殆失之矣幾字仍當屬上讀

幾者期也詩楚茨篇如幾如式毛傳訓幾為期是也不敢失時幾者不敢失時期也國

分財不敢不均。

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為正長若此。是故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為正長也。

下云  
天鬼

之所深厚則此  
厚長疑說深字

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為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能彊從事

焉。則

王云自上者天鬼以下至此凡三十八字舊本誤入下文入守固之下今移置  
於此而能彊從事焉舊本脫能字今據下文補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從乙補

天鬼之福可得

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為政若此。是以

謀事得。

舉云舊說此  
字據後文增

舉事成。入守固。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尙同為政

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

王云自出誅勝以下至  
此凡三十八字舊本誤

入上文上者天鬼之上今移置於  
此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從乙正

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

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



有苗之以五刑然。畢云苗舊作量據下改

昔者聖王制爲五刑。

曾舜與僞孔傳云五刑屬刑宮大辟

以治天下。

畢云文選注引比云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疑此問脫文

逮至有苗之制五刑。

此卽下五殺之刑

以亂天下。

俞云之術字

則此豈

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

畢云當云道之案下文兩云之道此疑不倒

曰。苗

民否用練折則刑。

畢云孔書作弗用靈訓以刑靈練否弗折制音同錢大昕云古書弗與不同否卽不字靈練聲相近緇衣引作匪用命命當是令之譌令與靈古文多錯用令靈皆有善

義鄭康成注禮解爲政令似遠王鳴盛云古音靈讀若連故轉爲練也折爲制古字亦通古文論語云片言可以折獄魯論折作制是也段玉裁云靈作練者雙聲也依墨子上下文觀之練亦訓善與孔正同詁讓案僞孔傳云

三苗之主頑凶若民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三苗帝堯所誅呂刑及緇衣孔疏引書鄭注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顛項代少

昊堯九黎分統其子孫爲居於西裔者三國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與又誅之堯未又在朝舜時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變命禹又誅之後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又

鄭緇衣注云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之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爲法案鄭書禮二注不同書注與此合於義爲長駟國策魏吳起曰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

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特此險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史記吳越傳作左洞庭右彭蠡五帝本紀張守節正義據彼云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案古三苗國當在今湖南湖北境

唯作

五殺之刑曰法。

僞孔傳曰惟爲五虐之刑自謂得法畢云孔書殺作虐孫星衍云虐殺義相同詁讓案

以呂刑五刑之辟校之惟小大辟蓋卽以殺戮破大辟矣

作贖宮制刺頭鹿刺服一宮制二制三頭鹿制四亦無五刑

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

刑者以爲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爲五殺。是以先王

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與戎。

蘇云出書大禹謨詒讓案術令當是說命之段字禮記緇衣云允命曰惟口起羞爲甲冑起兵惟衣裳在領惟干戈省服

躬鄭注云允當爲說說殷高宗之臣傳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向書篇名也羞猶辱也惟口起辱當慎言語也案此文與彼引允命辭義相類術說令命音並相近必一書也晉人作僞古文書不悟乃以竄入大禹謨疏繆殊甚近

僞辯古文書者亦皆不知其爲說命佚文故爲表出

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

爲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爲讒賊寇戎。故古

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罔罟之有網也。將以  
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王云運役二字義不可通。當依上篇作連收。字之誤也。連收二字正承絲縷罔罟而言。是以先王之

書。相年之道曰。畢云相年。當為拒年。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論語子罕皇疏云。泰驕泰也。王引之

云否。輕大夫師長。畢云輕當為踴。盧云下。篇作奉以聘字誤也。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辯辨字通。周易集解引。易鄭注云。辯分也。謂分

受以職使治天均。王念孫釋辯為偏。未瑤詳下。詩大雅節南山。秉國之均。毛傳云。均平也。莊子寓言篇云。天均者。天倪也。非此義。下篇作治天明。又案王引之。尚書述聞。據廣雅釋詁。謂此辯為使。則辯義重複。亦不可從。

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

而錯之也。王云佚上有游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下篇曰。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是其遊。游佚即淫佚語之轉耳。畢云錯讀如舉措。將以為萬民興利

除害。富貴貧寡。此與上下例不合。疑當作富貧衆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為若此。戴云為下。疑脫政字。

今王公大人之為刑政。則反此。戴云刑字衍。政以為便譬。政與正同。畢云譬讀如僻。供云論語。季氏友便辟。馬鄭皆讀辟為譬。謂巧

為譬喻以求容。疑義即本此。宗於父兄故舊。宗於疑宗。族之誤。以為左右。置以為正長。戴云政以為便譬。三句當。作宗於便譬父兄故舊。立

以為左右。置以為正長。便譬。誤寫在宗字上。以為左右上之立字。又誤作證。政以為三字。又誤在句首。故不可。強。便譬為巧。為譬喻。見公羊定四年疏。引論語鄭注。或當為便變。亦通。宗讀為是。崇立字。與正相似。故誤為正。又誤。沾支。旁耳案。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戴云非下。正字衍。是以皆比周隱匿。比周詳。前篇。

而莫肯尚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

而刑罰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

長。王云唯與善同。論讓案。毋語詞詳尚賢中篇。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衆

之所非。曰。人衆與處於衆得非。則是雖使得上之賞。未足以勸乎。上唯毋

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曰。人衆與處於衆得譽。則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乎。若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沮暴。沮暴上亦當有

足以則是不與鄉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乎。若有正長。與無正長

之時同。則此非所以治民一衆之道。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尙同。畢云而讀與能同舊脫審

字文選注引作能以爲正長。是故上下情請爲通。畢云文選注引作是故上下情請舊脫故字

字也墨子書多以請爲情今作情請爲通者後人旁記情字而寫者遂誤入正文又涉上文以爲正長而衍爲字

耳文選東京賦注引情通作通情者乃涉賦文上下通情而誤顯校同俞云惟以爲正長句亦有衍字下文曰故

古者聖王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尙同爲政者也然則此文當云唯而審以

尙同爲政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屢言正長遂誤作以爲正長上下不應矣且既云審以尙同又云以爲正

長一句中兩用以字義亦未安上文曰其爲正長若此是故出茲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尙同爲政者也然則

爲正長以人言爲政以事言明爲正長者當以尙同爲政也若作尙同以爲正長即失其義矣下篇云聖王皆以

尙同爲政故天下治亦上有隱事遺利。隱事遺利與節葬篇隱謀遺利義同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

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爲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

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爲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

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慄。不敢爲淫暴。曰。天子之視聽也神。畢云子舊作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已視聽。

使人之吻。助已言談。說文口部云吻口邊也以上句文例校之吻上疑有唇字非命下篇云今天下之士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喉舌而利其唇喉也喉與吻字同使人之心。助已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已動作。助之視聽者衆。則其所聞見

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荀子富國篇云拊循之揚往助云拊與撫同撫循慰悅之也

之思慮者衆。則其談謀度速得矣。王云謀度上不當有談字蓋涉上文言談而衍案王說是也蘇說同助之動作者衆。

即其舉事速成矣。舊本其在舉下蘇云當作則其舉事速成矣俞云此本作即其舉事速成矣上文三言則其此言即其即則古通用也今作即舉其事誤案俞說是也今據乙故

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異物猶言異事據非子右儲說上篇云發

文公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曰。唯能以尚同爲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

道之曰。古書詩書多互解載來見辟王。詩載見敘云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毛傳云載始也鄭箋云諸侯始見君子謂見成王也畢云一本作載見辟王同詩聿求

厥章。道藏本聿字缺蘇云聿詩作曰詒讓案聿曰古通用鄭箋云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也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

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實。爾雅釋詁云實服也當此

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廣雅釋詁云紛亂也謂不敢變亂天子之教令詩曰。我馬維駉。爾雅釋詁云白馬黑鬣駉六

轡沃若。毛詩衛風氓傳云沃若猶沃沃然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毛詩小雅皇皇者華傳云咨禮教所宜爲度又曰。我馬維駒。

毛詩魯頌廟傳云若若猶沃沃然六轡若絲。毛傳云言調忍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毛傳云咨事之難易爲謀即此語也。

王云即與則同語猶言也則此語三字文義直貫至以告天子而止則語下不當有也字凡墨子書用則此語三字者語下皆無也字此蓋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古者國君諸侯之

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

有罪。則此尚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

欲富其國家。王云請即誠字案說詳節葬下篇俞云請上奪中字墨子書多以請爲情中請即中情也下篇中字耳尙賢篇曰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中實亦即中情也

衆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尚同之

不可不察此之本也。

畢云當云此爲政之本也。俞云若字衍文不可不察上奪說字比下奪爲政二字當據下篇補案畢俞校是也。惟若字實非衍文當若猶言當如尙賢中篇云

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尙賢使能爲政也兼愛下篇云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比聖王之進而萬民之大利也非攻下篇云當若繁爲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又云故當若非攻之爲說而將不可不察者此也。節葬下篇云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此者也。明鬼下篇云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察明也。非命下篇云當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強非也。皆其證。論以若爲衍文失之。

尙同下第十三

畢云中與書目云一本自親士至上同凡十三篇者卽此已上諸篇非有異本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爲之。必計國家百

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

畢云辟同避

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爲政。

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

是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明於民之善非也。畢云若苟二字舊倒據下文改則得善人而賞之。

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爲政也。不得下之情。

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非。則是不得善人而賞之。

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爲政若此。國衆必亂。故賞不得

下之情。

蘇云賞下當脫罰字俞校同

而不可不察者也。俞云而不可當作不可而發言不可以也

然計得下之情。將奈何

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尙同一義爲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尙同一義之可。

而爲政於天下也。

而陳壽祺讀爲能今案而亦猶以也說詳尙賢下篇下文諸侯可而治其國家君可而治其家同

然胡不審稽古之治

爲政之說乎。

王云然猶則也然胡不則何不也俞云治字乃始字之誤下文曰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云云是從古之始爲政者說故此云胡不審稽古之始爲政之說乎

古者

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爲人。戴云此人字讀如人偶之人若苟百姓爲人。是一人一

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

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鬪。而薄者有爭。墨云

作篇一本如此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上天下二字疑當作天畢云。文選注引作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

立為天子。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此作上聖立為天子。蓋李善所改易又袁彦伯三國名臣序贊注引則並與此同。天子以其知力。為未足

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為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天

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

以選擇其次。立為卿之宰。之猶與也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其君也。

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為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

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擇當依中篇讀為措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治下亂字疑衍故

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王云說字義不可通說當為逸

字之誤也。中篇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卿大夫師長。否用佚也。否用佚即非用逸。是其證。否猶

非也。說見俞賢下篇古文說命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衆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即用墨子而小變其文案。王說

是也。僞孔傳云言立國設都立君臣上下。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之主使治民。唯辯而使助治天明也。舊本助治天下有助字。王云下助字衍。唯辯而使助治天明者辯讀

為偏古。偏字多作辯。天明天之明道也。哀二年左傳曰二子順天明言所以殺此卿士師長者。唯偏使助治天

道也。中篇作維辯使治天均。案王謂下助字衍是也。今據刪辯當訓為分。王讀為偏。向未得其義。左傳哀二年孔

疏釋天明為天之明道。即王說所本。大戴禮記虞戴德篇云法於天明開施教於民。左昭二十五年傳云則天之明義並略同。僞古文書說命作惟以亂民疑僞孔讀天明為天民。今此何為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為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賊也。賊舊本為職。今依王校。正說詳俞賢中篇。蘇云

職當作殘或殘賊。二

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黨。上以若人為善。

將賞之。畢云賞善作若人唯使得上之賞。唯雖而辟百姓之毀。辟避字亦同後是以

為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為暴。將罰之。若人唯使得上之

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為暴者。必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

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然。舊本此六字

然是問詞則義不同也是答詞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奈何可又是問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

奈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王云賞

可通賞當為賞賞字相似又涉上下文賞罰而誤使家君三字則涉下文使家君而衍既言用家君則不得又

言使家君胡不嘗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作一句讀案王校是矣然下文說國君發憲布令則云故又使家君

總其家之義以向同於國君說天子發憲布令則云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向同於天子則此文變亦當云

何不嘗試使家人總其身之義以向同於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前後文例乃相應蓋今本胡不嘗試使家下

稅十一字使家君三字非衍文也發憲猶言布憲憲者法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

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

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

是以徧若家之人。畢云徧舊作稱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

之。不善言之。畢云舊稅四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

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向同一義為政故也。家既已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國之為家數也甚多。國之舊本作天下畢

一本天下作國之詒讓案國之是下文云天下之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

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畢云舊脫此字一本有以尚同於國君。國君亦

爲發憲布令於國之衆。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

告。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

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偏若

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

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

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國既已治矣，天

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之爲國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國。畢云舊脫其字一本有而

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戰，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尚同

於天子。舊本以下有義字畢云一本無此字是俞云下義字衍文上文云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意以尚同於國君下文云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並無下義字是其證也上下文並言總而此言選

選亦總也詩猗嗟德音則選今毛詩訓選爲齊選其國之義猶齊其國之義曰總曰選文異而義同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任不齊字選是選有齊義賈子等齊篇曰撰然齊等撰與選通戴說同案一本是也今據刪天

子亦爲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愛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

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

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且罰之。畢云且一

本則衆聞則非之。是以偏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

見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



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一本云無而字非天下既已治，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舊本天下亦作天子，俞云當作天子

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義。見上文案，俞校是也。今據正。故當尚同之爲說也。同舊本作用蓋於下文互講。蘇云用當作同是也。今據正。尚用之天子，舊本用作同，畢云一本作上同。王改尚用云，舊本用作同，涉上句而誤。今據下文改案，王校是也。今從之。蘇云當作上用。

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王引之云，與以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案，王說是也。詳尚賢下篇。小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王引之云，小用之用之中用之對文，下文小用之則與大用之對文。今本下用作小用者，即涉下文小用之而誤。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窳。小用之治一國，

一家而不橫者。畢云爾雅云窳，問也。猶云無聞。王云畢說非也。窳不窳也。橫充塞也。孔子開居以橫於天。塞唯此尚同之道，則大用之治天下而不窳。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窳也。大戴記王言篇曰：布諸天下而不窳。內諸尋常之室而不窳。又云：廣雅曰窳，窳也。昭二十一年左傳：鍾小者不窳。杜注曰：窳，細不窳也。呂氏春秋：適音窳，不窳則窳高注。云窳不窳密也。

若道之謂也。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疑當作無有。此邪其字衍。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書敘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古書泰誓作大誥。孔傳云：大會以誓衆，則作大是。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畢云孔書無此。此文蘇云發

當作厥。今泰誓云：厥罪惟鈞。紅聲云：發謂發覺也。鈞同也。言知姦巧之情而匿不以告，比事發覺，則其罪與彼姦巧者同。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王云差論皆擇

也。爾雅曰：既，送我馬，送擇也。所染篇曰：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呂氏春秋當染篇同。高注論猶擇也。非攻篇：差論其爪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衆，義與此同。外爲之人。外爲二助字，疑誤。

之視聽者衆，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光譽令聞，先人

發之。

光舊本作先之畢云二字一本作光是今據改俞云光廣古通用光譽即廣譽孟子曰令譽廣譽施於身案俞校是也非命下篇作光譽令聞與聞字通禮記孔子聞居鄭注云令善也言以名德善聞

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目之視也。畢云舊脫之字一本有不若二目

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以下二句文例校之疑二目之視視當作視二耳之聽聽當作聽今本皆傳寫視之一手

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彊也。畢云舊脫之字一本有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

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

說文土部云均平偏也此與中篇云室人未偏知鄉里未偏聞義同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

人。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以聖王爲聰耳明目與。畢云據上文當有之與雖同案

毋語詞詮尙賢中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

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爲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

足者。詩無將大車鄭箋云重猶累也何也。其以尙同爲政善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尙同者。

愛民不疾。以下文校之不疾疑當作必疾或當云不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致信

而持之。致舊本爲政今據道藏本正蘇云政當作敬非國語越語韋注云持守也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爲政若此。

唯欲毋與我同。唯畢本作雖云舊作唯以意改王云古者雖與唯通不煩改字王引之云禮記少儀雖有君賜鄭注曰雖或爲唯說文雖字以爲爲聲故雖可通作唯唯亦可通作雖將

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王云情卽

誠字言誠將欲爲仁義則尙同之說不可不察也尙賢篇曰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實亦誠也。非攻篇曰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情不知

卽誠不知凡墨子書中誠情通用者不可枚舉也齊策臣知誠不如徐公美劉本誠作情呂氏春秋具備曆三月嬰兒慈母之愛諭焉誠也淮南繡稱篇誠作情漢書禮樂志正人足以副其誠漢紀誠作情此皆古書誠情通用

之證供云中情欲三字書中屢見或作中請求爲上士。士上舊本無上字王據各篇補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  
欲請卽情字或作中實欲情實也其義並同。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尙同之說。而不可不察。舊本作而不察畢云當云不可不察王亦據補尙同爲政  
之本而治要也。畢云當云治之要也



# 墨子閒詁卷四

## 兼愛上第十四

邢昺爾雅疏引尸子廣澤篇云墨子貴兼畢云  
恣好之字作恣从文者行兒經典與通用比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

王引之云言知亂之所自起乃能治之也

顧云三焉字皆下屬案王顧讀是也焉訓乃說詳親士篇

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

然。小爾雅廣詁云攻治也

必知疾之所自起。

句

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

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

句

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

治。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

當讀爲管同聲

段借字荀子君子篇先君當賢楊注云當或爲管孟子萬章篇是時孔子當詭說苑至公篇引當詭作管詭是其證嘗試也下篇云姑嘗本原若榮害之所自生語意與此同

起不相愛。臣子

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

故意林引作欲下同

弟自愛。不

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

不下舊衍自字今依道藏本刪上下文凡言不愛者不下皆無自字

故虧君而自

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

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

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爲

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

王云下句不當有其字蓋涉上下文而衍下文不愛異家不愛異國皆無其字是其遺意林引無其字故

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

俞云兩人字下並奪身字本作賊愛其身不愛人身故賊

人身以利其身方與上句一律下文云視人身若其身誰賊亦以人身其身對言中篇云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並可證人下當有身字也

此何也皆起

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其家。

舊本無其字畢

云一本云愛其家詒讓案以下文校之有者是也今據增

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

舊本無其字畢云一本云利其家詒讓案以下文校之亦當有其字

增。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

矣。物亦事也言天下之亂事畢盡於此

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

身。句首愛字舊本

猶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君若其身。

舊本說猶有以下十四字王據下文校補猶有不孝者乎視父若其身十

一字今案當於父下更補兄與君三字蓋墨子此文以無不孝該無不忠不弟猶下文以無不慈該無不惠不和也上文亦云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可證王因下云不孝故但補父而不及兄與君則與下無不慈之兼子

弟臣言者不相對矣

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弟子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故不孝

不慈亡有。

王云舊本脫故不慈有四字畢據下文補有字今以上下文考之當作故不孝不慈亡有不慈亡有總承上文而言下文曰故盜賊亡有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與此

文同一例今補

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

故字疑衍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

賊亡有。

畢云二字舊倒非下同

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

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

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

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

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

舊本說交字王據下二篇補

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爲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

爲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

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說文人部云。爭而奪取曰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

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此則天下之害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俞云。崇字無義。

乃察字之諫。何用生者。何以生也。一切經音義卷七引蒼頡篇曰。用以也。詩桑柔篇。逝不以濯。向賢篇引作鮮。不用濯。卽其證也。言國與國相攻。家與家相篡。人與人相賊。以及君臣父子兄弟之不惠忠不慈孝不和調。當察其

害之何以生。故曰。然則察此害亦何用生哉。上篇曰。當察亂何自起。與此同義。案俞說是也。蘇云。用疑當作由。非。

以不相愛生邪。俞曰。以不相愛生邪。當作以不相愛生邪。乃反言以問之起。

子墨子之正對也。下篇云。姑嘗本原若蒙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又生姑嘗本原若蒙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皆以反言發問而起。正對正與此同。若如今本則文義複沓矣。

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家主謂卿大夫也。周禮春官敘官鄭注云。家謂

大夫所食采地。又大宰鄭衆注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者。而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

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

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

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

皆不相愛。強必執弱。以下文校之。比下疑。富必侮貧。貴必敖賤。畢云。敖一本作。傲。此傲字假音。

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行者非之。旣以非

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

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

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

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

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自君臣相愛以下至比凡四十字舊本誤入下文。今天下之士之下王移至於

此是也。今從之。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

以仁者譽之。然而今天下之士。自費不敖賤以下至此凡三十八字舊本誤入上文。君臣相愛之上王移置於此。又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

也是以仁者譽之。舊本脫去。以相愛生也是六字。王據上文云。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補六字是也。今並從之。君子曰。王云。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爲一句。舊本君

子曰。君子曰。此因與下文子墨子言曰。相涉而誤。下文云。然而今天下。然。乃若兼則善矣。王引

之。士。君子曰。今據改案。王校是也。畢本作子墨子言曰。尤誤。道藏本無言字。然。乃若兼則善矣。王引之云。

乃若轉語詞也。雖然。天下之難物。于故也。于舊本作於。今據道藏本。正俞云。於故二字。當爲衍文。下文物也。正與此物一律。惟其爲難物。故爲不可行之物也。今衍於故二字。則無義矣。案于故。雖難通。然非衍文也。竊疑于。即迂之借字。文王世子云。况于其身。以養其君乎。鄭注于。諉爲迂。是其證。故者是也。迂。故言迂遠難行之事。向

同中篇云。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此云難物。迂故與他故異物。文例正同。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

識其利。辯其故也。俞云。辯其下。脫害字。下文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是其利也。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是其害也。案害字。似不必增。

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君說之。則士衆

能爲之。况於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

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

有特上弗以為政。士不以為行。故也。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服。故

文公之臣。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大夫二字。皆牂羊之裘。詩小雅若之華云牂羊墳首毛傳云。牂羊牝羊也。畢云爾雅云羊牝羊。韋以帶劍。畢云舊

太平御覽改詒讓案公孟蕭正作劍漢書東方朔傳。練帛之冠。練帛詳辭過篇畢云太平御覽引此練作大

云孝文皇帝以韋帶劍顏注云但空用韋不加飾。練帛之冠。詒讓案練帛蓋即大帛左閔二年傳衛文公

大帛之冠杜注云大帛厚縮後漢。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於朝。舊本踐下脫於字王據上句補畢云

書馬皇后傳李注云大練大帛也。牂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於海內王云練帛之冠下當有大布之衣且宜之履八字而今本脫之上文曰晉文公

好士之惡衣此但言冠而不言衣則與上文不合入以見於君是總承上文而言出以踐於朝則專指且宜之履

而言今本脫且宜之履四字則踐字義不可通下篇曰大布之衣。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為

之也。王云為上脫能字下文君說之故臣能之也能下脫為字前文曰苟君說之則士眾能為之後文曰若苟君說之則眾能為之皆其證。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要。

畢云舊作腰俗寫後漢書注引此云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詒讓案晏子春秋外篇云楚靈王好細腰其朝多餓死人韓非子二柄篇云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後漢書注疑涉彼二書而誤。故靈

王之臣。故字畢本脫今據道藏本補。皆以一飯為節。畢云太平御覽引此一作三詒讓案戰國策楚策莫敖子華

起吳師道校注引此云楚靈王好士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與御覽同。脇息然後帶。畢云脇當作脇據太平御覽。扶牆然後起。兩然

引並作而。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畢云黧非古字當作黎呂氏春秋行論云禹官為師空以通水厥

黧黑二字義不相屬危當為色人瘦則面色。是其故何也。何舊本今疑是蘇云。君說之。故臣能之

也。能下見上校補。為字說詳上。昔越王句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訓讀為調。詳脩身篇。和合之。此三字無義疑當

焚舟失火。舟非藏寶之所御覽宮室部引墨子作自焚其室疑舟當為內內謂寢室呂氏春秋用民篇云句踐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矣鑿擊金而却之。劉子新論闕武篇同韓非子內

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



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舉本鼓改鼓云鼓擊之士从支鐘鼓之字从攷案周禮小師鄭注云出音曰鼓此與六鼓之鼓字同而義小異經典凡鐘鼓與鼓擊字通如此作說文支

部雖別有鼓字而音義殊異舉而進之。舉云舊比下有日字衍文士聞鼓音。破碎亂行。碎疑萃之借字萃亦行

列之謂穆天子傳七萃之土郭璞注云萃集也聚也蓋凡卒徒聚集部隊

謂之萃破萃亂行皆謂凌躡其曹伍爭先赴火也。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舉云太平御覽引

焚其室曰越國之實悉在此中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

衣。殺人而為名。王引之云乃若發語詞也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為

之。况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

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焉。特

士不以為政。而士不以為行。故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

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濟也。淮南子傲真訓高注云挈舉也孟子

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與此話意相類舉云此濟字當為佈即出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

太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淮南子覽冥訓云體便輕舉高注云舉疾也劫於義無取疑

樂上善並有股壯舉強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况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

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為西河。漁竇。書禹貢黑水西

河惟雍州又云停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涇。內橋孔傳云龍門之河在冀州西孔疏云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王制云至

東河而東。至於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為東西也。舉云西河在今山西陝西之界。施寶疑即龍門。詒讓案施

疑即渭。以泄渠孫皇之水。舉云未詳其水詒讓案此章所舉江河淮漢濶池孟諸五湖皆周禮職方氏

畢聲古書畢或視作臬史記天官書畢字作畢封禪書畢山集解引徐廣云畢一作臬左襄十七年傳畢門釋文云畢或作臬皆其證也顏元孫干祿字書云畢俗則畢通作臬漢孔彪碑又作臬與臬字並絕相似故傳寫為五矣據漢志弦即研水入渭謂復入河故西河無續可惟此澤之今陝西隴州與四百里北為防原派說而名澤故張蒲亦可倒稱蒲弦參互審校似無義義弦蒲藪在水陝西隴州與四百里

自部云防原也周禮稻人云以防止水原亦水名無致畢云瓜疑即雁門瓜水也詒讓說注后之邸畢讀注文水部云瓜水起雁門後人皮夫山東北入海即隴州之原此舉其原下又詳其委也

非此與下注五湖之處文例正同后之邸疑即職方氏井州傳藪之昭余祁也爾雅釋地十藪燕有昭餘祁釋文引孫炎本祁作底祁底邸並音近相通昭作后者疑省昭為召又誤作后之余音亦相轉漢書地理志太原郡鄆九澤在北是為昭余祁并州藪

在今山西太原府祁縣東七里

啤池之寶 職方氏并州其川啤池鄭注云啤池出幽城案漢書地理志亦作啤秦韓中山策並作啤池畢云即啤池河出今山西繁峙縣古無啤字即啤異

文故此亦以池為池也顧王寶即讀字周禮大宗伯注四寶釋文本亦作啤

當作底禹貢東至于底柱僞孔傳云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通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魏之界啤即謂分流也畢云說文云灇汎也灇假音字水經云砥柱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括地志云底柱山俗名三門山破石縣東北五十里黃河之中案在今山西

西平陸縣東五十里三門山東

鑿為龍門 畢云水經云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西括地志云龍門以利

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 畢云格非攻中作貉是疑左傳云狄之廣莫于晉為都廣即少廣莫即貉也案畢說非也貉貉之俗說文彘部云貉北方豸種也職方氏有九貉漢書高

帝紀顏注云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

東方漏之陸 以上下文例校之東方當作為與西為北為南為文皆貉類也考工記鄭注云胡今匈奴

云鴻水漏九州乾言大陸之水漏而乾也畢讀漏之陸防向

云陸防疑即大陸在今山東鉅鹿縣案畢說不誤而讀則非

防孟諸之澤 禹貢紀州導荷澤被孟諸志作盟諸職方氏云青州其澤藪曰望諸爾雅釋地云宋有孟諸此與爾雅字同漢書地理志云孟諸在梁郡睢陽縣東北畢云澤在今山東東阿縣西北十里有孟諸臺接商邱縣界水經云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東北明孟諸都

音相 灑為九滄 灑字通漢書溝洫志云禹灑灑二渠以引其河注孟康云灑分也分其流灑其怒也史記

河渠書灑作廡索隱云廡漢書作灑史記舊本亦作灑字從水草昭曰疏決為灑此與史漢舊本字正

東土之水 畢云說文云捷門限則此蓋言限也玉篇渠限切詒讓案呂氏春秋

齊地云兩河間曰冀州說文北部云冀北方州為彭蠡之通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

以利冀州之民 爾雅冀州揚土勛疏云冀州者天下之中州唐虞夏殷皆都焉逸周書嘗麥篇云在大國有冀是厥厥邑無類於冀州

晏子春秋問上蓋云桓公撫存冀州淮南子墜形謂云正中冀州曰中土高注云冀大也四州之南故曰中土又覽冥訓注云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山海經大荒北經郭注云冀州中土也

淮南子東流之注五湖之處

玉海地理門引作東流注之五湖范成大吳郡志同淮南子要略云禹

在吳南國語越語韋注云五湖今太湖比云注五湖蓋專據江漢言之水經沔水鄭注云南江東注於其區謂之五湖口五湖謂長蕩湖太湖射湖貴湖滬湖也又引虞翻說太湖云是湖有五道故曰五湖案晉唐人釋五湖名多差異要不出太湖之枝別吳不具論畢云文選注云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

越也周行五百餘里今案江南吳荆楚與吳據文選注改云吳畢改非也文選注賦注本作荆楚干越之民千古蹇

胡貉與西河之民此文云荆楚干越與南夷之民與非誤字明矣南夷謂荆楚于越以南之夷故曰荆楚干越與

南夷文選注無與南夷三字省文耳畢誤以楚荆越與連讀故刪去與字耳于越即吳越非春秋所謂於越也畢

改干越為于越亦非又云莊子刻意篇曰夫有干越之劍者釋文司馬彪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也案吳有露名

于露荀子勸學篇曰干越夷貉之子揚俟曰干越猶言吳越淮南原道篇曰干越生葛綺高注曰干吳也是干越

即吳越也干越為二國若春秋之於越即越而以干為發聲與干越不同劉台拱云干與哀九年左傳吳城郭

溝壘干淮之邪同案王劉說是也干邪之借字說文邑部云邪國也今屬臨淮一曰邪本屬吳管子內業篇云昔

者吳干職據管子說則吳干本二國後干為吳所滅遂通稱吳為干故此云干越矣

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於四方于西土

與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

詒讓案今偽古文即采此書偽孔傳云言其明德充塞四方明著岐周義互詳下篇

勢奪穡人黍稷狗彘

不為大國侮小國不為衆庶侮鰥寡不為暴

止采下篇故無之後漢書馬廖傳李注云層顯也畢云漢書武帝紀云層然如有聞

弟者畢云連同聲音相近字之異也經典或作亮或作博皆假音王引之云無兄弟不得謂之鰥鰥亮博二字聲與連皆不相近畢說非連與獨文義不倫連疑當作連與連相似而誤連猶獨也故以連獨連文莊子

高注曰連續紛雜也是其證也又本經篇愚夫蠢婦有皆流連之心注曰流連紛雜漫失其職業也然則流連即流離也亦其證也詒讓案連疑當讀為矜一聲之轉猶史記龜策傳以荅葉為葉葉爾雅釋詁云矜苦也詩小雅鴛鴦云愛及矜人毛傳云矜憐也又何草不黃云何人有所雜於生人之間雖讀為集廣雅釋詁云矜苦也詩小雅鴛鴦云愛及矜人毛傳云矜憐也又何草不黃云何人

獨之人生業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放依義同權弓子貢曰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此文王之事以上下文校之

此字下亦當有言字則吾今行兼矣昔者武王將事太山隄廣雅釋詁云將行也周禮小宗伯云將事于四望畢云隄或為險穆天子傳云鈞山之隄玉篇云隄以醉切掘地通路也或作闕案隄隨字皆說文闕字之省闕若璩云玩傳曰泰山有道

其文義乃是武王既定天下後望祀山川或初巡守岱宗禱神之辭非伐紂時事也

會孫周王有事偽古文書武成贊此文云告于皇天后土所道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會孫周王發孔疏云自稱有道者聖人至公為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已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會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外事曰會孫某侯大事既獲小爾雅廣言云獲得也仁人尚

作說文人部云作越也以祗商夏蠻夷醜貉偽武成云予小子既獲仁人敢自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偽孔傳云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言誅紂敬承天意以絕亂路案祗當讀為振內則祗見孺子鄭注云祗或作振國語周語云以振放民章注云振拯也此謂得仁人以拯救中國及四夷之民偽書改為祗承上帝失其指矣醜貉者九貉類衆多爾雅釋詁云醜衆也雖有

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蘇云書泰誓篇若作如萬方有罪作百姓有過維作在詒讓案偽古文泰誓即誤采此文偽孔傳云周至也言

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又論語堯曰當云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畢解孔安國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又說苑貴德篇云武王克殷

問周公曰將奈其土象何周公曰使各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尚書大傳韓詩外傳淮南子主術訓文並略同羣書治要引尸子綽子篇云文王曰苟有仁人何必周親則以為文王語與墨子

韓詩說苑並異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實

欲天下之富畢云忠一本作中舊云士富土字衍詒讓案忠中通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

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為也

兼愛下第十六

兼愛下第十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

時。天下之害孰爲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

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畢云敖一作劫。劫弱暴者。暴寡弱者。劫弱壯

者。劫幼從此生矣。語意與此同。又與爲人君者之不惠也。又與舊本作人與王云。人與當依下文作。又與廣雅與

又與亦謂又如也。畢反欲改下。又與爲人與偵矣。案王校是也。蘇說同。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

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人之賤人。王云今下。衛人字。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

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生。舊說此字今依下文。衆利章補。此胡自生。此

自愛人。利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

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卽必曰。畢云舊脫此字。據上文增。別也。然卽之交別者。卽則同交別。猶言交相別。果生

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俞云此本作是。故子墨子曰別非也。下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爲此爲對文可證。非

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畢云一本作火救水。顧校季本同。蘇云火

救水易也。嘗據改。俞云以水救火何不可之。有畢校云一本作火救水。然墨子此譬本明無以易之不可。若水火是相反之物。無論以水救火。以火救水。皆是有以易之與設喻之旨。不合。疑墨子原文本作。猶以水救火。以火

救火也。故曰其說將必無可。今本作水救火。別本作火救水。皆有脫文。案俞說近是。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

然卽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爲人之國。若爲其國。夫雖獨舉其國。

以攻人之國者哉。爲彼者由爲己也。畢云由同。爲人之都。若爲其都。夫誰獨舉

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爲人之家。若爲其家。夫誰獨舉其

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為彼猶為己也。然即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

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眾利之所

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

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

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畢云鄉屬字省文說文云屬不久也鄭君注屬

禮云屬仁人之事者。舊本事謂是今據道藏本正必務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

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舊本祝今據道藏本補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

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樂記鄭注云方猶道也畢云乎舊作平以意改今吾將正求

與天下之利而取之。蘇云與當作與以兼為正。是以聰耳明目。相與視聽乎。舊本是下衍故字今據道

藏本刪與下句文例正同是以股肱畢強。畢與中篇云畢劫有力義同相為動宰乎。畢云舊動下有為字一本無論據案宰疑當作舉向同中篇云使人之股肱助

已動作動舉與動作義同而有道肆相教誨。爾雅釋言云肆力也文選東京賦厥庸孔肆薛綜注云肆動也言勤力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

有所侍養。以終其壽。俞云侍當為持古書多言持養殘人不達而改為侍非是案俞校是也詳七患及非命下篇下並同幼弱孤童之無父

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唯毋以兼為正。舊本今篇令蘇云合當作今戴云毋語詞案道藏本作今今據正即若

其利也。戴云若此也不識天下之士。畢云舊作事一本如此所以皆聞兼而非者。非下當有之字其故何也。

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

曰。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之。雖我舊本作難哉王云難哉二字與下文義不相屬難哉當為難我字之誤也言兼愛之道如其用而不可則雖我亦將非之也下文曰

我以為當其與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者，必從兼。君是也。是其證。案王說是也。蘇校同。今據正。

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

誰以為一士。

王引之云：誰字義不可通。誰當為設言，設為二士於此而使之各執一說也。隸書設字作設，誰字作誰，二形略相似，故設誤為誰。

使其一士者執

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為吾友之身。若為吾身。為

吾友之親。若為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飢即不食。寒即不衣。陳澧云：此為友飢而不饑，以食友寒而不附以

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

舉云當為兼說。文云兼也。玉篇云：埋與兼同。本書或作埋。

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高士於天下者，必為其友之身。若為

其身。為其友之親。若為其親。然後可以為高士於天下。舊說於字畢云：一本有案有者是也。今據增。是

故退睹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

此。行若此。若之二士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舊本無士字。畢云：一本有士字。是今據增。當使若一士者。

王引之云：當與兼同。若此也。言儘使比二士之言行相合則無言而不行也。論讓案當疑當為實之借字。許上篇戴云：依下文當云作常非。言必信。行必果。使言之

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冑。

漢書賈誼傳：頰注云：嬰加也。畢云：說文云：嬰頭飾也。將往戰。死生之權。權宜當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

於巴越齊荆。左傳：桓九年杜注云：巴國在巴郡。江州縣常璩華陽國志云：巴黃帝高陽之支庶。世為侯伯。周武王克商封其宗姬於巴。齊之以子七國。稱王。巴亦稱王。周顯王五年，秦遣張儀司馬錯

伐蜀。歸之。因取巴。往來及否。未可識也。舊本重及否未二字。王云：此當作往來。及否未可識也。案王校是也。今據刪。然即敢問不

識將惡也。俞云：惡下脫從字。將惡從也。猶云：將何從也。下文曰：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是其證。蘇云：是有脫誤也。字疑當作託戴云也。字乃宅之誤。二形相似。宅居也。或云：侏字。誤侏即託案。俞校近

是據此。則下文字室上當有脫文下。家室奉承親戚。錢大昕云：古人稱父母為親戚。大戴禮記：會子疾病。篇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孟子：盡心篇：人莫

大焉亡親或君臣上下案錢說 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也亦見節葬下非命上中篇

是乎。戴云有字皆友之差誤 我以爲當其於此也。我舊本爲哉王云哉亦當爲我蘇校同今據正 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

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此言而非兼。擇卽取兼。卽此言行費也。

畢本費改拂云舊作兼費一本如此王云古者拂與費通不煩改字大雅皇矣篇四方以無拂鄭箋曰拂猶倦也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注曰費猶倦也釋文費本又作拂同扶拂反是其證顧說同 不識天

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

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乎。舊本作子王云子當爲乎字之誤也乎與意文義相承下文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是

其證案王校是也今據正 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君。誰亦當依上文王校作設 使其一君者執兼。使其一

君者執別。其字舊本說道藏本有與上句同今據補 是故別君之言曰。舊本說今據道藏本補 吾惡能爲吾萬民之

身。若爲吾身。舊本說若字今據道藏本補 此泰非天下之情也。畢云泰一人之生乎地上之無

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隙也。三年閏云若駟之過隙鄭注云喻疾也莊子知北游篇云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壽之云卻本亦作隙隙孔

也又盜跖篇云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騶驥之馳過隙也畢本隙改

節云節舊作隙據文選注引作節云古隙字節卽節也說文云隙壁隙孔也節節節也節節言節之會亦際縫之意皆通說讓案

隙節不必改 是故退睹其萬民。飢卽不食。寒卽不衣。疾病不待養。死喪不葬。

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明君於天

下者。必先萬民之身。畢云先舊作萬一本如此 後爲其身。然後可以爲明君於天下。是故退

睹其萬民。畢云舊說其字以意增 飢卽食之。寒卽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

言若此。行若此。然卽交若之二一君者。戴云然卽交三字無義當是衍文案以上文校之疑當作然卽交兼交別若之二君者今本交下脫三字耳戴



校未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一君者。蘇云據上文常宜作當案常王亦讀爲當疑當讀爲當詳前言必信。行必

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

多有勤苦凍餒。畢云當作餓轉死溝壑中者。孟子公孫丑篇云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趙注云轉轉尸於溝壑也國語吳語云子之父母將轉於

溝壑章注云轉入也逸周書大聚篇云死無傳尸惟南子主術訓作轉尸高注云轉棄也案高說爲允既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一二君者。將何從

也。我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者。者舊本作君王校改者云涉上

據正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取兼。畢云舊字舊說據上文增案學校是也然以上文校之下句首仍當有即字因兩節相涉而誤投耳此

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

兼者之言也。猶未止也。畢云猶舊作獨一本如此曰。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爲哉。吾譬兼

之不可爲也。猶挈泰山以超江河也。畢云秦一本作太詒讓案中篇作譬若挈泰山越河濟也秦亦作太非攻中篇僞梯篇又並作大山故

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爲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

及今。戴云之字衍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

親行之也。下文止有四王此六疑四篆文之譌下同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畢云何下太平御覽引有以字子墨子曰。吾

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

盤盂。文選廣絕交論李注引云琢之盤盂銘於鐘鼎傳於後世疑兼用魯問篇文呂氏春秋求人篇云功勳銘乎金石著於盤盂高注云金鐘鼎也石豐碑也盤盂之器皆銘其功傳遺後世。

子孫者知之。畢云遺劉逵注左思賦引作于詒讓案天志中非命下及貴義魯問四篇皆作遺劉引非泰誓曰。向同下篇天志中篇非命上中下篇並作大誓此作泰與今僞孔本

同變後人所改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于舊本並作於今據道藏本改畢云孔書云唯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顯於西

土孫星衍云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

私也。即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雖與唯同。下並同。於文王取法焉。且不

唯泰誓為然。唯舊本作惟。今據道藏本改。雖禹誓。畢云大禹謨文云禹誓者禹之所誓也。詒讓案今大禹謨出偽

苗當復有征。苗誓師之事。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孔安國云濟濟衆威之貌。咸聽朕言。畢云孔書作命。非惟小子。

敢行稱亂。孔安國云稱舉也。畢云孔書無此。秦韓茲有苗。爾雅釋訓云蠢不遜也。孔安國云蠢動也。用天之罰。畢云孔書無此。

四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畢云孔書作營。予以爾衆土。秦辭伐罪。羣猶衆。惠棟云羣字。若封與邦古音近。通用。封對形近。而謨羣封諸君言。衆邦國諸君也。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

重富貴。戴云下。以守衍。于福祿。詩小雅假樂篇于求也。百福鄭箋云于求也。樂耳目也。以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

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求以上下文校。之當作取法。且不唯禹誓

為然。唯舊本亦作惟。今據道藏本改。雖湯說。即亦猶是也。周禮大祝六祈六曰說。鄭注云說以辭貴之用幣而已。此下文亦云以祠說於上帝鬼神。若然則說禮禮時已

有之。論語堯曰。篤集解孔安國云。墨子引湯誓國語。周語內史。引湯誓與此下文略同。韋注云。湯誓而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案孔安國引此作湯誓。或兼據國語文。向賢中篇引湯誓。今書亦無之。

湯曰。畢云今。湯詰文。惟予小子履。論語堯曰。篤無惟字。孔注云。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案孔以此為伐桀時事。白虎通曰。三正篇及周語韋注說同。然據此後文。則是湯禱旱之辭。孔

說蓋誤。大戴禮記少間篇云。乃有商履。代與白虎通義姓名篇。云。湯王後更名。為子孫。法本名履也。畢云。孔書作肆。台小子。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后。論語作敢昭告于皇天后

帝。孔注云。殷家向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天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白虎通義三正篇云。論語曰。予小子履。云。此禹伐桀告天。以夏之牲也。與論語孔注說同。書湯誥孔疏云。鄭玄解論語云。用玄牡者。為舜命禹事於

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國語周語。皇天嘉禹。胙以天下。韋注亦引論語。帝臣不

被。二語又詩閔宮孔疏云。論語曰。皇皇后帝。論語說字受終。文程宜。饗祭五帝也。並從鄭。以此為禹事。與墨子尸

子說異。御覽八十三引。帝王世紀。載此文。作告于上天。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帝王世紀云。湯自

天后土。疑此。后下亦說土字。畢云。孔書作上天神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伐桀後大旱七年。

禱于桑林之社其辭如此畢云詳此

文是湯禱旱文孔書亦無此十字

未知得罪于上下

畢云孔疏作未  
知獲展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

敢赦簡在帝心

論語集解包咸云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何晏云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案論語作帝臣不蔽何氏以爲指桀與此義不合非也僞湯詩云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天帝之心孔傳云善惡也畢云皆與孔書微異

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

孔安國云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舉書治要引尸子緯子篇云傷曰朕身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朕身

受之帝王世紀云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及萬方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並於此文

小異畢云俱與孔書微異孔安國注論語有罪不敢故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云墨子云湯誓其詞若比國語周語內史過引湯誓云予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詒讓案

僞湯詩云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孔傳云在予一人自責化不至無用爾萬方言非

所及即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詞說于上帝

鬼神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斷其手以身爲犧牲用

祈福于上帝與此文合則湯說即禱桑林之辭也

御覽八十三引尸子及帝王世紀說與呂略同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

湯取法焉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爲然

誓命依上文當作禹誓漢書藝文志禹作命顏注云古禹字此書多古字蓋亦作命與命相似而譌校者不悟

又移作誓下途與上文不合矣

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

不偏蘇云見書供範篇四不字作無茲釋周詩或有據詒讓案供範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

至公篇引書無並作不與此同古詩書亦多互稱戰國策秦策引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即逸周書大武篇所云遠宅不溥可以互證

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

蘇云詩大東篇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下無兩之字詒讓案親土篇云其直如矢其

鄭箋云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也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其如砥矢之平小人又皆視之共之無怨孟子萬章篇

引詩砥亦作砥字通趙注云砥平矢直視比也周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案底道誠本作底僞說文

山居也下也二字迥別今經典多互譌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正

正與均

分。貴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臣氏春秋高義篇高注云阿私也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

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

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乎。

蘇云忠當作中讀去聲戴云中當訓為得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為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為

親度者。亦欲入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蘇云意讀如抑下文亦然以說觀之。即

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

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愛利上當有以字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俞云惡下脫賊字當據上文補

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

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者。之交孝子猶上字畢云一本作偶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

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為遇。遇當為愚同聲假借字畢云一本作偶而不足以為正乎。姑嘗

本原之。舊本說此字今據道藏本補先王之所書。所字疑衍尙同中篇云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三是其證大雅之所道。曰。無言

而不讎。無德而不報。大雅抑毛傳云能用也鄭箋云教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蘇云大雅史篇無兩而字投我以桃。報

之以李。鄭箋云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投猶擲也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

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舊本兼作愛誤今據道藏本正意以為難

而不可為邪。嘗有難此而可為者。昔荆靈王好小耍。畢云舊作腰非當靈王身。荆

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據而後與。畢云固一本作提詒讓案固據屬下讀說文手部云據杖持也別本蓋讀一握句非扶垣而後

行。故約食爲其難爲也。

俞云其當作甚下二句並同甚難爲卽至難爲也下文曰是故約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難爲也是其證

然後爲而靈

王說之。

後疑當作衆中篇云若荀君說之則衆能爲之是其證下並同

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

論當作淪下並同爾雅釋言云淪變也言世未變而民俗已爲

之移也非論上篇云此世未易民未踰在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又中篇云此世不踰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又下篇云此世不踰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改俗此云未踰於世猶彼云世不踰也 卽

求以鄉其上。

鄉與向字通

昔者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二年以其知爲未足

以知之也。

詩云上知字當讀如智

焚舟失火。

舟疑當作內詳上篇

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

廣雅釋詁云偃偃也儀禮鄉射禮鄭注云

偃猶仆也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王云有字文義不順有當爲者字之誤也中篇曰士聞鼓音破

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

退上疑脫不字謂士爭進前赴火雖止不鼓而仍不肯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顛矣。顛當讀爲

篇云以譚其衆顛譚並與譚同畢云玉篇云顛動也言其驚畏故焚身爲其難爲也。

其亦當作甚然後爲之。

越王說之。

畢云上之字據

前後文當爲而

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鄉上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

苴祖字通猶中篇云惡衣

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

左閔二年傳衛文公大布之衣杜注云大布粗布淮南子齊俗訓許注意同

牂羊之裘練

帛之冠。

二句中篇同

且苴之屨。

畢云且當爲粗王云且苴卽粗蠶粗蠶食胡反粗才戶反廣雅釋詁粗蠶太也秦王說是也春秋繁露俞序篇云始於蠶粗終於精微晏子春秋諫下篇

云緼密不能麗宜論衡量知篇云夫竹木蠶宜之物也說文角部云犄角長貌讀若蠶捕與且苴並聲近字通

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爲其

難爲也。

其亦當作甚

然後爲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鄉其上

也。是故約食焚舟苴服。

焚舟依上文當作焚身

此天下之至難爲也然後爲而上說之未

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卽求以鄉其上。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

舊本說愛

交相三字今依王校補

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爲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

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為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

蘇云於就當作就於案於就不誤蘇校非

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

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為人君必惠，為人臣必忠，為人父必慈，為人子必孝。

為人兄必友，為人弟必悌。

學云當為弟此俗寫

故君子莫若欲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

友兄悌弟。

王云皆欲為惠君忠臣云云若上不當有莫字蓋涉上文莫若而衍

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

當若猶言當如詳尚同中篇戴云若字疑之字誤非

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 墨子閒詁卷五

非攻上第十七

淮南子犯論謂高注云非猶讓也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

畢云說文云園所以樹某種菜曰圃

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

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殺梁成五年施寧注云攘盜也其不義又

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

依下文當有苟虧人愈多五字

其不仁茲甚茲古今字詳

向同上篇

罪益厚至入人欄廐

欄即欄之借字說文門部云欄門也廣雅釋室云欄牢也畢云說文無欄字玉篇云木欄也

取人馬牛者其

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

依上下文此句疑不當有仁字

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

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

畢云拋讀如終朝三捨之捨陸德明易音義云欄鄭本作捨徒

可反拋即捨異文王云也即拋字之誤而衍者詒讓案說文手部云捨與也淮南

子人間訓云秦牛缺徑於山中而遇盜捨其衣被許注云捨奪也拋即捨之俗

又甚入人欄廐取人牛馬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

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

畢云舊說此字據後文增

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

大爲攻國

畢云據後文云大爲不義攻國

則弗知非畢云知一本作之舊脫非字據後文增案道藏本季本並不脫

從而譽之謂之義此

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可舊本作何畢云一作可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

荀子正論篇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

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

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

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

舊本知作之下又衍而字畢云一本無而字是王云之當爲知俗音知之相亂故知誤爲之上文皆知而非之正與弗知非相對且上下文皆

作弗知非則之爲知之誤明矣案王校是也今據正

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

王云情誠通用故書其言以

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

奚說言何辭以解說也畢云奚說猶言何樂失之

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

依下文則下當

有必字人下當有焉字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

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

舊本不知下衍而字今據王蘇校刪

從而譽之。謂之義。

畢云舊之謂二字倒一本如此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

舊本可上脫此字又謂誤爲畢云一本作謂是案道藏本可上有此字爲正作謂今據補正季本謂亦不

誤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

也字疑衍

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

政之。不過失。

情亦與誠通下並同王云古者當爲今者說見尙賢篇譽上有毀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尙同篇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其證過失下有脫文下文曰今

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

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

論語學而篇云告諸往而知來者

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毋興起。

徒舊本誤徒今據道藏本正唯

毋毋語辭詳尙賢中篇

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

則廢民穫斂。

此下依上文或當有此不可以春秋爲者也句

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

可勝數。今嘗計軍上。

嘗猶試也下同上字誤疑當作出國策齊策云軍之所出矛戟所鏃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失之大半

竹箭羽旄幄幕。

畢



說文云木榷榷也。榷當从木。始讓案。榷節榷下。籒作屋。此俗。甲盾撥劫。史記孔子世家索隱云。撥音伐。謂大

作周禮。募人鄭注云。在旁曰。誰在上曰。募四合象。宮室曰。榷。往而靡弊。腑冷不反者。畢

去之字多。互爲借。或傳籒法。爲作。而此動。爲作劫。可以互證。說文刀部云。刃刀把也。即禮記少儀之拊也。刀把或以木爲之。故有靡撥。靡撥之患。往而靡弊。腑冷不反者。畢

往舊作住。一本如此。附即。腐字異文。冷。耀音相近。當爲。耀。說文。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

與下當依下。其列住碎折靡弊而不反者。列住二字。誤畢以意改。仍住。蓋以往。屬下爲句。與上文

文補其字。其往則碎折靡弊而不反者。十一字。句今。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

本往。誤住。則。爲。列。又。倒。其。文。後。不。可。謂。耳。而。不。反。者。王。云。下。往。字。涉。上。往。字。耳。

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糧食輟絕而不。王。云。下。往。字。涉。上。往。字。耳。

繼。畢。云。根。俗。玉。篇。云。根。同。禮。治。讓。案。周。禮。人。凡。邦。有。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鄭。注。云。行。道。曰。糧。謂。糧。也。

止。居。曰。食。謂。米。也。孟。子。梁。惠。王。篇。云。師。行。而。糧。食。餓。者。弗。食。勞。者。弗。息。趙。注。云。行。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

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王。云。食。飯。當。爲。食。飲。之。誤。食。飲。不。時。見。下。篇。

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

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后與後字通。王。制。云。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鄭。注。云。絕。無。後。爲。之。祭。主。者。卽。此。義。洪。云。后。當。作。石。卽。祫。字。省。

文左氏昭十八年傳。史。記。禮。主。祫。于。周。廟。杜。預。注。祫。廟。主。石。卽。說。文。祫。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示。从。石。石。亦。聲。案。洪。說。未。據。亦。不。可。勝。數。國。家。發

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爲爲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

之利。故爲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

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雜守篇云。率萬家而城方三里。孟子公孫丑篇亦云。三

之郭。又作五里。之城。五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

於千。然後二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兼之國。虛數於千。畢。云。虛。據。字。正。文。俗。从。土。

始讓案虛下疑說城字下文云以爭虛城

不勝而入

人以意改

廣衍數於萬

辭曰衍廣大也

不勝而辟

畢云此闕字之假音入辟

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

王云王民二字義不可通當是土民之誤土民與土地對文下文王民同

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為政若

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戰者言曰

言一本如此

南則荆吳之王

吳當作越墨子時吳已亡故下文以夫差亡吳

事為戒不宜此復舍越而舉吳也下篇云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節葬下篇云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皆其證也

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

下之時其土城之方

舊說地字今據道蘇本補

未至有數百里也

人徒之衆未至有數十萬

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

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

當攻戰而不可為也

俞云不可為也當作不可不為也方與上文語意相屬此是飾攻戰者之言非子墨子之言也今脫不字意不可通案下文云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則此文

當作故當攻戰而不可非也俞校未塙

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

之藥人之有病者然

句

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

藥之。畢云祝謂祝由見素問或云祝藥猶言注藥非一本無祝字非也案畢說非也周禮瘍醫掌腫瘍潰瘍金

瘍折瘍之祝藥鄭注云祝當為注讀如注病之注療之誤也注謂附著藥彼祝藥為劍瘍附著之藥比下文云食則與彼義異畢云祝由又與此書及周禮義並

不合不可信也。惠士奇謂祝藥猶行藥亦未知是否。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

之非行藥也。

蘇云食者多而利者少則非常行之藥

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

國於天下。尚者以耳之所聞

畢云尚同上

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

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

畢云今山東莒州

其為國甚小。聞於大國之間。

不敬事於大。大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壤地

國策齊策云莒恃越而滅

與此 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聞者。以是攻戰也。杜預春秋釋例

云莒國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與期於莒十一世莒平公方見春秋共公以下微弱不復見四世楚滅之蘇云史記云楚簡王元年北伐滅莒據此則莒實為齊滅故其地在戰國屬齊詒讓案戰國策西周策云邾莒亡於齊亦其證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間者。左傳魯哀公十七年楚滅陳史記管蔡世家蔡侯齊四年楚惠王滅蔡按在真定王二十二年

亦以攻戰雖北者且不一著何。道藏本如此舉本作中山諸國文四字舊作且一不著何五字一本如此史記趙世家中山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

表作四年元和郡縣志云定州戰國時為中山國中山之地方五百里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今直隸定州是蘇云中山之亡當魏文侯世墨子與子夏子門人同時此事猶當及見之畢引史記趙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非是詒讓案中山初滅於魏後滅於趙詳所染篇然此中山諸國四字乃後人脫改實當作且不著何四字舊本作且一遺蘇本作且不一並衍一字且疑祖之借字國語晉語蘇公田見翟祖之氣韋注云翟祖國名是也不著何亦北魏國周書王會篇云不屠何青熊孔晁注云不屠何亦東北夷也管子小匡篇敗胡貊破屠何尹注云屠何東胡之先也劉超通鑑外紀周惠王三十三年齊桓公救燕破屠何屠著聲類同不著何即不屠何也又王會伊尹獻令正北有且略約胡且略即此且及左傳翟祖約胡亦即不屠何約不胡何並一聲之轉不屠何漢為徒河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奉天錦州府錦縣西北相據國語為晉獻公所滅所在無考 其所以亡

於燕代胡貊之間者。貊貉之俗詳兼愛中篇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

人情欲得而惡失。古者亦當從王校作今者說見前情與誠通詳非攻下篇欲安而惡危。畢云欲舊作故以意改故當攻戰而

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

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若

古者吳闔閭哉。闔左傳昭二十七年作廬字通詳所染篇古者吳闔閭教七年。畢云按史記闔閭九年入郢吳越春秋云九年十月楚二師陳於柏

舉即比是也俞云 奉甲執兵奔二百里而舍焉。呂氏春秋簡選篇云吳闔閭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為前陳此云奉甲執兵奔三百里

而舍即多力利趾者也俞云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即教士之法乃古所謂武卒者荀子論兵篇魏氏之武卒以皮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鞬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

其戶利其田宅今據墨子 次往林出於冥隘之徑。左傳定四年吳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

之言則闔閭先有此法矣

塞大陵直隸冥阮釋文云阮本或作隘杜注云三者漢東之隘道案此冥隘即左傳之冥阮史記蘇秦傳云塞  
阮亦即此集解引徐廣云酈江夏酈縣注林地無考以左傳校之疑當作淮納淮注形近納篆文作納與林亦相  
近因而致誤集云淮南子地形訓作麗阮高誘曰麗阮今宏農屬他處是也則在今河南永寧縣史記魏世家曰蘇  
攻冥阮之塞集解云徐廣曰或以爲江夏酈縣又杜預注左傳云漢東之隘道括地志云石城山在申州鐘山縣  
東南二十一里魏攻冥阮即此山呂氏春秋淮南子氏春秋淮南子九塞此其一 戰於柏舉 事見春秋定四年經柏舉杜注  
也王海在信陽軍東南五十里今在河南信陽州東南九十里 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 蘇云  
云柏舉楚南郢邑舉云在今湖北麻城縣元和郡縣志云麻城縣屬頭 及魯  
山在縣東南十八里舉水之折出也春秋吳楚戰於柏舉即此地也

二字誤倒魯字屬上句及字屬下句也案蘇校近是左傳闕閏時無 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齊舍於  
宋魯朝吳事疑因哀七年夫差會魯於鄆徵宋魯百牢事傳會之

汶上戰於艾陵 見春秋哀十一年經舉云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史記 大敗齊人而葆之大  
吳大信世家云夫差七年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至緡

山 蘇云大山即泰山篇中大多是也 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 舉云史記索隱云韋昭云三江謂松江  
大魯間篇齊太王作大王是也 錢塘江浦陽江史記正義云顧夷吳地

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奔松江爲三江語讓案漢書地理志云  
會稽郡吳南江在南東入海毗陵北江在北東入海丹陽縣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此即書禹貢周禮

職方氏揚州之三江也國語越語云吳之與越也三江環之韋昭別據松江浙江浦陽江爲壽即張守節所引是  
也水經河水歸注云松江至太湖東北流運七十里紅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

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此與顧夷說同要皆非古之三江竊謂禹貢中江北江並於吳境入海南江入海又兼涉  
越境則三江下流自足環吳越水經注又引郭璞云三江者岷江松江也此即據禹蹟下流言之近代胡僧

金榜並援以說越語之三江最爲確 而葆之會稽 左傳哀元年吳王夫差敗于越夫椒登入越越子甲  
當畢致之未審五湖詳前兼愛中篇 稱五千保於會稽杜注云上會稽山也在會稽山陰縣

南葆保字通會稽山詳前兼愛中篇 九夷之國莫不賓服 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王  
篇舉云今浙江山陰會稽山 制孔疏云九夷依東夷傳九種曰昧夷於夷方

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李巡注爾雅云一日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飾五曰粵夷六曰索家  
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案王制疏所云皆海外遠夷之種別此九夷與吳楚相近蓋即淮夷非海外東夷

也書敘云成王淮夷夷徐踐奄韓非子說林上篇云周公旦攻九夷而商蓋伏商蓋即商奄則九夷亦即淮夷故  
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成王立勝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虛於東夷周公使以師逐之至於江南又樂

成篇云翁向有管叔禁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高注云東夷八國附從二叔不聽王命周公居攝三年伐  
奄八國之中最大者在尙書餘七國小又先服故不載於經也案東夷八國亦即九夷也春秋以後蓋臣屬楚天

越三國戰國時又專屬楚說苑君道篇說越王句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九夷淮南子齊俗訓云越王句踐霸天  
下加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戰國策秦策云楚苞九夷方千里魏策云張儀曰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霸越

下加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戰國策秦策云楚苞九夷方千里魏策云張儀曰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霸越

死文選李斯上秦始皇書說秦伐楚苞九夷制鄒鄂李注云九夷屬楚夷也若然九死實在淮泗之間北與齊魯接壤故論語子欲居九夷參互校覈其疆域固可考矣於是退不能賞孤

說文子部云孤無父也月令立冬賞死事恤孤寡鄭注云死事謂以國事死者孤寡其妻子也施舍羣萌畢云此假字之假音詒讀按尙賢中篇云四器之萌人舍予聲近字通施舍猶賜予也左昭十三年

傳云施舍寬民又云施舍不能杜注云施舍猶云布恩德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志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

不成國語吳語說吳王夫差云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韋注云姑蘇臺名在吳西近湖按國語以築姑蘇為夫差事與此書正合畢云史記集解云越絕書曰闔閭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顏師古注漢書伍被傳云吳地記云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三十五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蘇云罷里今江南蘇州府治詒讀按越絕以姑蘇為闔閭所築疑誤

越王句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讎入北郭徙大內王云徙大內三字義不可闕大內嘗為大舟隸書舟字或作舟與內相似而誤吳語越王句踐襲吳入其郭焚其姑蘇徙其大舟韋注曰大舟王舟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亦作徙其大舟案王說是也吳語韋注曰郭郭也徙取也此吳十二年越入吳事與二十年圍吳事不相

併此類舉之耳圍王宮國語吳語云越師入吳國而吳國以亡左傳哀二十一年十一月越圍吳二十二年十一月越滅吳昔者

晉有六將軍大將軍即六卿為軍將者也春秋時通稱軍將為將軍韋文六年傳云晉使狐射姑為將軍是也淮南子道應訓云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又人間訓云張武為智伯謀曰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許注云六將軍韓趙魏范中行智伯也而智伯莫為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

以抗諸侯以為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車舟之衆王云皆當

為比天志篇比列其舟車之卒是其證下篇皆列同接王說是也又舊本列下說其字王據上句補今從之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為既已

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慈字疑衍中行氏即荀氏范氏即士氏左傳定十三年晉逐荀寅士吉射乃知伯瑤祖文子驪事此及魯問篇並顯舉不復折別淮南子

人間訓亦謂張武為智伯謀伐范中行滅之弁二家以為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事在魯悼公十五年及

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唇亡則齒寒戰國策趙策淮南子人間訓並以此為張孟談說韓魏之君語

嚴梁傳二年傳虞宮之奇曰語曰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朝從之畢云我舊作唇亡則齒寒左傳五年傳語作諺

吾一本如此

詩曰魚水不務。

務疑當讀為驚東魏松陽寺碑朝野傾務驚字通淮南子主術訓云魚得水而驚高注云驚疾也又或當作碎即碎之省

陸將何及乎。

王云陸將

何及乎不類詩詞乎字蓋後人所加蘇云此蓋逸詩

是以二主之君一心戮力。

畢云戮勳辟門除道同開

奉甲與

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

畢云事俱見韓非子

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

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

蘇云

語篇云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太公金匱陰謀有武王鏡銘云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二書所云與此合蓋古語也諺讀秦國語吳語云申胥曰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

今以攻

戰為利則蓋嘗鑒之於智伯之事乎。

畢云蓋同益

此其為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

矣。

### 非攻下第十九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哉。

舊本稅哉字王云天志篇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今據補

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

舊本作譽王引之據下改與是也今世之

蘇云下譽當作與讀平聲

意亡非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

與。

王引之云意與却同亡與無同皆詞也非命篇曰不誠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蘇說同

畢云舊愚之一二字倒以意移

將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

同意者。

畢云意舊作

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兼。

俞云免字衍文

天志篇云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并無免字可證

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

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知者之為

天下度也。必順慮其意而後爲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戴云

當說則字案或說未境速通成得其所欲疑當作遠邈咸得其所欲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畢云知是故古

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反當作交二字形近詳七惠篇此謂與大國交相說下文云以此效大國則小國之君說交效字通一天

下之和。總四海之內。句焉率天下之百姓。戴云焉猶乃也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洪

左氏襄十三年傳小人農力以事其上管子大匡篇耕者用力不農有罪無赦廣雅釋詁農勉也利人多，功故又大。戴云故即功之衍文蓋功一本作攻因誤爲故而寫者合之耳

是以天賞之，鬼富之。畢云鬼舊作愚以意改人譽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

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

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伍。皆亦當作比詳上篇於

此爲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

木，墮其城郭。說文冒部云敗城冒曰墮祭文作墮墮即墮之變體左傳信三十二年杜注云墮毀也畢云墮一本作墮以涇其溝池。畢云涇塞之攘

殺其牲牷。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祭祀之牲牲鄭注云六牲謂牛馬羊豕豕犬雞牲體完具鄭衆云牲細色燔潰其祖廟，

不相關燔潰當爲燔燔其祖廟，擄殺其楨榦，文異而義同也。勁殺其萬民。左傳定四年杜注云勁取其首史記陳涉世家索隱引三蒼郭璞注云勁刺也下文云刺殺天民與此義

覆其老弱。選周書周祝篇孔注云覆滅也遷其重器。孟子梁惠王篇文同趙注云寶重之器卒進而柱乎鬪。戴云柱

同畢云勁日，死命爲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爲下，又况失列北撓乎哉。罪

死無赦。舊本失作先故作殺王云先列二字義不可通當是失列之誤謂失其行列也罪死無殺義亦不可通當作罪死無赦此涉上下文殺字而誤畢本撓作撓云北謂奔北也北之言背馳撓之言曲行謂

曰。繞。案王校是也。今据正。繞。俗字。据道藏本。正國語吳語章注云。軍敗奔走曰北。左成二年。傅師徒。繞。敗杜注云。繞。曲也。

以譚其衆。舉云。說文。王。無。譯。字。古。字。言。心。相。近。即。譚。字。按。墨。說。是。也。國。語。周。語。章。注。云。譚。懼。也。國。策。秦。策。云。王。之。威。亦。譚。夫。無。兼。國。覆。軍。漢。書。貨。殖。傳。注。孟。康。云。無。發。聲。助。也。案。無。與。唯。無。辭。意。同。蘇。云。無。疑。當。作。務。非。

萬民以亂聖人之緒。廣雅釋詁云緒業也意將以為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殺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王云。剝。與。振。義。不。相。屬。振。當。為。振。字。之。誤。也。說。文。剝。裂。也。廣。雅。振。裂。也。曹。意。音。必。麥。反。是。剝。振。皆。裂。也。故。曰。剝。振。神。位。自。刺。殺。天。民。以。下。皆。以。四。字。為。句。今。本。作。剝。振。神。之。位。之。字。涉。上。文。取。天。之。人。攻。天。之。邑。而。衍。攘。殺。其。犧。牲。其。字。亦。涉。上。文。讀。殺。其。牲。檢。而。衍。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為。利。鬼。乎。夫。殺。之。人。舉。云。舊。作。神。据。後。文。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則。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為。利。人。乎。夫。殺。之。人。為。利。人。也。博。矣。戴。云。殺。下。脫。天。字。俞。云。博。疑。當。作。博。言。殺。人。以。利。人。其。利。亦。薄。也。若。作。博。字。則。不。可。通。案。俞。校。是。也。此。疑。當。作。夫。殺。人。之。為。利。人。也。薄。矣。與。上。文。不。同。戴。說。非。又。計。其。費。此。為。周。生。之。本。王。云。周。字。義。不。可。通。周。當。為。害。財。者。生。之。本。也。用。兵。而。費。財。故。曰。害。生。之。本。錄。書。害。字。或。作。自。與。周。相。似。而。誤。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為。不。利。者。也。曰。將。不。勇。士。不。分。舉。云。同。念。始。讓。案。分。疑。奮。聲。近。段。借。字。兵。不。利。教。不。習。師。不。衆。率。不。利。和。俞。云。率。讀。為。將。率。之。率。利。即。威。不。圍。圍。與。疆。圍。義。同。逸。周。書。說。法。篇。云。威。德。剛。武。曰。圍。孔。注。云。圍。繫。也。害。之。不。久。害。疑。當。作。圍。形。近。而。誤。爭。之。不。疾。孫。之。不。強。孫。無。義。疑。當。作。係。國。語。吳。語。章。注。云。係。刺。也。蓋。謂。係。繫。民。人。植。心。不。堅。與。國。諸。侯。疑。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贏。矣。偏。具。此。物。舉。云。偏。當。為。偏。王。云。古。多。以。偏。為。偏。不。煩。改。字。非。儲。遠。施。周。偏。公。孟。偏。檀。弓。二。名。不。偏。諱。大。戴。記。勸。學。篇。偏。與。之。而。無。私。魏。策。偏。事。三。晉。之。史。漢。書。禮。樂。志。海。內。偏。知。上。德。皆。以。偏。為。偏。又。儀。書。郊。祀。志。其。辭。以。方。偏。諸。侯。張。良。傳。天。下。不。足。以。偏。封。張。湯。傳。偏。見。貴。人。史。記。並。作。偏。若。諸。子。會。中。以。偏。為。偏。者。則。不。可。枚。舉。漢。三。公。山。碑。與。雲。膚。寸。偏。用。四。海。亦。以。偏。為。偏。然。則。偏。之。為。偏。非。傳。寫。之。譌。也。而。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失。卒。舉。云。一。而。百。本。作。足。



姓易務也。今不當觀其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興師。君子此下有稅字疑當云君子數百庶人

也。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

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紝。畢云說文云紡網絲也。績織也。

織作布帛之總名也。絰機績也。絮或字。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馬之罷弊也。

幔幕帷蓋。說文中部云幔幕也。廣雅釋器云幔帳也。幕帷中篇。三軍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

爲序疏矣。序疏二字義不可通。疑當爲厚絲皆形之誤。厚絲言多餘也。孫子作戰篇國之貧於師者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弓戟楯矛櫓丘牛大車

十去其六此說與彼略同。然而又與其散亡道路。道路遼遠。疑衍道路二字說文彙部云遼遠也。糧食不繼。饑食

飲之時。畢云王逸注楚辭云傑住也。楚人名住曰傑。王云傑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未詳之時當爲不時。食飲不時與糧食不繼對文。俞云傑卽傑字。張璠碑購正之傑是也。昭四年左傳爾未際。孟子萬

章篇政問交際何心也。杜預趙岐注並曰際接也。疑墨子原文本作糧食不繼。不繼卽不接也。與中篇所云糧食絕而不繼文異義同。後人不達傷字之義。据中篇改爲不繼而寫者。用存之。遂作不繼。係耳。案王俞說近是。

廩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者。王云廩役二字義無所取。當爲廩役之誤。宣十二年公羊傳廩役廩養死者數百人。是其

證。不可勝計也。此其爲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

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若

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倍其國之衆。而未能食其地也。食謂治田以耕者。周禮

師云。經故其田野辨其可食者言。四國荒土多民不能盡耕之也。是人不足而地有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

賊也。然則是虧不足而重有餘也。重舊本譌動道。蘇本作重。與中篇合。今据正。今選夫好攻伐之君。舊本

選作選。洪云。明鬼下篇。逮至昔三代文。與此同。選當是選之譌。選逮古字。通用。蘇云。選當是選字之譌。王逸注楚辭云。假假也。則假夫猶假人也。案供說是也。今据正文云。期且夫好攻伐之君可選。又飾其

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爲不義畢云以攻伐之據後文當云子以攻伐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

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爲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

類未明其故者也大取篇云辭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荀子非十二子篇揚注云類謂比類彼非所謂攻謂誅也依下文謂上亦當有所字

說文言部云誅討也謂討有罪與攻戰無罪之國異舊本者下有有字王云卽者字之誤而昔者二苗大亂衍者今據開元占經太平御覽引刪天命殛之日

妖宵出日妖不可誦日變當爲有之攝下云婦妖宵出有鬼宵吟誦鑑外紀雨血三朝開元占經三引大公金匱

云有苗時天龍生於廟大哭乎市舊本悅於字又大作大王云龍生廟當作龍生于廟方合上下句大當爲犬大哭乎市與龍生于廟對文開元占經犬占引墨子曰三苗大亂大哭于市太平御覽獸部十七引

畢子曰昔三苗大亂龍生于廟犬哭于市皆其證案王校是也今據正銅鑑外紀引隨巢子汲冢紀年云青龍生

廟畢曰太平御覽引此云二苗欲滅時地震泉湧五穀變化民乃大振畢云同震高陽乃命

玄宮畢云舜高陽第六世孫故云王云此當作高陽乃命禹於玄宮下文禹征有苗正承此文而言又下文天乃命湯於鑿宮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脫禹於二字則文義不明詒讓案藝文類聚符命部引隨巢子云天

命夏禹於玄宮有大神人面鳥身云云則非高陽所命也此文疑有畢云把文選注禹親把天之瑞令畢云把文選注

瑞以玉爲信也詒讓案令文選東京賦李注引作命說文手部云把握也未詳疑當爲雷電轉振雷電轉振雷電轉振雷電轉振雷電轉振以征有苗四電誘祗爲四誘誘振祗形並相近詩韓勃字爲田又說

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人面鳥身之神卽明鬼下篇秦穆公所見之句芒也若瑾以侍義不可燭若瑾疑奉瑾之

書無逸云治民祗懼史記魯世家祗作震是其證也人面鳥身之神卽明鬼下篇秦穆公所見之句芒也若瑾以侍義不可燭若瑾疑奉瑾之

觀若鐘鼎古文作崇奉祭文作類二形相似珪瑾亦形之誤儀禮禮記方明六玉云東方圭周禮大宗伯禮四方玉云東方以青圭白虎通義文質篇云珪位在東方是珪於方位屬東句芒亦東方之神故奉珪魯國語晉語

說西方之神尊收執鐵矣或云瑾當作璜於形亦近但于四方之王不合蓋文類聚符命部引微也言三苗之後世衰微也隨巢子云有大神人面鳥身降而福之司稷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天疑卽指此事拾矢有苗

之祥疑當作將將或謂作將與祥形近而誤苗師大亂後乃遂幾微也言三苗之後世衰微也禹既已克有二苗句焉磨爲山川別物上下王云焉字下屬爲句焉猶於是也乃也下文

傷焉敢奉率其衆武王焉襲湯之緒義並與

此同又云磨字義不可通磨當爲磨磨與歷通周官塗師注曰磨者適歷中山經歷石之山郭注或作磨史記高祖功臣侯表磨簡侯程黑漢表作歷秦申君傳漢磨之北新亭善謀篇作歷樂轉傳故難反乎磨室燕策作歷歷之言辭也大戴五帝德篇曰歷離日月星辰是歷與離同義淮南精神篇曰別爲陰陽離爲八極然則磨爲山川亦謂離爲山川也離與磨皆分別之義故曰磨爲山川別物上下世人多見磨少見歷故書傳中磨字多磨作磨史記及山海經注磨字今本皆磨作磨又逸周書世俘篇伐磨楚策遠自棄于磨山之中今本亦磨作磨顏氏家訓勉學篇曰太山半肅讀世本容成造磨以磨爲確磨之磨則以磨爲磨自古已然矣 卿制大極 畢云說文云磨章也詒讓案疑當爲卿制四極卿與磨形近四篆文作介與大篆文亦近故互譌卿即磨之省爾雅釋地云東至于秦遠西至於郿國南至於潁鎡北至於視栗謂之四極郭注云皆四方極遠之國

而神明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還至乎夏工桀 畢云文選注引舊本作還王云還字義不可通或曰還即旋字案馮疑相去甚遠不得言旋至乎桀還當爲還還與建同建及也還與還字形相似而誤下文還至乎商王紂同又云還之誤爲還猶錄之誤爲饒漢書律歷志丙午還師今本誤作還中庸所以建賤也釋文建作還哀十四年公羊傳租 天有轄命 畢云轄當是誥字詒讓案結疑當

之所遠聞也漢石經建作還案王說是也供說同今據正 易釋文引孟喜云轄亂也謂五告之甚也白虎通義號篇云磨者極也磨臨 日月不時寒暑雜至 易釋文引孟喜云轄亂也謂五字亦通一切經音義云誥古文借磨爲三形 寒暑錯亂而至失其恆節 五穀焦死 史記龜策傳說桀紂云天數枯旱 鬼呼國 王云呼下當有於字方合上下句法詒讓案 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 御覽八十三引帝王世紀亦云鬼呼於國 鵲鳴十夕餘 鵲舊本作鶴盧云鵲字未詳若作鵲與鶴同案盧說是也慎菴本季本並作鵲今據改鶴字唐姚元景造象記作鵲楚金禱師碑作鵲並俗書鵲變通鐘外紀夏紀云鵲鳴于國十日十夕不止即

本此文通志夏紀制作鵲疑誤 天乃命湯於鑊宮 畢云舊脫天字據文選注增鐘文類聚引作羅文選注作鑊字自紀制作鵲疑誤 蘭云鑊宮即孟子牧宮天乃命湯于鑊宮往而誅之即天誅造攻自牧宮也案孟子萬章篇注云牧宮築宮似與此鑊宮異王說未瑋 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

而誅之必使汝堪之 畢云文選注藝文類聚引作哉此錢字之假音說文云錢殺也爾雅云堪勝也案夏德大亂以下四句文義與下文重複疑校書者附記異同途與正文淆混 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 王引之云焉猶乃

此數語畢所校乃下文之異文也 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 也言湯既受天命乃敢伐夏也王紹蘭 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 陰疑降 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 云焉之爲言於是也 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 陰疑降 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 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火 畢云隆疑作降言命祝融降火王云降與隆通不煩

改字詳向賢中篇詁讓案國語周語內史過說夏亡回祿信於聆陸韋注云回祿火神聆陸地名左昭十八年傳鄭災種火於玄冥回祿孔疏云楚之先吳回為祝融也詩邶風靜女篇俟我于城隅

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備城門篇云城四面四隅皆為高厓漸考工記匠人城隅之制湯奉祭

衆以克有蘇云有下屬諸侯於薄禮記經解鄭注云屬猶合也畢云此作薄是也管子地數云湯有七十里之薄周書殷祝解云湯放桀而復薄荀子巖兵云古

者湯以轉武王以濟呂氏春秋云湯嘗拘于鄆薄皆作薄地理志云河南偃師尸鄉殷湯所都是今河南偃師也

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梁國穀孰為南亳即湯都也括地志云宋州穀孰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編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為名河南偃師為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從

亳之又案薄惟孟子作亳非正字也亳京兆杜陵亭見說文別有亳王號湯在今陝西三原縣地名不同薦章

天命爾雅釋詁云薦也儀禮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

以誅桀也選至乎商王紂選舊本亦作選今依王校正詳上畢云文天不序其德王云序順

順紂之德非樂篇引湯之官刑曰上帝不順是也爾雅曰順敘也敘與序同法言問神篇曰事得其序之謂訓訓與順同周語曰周旋序順序亦順也逸周書序曰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俞云序乃享字之誤莊子則陽篇隨序之相理釋文曰序一本作享是其例也天不享其德文義甚明字誤

作序不可通矣案俞說是也俞賢中篇云則曰天鄉其德鄉亦與享通史記龜策傳說桀紂云兼夜中有祝十日雨土于薄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毫假音字詒讓案李淳風乙巳占亦

以時舉也有祝十日雨土于薄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毫假音字詒讓案李淳風乙巳占亦

雨土千毫九鼎遷止有鬼宵出有鬼宵吟文選蘇子卿古詩李注有女為男天雨肉呂氏

嶺大篇說殷亡之妖云天雨血棘生乎國道國道謂道中九王兄自縱也王云兄與况同况益也言紂益自

傳曰况茲也茲與滋同益也晉語衆况厚之章注曰况益也無逸則皇自敬德漢石經皇作兄王肅本作况云况放縱也小雅常棣篇况况也承數毛

滋益用敬德大雅桑柔篇倉兄壞今召閔篇職兄斯引傳並曰兄茲也案王說是也顧說同蘇謂即微子出奔之事赤鳥銜珪畢云鳥太平御覽引作雀珪初學記引作書詒讓案太平御覽時序部引尚書中候云周文

殷者紂也宋書符瑞志同史記周本紀集解正義引尚書帝命論云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于鄧止于昌戶其書云敬勝怠者吉云云與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篇丹書文同與此異以上諸書並作銜書與初學記同呂氏春秋應同篇云文王之時赤鳥銜丹書集之周社亦與降周之岐社今本紀年帝辛三十二日天命此書降岐社事同疑皆一事而傳聞緣飾不免詭異耳年有赤鳥集于周社

周文王伐殷有國。

畢云太平御覽云命曰周文王伐殷事類賦云命伐殷也。

泰顛來賓。

蘇云孟子云大公避紂居北傅之濱闕文王作典曰盍歸乎來即來賓之

事也。秦頤與太公非一人。詳向賢上篇。

河出綠圖。

北堂書鈔地部引隨巢子云颯氏之與河出綠圖呂氏春秋觀表篇云綠圖輻薄從此生矣惟南子做真訓云至德之世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易緯

乾鑿度云昌以西伯受命改正朔布王號于天下受籙應河圖綠圖。

地出乘黃。

周書王會篇云白民乘黃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山海經海外西經同宋書符瑞志云帝舜即位地出乘黃之馬

劉賡稽璣引孫氏璣應圖云王者德御四方輿服有度秣馬不通所乘則地出乘黃惟南子云黃帝治天下飛黃服阜高注云飛黃乘黃。

武王踐功。

踐功履踐昨之誤。夢見二神

曰。畢云舊說此字据文。撰注藝文類聚增。

予既沈漬殷紂于酒德矣。

書微子我用沈酗于酒孔疏云人以酒亂若沈于水故以耽酒為沈也史記宋世家紂沈

通俗文云水浸曰漬。畢云漬藝文類聚引作漬。

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

畢云堪藝文類聚文選注引作堪。

武

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

攻在夫疑作當往攻之上文屢見往往之夫形近而誤攻字又誤移著乃下途不可通耳戴云在夫疑獨夫之誤非。

天賜武王。

黃鳥之旗。

畢云賜太平御覽引作錫北堂書鈔引隨巢子云天賜武王黃鳥之旗抱朴子云武王時與天給之旗詒讓案黃鳥之旗疑即周禮巾車之大赤亦即司常之鳥隼為旗考工記鞀人云鳥旗

七梓以象鷄火也。國語吳語謂之赤旗。曲禮云行前朱雀而後玄武。朱雀即指鳥旗言之。黃與朱色近。故赤旗謂之黃鳥之旗。大赤為周正色之旗。旒俗緣飾遂以為天錫之祥矣。

王既已克殷。

成帝之來。

周書商誓篇云武王曰予惟甲子克致天之罰。口口亦無致違大命。侯分紂之口口亦無致違大命。侯分紂之口口亦無致違大命。侯分

分主諸神。祀紂先王。

明鬼下篇云昔者武王之攻殷。謀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是其事也。

通維四夷。

維當作于上文說。揚云通于四方。

而天下莫不賓。

焉。襲湯之緒。

詩魯頌閟宮云繼禹之緒。毛傳云緒業也。王引之云言武王乃襲湯之緒也。

此即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

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

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熊麗。

畢云史記楚世家云麗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

曰熊。始討此睢山之閭。畢云討字當為封。睢山即江漢沮漳之沮。詒讓案史記楚世家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是始封楚者。為熊繹之孫。繹與此

書不同。梁玉繩云。麗是繹。祖雖為楚。望然則繹之前已建國。楚地成王蓋因而封之。非成王封繹始有國耳。

越王繫麋。

盧云即無餘也。繫舊作繫。非以意改。案畢本亦依盧校。今從之。史記周本

紀共王名釁。釁與此相類。無餘見。越絕書外傳記。增釁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字作余。同依盧校。釁即無餘。疑無餘本名無虧。左傳傳十七年。齊有公子無虧。越王名或與彼同。古語無長言之。或曰。釁無周禮。職方氏。幽州。鎮山醫。無閭醫。亦與釁音同。續漢書郡國志。遼東。屬國。無慮縣。有醫無閭山。是醫無閭。短言之。曰無慮。則無虧長言之。亦可云無釁。虧短言之。又云醫虧。虧餘亦聲相轉也。但無餘遠在夏世。而史記越世家。則謂句踐始為越。王史記正義引輿地志云。周敬王時。有越侯。夫。禪。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稱王。案允常為句踐父。漢書古今人表。亦云。越王允常。並與史記不同。此越王。或當是允常。亦未必能決定也。又案國語。世本。並以越為芊姓。則疑釁虧。或與許後。出自有據。史記越世家云。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會稽。以奉守禹之祀。吳越。春秋云。少康恐禹迹宗廟祭祀之絕。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水經。漸江水注云。夏后少康封少子杼於奉禹祠。為越。則與帝杼同名。疑誤。水經注又云。秦望山。南有嵯峨。嵯峨裏有大城。越王無餘之舊都也。故吳越春秋。句踐語范蠡曰。先君無餘。國在南山之陽。則鄞氏亦兼据越說矣。但此云。出自有據。古籍無微。國語。鄭語云。芊姓。夔。越與史記不同。吳語。韋注云。越王句踐。祝融之後。允常之子。芊姓也。又引世本云。越。芊姓也。漢書地理志。顏注引臣瓚亦据世本。明越非禹後大戴禮記。帝繫篇云。陸終產六子。其大曰季理。是為芊姓。季連產付。姁氏。付。姁氏。產穴。熊九世。至于渠婁。姁出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為無康。為句踐。王其中之名為紅。為鄂。王其季之名為疵。為成。章。王史記。楚世家云。熊渠立其長子康為句踐。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孔廣森云。婁。姁或當為夔。越即越。章也。成。章。字形之誤。論議。案以世本。帝繫。證之。則國語之說。不謂無微。左傳。二十六年。傳。婁子曰。我先王熊渠。漢書古今人表及史記正義。引宋均。樂緯注。並為熊渠。子。竊疑。夔。越。同。出。孔說。似可通。若然。此出自有據。或當云。出自熊渠。帝繫云。婁。姁。出自熊渠。也。渠。婁。姁。近古。通用。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尙邦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弁國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蘇云。墨子當春秋後。其時越方強盛。而晉尙秦方衰亂。故也。此可徵。墨子在孔子後。而未及戰國也。凡書中涉戰國時事者。皆其徒為之爾。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

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畢云。呂氏春秋。用民云。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于湯而三千餘國。戴云。當補國始足。今以弁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戴云。萬國有餘。當作萬有餘國。而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為不足也。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也。畢云。求一本。作來下同。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者。天

紀共王名釁。釁與此相類。無餘見。越絕書外傳記。增釁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字作余。同依盧校。釁即無餘。疑無餘本名無虧。左傳傳十七年。齊有公子無虧。越王名或與彼同。古語無長言之。或曰。釁無周禮。職方氏。幽州。鎮山醫。無閭醫。亦與釁音同。續漢書郡國志。遼東。屬國。無慮縣。有醫無閭山。是醫無閭。短言之。曰無慮。則無虧長言之。亦可云無釁。虧短言之。又云醫虧。虧餘亦聲相轉也。但無餘遠在夏世。而史記越世家。則謂句踐始為越。王史記正義引輿地志云。周敬王時。有越侯。夫。禪。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稱王。案允常為句踐父。漢書古今人表。亦云。越王允常。並與史記不同。此越王。或當是允常。亦未必能決定也。又案國語。世本。並以越為芊姓。則疑釁虧。或與許後。出自有據。史記越世家云。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會稽。以奉守禹之祀。吳越。春秋云。少康恐禹迹宗廟祭祀之絕。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水經。漸江水注云。夏后少康封少子杼於奉禹祠。為越。則與帝杼同名。疑誤。水經注又云。秦望山。南有嵯峨。嵯峨裏有大城。越王無餘之舊都也。故吳越春秋。句踐語范蠡曰。先君無餘。國在南山之陽。則鄞氏亦兼据越說矣。但此云。出自有據。古籍無微。國語。鄭語云。芊姓。夔。越與史記不同。吳語。韋注云。越王句踐。祝融之後。允常之子。芊姓也。又引世本云。越。芊姓也。漢書地理志。顏注引臣瓚亦据世本。明越非禹後大戴禮記。帝繫篇云。陸終產六子。其大曰季理。是為芊姓。季連產付。姁氏。付。姁氏。產穴。熊九世。至于渠婁。姁出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為無康。為句踐。王其中之名為紅。為鄂。王其季之名為疵。為成。章。王史記。楚世家云。熊渠立其長子康為句踐。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孔廣森云。婁。姁或當為夔。越即越。章也。成。章。字形之誤。論議。案以世本。帝繫。證之。則國語之說。不謂無微。左傳。二十六年。傳。婁子曰。我先王熊渠。漢書古今人表及史記正義。引宋均。樂緯注。並為熊渠。子。竊疑。夔。越。同。出。孔說。似可通。若然。此出自有據。或當云。出自熊渠。帝繫云。婁。姁。出自熊渠。也。渠。婁。姁。近古。通用。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尙邦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弁國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蘇云。墨子當春秋後。其時越方強盛。而晉尙秦方衰亂。故也。此可徵。墨子在孔子後。而未及戰國也。凡書中涉戰國時事者。皆其徒為之爾。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

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畢云。呂氏春秋。用民云。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于湯而三千餘國。戴云。當補國始足。今以弁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戴云。萬國有餘。當作萬有餘國。而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為不足也。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也。畢云。求一本。作來下同。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者。天

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傅子之爲馬然。傅畢本改傅云。傅子言傅舍之。

人王云畢說非也。傳當爲僮字之誤也。僮今童字也。說文童未冠也。魯語曰使童子備官史記樂書曰使童子備官。女七十人俱歌。宋世家曰彼狡童令玉篇曰僮今爲童。耕柱簾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也。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是其證。洪云傅子當是僮子之僞。方言燕齊之間。僮者謂之僮。後漢書杜篤傳李注引方言。僮養馬人也。案道藏本。季本作傅。王說近是。蘇校同傳。或當爲僮。僮俗作鴉。與傅形近。子僮子義同。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侯者。

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厥相聘也。世相朝也。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

王云之絕二字不詞。當是乏絕之誤。月令曰賜貧窮。振乏絕是也。委讀委輸之委。後漢書千乘真王伉傳。租委辭薄。注委謂委輸也。案王說是也。周禮小行人云若國凶荒。則令嗣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畢云共同供。以此効大國。則小國之君說。効亦讀爲交。此云交大國則不宜云小國之君說。疑小國亦當爲大國上文云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

必交大國之說。是其證。人勞我逸。則我甲兵強。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呂氏春秋義賞篇云賞重則民移之高。注云移也。

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攻當爲功之借字。量我師舉之費。以爭諸侯之斃。爭也。

序利焉。王引之云序利當爲厚利。據書厚字。或作序。序見漢州刺史度尙碑。又作序。見三公山碑。形與序相。似而誤。詩序厚人倫。釋文厚本。或作序。非荀子王霸篇榮紂即厚于有天下之教。鹽鐵論國病篇無。德厚于民。今本厚字。並譌作序。此言量我與師之費。以爭諸侯之斃者。則厚利必可得也。督以正。說文目明鬼篇曰豈非厚利哉。今本厚作序。則義不可通。俞云序亦享字之誤。案俞說是也。詳前。

察也。爾雅釋詁云督正。義其名。即上文云我以義名立于天下也。必務寬吾衆。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授字無義。疑當爲援。禮記備行鄭注云援猶引也。取也。則天下無敵矣。其爲下不可勝數也。蘇云句有脫字。當作其爲利天下不可勝也。

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巨務矣。

管子閒註 卷五 非攻下第十九 九七

畢云巨舊作臣以意改案顧校季氏本正作巨

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

王引之云今且今夫也

中情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爲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

也。今欲爲仁義。求爲上士。尙欲中聖王之道。

尙上字通

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

故當若非攻之爲說。而將不可不察者此也。

畢云舊脫下不字以意增王云不可不察者此也本作不可不察此者也此字指非攻之

說而言言欲爲仁義則不可不察此非攻之說也今本此者二字倒轉則與上下文今欲二字義不相屬矣節禁

篇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者此亦此者之誤尙賢篇故尙賢之爲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明鬼篇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可不察此者也此者二字皆不誤





# 墨子閒詁卷六

## 節用上第二十

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

墨云言利可倍

大之爲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

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用之費。

舊本稅用之費三字。王据下文及中篇補。

足以倍之。聖王爲

政。其發令與事使民用財也。

使善本作便。王云便。民二字與下文文意不合。便民當爲使。民言必有用之事。然後使民爲之也。案王校是也。今据正。

無不

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

德與得。通下同。

其興利多矣。其爲衣裳何。以

爲冬以圍寒。夏以圍暑。

圍禦字通。詳辭道篇。

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芊鉏不

加者去之。

畢云芊鉏二字凡四見。疑一鮮字之誤。鮮少也。言少有不加于溫清者。去之。卽下篇云。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是也。不加猶云無益。洪云篇中言爲宮室甲盾五兵舟車芊鉏字。凡

四見。其文義皆同。以中篇言衣服舟楫宮室句證之。芊鉏當是則止二字之譌。則譌爲鮮。且傳寫者又割裂爲芊鉏。卽云芊鉏二字。凡四見。疑當作鮮。且蓋鮮字左旁之魚誤移在且字左旁耳。且讀爲鹽。鮮且者。鮮鹽也。說文。鮮部。鹽合五采。鮮色。從糝。直聲。詩曰。衣裳鹽黼。鮮色謂之黼。故合而言之曰鮮。鹽今詩作楚。楚毛傳曰。楚楚鮮明。貌然則鮮鹽連言正。古義也。鮮且不加。謂徒爲華美而無益于用。畢云不加猶言無益是也。鹽從直。聲。直從且。聲。故鹽得以且爲之。如籒文。籒小篆作𠄎。或作𠄎。而詩。溱溱篇。土曰。既且。釋文曰。且往也。則卽以且爲之。是其例矣。按俞說。近是。公孟篇云。楚莊王。鮮冠組纒。芊鉏鮮組。並鮮鹽之異文。又疑當爲華組。晏子春秋。諫下篇云。今君之服。麗華不可以導衆。又云。聖人之服中。悅而不阻。此組字。从魚且聲。舊本並同。俞正。變謂芊乃善悅。組乃但誤。則誤俛爲从且。又讀芊屬上爲句。並謬。薛云。或作鮮。有二字。亦非。

以爲冬以圍風寒。夏以圍暑雨。有盜賊加固者。芊鉏不加者去之。其爲宮室何。

盾五兵何。

周禮司兵云。掌五兵五盾。又軍事。建車之五兵。鄭衆注云。五兵者。戈。戟。戟。會。矛。夷。矛。鄭康成云。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司馬法。定爲篇云。弓。矢。圍。矢。守。戈。戟。助。凡五兵。當長。以衛

短。短以救長。案五兵。古說多差。異惟鄭君與司馬法合。當爲定論。此甲盾五兵。並舉而衛宏。漢舊儀說五兵。有甲。鎗。周禮。肆師。賈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穀梁莊二十五年。范甯注。會子問孔。疏引禮記。隱義。揚雄大玄。經玄數說。

墨子閒詁

卷六 節用上第二十

九九

五兵並有

以爲以圍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無者不勝。

盾皆非也。  
畢云者舊作  
有以意改

是故聖人作爲甲盾五兵。凡爲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

羊鮪不加者去之。其爲舟車何。以爲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

之利。凡爲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羊鮪不加者去之。凡其爲此物也。無不

加用而爲者。

舊無不字。俞云上文云無不加用而爲者。此脫不字。案俞校是也。今據補。

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與利

多矣。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

舊本無矣字。戴云多下當依上文補矣字。有疑者字之誤者。上脫今字去字。乃王公二字之誤。案戴校多

下補矣字是也。今據增有當讀爲又。此承上文言聖人爲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既去。其羊鮪不加者而不爲。又去珠玉鳥獸犬馬之玩好。以益爲衣裳五者。故其數自倍增也。戴說並非。

以益衣裳

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故孰爲

難倍。唯人爲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者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

處家。

明吳寬鈔本作不敢毋處家。左文十八年。鄭云男有家。周禮大司徒鄭注云有夫有婦。然後爲家。

女子年十五。

吳鈔本作二十歲

毋敢不事人。

周禮媒氏令男二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賈疏引王肅聖證論云。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二十不敢不有其家。王肅語本于此。

此聖王之法也。

韓非子外儲說右篇齊桓公下

令于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亦見說苑貴德篇。墨子此說與彼同國語。越語亦云。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齊越之令。或亦本聖王之法與。

聖王既沒于

民次也。

次讀爲恣言。恣民之所欲。

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

四十年處家。

王云所猶時也。言有時二十年。有時四十年也。文十三年公羊傳注曰。所猶時也。

以其蚤與其晚相踐。

玉藻鄭注云踐當爲期聲之誤

也。呂氏春秋制樂篇高注云。竊除也。戴云踐讀如邊豆。有踐之踐。傳曰踐行列兒行列。有比較之義。案戴說未允。

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

子。生可以一二二年矣。

周禮玉人注云。純猶皆也。說文子部云。字乳也。蘇云字猶養也。下年字疑當作人。蓋聖王之法二十年。而處家。今後十年。彼早處家者。當有二三子也。戴云虞氏

姓易屯其云字遊振也  
下年字乃人字之誤

此不爲使民蚤處家。

惟吳鈔  
本作唯

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

此文未  
足必有

稅字明鬼下篇云且不惟此爲然  
此且不下疑亦稅惟此爲三字

今天下爲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

籍斂厚。

王引之云籍斂稅也大雅韓奕蕭實故漢籍箋  
曰籍稅也正義引宣十五年公羊傳曰什一而籍

也且大人惟毋與師以攻伐鄰國。

惟毋與鈔本作唯無畢本毋改毋云毋同實  
案畢校非也唯毋毋語詞說諄會賢中篇

久者終年。

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

與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

疾病死者有與侵就優褒。

有讀爲又侵就未詳蒙以舉火攻城之具見備穴篇韓非子八說篇云  
千城其衝不若埋穴伏藜疑此優亦當爲伏之譌畢云優即援字異文

攻城野戰死者不可勝數此不令爲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數術而起與。

畢

令當爲今載  
云不猶非也

聖人爲政特無此。

此字疑當重  
誤說其一

不聖人爲政其所以衆人之道亦

數術而起與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費。

王云舊本脫費字中篇曰諸加費  
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今摭補

聖王之道

天下之大利也。

### 節用中第二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

說

言部云謹慎也  
此蓋與信義近

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

吳鈔本  
作厭

歿世

而不卷。

歿吳鈔本作殺世舊本作二十二字盧云二字疑當爲世今據正蘇云卷當爲倦詒讓  
案正字當作勞說文力部云勞勞也考工記輔人鄭注云勞今倦字也卷即勞之段字

古者明

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

正長也諄  
親土篇

是故古者聖王制爲節用

之法曰凡天下羣百工輪車鞮鞞。

畢云鞮說文云韋繡也鞞當爲鞞說文云柔革工也讀若朴  
王云鞮即考工記函鮪鞞鞞鞞之鞞非謂韋繡也輪車梓匠

為攻木之工陶為搏埴之工冶為攻金之工然則鞣斲即鞣斲為攻皮之工也凡文物間與脂皆至古音多互相轉故鞣字或作鞣鞣之為鞣亦借字耳故考工記又借作鞣鞣王說近是說文革部云鞣攻皮治鼓工也或从韋作鞣又云鞣柔革工也周禮曰柔皮之工鞣氏鞣即鞣也此段鞣斲字為之非  
儒篇有鮑函車匠字亦作鮑或云考工記設色之工畫績鞣即績之借字亦通 陶冶梓匠使各從事

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之民利者聖王弗為 民用下

作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今據後文改史記李斯列傳李斯曰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于民利者禁即用此義 古者聖王制為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 畢云太平御覽引有使字

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

香之和 畢云芬字同芬 不致遠國珍怪異物 怪舊本作枚畢云枚一本作怪太平御覽引同說文云

為公羊昭三十二年傳有珍怪之食何注云珍怪猶奇異也荀子正論篇云食飲則重 何以知其然古

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 吳鈔本作趾案趾趾之段字大戴禮記少閒篇韓非子十過篇淮南子脩務

交趾即今 北降幽都 王云降字義不可通降當為際爾雅際接捷也郭注曰捷謂相接續也際降字形相

越南國 似故傳寫易誤周易集解豐象傳天降祥也王弼本降祥作際細案王校是也淮南

子脩務訓高注云陰氣所在故曰幽都今瀾門以此是莊子在宥篇 東西至日所出入 畢云瀾陽谷

云堯梳共工于幽都釋文引李頤云即幽都今瀾門以此是莊子在宥篇 東西至日所出入 畢云瀾陽谷

荀子王霸篇揚注引尸子云堯南撫交趾北懷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韓非子十過篇云昔者堯有天下其

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實服文並略同又大戴禮記少閒篇云昔虞舜以天德嗣

堯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淮南子脩務訓云堯北撫幽 莫不實服 逮至其厚

愛黍稷不一 羹臠不重 說文肉部云臠大臠也詩魯頌閟宮毛萑臠羹毛傳云臠肉也羹大羹謂羹

也 飯於土糲 飯舊本譌飲王云土糲乃飯器非飲器飲乃飯字之誤案王校是也今據正畢云糲當謂糲

厭土糲徐廣曰厭一作糲說文無糲字玉篇云力又切瓦飯器也詒讓按史記秦始皇本紀云飯土糲索隱本

糲作糲云如字一音釀一作糲又飯傳云食土糲集解徐廣云一作糲按史記並同韓非子十過篇云糲飯于土

糲飲于土糲即李斯所本韓詩外傳三又 啜於土形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餽鄭君注周禮云糲羹飯也後

云糲飯于土糲啜于土糲文並大同小異 漢書注引此云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節

采椽不斲欽土簷破土網欄梁之飯藜登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是均已也文選注亦以爲此文案出韓非子顯云秦本紀正作土形太史公自序作刑詒讓案說文口部云噉嘗也形刑並鋼之段字史記敘傳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云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剗食土簷破土網欄梁之食藜登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後漢書注所引疑即本史記文史記正義引顏氏云刑所以威發也土謂燒土爲之即瓦器也秦始皇本紀作噉土網集解引如淳云土刑飯器之斗以酌王云斗上脫一字此與下文義不相屬酌下必多脫文不可考詒讓案詩大雅行葦云酌以大斗說文木部云料也勺部云勺挹取也此斗酌即料勺之段借字謂以料挹酒漿也俛仰周旋威儀之禮畢云說文云頽低頭也或从人免聖

王弗爲此句上以上下文例校之當亦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緇之衣

輕且暖畢云說文云紺帛深青揚赤色玉篇紺古鑑切案緇非古字當爲纁考工記云五人爲緇鄭君注云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說文纁云帛雀頭色與鄭注緇義合說文無緇字是知當爲纁

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古者聖人

爲猛禽狡獸暴人害民廣雅釋詁云狡健也呂氏春秋特君篇服狡蟲高注云狡蟲蟲之狡害者此狡獸與彼狡蟲異同於是教民以兵

行日帶劍爲刺則入日疑當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劍之利也甲爲衣則輕

且利動則兵且從兵字無義疑當作弁與兵形近而誤弁者變之段字書堯典於變時雍漢孔宙碑作於力時應力即弁之變是其證也考工記函人爲甲衣之無剛則變也鄭注云變

隨人身便利此變且從之義此甲之利也車爲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

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爲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爲舟楫

王云利字義不可通利當爲制隸廣雅釋詁云將行也止雖上者三公諸侯

書制字或作利與利相似而誤足將之則止舊論上今據道藏本正

至舊云上舊作舟楫不易津人不飾說文水部云津水渡也津人葦掌渡之吏士左傳云二十四年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列子黃

帝篇云津人操舟若神劉向列女傳辯通篇趙津女媧者趙河津吏之女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爲節葬之法曰衣三領

荀子正論篇云世俗之爲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

掘穴深不通於泉

意林不作則誤 掘吳鈔本作掘

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蓋戰時相傳有是數語不獨墨家言也  
下同畢云說文云掘兔窟也此竊字假音案畢說非也說文土部別有堀字訓突也引詩曰蟪蛄掘閱段玉裁注本校改堀篆作堀而刪掘兔窟也一條最爲精密比堀穴則借爲窟字戰國策楚策云堀穴窮非廣書鄒陽傳則土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顏注云堀與窟同

流不發洩則止

畢云流疑當爲氣据下篇有云氣無發洩于上

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

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丘掘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爲

掘穴曰冬可以避風寒

畢云辟同避言掘穴但

遠夏

畢云遠舊作建以意改

下潤溼上熏烝

道

藏本吳鈔本作重誤

恐傷民之氣于是作爲宮室而利

于吳鈔本作於戴云下有脫文

然則爲宮室之法將

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圍風寒上可以圍雪霜雨露其中蠲潔可

以祭祀蠲潔詳尙同中篇宮牆足以爲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

爲下疑有脫文

節用下第二十二關

節葬上第二十二關

節葬中第二十四關

節葬下第二十五

畢云說文云葬藏也从死在葬中一其中所以葬之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又云節竹約也經典借爲約之義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爲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爲親度也

畢

譬辟同今孝子之爲親度也將奈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

乎衆之衆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

比

與知通下同畢云一本作知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

隱謀謂隱匿其智謀猶尙

同上篇云隱匿良道不以相教也荀子王制篇云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無獨非君子莫能

若二務者

畢云舊脫比字据後文增

孝子之爲親度也既

若此矣。雖仁者之爲天下度。

舉云舊脫爲字一本有

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

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亦有力不足，財

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天下爲之者矣。若

三務者，此仁者之爲天下度也。

句首此字据上文不當有舉云舊脫也字据上文增

既若此矣。今逮至昔者，

三代聖王既沒。

盧云今逮至昔者連下爲文亦見下篇

天下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爲

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爲非仁。義非孝子之事也。曰：二

子者，言則相非。

舉云則字据下當爲即論讓案二字古通

行即相反。

即吳鈔本作則

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

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

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則姑嘗傳而爲政乎？國家萬民而

觀之。傳道誠本吳鈔本並同舉本作傳王云傳字義不可通當依舊本作傳傳與轉通呂氏春秋必已籛若夫萬物之情入倫之傳高注曰傳猶轉莊子天運篇無方之傳施物而不窮漢書劉向傳禹稷與咎繇傳相

汲引傳並與轉同淮南主術篇生無乏用舛無轉尸逸周書大聚篇轉作傳襄二十五年左傳注傳寫失之釋文傳一本作轉言若疑惑乎二子之言則試轉而爲政乎國家萬民以觀之也

計厚葬久

喪。奚當此二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以富貧衆寡。

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

舉云舊說此字据前後文增

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

舉云此下舊有仁者將求與天下誰霸而使民譽之云云共六十四字與下文搜出今刪案吳鈔本亦衍竊作伯

仁者將與之天下。

將下當依俞校補求字

誰賈

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

誰賈義不可通當爲設置之誤兼愛下篇設以二士設今本亦譌作誰可誰置與賈亦形近而譌舉校一本作霸尤爲譌不可據也下文云仁者將求除

之天下相廢而使人非之，與與除置與廢譽與非文並相對也。俞云：此上舊有仁者將求與天下誰霸而使民譽之云云。畢氏刪之是也。惟將下當有求字。下文云：仁者將求除天下之相廢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爲與此爲對文。

可也。比當云仁者將求與天下之利而使民譽之終身勿廢也。案將下俞校補求字是也。餘並非。

可以富貧衆寡定危理亂乎。畢云理前作治諒案唐人避諱改

人謀者不可不沮也。仁者將求除之天下。

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為。

廢而使人非之。

相廢義難通相疑當為措與廢義同書微子之命彼云殷既錯天命釋文引馬融云錯廢也非命上篇云今雖毋求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亦可錯乎措錯字通今本作相形

近而終身勿為。

俞云此當云仁者將求除天下之害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為也案句未當依俞校補也字餘並非是

且故與天下之利。

王云且故二字

文義不順當為是故之誤與利除害正承上文而言案王說是也。俞謂終身勿為下舊有也字且即上文之誤失之。

除天下之害。令國家百姓之不治。

也。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

當作未之嘗有也

何以知其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

多皆疑惑厚葬久喪之為中是非利害也。

穆天子傳郭璞注云中猶合也

故子墨子言曰。然則

姑嘗稽之。今雖毋法執厚葬久喪者言。

毋語詞畢改毋非諱尙賢中篇王云雖與唯同蘇云雖字誤當從下作唯案王說是也以

為事乎國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槨必重。

畢云梓舊作槨以意改諺讓案禮弓云天子之棺四重柏槨以

端長六尺。鄭注云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於子禮論篇云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楊注云禮記云天子之棺四重。今云十重。蓋以棺槨與抗木合為十重也。諸侯以下與禮記多少不同。未詳也。案莊子天下篇述喪禮作

天子棺槨七重。餘與荀子同。葬埋必厚。衣衾必多。

喪大記云小斂君錦衾大夫縗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大斂君陳衣百稱。大夫五十稱。士

三十。文繡必繁。

文繡謂棺飾若帷荒之屬。周禮縫人鄭注云孝子既啓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載飾而以行。遂以葬。若存時居于帷幕而加文繡是也

丘隴必巨。說文土部

云。壙丘壙也。禮記曲禮鄭注云丘壘也。壘塚也。隴。隴之假字。淮南子說林樹云。或謂隴名異。實同也。呂氏春秋安死篇云。世俗之為丘壙也。其大若山。其樹之若林。

存乎匹夫賤人

死者。匹舊本譌作正畢云正同征王云畢說非也。正當為匹。白虎通義曰。庶人稱匹。夫上文王公大人為一類。此文匹夫賤人為一類。無取於征夫也。諱書匹字。或作疋。與正相似。而諱書器匹。土大牢而祭謂之

其正。注正當為匹。案王說是也。今據正。殆竭家室。莊子養生主釋文引向秀云殆疲困也乎諸侯死者。畢云乎當云存乎

其正注正當為匹。案王說是也。今據正。

殆竭家室。

莊子養生主釋文引向秀云殆疲困也

乎諸侯死者。

畢云乎當云存乎



虛車府。然後金玉珠璣比乎身。

比舊本謂比今依道藏本吳鈔本正俞云車乃庫子之誤漢書王尊傳師古注曰比周也比乎身猶言周乎身

綸組

節約。車馬藏乎曠。

淮南子齊俗訓云古者非不能竭國廉民虛府殫財含珠鑄施綸組節束追送死也許注云綸絮也束縛也案節約與淮南書節束義同

又必多

為屋幕。

吳鈔本作擬模案屋非攻中篇亦作擬擬俗字古止作屋詩大雅抑向不愧于屋漏鄭箋云屋小帳也史記周本紀云有火上復于下至于王屋並以屋為擬模俗幕字

鼎鼓凡

挺壺盥。

挺道藏本吳鈔本並作挺从手誤畢云挺同建呂氏春秋節喪有云壺盥高誘曰以冰置水漿於其鍾梁履繩云周禮春始治鍾集

鍾梁履繩云周禮春始治鍾集

戈劍羽旄齒革。

呂氏春秋節喪有云壺盥高誘曰以冰置水漿於其夫玩好貨寶鍾鼎壺鐘彝馬衣被戈劍不可勝其數諸

養生之具無不從者

寢而埋之。

後文云扶而埋之扶王引之校改挾此寢字疑亦扶字之誤

滿意。

滿意義同說文心部云意滿也

若送從。

此當從公孟篇作送死若

徒荀子禮論篇云具生器以適其象徒道也比祝死字送字誤箸若字之下徒又誤從從不可通

曰天子殺殉。

畢云古只為句詒讓案天子下疑當有諸侯二字

衆者數

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

將軍大夫即卿大夫詳向同中篇

衆者數十。寡者數人。處喪之法

將奈何哉。曰。哭泣不秩。聲翁。

爾雅釋詁云秩常也儀禮士喪記云哭晝夜無時據記云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畢云言聲無次第翁義未詳供云畢讓作翁

綴經句案翁字屬聲為句聲翁當是聲啞之謂說

綴經。

畢云說文云綴服長六寸博四寸直心鄭若注儀禮云麻在首在腰皆曰經說文云經喪首戴也

涕。處倚廬。寢苦枕由。

禮喪服傳及士喪記云居倚廬寢苦枕塊鄭注云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苦編棄塊也釋文塊本又作由案由本字塊或體

又相率

強不食而為飢。

問傳云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

薄衣而為寒。使面目陷陬。

畢云當為

陬陬之訓阪隅言面瘦稜稜也盧云玉篇有矐字先外切云瘦病也則當為矐詒讓案莊子天地篇云卑矐失色釋文云李云卑陬愧懼貌一云顏色不自得也此矐疑亦與陬同皆形容阻喪之貌與瘦異也

顏色

黧黑。

黧黎之俗諺兼愛中篇

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

扶而能起。杖而能行。

喪服四制云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鄭注云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

以此共

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

王引之云若猶此也

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

俞云蚤朝下脫寔退二字

蚤朝晏退與下蚤出夜入夙興夜寐對文若無宴退二字文義未完尙賢中篇非樂上篇非命下篇並有蚤朝晏退之文尙賢篇與夜寢夙興蚤出莫入相對非樂篇非命篇與蚤出莫入夙興夜寐相對是其證也案俞說是也但此處說文尙不止

**五官六府**

此當作使士大夫行此則必不能治五官六府蓋上王公大人指天子諸侯言此治五官六府辟草木實倉廩指聘大夫言也非樂上篇云王公大人

入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土君子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此與彼正同今本五官上有稅文遂以五官六府以下並爲王公大人之事非也又案五官者殷周侯國之制也

史記周本紀云古公作五官有文大戴禮記千乘篇云乃令五官行事商子君臣篇云地廣民衆故分五官而守之而後行鄭注云五官五大夫典事者管子大匡篇云乃令五官行事商子君臣篇云地廣民衆故分五官而守之戰國策齊策云五官之計不可不曰聽也曲禮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士司寇典司五乘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水司木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鄭注云此亦殷時制也府主藏六物之稅者周禮大宰說邦國官制

云殺其參傳其任鄭注云伍謂大夫五人檀弓孔疏引崔靈思說謂小宰小司徒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是也蓋諸侯雖止三卿然亦備五官但其二官無卿耳戰國時諸侯蓋猶沿其制至淮南子天文訓云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都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云司馬者火也司營者土也司徒者金也司寇者水也司農者木也左昭二十九年傳云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

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此並古五官之別制與周侯國五官之名不甚合也六府古籍無明文曲禮六府鄭君以爲殷制則非周法左傳文七年大戴禮記四代篇並以水火金木土穀爲六府亦非官府藏書食貨志說太公爲周立九府圖法顏注謂即周官大府天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

**辟草木**

畢云辟同闢草卽神字段音

**實倉廩使**

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入

畢云夜一

**耕稼樹藝**

說文異部云栽種也藝卽藝之俗

**使百工**

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爲器皿矣使婦人行此

婦吳鈔本作嬬

則必不能夙興夜寐

紡績織紉

畢云紉紉二字皆通

細計厚葬爲多埋賦之財者也

蘇云之字衍俞云細字無義蓋卽上句細字之誤而衍者紉本作紉因誤

爲細矣埋賦二字亦不可通賦當作藏玉篇貝部藏作郎切藏也是埋藏卽埋藏也賦賦相似因而致誤耳案俞以細爲衍文是也而破賦爲贖則非此當云計厚葬爲多埋賦財者也與下文云計久喪爲久禁從事者也文例同

計久喪爲久禁從事者也財以成者

畢云以

扶而埋之

王引之云扶字義不可通扶當爲扶謂扶已成之財

而埋之也說書扶字或作扶與扶相似而誤俞云扶乃扶字之誤廣雅釋詁扶穿也扶而埋之謂穿地而埋之也說文穴部突穿也又曰窆深扶也義並與扶相近案王說近是

久禁之

畢云言厚葬則埋已成之財久喪則禁後生之財案此謂死者之親屬得生而禁其從壽耳非謂財也畢失其義

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

後得生者而

求穫也。富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富家。

學云舊求以二字倒據後文改

而既已不可矣。欲以

衆人民。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

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改下

文亦作唯。唯無唯。毋義同。畢本改。改無爲毋。非詳前吳鈔本喪下無者字。

君死。喪之二年。父母死。喪之二年。父母死。喪之二年。

喪服經爲父斬衰三年。父卒爲母齊衰三年。年父卒爲母齊衰三年。

年說苑修文篇齊宣王謂田穉曰。吾聞儒者喪親二年喪。若二年則戰國時非儒者蓋不盡持二年服也。

妻與後子死者。

孔廣森云後子者爲父後之子。即長子也。戰國策謂齊太子申爲後子。荀子謂丹朱爲堯後子。其義並同。畢云後子嗣子適也。

五皆喪之二三年。

畢云左傳曰王一歲有三年之喪。二周禮如此。案喪服經

父爲長子斬衰三年。夫爲妻齊衰期。畢據左昭十五年傳

謂此文是也。彼叔向語指景王有穆后太子壽之喪。而云有三年之喪。二是妻亦有三年之喪。杜注云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孔疏云喪服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父以其子有三年之成。爲之三年。不娶則夫之於妻有三年之義。故可通謂之三年之喪。孔廣森云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禘。十五年而禫。有練有禫。有禫。故妻喪禫期兼得三年之稱也。假令遭喪於甲年之末。除禫於丙年之首。前後已

涉三年。王云者五當爲五者。謂君父母妻與後子也。非備篇曰妻後子三年。今本五者二字倒轉則義不可。然

通俞云上文君死父母死既已別而言之。比不當總數爲五。五疑二字之誤。案王俞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

畢云其同期語。讓案公孟篇正作期。非備篇作其。與此同。喪服經爲也。父母叔父母昆弟。案子並齊衰期。說文子部云孽。庶子也。孽子即棄子。

對前後子

族人五月。

喪服經爲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從祖昆弟並小功。五月王云族人當爲戚族人。謂族人之近者也。非備篇正作戚族人。五月見儀禮喪服。今本脫戚字。則義不可通。

公孟篇戚族人五月。今本亦脫戚字。

姑姊甥舅皆有月數。

喪服爲姑姊妹在室。期。適人大功。九月甥舅相爲。麻三月。王云月數當爲數月。公孟篇正作姑姊甥舅皆有數月之喪。

亦見喪服。今本數月二字倒轉。則文義不明。

則毀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隤。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飢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飢寒。夏

不飢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敗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衆。譬猶使人負劍。而求其壽也。

猶使人負劍。而求其壽也。

負伏通左傳。襲三年。魏絳將伏劍。孔疏云謂仰劍刃身伏其上而取死也。

衆之說無可得焉。是

衆之說無可得焉。是

衆之說無可得焉。是

衆之說無可得焉。是

衆之說無可得焉。是

故求以衆人民。而既以不可矣。

畢云以同已

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說又不可

矣。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

唯舊本作惟今從吳鈔本改

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

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爲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爲下者行此。則不能從

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從事。

畢云不下舊有行字衍文

衣食之財必不足。若苟不足。爲

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將怨其兄矣。爲人子者。求其親而不得。

不孝子必是怨其親矣。

是據下文疑當作且

爲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

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

僻淫吳鈔本作淫辟

出則無衣也。入則無食也。內續奚吾。

俞云四字不可解疑當爲內續奚吾皆字之誤也奚后卽談語之段音說文言部談語也重文誤曰續或從奚又曰談語語取也重文詢曰語或從句荀子非十二子篇作談詢是其本字漢書賈誼傳作集語集卽談之省墨子

作奚后奚卽談之省后卽語之省古文以聲爲主故省不從言耳內續談語者內續恥辱也蓋出則無衣入則無食不勝其恥辱故並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

並爲淫暴。而不可勝

禁也。是故盜賊衆而治者寡。夫衆盜賊而寡治者。

王云夫字承上文而言舊本夫講作先今改正

以此求

治。譬猶使人三覆而毋負已也。

王引之云覆與覆同覆讀周禮折覆之覆謂轉折也使人三覆其身於已前則或轉而向已或轉而背已皆勢所必然如此而

欲使其毋背已不可得也故曰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覆而毋負已也亦言求治之必不可得也負亦背也明堂位天子負斧依注負之言背也秦策齊東負海北倚河高注負背也負與背古同聲而字亦相通史記主父優傳

南面負屨漢書負作背漢書高紀項羽背約史記背作負案王說是也莊子說劍篇說趙文王宰人上食王三環之釋文云環繞也環環義同

治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

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

不可矣。是故昔者。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

國語吳語云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大戴禮記用兵篇云諸侯力政不朝

於天子盧注云言以威力侵爭案征正政通天志上意作力政下篇及明鬼下篇並作力正

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此皆砥

殲其卒伍。畢云殲當爲厲以攻伐並兼爲政於天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

者。積委多。說文禾部云積聚也。周禮大司徒鄭注云少曰委。多曰積。左傳僖三十三年杜注云積芻米禾薪。城郭修。吳鈔本作脩。上下調和。是故

大國不耆攻之。漢書景帝紀顏注云耆讀曰嗜。畢云之耆作者。據後文改。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

國耆攻之。畢云耆舊作者。據上文改。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唯無舊本作惟毋。今據吳鈔本改。國家必貧。

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爲積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

也。王云城郭溝渠上當有脩字。而今本脫之。則義不可通。此脩字正承上文城郭脩。城郭不脩而言。蘇校同。若苟亂。是出戰不克。入守不固。此求

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

其說又不可矣。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改。國家必貧。人民必

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粢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

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爲政若此。上帝鬼神

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

人也。無擇也。則惟上帝鬼神。唯吳鈔本作唯。王云惟與雖同。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王云之禍罰之猶與

也。謂罪厲與禍罰也。則豈不亦乃其所哉。乃畢本作反。云舊作乃。乃以意改。王云畢改非也。乃其所猶

之字古或訓爲與。言固其宜。言以不事上帝鬼神而獲禍。固其宜也。襄二十一年左傳曰。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是其證。文二年傳。吾以勇求右。無勇而故古聖王。畢云

書趙咨傳注引作古者聖人亦同。喪法墨子所述。或卽夏法。與。曰。畢云初學記引作棺三寸。棺上當有桐字。左傳哀二年云。桐棺三寸。不設屬。辟下。脚之罰也。釋文云。棺用難朽之木。桐木易壞。不堪爲棺。故以爲罰。墨子尙儉有桐棺三寸。荀子禮論篇說刑。餘罪人之喪。棺厚三寸。衣衾三領。已

氏春秋高義篇云楚子晝死為之桐棺三寸是皆示罰之法墨子制為桓典則大檢矣檀弓云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鄭注云為民作制荀子揚注引墨子曰桐棺三寸葛以為緘蓋兼用下文孟子公孫丑篇云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並與此異 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 惡之故云覆惡 以及其

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 參耕之畝謂三耦耕之畝也考工記匠人為溝 壟深廣五寸二耦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

之則鄭注云古者耦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颯颯土曰伐今之耦歧頭兩金象古之耦也說文 末部云耕廣五寸為伐二伐為耦與考工說同若然一耦之颯其廣一尺則三耦之颯其廣三尺也 則止矣

死則既已葬矣生者必無久哭 王云久哭當為久喪喪字從哭亡聲墨子原文蓋本作慙見玉 篇廣韻而傳寫脫去亡字耳節用篇曰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

用哀是其證久喪二字見於本篇及 而疾而從事人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 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象寡定危治

亂然此聖王之道也 墨云之舊作也以 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 類聚

十一引帝王世紀舜攝政二十八年堯與方回遊陽城而崩畢云北堂書鈔引作北狄案畢據書鈔九十二引校 然書鈔二十五又引仍作八狄爾雅釋地有八狄詩小雅墓蕭孔疏引李巡本爾雅云五狄在北方周禮職方作

又云六狄禮記王制孔疏引李巡云五狄一曰 道死葬蛭山之陰 畢云蛭初學記引作蛭一本亦作

月支二曰翟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 梁北堂書鈔後漢書注太平御覽

俱引作仲呂氏春秋安死云堯葬於穀林高誘曰堯葬成陽比云穀林成陽山下有穀林詒讓案後漢書趙客傳 住作堯葬仲之山水經蠡子河注引帝王世紀云墨子堯北教八狄道死葬蛭山之陰山海經曰堯葬秋山之陽

一名崇山二說各殊以為城陽近是堯冢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云皇覽曰堯冢在濟陰城陽劉向曰堯葬濟陰 丘墟皆小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即城陽正義云括地志云堯陵在濮州雷澤縣西三里郭註生

述征記云城陽東有堯 衣衾二領穀木之棺 說文木部云穀楮也毛詩小雅鶉鳴傳云穀惡木 也禮天子棺用梓槨此用穀尙儉畢云穀字从木 葛

以緘之 釋名釋喪制云棺束曰緘緘而古者棺不釘也喪大記曰凡封用紼去碑負引君封以衛大夫士 以成鄭注云成謂用緘凡柩車及殯說殺除飾而屬紼於柩之緘今齊人謂棺束為緘繩又檀弓云

棺束縮二術三案禮棺束用皮此用葛亦尙儉也漢書揚王孫傳 既犯而後哭 畢云犯當為犯滿昭

云昔帝堯之葬也蘇木為匣葛為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滯歟 空字之段音也 無封 畢云古無昭字當為坎北堂書鈔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俱引作坎玉篇云昭古感切亦與坎同封後漢書

注引作空封空聲相近俞云上云既窆畢云窆當為犯空字之段音也則此不當云無空矣且空者葬下

棺也葬雖至薄亦必下棺而云無空理不可僅封仍當讀如本字禮記王制篇

已葬而牛馬乘之舜

不封不樹鄭注曰封謂聚土為墳無封言不為墳也禮弓曰古也墓而不墳

西教乎七戎

畢云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俱作戎戎詒讓案爾雅葬地有七戎詩箋蕭孔疏引李本爾雅

老白四曰者完五

道死葬南已之市

書鈔九十二御覽八十一引帝王世紀云舜南征崩於鳴條年百

道縣孟子禮妻蕭云舜卒於鳴條史記五帝本紀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

為零陵集解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畢云後漢書注引作舜葬紀市又一引作葬南巴之中太平御覽亦作

紀呂氏春秋安南巴形葬於紀市不變其肆高誘曰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于葬南巴之中太平御覽亦作

按南巴實當作南巴形相近字之誤也高誘曰紀邑非九疑蒼梧九疑之山此云于葬南巴之中太平御覽亦作

領山南同記大江此南是古巴國因以名山是已王云南巴已後漢書王符傳注引作南巴巴即已之誤畢以作巴

者為是且云九疑古巴地案北堂書鈔及初學記禮部下引墨子曰作南已後漢書趙咨傳注及太平御覽並引

作南紀呂氏春秋安死篇舜葬於紀市即所謂南紀之市則已非誤字也若是巴字則不得與紀通矣墨子稱舜

所葬地本不與諸書同不必牽合舜葬九疑之文也至謂九疑為古巴地以牽合南巴則顯與上文西教乎七戎

不合此無庸辯也案王說是也舜葬古書多云在蒼梧孟子又云卒鳴條與此云葬南已並不相涉因學紀聞引

薛季宣謂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通史注又謂紀即冀河東皮氏東北有冀亭鳴條在安邑西北其

地相近斯並欲傳合諸說為一實不可據近何秋濤又謂周書王會篇正西極已即此南已云紀市與極已聲近

蓋即一地尤肌說不足據劉廣稽瑞引墨子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象為之耕與此不同疑誤以他書之文改此書

衣衾二領穀木之棺

畢云後漢書注引穀作款非

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

淮南子齊俗訓云昔舜葬蒼梧市不

變其

禹東教乎九夷

九夷詳非攻中篇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教于越者以意改之王云鈔本北堂書

文七戎八狄而改之不知此說竟舜禹所至之地初非以七戎八狄九夷

道死葬會稽之山

稽瑞引墨

為次序也據下文云葬會稽之山會稽正在越地則當以作於越者為是

子云禹葬會稽為之耘舜之佚文史記夏本紀云或云禹會諸侯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

也集解云皇覽曰禹冢在山陰縣會稽山上會稽山本名苗山在縣南去縣七里越傳云禹到太越上苗山大

會計齋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會稽因病死葬蒼梧穿壤深七尺上無瀉淮下無邸水壇高三尺土階三

等周方一畝正義括地志云禹陵在越州會稽縣南十三里案越傳即越絕書今本越絕記地傳文與裴嗣所引

略

衣衾二領

畢云史記集解引衾作裘非詒讓案周禮職方氏賈疏引亦作裘與

桐棺二寸

畢云

會注引尸子云禹之葬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詒讓案宋書禮志引尸子云

禹治水為喪法曰使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月越絕書記地外傳吳越春秋越王

無余外傳並云禹葬會稽槨棺三寸葛以緘之。緘當作緘說文系部云緘束也引墨子曰禹葬會稽槨棺三寸葛以緘之即

王裁云緘今墨子此句三見皆作緘古蒸侵二部音轉最近也畢云太平御覽引緘作緘注云補庚切則此緘字俗改。緘之不合通之不昭 道藏本吳鈔本通並作道

地之深。王云土地二字文義不明土地當為掘地寫者脫其右半耳下文曰掘地之深下無渣漏氣無發泄於上節用篇曰掘穴深不通於泉皆其證 下毋及泉 毋吳鈔本作無下同

上毋通臭。後漢書趙咨傳注引作皆下不及泉上無通臭書鈔無作不餘並與幸引同 既葬收餘壤其上 說文土部云壤柔土也九章算術商功篇穿地四為

壞五為堅三劉徽注云壤謂息土堅謂糞土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收餘壤 壟若參耕之畝 藝文類聚十七引帝王世紀文略同蓋即本此書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禹命皋臣曰吾百世之後葬我會稽之山則止

矣。畢云則舊作取 若以此若二聖王者觀之 此若若亦即此也 則厚葬久喪果非

聖王之道故二王者皆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為如

此葬埋之法。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以為葬埋之法也王 今王公大人之為葬埋則異於

此必大棺中棺。禮記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脾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鄭注云大棺棺之在表者也禮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

之其厚三寸棺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此以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脾用枕以是釜之上公革棺不被

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柩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庶人之棺四寸案此云大棺中棺即大棺與屬下

云革闌二操疑即所謂水兕革棺被之也 革闌二操 畢云闌同續操同操假音字按說文革部云續革也國語齊語續盾革謂水兕革棺被之也 革闌二操 畢云闌同續操同操假音字按說文革部云續革也國語齊語續盾革

疑當為雜淮南子銓言訓高 璧玉卽具 璧玉既具而戈劍等物又皆具也 戈劍鼎鼓壺盥 並詳

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說文革部云鞅頭粗也小稱車大鞅嬰也喉下稱嬰言纓絡之也按 輅為馬鞍具之一無大小之分此大字疑誤又不當云萬領所未詳也 輿馬

女樂皆具曰必捶塗。吳鈔本無必字畢云捶當為捶說文云堅土也塗當為塗說文王簫無塗字言 築徐使堅詒讓按疑當讀為捶除內則鄭注云捶擣之也說文手部云擣一曰

築也則捶亦有堅築之義 差通壘雖凡山陵 差通疑當作築道周禮家人鄭注云陸築道也九章算



上平下邪史記衛世家共伯入釐侯侯自殺索隱云箕基道也竊疑此當讀必極捺侯道爲句卽九章所謂箕除也蓋避凡山陵爲句大意蓋謂丘壟之高如山陵耳然雖凡二字必誤無以正之今姑從舊讀戴云疑當作避凡耳按戴校義仍不可過今不據改

此爲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爲毋用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鄉者

畢云鄉畢省文

吾本言曰意亦使法其言

畢云舊脫法字一本有

用

其謀句計厚葬久喪請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

畢本請改作誠云舊作請一本如此王云古者誠與請通不煩

也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

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

可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

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旣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

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

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

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爲而不已

言何說

操而不擇哉

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

俗者也

較沐之國者

作輒沐博物志五引作輒沐宋本列子作輒沐注云又休道藏本服敬順釋文及盧重元注本並作輒沐云輒

說文作輒諸涉切耳垂也休美也蓋簪耳之類是也諸家本作輒沐者誤耳按諸文舛互此無文義可校集韻十

九代云較沐國名在越東是北宋本實作較沐依說則較當作輓後魯問篇以食子為啜人國俗與此復不同後漢書南蠻傳說啜人國在交阯西交阯即南越而國名及方城並異未知孰是

則解而食之。盧云解魯問作解與列子同杜預注左傳云人不可以壽死曰解顯云此列子釋文之謬說詒按說服敬順列子釋文引杜說而釋之云謂少也即盧說所本盧校列子則謂解折一聲之

折義並同新論作其長子生則解肉而食其母。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

志引作父死則負其母而棄之新論作其大父死即負其母而棄之按此不必定為大父母疑張劉所引近是

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

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顯云季本炎作啜盧云列子作炎說敬順釋文讀去聲詒讀案魯問篇亦作啜人新論同博物志引作炎道藏本列子釋文作

啜人國疑當從啜爲是詳魯問篇其親戚死。親戚謂父母也朽其肉而棄之。畢云列子朽

廣記引作制詒讓按御覽七百九十九引博物志亦作制列子釋文云朽本作局音寡然後埋其骨乃成

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畢云渠舊作渠據列子及太平廣記改史記正義括地志云寧原慶三州秦北地郡戰國及春秋時爲義渠戎國之地今甘肅

慶陽府也在陝西之西詒讓按渠與鈔本作乘不成字博物志引作義渠新論同宋本列子渠下注云又康康與乘並渠之形誤周書王會篇云義渠以茲白孔晁注云義渠西戎國後漢書西羌傳云涇北有義渠之戎俞云史

記秦本紀厲共公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即此國也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謂之登遐。

畢云燻即熏字俗寫太平廣記引作重其煙上謂之登煙霞詒讓案列子亦作燻則煙上謂之登遐新論作煙上燻天謂之昇霞博物志作動之即煙

上謂之登遐呂氏春秋義賞篇云氏先之民其虜也不憂其係累而憂其死不焚也荀子大略篇說同義渠在秦

西亦氏先之屬登遐者禮記曲禮云天子崩告喪曰天子登遐鄭注云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僂去云耳釋文云假音靈漢書郊祀志云世有僂人登遐倒景顏注云遐亦遠也按依廣記所引及新論似皆以僂爲霞之假字

非古然後成爲孝子。成爲吳鈔本作謂之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畢云太平廣記引有云而未足爲非也詒讓按博物志引有中

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二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以中國之君子

謂未足爲非也七字列子作而未足爲異也

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

觀之。

樽本脫以字  
王據上文補

則亦猶厚矣。

王云爾雅猶已也言  
亦已薄亦已厚也

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

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尙有節。葬埋者人之死

利也。

吳鈔本  
無者字

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

骨。衣三領。足以朽肉。

韓非子顯學篇云墨者之葬也冬日  
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

掘地之深。下無菹漏。

菹與沮  
通廣雅

釋詁云  
沮涇也

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

畢云言  
期會

則止矣。突往突來。反從事乎

衣食之財。俱乎祭祀。

畢云說文俱仗也故謂便利祭俱  
者次比之義言不疏曠也畢說非

以致孝於親。

於吳鈔  
本作乎

故曰。子墨

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請將

欲爲仁義。

請舊本作謂畢本改誠云舊作謂以意改王云謂即請之請請與  
誠通畢徑改爲誠未達假借之旨按王校是也願說同今據正

求爲上士。上欲中

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此者

也。此者二字舊本倒今依  
王校乙詳非攻下篇

# 墨子閒詁卷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春秋經露楚莊王篇云專君者儀志事父者承意事天亦然此天志之義也  
畢云玉篇云志意也說文無志字鄭君注周禮云志古文識則識與志同又

篇中多或作之疑古  
文志亦只作之也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

畢云廣雅云所尻也玉篇云處所王云所猶可也言有鄰家可避逃也下文同

畢引廣雅所尻也失之案此當從畢說下文云此有所避逃之者也又云無所避逃之即承此文

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

親戚即父母也下篇云父以戒子兄以戒弟

共相做戒。

畢云共舊作其一本如此下同

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

家長。而可爲也。非獨處家者爲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相做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爲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做戒。猶若此其厚。况無所避逃之者。相做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

日舊本作日畢校並上日字皆改爲日云猶云日暮途遠兩日字舊作日以意改俞云畢改兩日字皆作日然上日字實

不誤且語有之曰蓋述古語也言字即語字之誤而衍者下日字當從畢改作日焉而字疊出文主難通疑上焉而字亦爲衍文墨子本作且語有之曰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晏者清也明也說文日部晏天清也小爾雅

廣言晏明也文選羽獵賦于是天清日晏淮南子穆稱鷹暉日知晏險蟻知雨並其證也此謂人苟於昏暮得罪

猶有可以避逃之處若晏日則人所共規無所逃避矣下文曰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明必見之然則墨子

正以晏日之不可避逃起下文文明必見之之意晏之當訓明無疑矣畢注謂猶云日暮途遠是但知晏晚之義而

忘天情之本訓宜於墨子之意不得矣案俞說晏日之義是也此當以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八字爲句上焉與於

同義焉而猶言於而言於此嗜晏之日焉而得罪也俞以上焉而二字爲衍文則俞未得其義

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

人畢云門當爲厲王云畢據明鬼篇文也余謂門當爲閉閉讀若閉言天監甚明雖林谷幽門無人之處天必見之也賈子耳辨篇曰故天之諒伐不可爲廣虛幽閉攸遠無人雖重鑿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淮南覽冥

篇曰上天之諒也雖在廣虛幽閉遠隔重鑿石室界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義皆本於墨子則幽門爲幽閉之誤明矣明鬼篇雖有深窳博林幽閉重人之所幽閉亦幽閉之誤案王校是也但讀閉爲閉俞未得其義閉當讀爲閉陳之閉荀子王制篇云無幽閉隱僻之國莫不聽使而安樂之揚注云幽僻也閉隔也

也舊本稅士字及之於二字王據上下文補士字又以意補之於二字今從之

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

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

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爲天之所欲也我爲天之所欲天亦爲我所

欲然則我何欲何惡舊本無我字畢云一本則下有我字案有者是也王亦據增我欲福祿而惡禍崇若我不爲

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舊本稅此十五字王據中篇補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

禍崇中也然則何以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吳鈔本無以字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

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

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畢云我舊

作義以意改顧云季本我曰且夫義者政也王云政與正同下篇皆作正詒讓案意林引下篇正皆作政二字互補義者正也言義者所以正治人也無從下

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畢云次志字省文下同一本作

志俗改王引之云畢說非也次猶卽也下文諸次字並同此言士在庶人之上故庶人未得卽已而爲正有士正

之也次卽聲相近而字亦相通虛語勿庸以次女封荀子致士宥坐二篇並作勿庸以卽女家語給諫篇作勿庸

以卽女心皆共證說文奎古文作聖亦其例也案意林引下篇次並作忒則畢說亦通節用上篇云聖王既殁于民次也忒亦作次可證

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

次已而為政。有將軍大夫政之。

將軍大夫即卿大夫也。詳俞同中篇。

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

已而為政。有二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天

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天政之。天子為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

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為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

畢云當云明知。

之也。俞云上之字當在天字上。屬上為句。本云天子為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之。今之字誤在天字下。則固明知句。文氣未足。且天為政與天子為政相對。不當作天之為政也。案固明知下。當有之字。至

天之為政於天子下文。屬見之字。似不當刪。

故昔二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為政於天子。明說天

下之百姓。故莫不嚮牛羊。豢犬彘。潔為粢盛酒醴。

畢云為粢二字舊脫。據後文增。

以祭祀上帝

鬼神。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

顧云據中下二篇下字。衍蘇校。

同戴云。按中篇云。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則此文衍下字及所求二字及者字。

我所以知天之為政於天子者也。故天子者。

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

戴云窮極也。此二字轉相訓。

故於富且貴者。

於吳鈔本作欲。

當天意

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

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

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也。

畢云賞下當有者字。

昔二代之暴王桀紂幽

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

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

而利之。愛人者。此為博焉。利人者。此為厚焉。故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業

萬世子孫傳稱其善。

葉謂子孫纂業也。左昭元年傳。臺駘能葉其官。杜注釋為纂業。又疑當為葉萬。子孫葉與世同。公孫龍子云。孔穿孔子之葉也。萬下世字。衍古文苑。秦繼楚文。

云葉萬子孫毋相為不利。禮弓云世世萬子孫毋變也。毛詩長發傳云葉世也。

方施天下。

學云方魯旁或當為專字之壞。詒讓案方旁古通泉。陶讓方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士篇。方作旁。說文上部云旁。通偏於天下也。

也。此

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詬鬼。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

依上文當作其得罰何以。

下賊人。

賊舊本為賊。今依王校正說。詳尙賢中篇。

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

道誠本吳鈔本並作中。經鬼大戴禮記本命篇云。經鬼神者罪及二世。則作經義亦通。畢云。据上當有神字。

之惡人者。此為之博也。

賤人者。此為之厚也。

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

賤亦賊之誤。此並家上文別相焉。交相賊而言。

故使不得終

其壽。不歿其世。

歿與鈔本作段。

至今毀之。謂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

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

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四海之內。粒食之民。

大戴禮記少閒篇云。粒食之民。昭然明視。

莫不嚙牛羊。豢大菟。潔為粢。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邑人。

墨云邑舊作色。

非以意改。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

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為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

相殺。而天予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

此我下與鈔本有之字。

順天

意者。善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

力政下篇作力。正謂以力相制。義詳節葬下篇。

然義政將奈何哉。

墨云善脫政字。

一本。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

傲賤。多詐者不欺愚。

中篇及兼愛中篇下篇文。並略同。皆無多字。此疑衍。

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

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畢云非行反此。猶倖馳也。畢云倖一本作僭。詒讓案倖疑僭之誤。玉篇人部云淮南子分流僭。詔與背同。見坊記。投壺及荀子與僭義亦同。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強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

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員。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遠也。畢云相舊作其一本如此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天志中第二十七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爲仁義者。吳鈔本君子下無之字則不可不察義之

所從出。既曰不可以不察義之所欲出。然則義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從

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何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

且知者出也。曰。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爲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

義則亂。是以知義之爲善政也。王云舊本脫兩爲字下篇曰何以知義之爲政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今據補俞云三善字皆言

字之誤。據書善字或作善。見張遷碑。靈臺碑。孫叔敖碑。與言字相似。故言誤爲善。義者言政也。何以知義之言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言政也。語意甚明。若作善政。則義之善政不可通矣。下篇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並無善字。可知此文善字之誤。義之言政。猶義之爲正也。夫愚且賤者。不得爲政乎貴



且知者。

畢云當脫貴且知者四字

然後得爲政乎。愚且賤者，此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

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然則孰爲貴，孰爲知。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諸侯之貴

大夫，信明知之。

畢云信當爲確言，確然可知。鈕樹玉云：信明當作高明。案畢說是也。兩貴字下疑皆當有於字。

然吾未知天之貴，且知於

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爲善，天能

賞之。天子爲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必齋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

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

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駟天明不解之道

也。知之。

畢云訓與訓同言。訓釋天之明道。

曰：明哲維天。

畢云舊作大以意改。

臨君下土。

土舊本作出，王引之云：下出二字義不可通，出當爲土。明哲維

天臨君下土，翁詩言明明上天，照臨下土耳。諫書出字，或作土，若敬當作敷。贛省作費，敷省作敷之類，形與土相似，故土諛爲出。案王說是也。今據正。

則此語天之貴，且知於

天子，不知亦有貴知夫天者乎。

夫與鈔本作于。

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義果

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

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

續與順同，上下文屢云順天意，下同。

既以天之意，以爲不可不慎已，然

則天之將何欲何憎。

畢云之下當有意字。

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

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不止此

而已。

舊本脫不字，又止作上王校補。不字畢校改，上爲止，今並據正。

欲人之有力相營。

文選陸士衡贈從兄車騎詩：李注引鍾會老子注云：經營爲營。

有道相

教有財相分也。又欲上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上強聽治，則國家治

矣。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財用足，則內有以潔為酒醴粢盛，據吳

作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為環璧珠玉，以聘撓四鄰。畢云撓與交同音諸侯之寃不與

矣。一切經音義云古文寃懇二形。今作愆同。蘇云寃當讀如愆。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

荀子榮辱篇揚注云持養保養也。義詳非命下篇。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弟兄慈孝，故唯毋明乎順天之

意。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改。毋語詞詳尙賢中篇。奉而光施之天下。光與廣通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

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廣雅釋詁云便安也。寧舊本作寧。今據吳鈔本改。是故子墨子曰：今

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讀亦

順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戴云子字衍辟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

也。吳鈔本辟作譬。畢云辟同譬。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為

不利哉。俞云臣國當為國臣。正對國君而言。君曰國君。故臣曰國臣也。今倒作臣國。義不可通。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

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終不可得。誅罰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

異此。畢云已同以。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畢云舊脫則字。據下句增。處大都則伐小都。吳鈔本二句並無則字。

欲以此求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祟必至矣。然有所不為天之所欲

而為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為人之所欲，而為人之所欲矣。人之

所不欲者何也？曰：疾病禍祟也。畢云舊脫禍字。據下文增。若己不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

不欲是率天下之萬民以從事乎禍崇之中也。故古者聖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與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天之爲寒

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孰。道藏本吳鈔本作熟俗字六畜遂。疾菑戾疫凶饑

則不至。吳厲字通詳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畢

舊說道字一本有本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下蓋有不仁不祥者曰

當若子之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

詳者。王云故猶則也畢云與同舉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撒遂萬物以利用之。物吳鈔本作民下同畢云說文云擊旁擊

也。但末詳舉遂之義。俞云撒遂二字義不可通。撒當爲撒。疑本作撒。或作撒。傳寫誤合之爲撒。撒而撒又誤爲遂。耳。撒與交。通。莊子庚桑楚篇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徐無鬼篇作吾與之樂樂於天。吾與之樂食

於地。是交。通。古通用也。撒萬物以利用之。與兼天下而愛之同義。交猶兼也。案俞說任曲不足據。韓非子說林上篇云有欲以御見荆王者曰臣能撒鹿。莊子至樂篇云莊子至楚見空欄。撒以馬籬成玄英注

云撒打擊也。依韓子撒鹿義推之。疑當爲撒。御之義。遂或當爲逐之。譌然下。若豪之末。豪吳鈔本作毫下同畢云豪本作藁藁字

正文經典或從毛非非天之所爲也。爲舊本作謂今據吳鈔本正。蘇云非上當有其字下同謂當從下文而民

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蘇云否義未詳。疑當作厚。俞云否字義不可通。乃后字之誤。后讀爲厚。禮記檀弓篇后木正義曰。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是后厚古通用。說文厚古

文作厚。本從后聲。故聲近而義通也。比云若豪之末。無非天之所爲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厚矣。言天愛民之厚也。下文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又曰此吾以知人之愛民之厚也。並可爲證。案俞說是也。

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

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以磨爲日月星辰。以字舊說今據道藏本吳鈔本補。顯云顏

氏家訓。世本容成造曆以曆爲確。磨之磨。王云磨亦當爲曆。曆爲日月星。辰猶大戴記五帝德篇言。歷離日月星辰也。案王校是也。詳非攻下篇。以昭道之。說文日部云昭明也制爲

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

王云雷降雪霜雨露義不可通雷蓋買字之義實與隕同左氏春秋經莊七年星隕如雨公羊

隕作賈爾雅隕降落也故曰賈降雪霜用賈

以長途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為山川谿谷播賦

百事。

畢云播布以臨司民之善否。

畢云司讀如伺俗从人為王公侯伯。

侯伯舊本作諸伯吳鈔本作侯伯道藏本作諸侯審校文義吳本較

長今

使之賞賢而罰暴。

畢本賢舊作焉一本如此願云藏本賢季本同案吳鈔本亦作賢

賊金木鳥獸。賊當為賦形近而誤言賦斂金木鳥獸而

用之也

從事乎五穀麻絲。

吳鈔本作絲麻

以為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

今有人於此。靡若愛其子。

一切經音義引三着云靡古歎字

竭力單務以利之。

長而無報子求父。

蘇云當云其子長而無報乎父

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其子

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撒遂萬物以利之。以吳鈔本作而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為。非上亦當有無

字畢云據上文當有也字

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

否亦當作后讀為厚詳前

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

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

吳鈔本無君子二字

且吾所以知天

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足矣。曰殺不辜者。天予不祥。不辜者誰也。

不上亦當有殺字

曰。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夫胡說人殺不辜。而

天予之不祥哉。

夫舊本亦作天王云天胡說之天當為夫此涉上下文天字而誤夫發聲也言若天非愛民之厚則人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者果何說哉節葬篇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

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哉是其證

此吾之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

舊本稅之所二字今據吳鈔本增

且吾

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已矣。曰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有之。憎人賊人。畢云二字舊脫據下文增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亦有矣。

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堯舜禹湯文武焉所從事。曰。從事兼不從事別。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劫弱。衆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做賤。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是謂天德。聚斂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不止此而已。書於竹帛。畢云後漢書注引書於作書其事。据下文亦然。戴云當依下文補脫文三字。今作書於竹帛者。後人据兼愛下篇刪之。鑿孟。吳鈔本鑿作盤。下同。畢云後漢書注引鑿作盤。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愛人利人。順

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

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詩大雅毛傳云。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鄭箋云。夏諸夏也。天之言云。我歸人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其爲人不識古不知今。順

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之道。尙誠實。貴性自然。案墨子說詩與鄭義同。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

殷以賞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

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留而已。畢云据下文。既可謂而知也。此句未詳。王云。既可得留而已。當作既可得而知。智已智。即知也。墨子書知字多作智。見於經說耕

柱二篇者。不可枚舉。言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而知。已尙賢。篇曰。既可得而知。已舊本作既可得留而已。者。智誤爲留。又誤在而字上耳。下文云。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得而知也。亦當作既可得而知也。前後相證。則兩處之誤字不辯。夫憎人賊人。賊。吳鈔本作疾。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誰也。

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桀紂幽厲焉所從事。曰。從事別。不從事兼。別者。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謀愚。

貴傲賤。觀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無所利。是謂天賊。聚斂天下之醜名。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不止此而已。又書其事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大誓之道之。

誓道藏本吳鈔本並作明莊述祖云墨書引大誓有去發有大明去發當爲太子發爲大誓上篇大明即詩所謂會朝清明也詩書皆曰大明明武王之再受命爲中篇案此

文非命上中二篇並作大誓明培爲譌字蓋誓省爲折明即諫古折字之譌類師古匡謬正俗引書湯誓誓字作斬山井鼎七經孟子考又載古文甘誓誓字作新蓋皆新新二字傳寫譌舛與明形略相類莊說不足據

曰。紂越厥夷居。紅聲云夷居倨慢也說文戶部云居踞也不宥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祇舊本爲祗今據道藏本正

乃曰。吾有命。無廖傳務。畢云此句非命上作無廖匪扁非命中作毋廖其務据孔書泰誓云罔龜其侮則知無罔音義同廖匪皆懲字之譌儼則其字之譌務音同侮雖孔書龜

作作者取墨書時猶見魯本故足据也孫星衍云當作無廖其務言不勸力於其事或孔書侮字反是務假音未可知也紅聲從毋其務云德讀爲戮力之勸言已有命不畏鬼神毋爲勸力於鬼神之書明鬼篇云古者聖王必與鬼神爲其務又云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此非命天志引書之意與明鬼篇大指略

同詰讓寒無當讀爲侮詐非命中篇書大誓僞孔傳云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舉臣民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孔說非墨子義

天下。畢云二字疑衍即下天亦二字重文莊讀無僞鼻務天下爲句云僂且也鼻當爲眉案莊說難通不足據天亦縱棄紂而不葆。畢云孔書泰誓云紂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乃曰吾有民有命罔龜其侮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

意也。故夫憎人賊人。賊與鈔本作法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得而知也。得舊本讀謂今據吳鈔本

正王校亦改得。是故子墨子之有天之。畢云一本作志疑俗改辟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辟作人之

上文云辟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是其證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

圓與不圓也。量度與鈔本到下同曰。中吾規者。謂之圓。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圓。是以圓

與不圓。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圓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

王云天之意本作天之天之即天志本篇之名也子墨子之有天之已見上文古志字通作之說見驗令篇後人不達又見上下文皆云順天之意反天之意故於天之下加意字耳

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爲刑政也。

爲上吳鈔

下有之字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爲文學出言談

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行。

王校刪二意字云善本謂之善下衍意字

謂之不善下脫行字又衍意非二字今據下文改正秦意疑當作惠與德通善德行不善德行猶下云善言談不善言談善行政不善刑政也王謂衍文未端下行字舊本誤非今從王校正

觀其言談

順天之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爲法。立此以爲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 天志下第二十八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

異家所以避逃之者。

畢云据下文當有矣字王引之云所以可以也案此所當從畢訓爲處所王說非詳上篇

然且父以戒子兄以

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家不戒不慎之而有處人之國者乎。

有疑當爲可

今人

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

戒之慎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

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

王引之二極字義不可通極戒當爲微戒字之誤也上篇相微戒三字凡五見

俞云極戒即微戒也極通作亟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倞注並曰極讀爲亟是也廣雅釋詁亟敬也亟爲敬故亦爲微矣亟又與荀通見爾雅釋詁篇釋文而敬字即從荀是可知其義之通說文心部極疾也從心亟聲一曰謹重貌謹重之義亦與微相近

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慎之

必爲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

而惡其不義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

正猶言正人詳上篇

何以知義之爲正

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

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已而爲正。

意林引次並作恣正並作政案次當依馬讀爲恣王訓爲卽似未塙詳上篇

有士正之士不得次已而爲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次已而爲正。有諸

侯正之諸侯不正次已而爲正。有二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已而爲正。有天

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已而爲政。

依上下文亦當作正

有天正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

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之正天子也。

王云舊本不明於天下脫之字正下又脫天子二字今補

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



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王云福字義不可通。禍福當爲禍祟。下者降也。言降之以疾病禍祟也。疾病禍祟見中篇。霜露不時。

天子必且嚮參其牛羊犬彘。絜爲粢盛酒醴。絜舊本作潔。今據吳鈔本改下同。以禱祠祈福於

天。我未嘗聞天之禱祈福於天子也。畢云禱下當有祠字。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

子也。與鈔本此作是重且貴作貴且重。以此下文及中篇校之。重且貴當作貴且知。是故義者不自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

者出。曰。誰爲知。天爲知。俞云此上說誰爲貴。天爲貴六字中。當曰然則孰爲貴。孰爲知。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是其證。然則義果自天

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

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兪謂享食其賦稅物產。

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有遠靈孤夷之國。戴云遠靈二字義不可通。靈疑當作勞勞。說文以爲籀文。

芻字類與方。通今文尙書多借芻爲方。遠勞言遠方也。語讓寒靈疑虛之誤。北魏孝文帝祭比干文。虛作虛。南唐本業寺記作靈。東魏武定二年邑主造象頌。靈作靈。二形並相似。耕柱篇評靈亦辨虛之誤。與此正同。皆

嚮參其牛羊犬彘。絜爲粢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

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贊吳鈔本作辟。今是楚王食於

楚之四境之內。王引之云。今是與今夫義同。故愛楚之人。越王食於越

得於此文。獨省也。故愛越之人。道藏本季本吳鈔本並。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知其兼

愛天下之人也。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王云物字義不可通。物當爲此。此字指上文而言。篇曰不止此而已矣。

又曰不止此。而已皆其證。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王云舊本民下衍國字。今刪殺一下。脫不辜者。

必有一大。字。今據上中二篇補。曰。誰殺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依上文當作不祥。曰。天也。若天之中實

必有一大。字。今據上中二篇補。曰。誰殺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依上文當作不祥。曰。天也。若天之中實

不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

王引之云：別讀為偏，言天偏愛百姓也。古或以別為偏，樂記其治。辨者其禮具，鄭注辨偏也。史記樂書辨作辨，集解一作別，其禮也。

既可得而

知也。何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二代之聖王知之。

吳本三代之聖王作之三代聖王

故昔也。三代之

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之天下也。

下之字與鈔本無疑衍

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

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爲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爲天子以法也。

戴云：以法疑當作以爲儀法。說二字耳。以爲儀法見下文也。當爲世之誤。世名

之曰聖人。句案以下文校之，此處說文甚多，以法也三字乃其殘字之僅存者。戴說未堵，今以此下文及尚賢中篇補之，疑當作以爲民父母，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譽之。業萬世子孫繼嗣譽之者，不之廢也。此法也，即廢也。誤鐘鼎款識。皆以鐘鼎廢。名之曰聖人，以此知其賞善之證。

畢云：舊說知字据下文增

是故昔也。三代之暴

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天

畢云：一本有鬼神天二字案。道藏本季本與鈔本並有。

以爲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

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去失社稷。

畢云：說文云：去有所失也。春秋傳曰：去子

專矣。玉篇云：去于粉切。

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賁不之廢也。

業萬世詳上篇。王云：賁當爲者，隸書者字，或作指，見漢衛尉府齋衡方節，陽令曹全碑與賁相似而誤。不之廢，衍之字，廢者止也。見中庸表記。注言業萬世子孫繼嗣而毀之者，猶不止也。

向賢篇云：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是也。今本者，譌作賁，下文又衍之字，則文不成義。

名之曰失王。

蘇云：失字誤。上篇皆暴王。

以此知其罰暴之

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

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爲道也。義正別之爲道也。力正。正上篇並作政字通曰。力正義詳明鬼下篇。

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衆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

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

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

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

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

衆則賊寡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

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

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俞云之當作天。是謂天賊。與是謂天德對文中篇正作天賊。故凡從事此者。

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

加之。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爲儀法。舉云之一本。作志疑俗改。

考古志字只作之說文無志字。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知

方圓之別矣。王云舊本說知字中篇曰圓與不圓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今據補。是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爲儀法。舉云。

之當爲志。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道誠本吳鈔本。義下有之字。何以知天下之士

君子之去義遠也。吳鈔本義下有之字。今知氏大國之君。俞云知字衍文蓋涉上句吾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兩句竝有知字。

而衍氏當讀爲是禮記曲禮篇是職方鄭注曰是或爲氏儀禮觀禮篇大史是右注曰古文是爲氏也周官射人注引作大史氏右然則氏是古通用今氏卽今是也今是卽今夫也禮記三年問篇今是大鳥獸荀子禮論篇今

是作今夫荀子宿坐篇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韓詩外傳今夫作今是並其證也上文曰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此云今氏大國之君文法正同上文作是此文作氏則字之異耳

寬者然曰。俞云寬者不當有關文蓋言其土地之廣大也故下文以然字作轉語案疑當作寬然曰者乃衍文寬當為憲之借字聲義並與離同說文離部云豔呼也讀若離寬豔同从其聲古通用言今大國之君皆豔然爭持攻國之論也俞

說非 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爲大哉。是以差論蚤牙之士。瓜非攻中下

二篇並 比列其舟車之卒。舟車之卒伍是其證也皆列即比例。以攻罰無罪之國。從非

攻下篇 入其溝境。王云溝境二字不詞當依非攻篇 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史

樊鄴隱微傳集解引 以御其溝池。其溝池若周語所云墜高墜庫也史記河渠書禹抑澗水索隱曰抑

張晏云殘有所毀也 堯書溝洫志作堙堙抑皆塞之也是抑與堙同義非攻篇作堙其溝池堙亦堙也韓書抑字或作抑見漢校官碑御字或作仰見帝堯碑二形相似而誤 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犧

怪。吳鈔本 民之格者。則勁拔之。畢云勁舊作勁从力非勁拔即到刺拔音同制詒讓案劉拔疑

不格者。則係操而歸。畢云係一本作繫王引之云民可係而歸不可操而歸古亦無以係操二字連

校是也孟子梁惠王篇 丈夫以爲僕隸。文舊爲大顧云當爲丈夫王引之宋翔鳳校並同今據正左傳文

作園以 胥靡。史記賈誼傳云傳說胥靡索隱引徐廣云胥靡廣刑也胥約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

意改 刑徒人也胥相靡繫也謂繫相聯相繫漢書所謂鉗鑕者也顏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猶今囚徒以

鑕連枷也案向賢中篇說傳說被褐帶索庸築乎傳嚴即史記所謂胥靡則當爲刑徒役作之名徐崔說談 婦

人以爲春會。吳鈔本婦作嬾會作囚誤畢云周禮云其男子入于春臺又說文云會釋酒

王云畢以會爲或春或否之否非也說文會釋酒也從西水牛見於上禮有大會掌酒官也月令注酒款曰會據

此則酒官謂之會者以其掌酒也然則女奴之掌酒者亦得謂之會矣周官酒人奇禮說曰酒人之糞多至三百

則古之酒皆女子爲之即墨子所謂婦人入縣官爲奴其少亦知以爲妾是其證焉士奇禮說曰酒人之糞多至三百

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則此言春會者或爲春或爲酒也案畢說是也周官春人有女春抗二人鄭注云

女春抗女奴能春與抗者抗扞曰也說文春會者或爲春或爲酒也案畢說是也周官春人有女春抗二人鄭注云

王宋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義。以告四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軍。殺

將若干人矣。其鄰國之君。亦不知此爲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有與又將若干人矣。其鄰國之君。亦不知此爲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通下同發其

認處。畢云未詳說文玉篇無認字。詒讓案認與鈔本作認。即總之俗。於義亦無取。疑認處當作徒。徒從正字。作徒。諫變或作徒。行與糸相似。止與心相似。遂譌作認。耳遠處亦形近。而誤國語。吳語云徒。徒來告。章

注云徒步也。徒傳車也。周禮行夫注云。徒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發其徒。遂謂使人致賈於攻伐之國。必起

發卒徒車馬以從行也。或云認當作縵之譌。縵古或作縵。右牛形。與忍相類。縵又從之。借字縱處。即從縵。亦通

使人饗賀焉。饗當讀爲聘。高之高。周禮玉人鄭注云。高獻也。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爲不仁不義

也。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爲人後子者。後子即嗣子。詳節葬下篇。必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

何不當發吾府庫。舊本脫府字。王據上文補。視吾先君之法美。王云法美二字義不相屬。美當爲義字之誤也。少儀言語之美。鄭注美當爲儀

案美乃義字之誤。義即古儀字。今儀去儀也。前有法儀篇云。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非命篇曰。先立義法。即儀法。當讀爲當。荀子性惡篇云。當試去君上之教。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則天下之悖亂而相

亡不待頃矣。呂氏春秋疑似篇。戎寇當至。當並與嘗同。史記西南夷傳。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漢書嘗作當。嘗試也。言試發吾府庫。視吾先君之法儀也。必不曰文武之爲正者

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

吾所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

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

其實。言不與種植之勞。而取其實也。已非其有所取之故。此有誤。疑當云以非其所有取之故。已以同。所有二字誤倒。豈不可通。而况有踰

於人之牆垣。以下文校之。於字疑衍。担格人之子女者乎。蘇云担說文云。担也。从手且聲。讀若担。格舉持也。爾雅釋訓云。格格舉也。俞云担字無義。持也。爾雅釋訓云。格格舉也。俞云担字無義。

當爲衍文。蓋即垣字之誤。而護者格人之子女。與下稱人之金玉。蚤蚤稱人之牛馬。一律曰格曰竊。皆以一字爲

文也。下文論人之牆垣。担格人之子女者。亦衍担字。又下文此爲踰人之牆垣。格人之子女者。正無担字。可證上

兩處之衍矣。畢反謂其說扭字非也。格人之子女，謂拘執人之子女。後漢書鍾離意傳注曰：格，拘執也。是其義矣。扭，據字通方言云：扭，據取也。南楚之間，凡取物溝泥，中謂之扭。或謂之據。釋名釋姿容云：據，又也。五指俱往，又取也。俞說非。與角人之府庫。俞云：角字無義，乃穴字之誤。穴，隸書作肉形，相似而誤。竊人之金玉蚤蚤者乎？王引之云：蚤，二字義不可通。蚤，蚤當為布。稟，稟書布字。作布蚤字，作蚤二形相似。故布為蚤，苜子儒效篇必蚤正以待之也。新序雜事：蚤，蚤作布。稟，蓋稟之借字。布，稟即布帛說文。稟，帛如紺色。或曰：探綸讀若稟。稟，稟同音。故字亦相通。凡書傳中，從稟之字多相亂。故非稟，竊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稟今本作布。繆而檀弓之布，葛衝也。稟，葛書也。今本亦作繆。繆，繆其他從稟之字亦多變。而參稟書參字，作參與稟相似。因繆作稟矣。西伯拔黎，乃罪多。參在上。馬融讀參為參，亦以其字形之相似。金玉布稟，與踰人之欄牢。爾雅：鈔本作欄。下同。義詳非攻上篇。皆府庫所藏。故曰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布稟。與踰人之欄牢。周禮：充人鄭注云：牢，閑也。說文：牛部云：牢，閑養牛馬園也。竊人之牛馬者乎？而况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人之為政也。

人舊作天，以意改案。道藏本與鈔本作夫。季本作人與畢校合。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牆垣，扭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蚤者。道藏本與鈔本下並有乎字。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畢云：舊脫之。字据上文增。與入人之場園。毛詩：幽風七月傳云：春夏為園，秋冬為場。鄭箋云：場園同地。自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墜以為場。竊人之桃李瓜薑者。王引之云：舊脫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十字，當據上下文補。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政，亦無以異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

弁。此為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此為踰人之牆垣，格人之子女者。畢云：据上格上。與入人之府庫，竊人金玉蚤蚤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黃我者。

黃，畢本並改黃云：舊作黃，下同。以意改。顯云：黃，讀若治絲而勞之。勞，我當為義。案顯說是也。勞，亦與紛同。向同中篇云：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與此文例略同。愈就篇云：芬，蠶脂粉膏。以黃為勞，與彼相類。則豈有以異是黃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

當脫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黃我者。黃，畢本並改黃云：舊作黃，下同。以意改。顯云：黃，讀若治絲而勞之。勞，我當為義。案顯說是也。勞，亦與紛同。向同中篇云：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與此文例略同。愈就篇云：芬，蠶脂粉膏。以黃為勞，與彼相類。則豈有以異是黃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

當脫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黃我者。黃，畢本並改黃云：舊作黃，下同。以意改。顯云：黃，讀若治絲而勞之。勞，我當為義。案顯說是也。勞，亦與紛同。向同中篇云：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與此文例略同。愈就篇云：芬，蠶脂粉膏。以黃為勞，與彼相類。則豈有以異是黃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

當脫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黃我者。黃，畢本並改黃云：舊作黃，下同。以意改。顯云：黃，讀若治絲而勞之。勞，我當為義。案顯說是也。勞，亦與紛同。向同中篇云：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與此文例略同。愈就篇云：芬，蠶脂粉膏。以黃為勞，與彼相類。則豈有以異是黃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

當脫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黃我者。黃，畢本並改黃云：舊作黃，下同。以意改。顯云：黃，讀若治絲而勞之。勞，我當為義。案顯說是也。勞，亦與紛同。向同中篇云：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與此文例略同。愈就篇云：芬，蠶脂粉膏。以黃為勞，與彼相類。則豈有以異是黃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

當脫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黃我者。黃，畢本並改黃云：舊作黃，下同。以意改。顯云：黃，讀若治絲而勞之。勞，我當為義。案顯說是也。勞，亦與紛同。向同中篇云：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與此文例略同。愈就篇云：芬，蠶脂粉膏。以黃為勞，與彼相類。則豈有以異是黃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

示之黑。謂之黑。

王引之經傳釋詞謂下刪之字

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自亂不知黑白之別。今

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

畢云能少嘗爲少而据上文如此能而音同故也王引之云能猶而也能與而古聲相近故義亦相通戴說同

謂甘。多嘗謂

苦。王氏釋詞多嘗下增之甘二字

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政也。

戴云政上當有

爲字

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

戴云二字有脫誤

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爲文

義。

王云文義二字義不可盡文當爲大字之誤也謂多殺鄰國之人聞之者不以爲不義反以爲大義也非攻

篇曰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之謂也案王據非攻篇證此是也而與謂通文卽之之語言因以稱之曰義也

此豈有異黃黑白甘苦之別者哉。

別辯聲近字通

故子

墨子置天之以爲儀法。

畢云之當爲志

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爲法也。

王云志字亦後人所加之卽志字也

案說詳中篇

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

俞云大夏卽大雅也雅夏古字通荀子榮辱篇曰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

夏而夏是夏與雅通也下文所引帝謂文王六句正大雅皇矣篇文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

吳鈔本懷下有而字

毋大聲以色。毋長夏

以革。蘇云詩大雅文王篇二母字作不詒讓案中篇引毋並作不與詩同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義並詳中篇

此誥文王之以

天志爲法也。

吳鈔本誥作告畢云誥字据上文當爲誥詒讓案也字疑衍

而順帝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

實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當

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

兩志字王校亦刪詳前

# 墨子閒詁卷八

## 明鬼上第二十九闕

## 明鬼中第三十闕

## 明鬼下第三十一

淮南子記論訓作右鬼高注云右猶尊也漢書藝文志亦同顏注引此作明鬼神疑衍神字明謂明鬼神之實有也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正。

畢云正同任詒讓案節葬下篇作在

字通天志下篇云兼之爲道也義正刑之爲道也力正周禮禁暴氏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鄭注云力正以力強得正也是以存夫爲人君臣上下者之不

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

強於從事也。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畢云舊脫亂字据下文增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

乎道路率徑。

蘇云退疑當作遇下文同俞云退字無義疑迫字之誤謂迫而奪其車馬衣裘也率徑二字亦無義據下文此語兩見而皆無率徑二字疑爲衍文案二說皆非也退當爲徑字之誤徑

與繫通書故警弗廷克奔釋文引馬融本廷作繫云繫也史記周本紀弗廷作不繫集解引鄭注云繫強繫謂強暴也孟子萬草篇云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鄭注云禦人以兵禦人而奪之貨即其義也率徑當讀爲術徑屬上道路爲句率聲與尤聲古音相近廣雅釋詁云率述也白虎通義五行篇云律之言率所以率氣令生也周禮典同鄭注云律述氣者也述氣即率氣是其證說文行部云術邑中道也月令審端徑術鄭注云術周禮作途夫間有途途上有徑途小溝也步道曰徑杜臺卿玉燭寶典引蔡邕月令章句云術車道也徑奪人車馬衣

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

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偕

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

舊本借作借畢云借本書尙賢中作藉比俗改王云上言若使則下不得又言借若余謂若字涉上文而衍借乃借字之誤也



與皆通。傷警予及女皆亡。孟子梁惠王篇皆作偕。周頌豐年篇降福孔皆。晉書樂志皆作偕。言使天下之人皆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則天下必不亂也。舊本罰暴二字倒轉。句上文改。

豈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日暮以爲教誨乎天下。

舊本下有之字。畢又以意增人。

字王云。畢補非也。此文本作日暮以爲教誨乎天下。今本天下下有之字。皆涉下句天下之衆而衍。畢不解其故而於之下補人字。誤矣。下文天下之衆。即天下之人也。案王說是也。今據刪。

疑天下之

衆。使天下之衆皆疑惑乎鬼神有無之別。吳鈔本無惑字。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

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

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可以不明察此者也。

舊本明上脫不字。今從王校補。俞云。此本作故當鬼神之有與

無之別。不可以不察者也。下文曰。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爲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爲明察。此此文以爲字。即涉下文而衍。明察此字。即涉下文而誤。下云。不可不察。正承此而言。故知此文無明字也。禁云。下以字當作不察。俞說是也。今從之。此字不當刪。詳非攻下篇。

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爲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爲明察。此其說將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

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爲儀者也。

亡。吳鈔本作無。亡古無字。篇中諸有無字。疑古本並作亡。

請惑聞之見之。請當讀爲

誠墨子書多以請爲情。又以情爲誠。故此亦以請爲誠。詳向同中下二篇。惑與或通。戴云。請諸字之誤失之。

則必以爲有。莫聞莫見。則必以爲無。

舊說則必以爲有。以下九字王據下文及非命篇補。今從之。

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

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

則鬼神可謂有乎。

何可錯出義兩通。不知孰爲正字。

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爲聞見鬼神

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爲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言曰。若以衆

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



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

國語晉語司馬侯謂悼公曰羊舌肸習於春秋韋注云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目以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時孔子

未作春秋又楚語莊王使士蹇傅太子申叔時告之曰教之春秋以感勸其心公卒莊七年傳云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何注云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為春秋管子法法篇云故春秋之記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

者矣尹注云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而春秋之國史也史通六家篇隋書李德林傳並引墨子云吾見百國春秋蓋即此史通又云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曰為夏殷春秋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為君者

以教其臣為父者以讞其子畢云說文云警戒也此異文曰戒之慎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

詳鬼神之誅畢文舊作謀據後文改若此之懼懲也慎遠義同玉篇手部云攝側林切急疾也慎與晉通易豫朋蓋簪釋文云簪鄭云錄也李作攝淮南子本

經訓云兵莫憚於志而其邪為下高注云憚猶利也並與此義相近

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道藏本吳鈔本並無也字昔者鄭穆公史記鄭世家穆公蘭文公子然此實當為

秦穆公之僞畢云郭璞注山海經引此作秦穆公又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引穆作穆公案郭引作秦是也王燭寶典引墨子曰昔秦穆公有明德上帝使句芒賜之壽十九年也即約此文論衡福虛篇云儒家之徒董無心墨

家之役繼子相見講道繼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繼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榮紂不夭死堯舜榮紂猶為尙遠且近難以秦穆公晉文公夫說者行之迹也述生時行為死說穆者謬亂之名文

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案穆公之圖不備晉文晉文之證矣於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穆公以年是天報謬亂與穆公同也又無形篇云傳言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北齊

書樊遜傳遜對問福福報應亦云秦穆有道句芒錫符以諸書證之則不當作鄭明矣下文凡鄭字並當作秦當晝日中處乎廟當吳鈔本作嘗古字通用有神入

門而左鳥身畢云海外東經云東方句芒鳥身人面太平廣記引作人面鳥身戴云脫人面二字素服三絕三絕無義疑當作玄純玄與三純與絕草書並相近因而

致誤素衣玄純蓋即深衣采純明與凶服異也畢引說文云絕刀斷絲也非此義

面狀正方畢云太平廣記引作而狀方面正戴云面乃而字之誤案山海經郭注引作方面則面字非誤鄭穆公見之乃恐懼葬神曰無懼畢云舊說此四字据太平廣記增太平御覽引作一日字一本作神曰二字帝享女明德吳

鈔本作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錫吳鈔本作享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亦當穆公

再拜稽首曰敢問神名畢本名作明云舊脫此字太平御覽引云敢問神明為何太平廣記引云公問神明察明同名也王云鈔本御覽神鬼部二正作敢問神名刻本名作明

漢也明古讀若芒不得與名通案王校是也楚辭遠遊供與祖補注引亦作名今據補正

曰予為句芒。句芒地示五祀之木神月令春其神句芒是也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說少昊氏之子重

為句芒此人鬼為木官配食句芒者非地示也

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為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

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燕簡公

畢云案史記簡公平公子周敬王十六年公元年也詒讓案論衡書虛篇說此事作趙簡子死偽篇作趙簡公並誤惟訂鬼篇

作燕簡公

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

顯云論衡訂鬼書虛死偽篇作莊子儀

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

辜簡公時燕尚未稱王

死人毋知亦已

毋吳鈔本作無

死人有知不出二年必使吾君知

之期年燕將馳祖

畢云祖道王云畢說非也法苑珠林君臣篇作燕之有祖傳猶宋之有桑林國之大祀也據此則祖是偏名故又以雲夢比之下文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亦謂祖傳之

塗也然則此祖非祖道之謂案王說近是顏之推還家記又作燕之祖澤當國之大祀祖與祖植字通王制云山川沮澤孔疏引何胤隱義云沮澤下極地也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沮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者為沮也

俞正登據說苑臣術云魏祖乘軒車載華蓋時以開暇祖之於野蓋所謂馳祖者也未知是否

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王引之云當猶如也又齊之下校增有字詒讓案國

語魯語云莊公如齊觀社曹翹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又曰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韋注云旅衆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云楚子使薳啓疆如齊聘齊社萬軍實使客觀之

宋之有桑

林左襄十年傳云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杜注云桑林殷天子之樂名淮南子脩務訓云湯早以身禱於桑山之林高注云桑山之林能為雲用故禱之呂氏春秋慎大篇云武王勝殷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

林高注云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所奉也莊子養生主篇云合於桑林之舞釋文引司馬彪云桑林湯樂名案杜預司馬彪並以桑林為湯樂左傳孔疏引皇甫謐說又以桑林為太僕別名以此書及淮南書證之桑林蓋大林之名湯禱旱於彼故宋亦立其祀左昭二十一年傳云宋城舊鄭及桑林之門

當即望祀桑林之處因湯以感樂禱旱於桑林後世沿襲疑有桑林之樂矣

楚之有雲夢也爾雅釋地云楚

有雲夢郭注云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周禮職方氏荊州其澤藪曰雲夢

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

周禮州長鄭注云屬猶合也聚也

日中燕

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燕簡公在位十二年卒當敬王二十

七年魯哀公二年則殺莊子儀事當在簡公十一年也但依左傳昭三年北燕伯欵即簡公史表則以為惠公其元年當周景王元年在位九年卒歷悼共平三世而後至簡公與左傳殊不合未知孰是論衡死偽篇云簡公將

入於桓門莊子儀起於道左執彤杖而揮之斃於車下與此小異疑兼采他書桓古與和通桓門當即周禮大司馬中冬狩田之和門與此云馳於祖塗不同也

當是時燕人從者

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語吳鈔凡殺不辜者。

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僭。邀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

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惟吳鈔昔者宋文君鮑之時。君吳鈔本作公論。衛祀義

有臣曰。禘觀辜。顯云論衛訂鬼作宋夜姑。姑讓案字書無禘字。論衛祀義篇云。祝曰。夜姑則詬。當即祝之

作射。又文六年。番狐射姑。殺梁作狐。夜姑。春秋。桓九年。經有曹世子。論衛祀義篇云。掌

射。姑左。傳定二年。又有邾大夫夷射姑。是古人多以射姑為名之證。將事於厲者。盧云

厲公厲泰厲之屬也。宋歐陽士秀以厲為神祠以管。類篇示部引廣雅云。孫詒

子請桓公立五厲祀。堯之五吏為證。後世統謂之廟。也。畢云。孫詒引廣雅云。孫詒

即祝史也。玉篇云。殊之俞。祝詛也。又音注。言神馮於祝子而言也。蘇云。下言舉揖而棄之。則揖宜从木為楫。俞

云。下文。孫子舉揖而棄之。揖未知何物。疑此。文本作。孫子舉杖而棄之。向書大傳八十者。

杖於朝。見君。揖杖。鄭注曰。揖。挾也。此揖杖之義也。因揖杖。誤倒為杖。揖後人。遂改下文之舉杖為舉揖。以合之耳。

舉杖而棄之。猶定二年左傳云。奪之杖以敲之。藥即敲之。段音案。殊疑。禘之異文。說文。示部云。禘。禘牲馬祭也。周

禮。甸祝。禘牲。禘馬。鄭注云。禘讀如伏誅之誅。今條大字也。畢以殊為祝。異文說。無所據。上觀。辜已。是祝則。孫子不

當復為祝。竊疑。當是巫巫能接神。故厲神降於其身。謂之。孫子猶楚辭。謂巫為靈子也。蘇校謂。揖當作。揖。近是。論

衡祀義。篇作厲鬼杖。而與之言。又云。舉。檝而。捨之。檝。即。檝之俗。然說文。木部云。檝。舟。檝也。於義。無取。竊疑。檝。實

當作。檝。篆文。形。近。而。誤。說文。殳部云。檝。軍中。士所持。殳也。與。殳。音義。同。淮南子。齊俗。謂云。掃。芻。杖。殳。許。慎。注。云。殳

木杖也。但漢人引。已作。檝。未。敢。輒。改。觀。辜。是。何。珪。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淮南子時則訓高注云全無虧春秋。冬。夏。選。失。時。蓋言祭厲失其常時。畢云。選。同。算。詒

必先祭器。則。選。下。疑。祝。効。字。選。豈。女。為。之。與。意。鮑。為。之。與。王引之云。意。與。抑。同。論。語。學。而。篤。觀

說官臣觀辜特爲之。左襄十八年傳中行獻子請于河稱官臣優杜注云守官之臣 侏子舉揖而橐之。揖疑亦當爲殺諒校改構亦通俞校

改杖未塙論術祀義篇云厲鬼舉機而拮之奠於壇下此疑當讀爲鼓同聲假借字左定二年傳云奪之杖以般之稱文云般若孝反又若學反說文作般云擊頭也字林同又一日擊聲也口交反又口卓反訓從般云橫擗也案今本說文支部擗作擗畢云稟同般 壇之壇上當是時。畢云舊說此字一本有 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

聞。畢云舊說者字一本有註讓案遺藏本吳鈔本並有 著在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懣懣也。遺藏本吳鈔本無也字 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

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惟吳鈔本作唯 昔者齊莊君之臣。畢云君事類賦引作公舊說臣字据太平御覽事類賦增 此二子者。訟二

年。而獄不斷。公羊宣元年何注云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 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畢云由與猶同故兩作王云由

猶皆欲也。謙與兼同。言欲兼殺之。兼釋之也。大雅文王有聲篇匪諶其欲禮器作匪革其猶周官小行人其轉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大戴記朝事篇猶作欲是猶即欲也。猶由古字亦通。蘇說同。恐失有罪。

乃使之入共一羊。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之作二 盟齊之神社。畢云事類賦無神字詒案周禮司盟云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詔凡盟詔各以其地

城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鄭注云使其一子許諾。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二子相從 於是出洫。畢云說文云出水兒讀若窟洫未詳

疑血字言以水澀血供云出洫當是蒞盟之講案洫血味不辭供謂沿盟之講於字形亦遠。撫羊而漉其

血。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已上八字作以羊血漉社則漉當爲瀉字之誤。漉字書無此字。盧云玉簪有漉字云。漉播也。烏可爲寡力。可三切。王引之云。漉即到字也。廣雅曰。到刑刻到也。吳語自到於客前。賈逵曰。到到也。作漉者。或文字耳。此文本作漉。羊出血而漉其血。謂到羊出血而漉其血於社也。太平御覽卷部十三引。作以羊血漉社者。省文耳。今本出血作出血。涉下文漉字而誤。加夕。又誤在漉字之上。則義不可通。案王以出洫爲出血。則是也。供說同。

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畢云四字事類賦作已盡二字 讀中里微之辭。未半也。

類賦引也。作祭。羊起而觸之。畢云事類賦引作觸中里微 折其腳。祧神之。

此有祝誤。畢云疑當作祧神之。社案羊跳安能祧人使禮畢說

不台事情而橐之。禮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畢云太平御覽引云齊人以爲有神

驗事類賦引云齊人以為有神。以爲有神。疑以意改。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先不以其請者。畢云品當

爲盟下請當爲情。王引之云。畢謂品當作盟。是也。上請字當爲諸。先當爲共。隸書先字或作失。與共相似。而誤共字當在盟字上。共盟見上文。諸猶今人言諸。凡也。言凡共盟。而不以其情者。必受鬼神之誅也。上文曰。請不敬。備

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慚遠也。是共證。今本諸請作請。共請作先。盟請作品。又升品字於先字上。則義不可通。下請字。即情字。也。墨子書通之。請爲情。不煩改字。論先字之義。向不可曉。王氏改爲共字。而移在盟字之上。

似亦未安。先疑失字之誤。矢誓古通用。盟矢即盟誓也。失字隸書或作夫。見孔宙碑。先字隸書或作失。見北海相景君碑。兩形相似。而誤案。俞說是也。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慚

邀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

博林。幽澗。毋人之所。王云深谿博林。幽澗。毋人。即天志上篇所謂林谷。幽澗。無人也。幽澗。亦幽澗。則與深谿相複。施行

不可以不董。顧云爾雅。董正也。蘇云。董。疑謹字之訛。俞云。董字無義。疑董字之誤。董借爲謹言。不可以不謹也。管子五行篇。修豎水土。以待乎天。董尹知章注曰。董。誠也。訓董爲誠。即讀董爲謹也。說

文。董古文作董。形與董相似。故誤案。俞說是也。禮記內則。塗之以謹塗。玉簫引作董。塗亦謹。董通用之證。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

耳目之請。畢云當爲情。下同。案請。即情之。段借不必改字。非命中篇作情。豈足以斷疑哉。奈何其欲爲高君子於天

下。高君子無義。高疑當作向。下又說土字。向土。即上土也。下文云。則非所以爲君子之道也。又云。此非所以爲上士之道也。即逸家此文。而有復信衆之耳目之請

哉。有讀爲又衆之疑。當同上。文作衆人下同。子墨子曰。畢云舊脫墨子二字。以意增。若以衆之耳目之請。以爲不足信

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二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爲法乎。故於

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二代聖王。足以爲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

王。足以爲法。然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

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謂武王克殷。分命諸侯。使主殷祀也。非攻下篇云。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分主諸神祀。紂先王是也。受內祀。謂同姓之國。得立。祖王廟也。郊特

陸孔疏引五經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嫡為諸侯者得祖

疏者受外祀此謂異姓之國祭山川四望之屬祭

統說周錫魯重祭云外祭則郊祀是也內祭則大嘗

祭是也彼大祀非凡諸侯所得祀蓋不在所受之列 故武王必以鬼神為有是故攻殷伐紂

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

祭吳鈔本作祀

非惟武王之為然

也故聖王

故當為古下文古聖王古者聖王文屢見可證

其賞也必於祖其僂也必於社

詳

賞於祖者

何也告分之均也僂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

紅聲云分之均謂頌賞平均聽之中謂斷辜允當也

非惟若

書之說為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二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

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

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呂氏春秋慎勢篇云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劉逢祿云壇場

祭壇場也

必擇木之脩茂者

脩吳鈔本作修

立以為菡位

畢云菡菡字假音說文云菡朝會東茅表位曰菡春秋國語曰茅菡表學韋昭曰菡

謂東茅而立之所以縮酒劉云菡位社也王云畢說非也菡與菡同位當為社字之誤也錄書社字漢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作社史晨祠孔廟奏銘作社因講而為位急就篇利祀社稷菡顯奉菡一本作菡顏師古曰菡謂

草木岑蔚之所因立神祠即此所謂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為菡社也秦策恆思有神菡高注曰神祠菡樹也莊子人間世篇曰見櫟社樹其大蔽牛呂氏春秋懷輿篇曰問其菡社大利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太玄聚次四

日牽爭示于菡社皆其證也置以為宗廟承上賞於祖而言立以為菡社承上穆於社而言則位為社字之誤明矣史記陳涉世家又問作菡不誤也又耕社篇曰季孫紹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禁社乃

社字已誤作位而又問作菡不誤也又耕社篇曰季孫紹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禁社乃菡社之誤菡亦與菡同洪云史記陳涉世家索隱引墨子作菡位菡即菡字菡位謂菡之位案王說是也六韜

略地篇云家樹社菡勿伐社菡即菡社也

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為祝宗

劉云祝大祝

宗宗伯也

必擇六畜

之勝膂肥倅

畢讀倅毛為句云倅字假音作倅異文也劉刪勝字讀與畢同顯云倅字句案素問王冰注云勝者盛也淮南子時則訓云視肥臞全粹高注云粹毛色之純也又齊俗訓云犧牛粹毛

宜於廟牲此畢所本依其讀則勝當

毛以為犧牲

周禮小宗伯毛六牲鄭注云毛擇毛也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毛之取純毛也山海

經南山經郭注云毛

珪璧琮璜

畢云琮舊作璜本如

稱財為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為

言擇牲取其毛色也

珪璧琮璜

畢云琮舊作璜本如

稱財為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為



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

禮周書釋詁云成年饗足實祭以歲年饗舉祭以薄大荒有禱無祭祭以薄資即與歲上下之法

故

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

故諫

故曰官府選效。

選讀為

人部云俱具也廣雅釋詁云効具也効俗効字

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

昔聚羣。

畢云昔之言夕王逸注楚辭曰昔夜也詩曰樂酒今昔不聚羣言別羣也察此言祭牲當特繫不與常時所畜聚聚耳周禮充人云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錫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

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是也畢說非

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為。

王云為下當有有字而今

本脫之必以鬼神為有見上文其下仍有脫文不可考

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

傳遺後世子孫。

畢云文選注引作以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又一引作以其所行此無四字

咸恐其腐蠹絕滅。

王引之云咸字文義不順

當是或字之誤言或恐竹帛之腐蠹絕滅故又琢之盤孟鑊之金石也

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孟鑊之金石以重

之。有恐後世子孫。

有吳鈔本作又字通畢云當為猶非

不能敬著以取牟。

畢云言敬威以取祥也孫云說文云著讀若威又云牟祥也秦漢金

石多以牟為祥

故先王之書聖人。

王云此下脫二字或當云聖人之言

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

也。重有重之。

吳鈔本有作又王云有與又同

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

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為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

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

王云慎無二字義不可通慎無當為聖人上文曰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

一篇之書是其證

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之。

重下有字亦讀為又畢云重有重下舊有亦何書三字衍文

亦何書之有哉。

本之有二字倒

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

古者詩書多互辭吳鈔本無大雅二字

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

天。

大雅文王篇文毛傳云在上在民上也於敷詞昭見也鄭箋云文王初為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為王使君天下也則說曰文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毛傳

云乃新在文王也鄭箋云大王聿來胥宇而國於周王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

毛傳云有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

時是也鄭箋云周之德不光明乎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毛傳云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鄭箋云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為從而行之

案依墨子說謂文王既死神

在帝之左右則與毛鄭義異

穆穆文王令問不已問吳鈔本作聞穆穆毛詩作慶慶問作聞毛傳云慶慶勉也鄭箋云勉勉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

也其善聲聞日見

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

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也然則姑嘗上

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

淮南子墜形訓云萬物貞蟲各有以生原道訓云蛟螭真

屬無軀壯之合日貞案真當為征之段字乃動物之通稱高說未賅說詳非樂上驚

允及飛鳥

王引之云允猶以也

言百獸貞蟲以及飛鳥也以與用同義故允可訓為用

莫不比方

莊子田子方篇云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案比方猶言順道也

易比象傳云比下順從也樂記樂

矧佳入面

畢云佳古惟字舊誤作佳紅聲說同王引之云古惟字但作佳古鍾鼎文惟字作佳石鼓文亦然又夏竦古文四聲韻載

道德經惟字作佳墨子多古字後人不識故傳寫多誤矧惟者語詞康誥曰矧惟不孝不友又曰矧惟外庶子訓

人酒誥曰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矧斫父薄遠農父若保宏父皆其證也鹽鐵論未過篇曰周公抱成王聽

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人面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絲役篇曰曾天之下惟人面之倫莫不引領而歸其

義後漢書章帝紀曰訖惟人面靡不率俾和帝紀曰戒惟人面無思不服並與墨子同意案王說是也顧說同人

面言有面目而為人非百獸貞蟲飛鳥之比也國

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

書僞孔傳云莫無也

語越語范蠡曰余雖嚙然而人面哉余猶禽獸也

言皆安之蘇云二語

若能共允

紅聲云共讀為恭恭格也允誠也

佳天下之合

畢云佳舊作佳亦誤紅王說同

見商書伊訓餘略同

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

也安也漢書天文志顏注引宋均云葆守也

葆保字通詩大雅崧高南土是保鄭箋云保守

禹也此吾所以知商書之鬼也

商書舊本作商周王蘇據上文改是也今從之

且商書獨鬼而夏書不鬼

商書舊本作禹書王

則未足以為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再誓曰

商書舊本作商周王蘇據上文改是也今從之

甘誓文文微

有不同書序云啓與有厲戰于甘之野作甘誓與此不同而莊子人懼世云禹攻有厲呂氏春秋召類云禹攻而  
說或禹啓皆有伐厲之事故古書或以甘誓爲禹誓與說施政理篇云昔禹  
與有厲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三年而有厲氏諸服說亦與此合  
也甘水名今在鄠縣西畢

云其地在今陝西鄠縣

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

孔書云乃召六卿詩核撰正義引鄭康成云六卿者六軍之將

偽孔傳云天子六軍其將皆命鶴孫星衍云鄭注周禮大司馬云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

曰有厲氏

賈誼新書云封將與武王戰封陳其卒左隨右隨是天子親征王爲中軍六卿左右之也

史記

正義云地理志鄠縣古厲國有戶亭訓纂云戶厲郭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尚書釋文云有厲國名與  
夏同姓馬云姬姓之國爲無道者僕書地理志云云扶風鄠縣古厲國夏啓所伐者也案即今陝西鄠縣

侮五行怠棄三正向書釋文引馬融云建丑建寅三正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康成云五行四  
時感德所行之政也感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偽孔傳云五行之德王者相

承所取法有厲與夏同姓特親而不恭是則感虛侮慢五行怠惰廢棄天地人天用勦絕其命偽孔傳  
之正道言亂常王引之謂書及此感字並當爲感之誤感者蔑之假借字亦通

也載絕謂滅之畢云勦字同劉詒讓案勦當从刀舊本从力誤唐石有曰有讀亦日中今予與有厲  
經向書亦譌勦說文刀部云勦絕也引書作樂水部灑字注引作勦

氏爭一日之命且爾爾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孔書無此三十二字  
孫云墨子所見古文

書與今本異或脫簡或孔子所刪也莫同保鄭注目令云小城曰保俗作堡言不貪其土地人民俞云葆士  
無義士疑王字之誤葆士即寶玉也史記周本紀屠九弊葆王徐廣曰葆一作寶即其例也案俞校近是

共行天之罰也共吳鈔本作恭孔書云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偽孔傳云恭奉也史記夏本紀恭亦作共  
與此同呂氏春秋先已篇高注引書作觀孫云恭當作觀說文觀怒也言謹行天罰

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史記集解引鄭康成云左車左右車右共孔書並作攻又首句下多後  
不恭命四字史記夏本紀亦無孔傳云左車左左方主射攻治也治其

職右車右勇力之孔書亦作汝不恭命考工記鄭注云若猶女也段玉裁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

士執戈矛以退敵云墨子作共其義蓋亦訓供奉如葉誓無敢不共也政若不共命孔書作御非其馬之政汝不恭命傳云御以正馬爲

于舊本並作於今據政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史記夏本紀正亦作政賞于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是以賞于祖而僂于社

僂殺字通史記夏本紀亦作僂孔傳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祖非用命戮于社  
不專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奔走者則殺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廟社之義言聽獄之事

也。王云事者中之壞字也中者平也與均字對上文曰膠於社者何也言膠之中也是其證論讓案事疑當為衷篆文二字形近中衷顯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為賞

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僂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尙者

夏書。尙者舊本作尙書王云尙書夏書文不成義尙與上同書當為者自上者則夏書其次則商周之書也此涉上下文書字而誤案王說是也今據正其次商周之書。語

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有亦讀為又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

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疑有說字吉日丁卯。河以子卯為忌日疑此卯當為卯二

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是以王者惡子卯也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寔大己酉主之是以王者吉午酉也是吉卯之義周代祝社方。方謂秋祭四方地示后土句

以方毛傳云方迎四方氣於郊也鄭箋云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此周代祝社方疑當為用代祀社方周用祝祀並形近而誤歲於社者考。歲上疑有祝文於

者字案社者當為祖若歲于祖若考言薦歲事于祖及考也少牢饋食禮云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豈有所延年壽

哉。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嘗若當作當若此書文例多如是詳

而音義同故字書而即須也雷亦從而聲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吳鈔

本治利二字互易若以為為不然。王云此五字隔斷上下文義蓋涉下文若以為為不然而衍是以吏治官府之不絜廉。絜舊本作

鈔本改下並同男女之為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

火。退無罪人乎道路。退亦當為逐下同說詳前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見之。畢云

作現非詒讓案吳鈔本作見不誤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絜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

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車馬衣裘

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間。擬乎鬼神之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

歐云是以莫放幽閉至畏上錄謂二十一字疑卽上下文之誤而衍者當刪去案歐說是也上文云民之爲怪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與此文略同由此止與由此始天下治與天下亂是以下天下治故鬼神之明不可爲幽間廣澤畢文正相對中不當間以此二十一字明矣

間當爲潤察間字不誤  
詳上文及天志上篇  
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強

爲畢本作特武舊祝此字一本有王云不可下一字乃爲字非特字也下文曰比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文凡兩見是其明證矣上文曰鬼神之明不可爲幽間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見之與此文同一例不可爲富貴衆強云云猶孔子言仁不可爲衆也其一本作不可特特字乃後人以意補之與上下文不合案王說是也今據補

勇力強武堅甲利兵  
鬼神之罰必勝之若以爲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

帝伐元山帝行王云殃傲二字義不相屬是殃殺之誤下文殷王紂殃傲天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明罰焉畢云至湯

以車九兩周禮夏官敘官云二十五人爲兩古者兵車一兩卒二十五人九兩止二百二十五鳥陳鴈

行六韜鳥雲澤兵篇有鳥雲之陳云所謂湯乘大贊畢云疑贊字俞云畢非也湯乘大贊卽書序所謂升

秋簡選篇亦云登自鳴條蓋湯之伐桀必由間道從高而下故書序言升呂覽言登墨子言乘乘卽升也登也詩七月篇毛傳云乘升也襄二十三年左傳杜柱曰乘登也升隨登鳴條皆以地言則乘大贊亦必以地言但不能

知其所畢云疑有誤字詒讓案疑當作犯逐夏王乎禽推哆大戲畢

乎禽當爲手禽或云乎同呼呂氏春秋簡選云殷湯以夏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郟途禽移大轅高誘云桀多力能推大轅因以爲號而禽克之案移卽推移此書所錄云夏桀樂于干辛推哆古今人表作雅修此

下又云推哆大戲生列兜虎指畫殺人則推哆大戲是人名無疑哆修戲轅皆音相近也高誘注呂氏春秋諷詒讓案淮南子主術訓云桀之力能推移大轅高蓋本彼而誤

故昔夏王桀昔當有畢云舊說力字人推哆大戲晏子春秋內篇諫

走千里手字据太平御覽增生列兜虎生列舊本作主別畢云主別太平御覽引作生捕王云主別兜虎本作生列兜虎列

篇制列獲塞管子五輪篇博帶黎大袂列皆是古分列字今分列字皆作裂而列但為行列字矣鈔本太平御覽皇王部七引墨子作生裂兕虎故知今本主別為生刻之譌刻本作生捕者淺人以意改之耳案王說是也今據正指畫殺人人民之眾兆億侯盈厥澤陵詩周頌下武毛傳云侯維也然不能以此圍鬼神

之誅圍黎字通詩大雅桑柔篇孔疏我圍鄭箋云圍當作黎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衆強勇力強

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不惟此為然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

詬天侮鬼畢云詬太平御覽引作詬鬼下御覽引有神字下殃傲天下之萬民傲亦當依王校作殺播棄黎老

棄黎老孔傳云給背之者稱羶布棄不禮敬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引古本書黎作黎與此同孔疏云孫炎曰希面凍黎色似浮垢也然則人面色似黎故稱黎老傳以播為布布者編也言編棄之不禮敬也方言云黎老也

燕代之北鄙曰黎國語吳語云今王播棄黎老章注云給背之者稱黎老王引之黎老者耆老也古字黎與著近尚書西伯戡黎釋文大傳黎作著是其例也賊誅孩子諺吳鈔本作殺說文口部

云孩小兒笑也古文作孩書微子云我舊云刻子論楚毒無罪王云楚毒本作焚爰此因焚誤為楚則楚

衡本性驚引刻子亦作孩此謂紂誅殺小兒也楚毒無罪王云楚毒本作焚爰此因焚誤為楚則楚

改為楚毒耳焚爰即所謂炮烙之刑也焚爰則刑皆實有其可指之刑若改作楚毒則不知為何刑矣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五出焚爰無罪四字注曰墨子云殷紂則墨子之本作焚爰無罪甚明倘古文泰誓焚爰處良刺則孕

婦即用墨子而小變其文案王說是也泰誓婦孔傳云忠良無罪刺則孕婦婦古文書泰誓同孔傳云懷

焚爰之孔疏云焚爰俱燒也殷本紀炮烙之刑是紂焚爰之事也刺則孕婦子之婦則刺視之孔疏云刺

也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即引此為剖刺孕婦也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楚

離世王注云號咷嗷呼也太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擇

玄經范注云號咷憂聲也虎賁之卒四百人逸周書克殷篇云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王既誓

翁呂氏春秋云簡車選車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孔注云戎車三百五十乘則士卒說文手部云擇東選也三萬一千五百人有虎賁三千五百人也書敘云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孟子盡心篇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史記周本紀云途塗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風俗通義三王舊引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禽紂于牧之野呂氏春秋簡選篇云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紂為禽賁因篇作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案諸書所言數並差異未知孰是

先庶國節窺戎

畢云未詳供云史記周本紀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集解馬融曰諸受符節有司也庶節節窺戎即觀兵此當本于尚書泰誓篇

與殷人戰

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

乎亦當爲手史記殷本紀紂用費中爲政正義云費姓仲名也畢云中諫如仲

惡來。

見所染篇

作叛王引之云百字義不可通百走蓋皆走之誤蘇云百字誤當作而案王說近是

武王逐奔入宮。

畢云逐太平御覽引作途

萬年梓株。

未詳

折紂而

繫之赤環。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折紂而出環作環是言繫之朱輪案此無攷荷子解被篇云紂懸于赤旂正論篇云懸之赤旂並與此異畢說未確

載之白旗。

逸周書克殷篇

云商辛奔內登于鹿臺之上屏遠而自縊于火武王入適王所舉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折懸諸太白孔注云折絕其首

以爲天下諸侯儆。

故昔者殷王紂

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仲

惡來崇侯虎。

見所染篇

指寡殺

人。上說推略大戲作指畫畢云寡

畫字假音太平御覽引作畫

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圍鬼神

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

且禽艾之道之曰。

翟顯云逸周書世俘解有禽艾侯之語當即此禽艾

得玃無小。

畢云此即豎音字蘇云禽艾蓋逸書篇名呂覽報更篇云此書之所謂德幾無

小者也德幾與德幾古字通用案蘇說是也說苑復恩篇云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疑即本此今書僞古文伊訓亦云惟德罔小畢說非是

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

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之所罰。無大必罰之。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宗親之

利。而害爲孝子乎。

蘇云忠當作中非攻篇言上中天之利中中鬼之利下中人之利意與此同

子墨子曰。古之今之爲鬼。

疑當

作古今之爲鬼此衍一之字

非他也。有天使。

疑當有神字周禮大宗伯天神地示人鬼此則天神地示總曰鬼神散文得通也

亦有山水鬼神者。

亦有人死而爲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雖使然。

畢本使作死云

一本作使案道藏本吳鈔本並作使今從之

然而天下之陳物。

謂陳說事故文選古詩李注云陳猶說也

曰。先生者先死。若是。則

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妣也。

爾雅稱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妣後生爲婦長婦謂稚婦爲婦婦婦婦爲長婦謂如婦王引之云而猶則也

今絜

爲酒醴粢盛。

絜道藏本作

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請有。

請畢本改誠云舊作請一本如此下依改案道藏本吳鈔本並

作請此篇多以 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請亡。請為誠詳前

本作誠道蘇本吳鈔本 是乃費其所為酒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之。非特往之。汗

壑而棄之也。自當為且舊本無非字畢云一本作非直注之特與直音近故特亦作植蘇云特字上當有非字俞云一本作非直注之是也直特固得通用而非字則必當有墨子蓋謂非空棄之而已且可以合驩聚眾也也當據補案蘇俞校是也今據補

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具飲

食之。此謂祭祀與兄弟賓客為歡酬又詩小雅淇水孔疏引尚書大傳云燕私者祭已而與族人飲亦是也國語楚語云日月會于龍魏家于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以昭祀其先祖于是乎令其州鄉朋友鄉姻比爾兄弟親戚是祭祀弁燕

雖使鬼神請亡。請舉本作誠今依 此猶可以合驩聚

眾。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者言曰。鬼神者。固請無有。

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乎。

吳鈔本說非字又今在乃上以文義 其所得者臣將何哉。臣字讀畢云 此上逆聖王之書。

內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為上士於天下。此非所以為上士之道也。舊本說之字也與此文同一例今據補

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為祭祀也。非直往之。汗壑而棄之

也。上於交鬼之福。蘇云鬼下 下以合驩聚眾。取親乎鄉里。若神有。畢云若神當云若鬼神誠有

則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俞云弟兄當作 則此豈非天下利

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與天下

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尊明謂尊事而明著之

聖王之道也。以示人也即明鬼之義

王之道也。



非樂上第三十二 荀子富國篇注云墨子言樂無益於人故作非樂篇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

俞云仁之事者當作仁人之所以爲事者見兼愛中篇論讓案疑當云仁者之事下文云仁者之爲天下度也可證

必務求

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卽爲。不利人乎卽止。

且夫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

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爲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

以大鍾鳴鼓琴瑟笙之聲。

爾雅釋樂云大鍾謂之鑼說文金部云鑼大鍾當千之屬

以爲不樂也。非以刻鏤

華文章之色。

畢云一本無華字

以爲不美也。非以慟參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

韓吳鈔本作銅

說文火部云煎熬也方言云煎火乾也凡有汁而乾謂之煎

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爲不安也。

王引之云野卽宇字也古讀野如宇

故與宇通周禮職方氏其澤藪曰大野釋文野劉音與與宇古同音楚辭招魂高堂邃宇王注曰邃深也宇屋也

鹽鐵論取下篇曰高堂邃宇廣廈洞房易林桓之剝曰深堂邃宇君安其所皆其證若郊野之野則不得言邃且上與高臺厚榭不倫下與之居二字義不相屬矣

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

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

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

王云雖與惟同無語詞也說見尙賢中篇

以爲事乎國家。非直掇潦

水折壤垣而爲之也。

折舊本爲拆今據道藏本疑鈔字及王校正垣畢本改作垣云舊作垣以意改

鹽爲掇拆者說文广部云岸郤屋也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作卸屋也鍊變作斥俗又加手耳行潦之水而掇取之

毀壞之垣而拆卸之不足爲損益若王公大人造爲樂器豈直如此哉故曰非直掇潦水折壤垣而爲之也案畢

俞說並非也此折當讀爲搗新柱篇云夏后開使飛廉折金於山川此義與彼正同說詳彼注壞謂土壞垣壞爲

壞聲近段借字韓詩外傳良子曰出現羽蓋龍旂旒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莊子則陽篇觀乎大山木石同壞與

民

王云措字以昔爲聲措斂與籍斂同案王說是也籍斂見節用上篇

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古者聖王亦嘗

厚措斂乎萬民。以爲舟車。既以成矣。

以王校作已

曰。吾將惡許用之。

畢云惡許猶言何許王引之云

言吾將何所用之也文選謝眺在郡風病詩李注曰許猶所也許所聲近而義同說文所伐木聲也詩曰伐木所今詩作許許供說同

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

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

休與鈔本作息言小人休息其負荷之勞也

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

予與鈔本

作與周禮掌皮云歲終則會其財齎鄭注云財斂財本數及餘見者齎所給予人以物曰齎鄭司農云齎或爲資又案人云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注云齎給市財用之直此謂萬民出財齎以給爲舟車之費也

不

敢以爲怨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

卽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譬之。若聖王之爲舟車也。卽我弗敢非也。

譬吳鈔本作辟王云此文兩言然則兩言卽我弗敢非也皆上下相應舊本譬之以下十六字誤入上文等笙之聲之下今移置於此

民有二患。飢者不得食。寒者

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二者民之巨患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鍾。

王引之云卽與則同當與繼同詒讓案當

嘗字通嘗試也許天志下篇下同文選東京賦李注云撞擊也巨大義同

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

畢云文選注引作吹笙等

而揚干戚。

小爾雅廣言云

揚擊也。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

荀子勸學篇揚注云安語助王引之經傳釋詞得下補而其二字云安猶於是也言衣食之財將于是可得而具也

卽我

以爲未必然也。意舍此。

王云此下有脫文不可考云此三字乃承上文而作轉語也意通作抑論語學而篇抑與之與鑽石經抑作意是其證也抑舍此者言姑舍此弗論而

更論他事也上文言樂之無益於飢于寒者勞者下上文言樂之無益于大國攻小國大家伐小家而以此三字作轉語王謂此下有脫文非也

今有大國卽攻小國。有大

家卽伐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與。不可禁止也。

然卽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

可得而治與。卽我未必然也。

俞云我下脫以爲二字當據上文補

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

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笙之聲以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

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唯毋處高臺厚樹之上而視

之唯舊本作惟今鍾猶是延鼎也延鼎蓋謂侵覆之鼎玉藻鄭注云延冕上覆也是延有覆義鐘上

據吳鈔本改延鼎謂如鼎而體不正圖葛氏賈疏云古鍾如今之鈴不圖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

撞擊之惟勿撞擊作毋書中多用毋字蓋與務通非是將必不使老與遲者王云遲讀

本有舜音遲舜又同訓爲晚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畢疾也義詳兼聲不

和調明不轉朴學云朴疑正字玉篇云朴補目切目骨俞云明下文作眉疑音字之誤此句作明則

變時雍孔宙碑作於卞時雍卽其例也上句云聲不和調此云音將必使當年王云當年壯年也當有

不轉變正以類相從矣案俞以朴爲朴近是明卽謂目也似不誤將必使當年感壯之義晏子外嘗曰

兼壽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呂氏春秋愛類篇曰土有當年而不耕者女有當年而不績者淮南子齊俗

篇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婦人當年而不織管子揆度篇曰老者讎之當壯者遺之邊戍當壯卽丁壯也丁當一聲

轉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眉之轉朴學云眉一本作明案眉明字

之山卽名也詩猗嗟明兮爾使丈夫爲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爲之廢婦

雅云目上爲名亦卽眉也人紡績織紉之事今王公大人唯毋爲樂唯舊本作惟今虧奪民衣食之財舊

舊時今從以拊樂如此多也廣雅釋詁云拊擊也書舜典云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

也今大鍾鳴鼓琴瑟笙之聲既已具矣學云據上文當大人鏞然奏而獨聽

之畢云鏞字說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王云此本作必將與賤

文玉篇俱無聽之與賤人聽之卽承此文而言今本作不與君子不字乃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

首三字 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為樂虧

奪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昔者齊康

公畢云案史記康公名貨宣公子當周安王時詒讓案齊康公與田和同時墨子容及見其事但康公衰弱屬于田氏卒為所遷廢恐未必能興樂如比之盛竊疑其為景公之誤惜無可校驗也與樂

萬俞云與猶喜也禮記學記驚不與其藹鄭注曰與之言喜也飲也尚書堯典庶績咸熙史記五帝紀作樂功皆與揚雄劇秦美新引作庶績咸喜是與與喜一變之轉其義得通與樂萬者喜樂萬也樂即本篇非樂之樂萬謂萬舞也蘇云此亦見太平御覽與樂萬萬人作有樂工萬人題謂正文當以與樂萬為句而萬人當屬下為句蓋萬不可以數言當為萬舞之萬萬人猶舞人也與樂萬猶與樂舞也斯于事義為協若以數言則樂至萬

萬人雖傾國之力不足以供之雖至無道之君不聞有此審爾則墨子當先以為讓而蕭中向無比意

則萬非人數曉然矣案蘇說是也周禮鄉大夫舞師並云與舞鄭注云與猶作也即此與樂萬之義 萬人

不可衣短褐短褐即短褐之借字說文衣部云短褐使布長襦褐粗衣方言云襦禴其短者謂之短禴又云一作短小襦也索隱云蓋謂褐布豎裁為勞役之衣短而且狹故謂之短褐亦曰豎褐列子力命篇云衣則短褐服敬順釋文云短音豎許慎注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為短又有作短褐者誤荀子大略篇云衣則豎褐不完褐注云豎褐僅豎之褐亦短褐也案短豎並短之同聲段借守唐人說或讀短如字或以短為字誤或釋豎為僅豎皆非

不可食糠糟畢云糠字从不俗寫誤曰食飲不美蘇云御覽食飲作飲酒面目顏色不足

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贏不足觀也畢云一本作身體容貌不足觀也太平御覽引作身體從容不足觀也王云醜贏二字後人所加也楚詞九章注廣雅釋詁曰從容舉動也古謂舉動為從容身體從容不足觀謂衣服不美則身體之一舉一動皆無足觀也後人乃加入醜贏二字夫衣服不美何致贏其身體且身體從容不足觀與面目顏色不足視對文加醜贏二字則與上文不對矣鈔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引此作身

體從容不足觀無醜贏二字太平御覽服章部十飲食部七所引並同 是以食必梁肉衣必文繡

此掌不從事乎衣食之財畢云掌一本作常詒讓案掌常字通下同而掌食乎人者也

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毋為樂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

毋道誠本吳鈔本並作無字

舊本為下悅樂 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

字今據王校補

也。蜚與飛通。真蟲。詳明鬼。下篇宋翔鳳云。真通。在此言蜚鳥。征蟲。卽二期記所謂蜚。征也。案宋說是也。莊子在宥篇云。災及草木。禍及止蟲。釋文引崔驥本作正蟲。亦卽真蟲也。在正字。真正並聲。近段借字。今

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爲衣裘。因其蹄蚤。舉云。蹄卽蹄音。文蚤卽爪段音。以爲綺

屨。吳鈔本綺作綺。畢云。綺卽轉正文。說文云。綺。麗衣也。因其水草。以爲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唯舊本作。推今從吳。

鈔本改唯。雖字通。蘇云。惟當作雖。雌亦不紡績織紝。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

其力者生。史記高帝紀以臣無賴。集解晉約云。賴利也。畢云。生舊作主。下同。以意改。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強聽治。卽

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卽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卽

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蘇云。卽與。則通用。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選

任彦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李注引退作罷。聽作斷。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實其思慮之智。蘇云。非。命篇。選

作。輝。詒。讓。案。豐。輝。聲。近。字。通。大。玄。經。范。望。注。云。賣。盡。也。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

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叔粟。叔舊本作升。王云。升當爲叔。叔與菽。同。大雅。生民篇。藝之。在菽。檀弓。啜菽。

飲水。左氏春秋。定元年。隈霜殺菽。釋文。並作叔。管子。戒篇。出冬。菑與。戎。叔。莊子。列御寇。壽食。以。鈞。叔。漢書。昭帝紀。以。叔。粟。當。賦。並。與。菽。同。向。賢。篇。云。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其。證。也。草。書。叔。升。二。形。相。似。晏。子。諫。篇。合。升。與。之。微。以。備。倉。虛。說。苑。正。諫。篇。升。與。作。菽。粟。齊。策。先。生。王。斗。文。選。任。昉。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作。王。叔。漢。書。古。今。人。表。作。王。升。後。漢。書。周。章。傳。次。叔。叔。或。作。升。文。選。左。思。魏。都。賦。注。引。張。升。反。論。陳。琳。答。東。阿。王。騰。注。作。張。叔。及。論。昭。七。年。左。傳。正。義。作。張。叔。皮。論。皆。以。字。形。相。似。而。誤。非。命。篇。多。聚。升。粟。誤。與。此。同。

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

麻絲葛緒。細布縵。畢云。細舊作細。虛云。當爲細。與。摶。同。非。命。下。正。作。摶。摶。鄭。君。注。禮。記。云。縵。也。縵。讀。如。縵。猶。言。細。布。帛。說。文。縵。帛。如。紺。色。或。曰。縵。縵。以。系。桑。聲。讀。若。桑。玉。縵。子。老。切。廣。雅。曰。縵。謂。之。縵。檀。弓。布。葛。衝。也。縵。葛。魯。也。鄭。注。曰。縵。縵。也。縵。讀。如。縵。今。本。檀。弓。亦。誤。作。縵。又。說。文。縵。旌。旗。之。辭。也。以。系。縵。聲。玉。縵。所。銜。切。兩。字。判。然。不。同。案。王。說。是。也。前。辭。過。篇。作。縵。布。縵。縵。卽。縵。之。縵。縵。縵。摶。並。縵。之。俗。詳。非。命。下。篇。

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

聽之。卽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吳鈔本唯毋作唯無卽必不能竭股肱之力。賣其思慮之智。內

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

今惟毋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惟吳鈔本唯吳鈔本卽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

聚叔粟。是故叔粟不足。多聚叔粟叔舊本作升今據王校正又舊本稅是故叔粟四字王據上下文補今惟毋在乎婦人。說樂

而聽之。卽不必能夙興夜寐。畢云舊稅能字以意增詒讓案依上文當作必不能紡績織紝。吳鈔本作織紝紡績多治麻

絲葛緒細布縵。細舊本亦誤細今依盧校正是故布縵不興。曰孰爲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

之從事。曰樂也。俞云而廢二字當在大人之上國家二字當在廢人後人不達文義而讓改也此本云孰爲而廢大人之聽治廢人之從事曰樂也言大人聽樂則廢聽治廢人聽樂則廢從事也上文曰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廢人聽之廢廢人之從事是其證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

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左傳昭六年叔向曰商有亂政而作湯刑竹書紀年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高注云商湯所制法也曰。其恆舞于宮。畢云其孔書云政有詒讓案舞吳鈔本作武字通伊訓僞孔傳云常舞則荒淫是謂巫風。僞孔傳云事鬼神曰巫畢云是孔書作時文見伊訓

其刑。君子出絲一。衛。畢云此緯字假音說文云緯織橫絲也案緯非絲數量之名畢說未允衛疑當爲術術與途古通月令徑徑鄭注轉爲途是其例西京雜記鄭長檮遺公孫弘爲術術與途古通月令徑徑鄭注轉爲途是其例西京雜記鄭長檮遺公孫弘

書云五絲爲編倍編爲升倍升爲緘倍緘爲紀倍紀爲緡倍緡爲緡途卽緡也此段借作術又講作術途不可通耳小人否。以言小人則無凡否官刑故嚴于君子而寬于小人又疑否當爲下數句蓋魏晉

猶書呂刑云其罰惟倍言似一一伯黃徑此文有稅誤爲古文伊訓采此而獨遺其刑以下數句蓋魏晉

下文自是周書與湯刑本不相家因有稅誤後數句非命下篇別爲鳴乎遺誠本吳鈔舞

侔侔。吳鈔本作侔侔畢云舞當爲舞舞與謀音同孔書作聖謀侔侔元遺山續古今考亦引作侔侔顯云此正是舞字故用之以非樂二十五篇書何足據耶案顧說是也此猶詩魯頌閟宮云葛藟旉旉毛傳云

正足舞字故用之以非樂二十五篇書何足據耶案顧說是也此猶詩魯頌閟宮云葛藟旉旉毛傳云

舞

舜舜衆

### 黃言孔章

文之其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也此承上文言歌于樂者必亡其國故下文云察

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東晉人改其文曰聖謀舜舜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則與墨子非樂之意了不相

涉而畢反据之以改原文俱矣察王說是也黃疑當作其其篆文作算黃古文作黃二字形近非命下篇引大誓

云其行甚章與此語意略同下文上帝弗常四句彼引大誓亦有之

上帝弗常而改之曰厥德非常九有以亡蓋未知向為常之借字也

九有以亡毛詩商頌玄鳥奄有九有傳云九有九州也文選册上帝

不順無此八字降之百辟鬼也詁讓案吳鈔本作日非舜舜字異文郭璞注上海經音祥玉籀云祥徐羊切女

降之百殃孔傳云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其家必壞喪壞道藏本吳鈔宗已上文亦見伊訓察九有之所

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國語楚語云啓有五觀韋注云觀洛納之地水經巨斧水臨注

為觀左傳昭元年杜注云觀國今頓丘衛縣畢云汲郡古文云帝啓十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

西河叛彭伯壽師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武觀五觀也楚語士廉曰夏有五觀韋昭云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春

秋傳曰夏有觀扈惠棟云此逸書敘武觀之事即書敘之五子也周書晉麥曰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

無正用胥與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五子者武觀也彭壽者彭伯也五子之歌墨子述其

遺文周書載其逸事與內傳所稱無殊且孔氏逸書本有是

篇漢儒習聞其事故韋昭注國語玉符璣歷天論皆依以為說

啓乃淫盜康樂惠云啓乃當作啓子與洪同紅聲說同紅

乃字誤也案此即指啓晚年失德之事乃非子之誤也竹書紀年及山海經皆感言啓作樂楚詞離騷亦云啓九

辯與九歌夏康樂以自縊不願離以圖後今五子用失乎家巷並古書言啓淫盜康樂

之事淫盜康樂即離騷所謂康娛自縊也王逸楚辭注云夏康啓子太康也亦失之

野于飲食畢云野于疑作

將將銘其磐以力畢

向末詳其疑銘字之誤形聲相近孫說同孫又云將將上疑有脫文作樂聲也樂聲銘銘力于磐管紅云其當

為莫莫喜說也胡官反俞云將將銘其磐以力疑有脫文蓋亦八字作樂聲也樂聲銘銘力于磐管紅云其當

知下文又說也王紹諭云其磐音近通用力疑有脫文蓋亦八字作樂聲也樂聲銘銘力于磐管紅云其當

疑當作將將鐘鐘詩周頌載觀云鐘鼓嗶嗶嗶嗶嗶嗶將將說文金部引詩嗶嗶嗶嗶毛傳云嗶嗶和也將將集也

說文足部云蹙行兒引詩曰管管蹙蹙則將亦蹙之段字此力蹙與上食下蹙式韻協然義不可通且下文酒野

亦與力韻不合竊疑此當作將將鐘鐘管蹙以方方與蹙自為韻力方形亦相近儀禮鄴射禮鄭注云方猶併也

管磬以方韻管磬併作論詩

言笙磬同音矣諸說並非

湛濁于酒。滌食于野。惠云湛與政同政淫濁亂也江云湛濁沈酒也言飲酒無度滌讀當為輪轉輪鎖食于野言游田無

度也孫云湛與湛通滌與輪通案湛沈通江說得之滌當讀為倫同聲段借

字表記鄭注云倫苟且也謂苟且飲食於野外燕僻之所惠孫說並未允

萬舞翼翼。詩商頌那云萬舞有奕毛傳云奕奕

然閑也奕翼字通小雅

采薇傳亦云翼翼閑也

章聞于大。惠云當作天舉及江說同

天用弗式。

孫云萬舞之感聞聞於天天弗用之畢云翼式為韻海外西經云大樂之野夏

后啓于此舞九代大荒西經云夏后開上三嶺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捃此則指啓盤于僻田書序大康尸位

及楚詞夏康娛夏當從王引之讀為下戴震謂康娛即康樂非

案楚詞夏康娛夏當從王引之讀為下戴震謂康娛即康樂非

太康說亦致塙畢謂書序太康亦非夏帝則謬說不足據也

故上者天鬼弗戒。戒當為式此即冢上引書天用弗式之文

下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請將欲求與天下之利。

請畢

本改誠云舊作請一本如此案請誠字通詳前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為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 墨子閒詁卷九

非樂中第三十二闕

非樂下第三十四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

漢書藝文志注蘇林云非有命者言僭者執有命而反勸人修德積善政教與行相反故讖之也如淳云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祭法孔疏引

孝經援神契云命有二科有受命以任慶有禮命以論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禮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報之白虎通義壽命篇及王充論衡命義篇說三命略同墨子所非者卽三命之說也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

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

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子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襍于民間者衆執有

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

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天命王云比下有雖強勁何益哉以上說王公大人下

以阻百姓之從事畢云阻阻字假音說文云阻从馬且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

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辨然則明辨此之說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儀

吳鈔本無曰字案疑當作言必立儀今本曰言二字涉上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

夕者也畢云運中篇作員音相近廣雅云運轉也高誘注淮南子云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鈞者史記集解云陶家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索隱云韋昭曰鈞木長七尺有歧所以調爲器具也

言運鈞轉動無定必不可立表以測景詒讓案管子七法篇云不明于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于運鈞之上尹注云均陶者之輪也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今均既輕則東西不可準也案運員音近古通國語越語廣運百里山海經西山經作廣員百里莊子天運篇釋文引司馬彪本作天員立朝夕謂度東西也周禮大司徒云日東則景夕日西則景朝司儀云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考工記匠人云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晏子春秋雜篇云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福星彼安有

言必有二表。表儀義同左文六年傳云引之表儀供云非命中篇非命下篇此段文義大略相同皆作言有三法法說文作儀表古文作儀字形相近 何謂三表。子

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本謂考其本始下 有原之者。廣雅釋詁云謙度也原德字屈劉歆列女傳頌小序云原度天道此原之亦謂察度

其事 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

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為刑政。盧云廢置也中篇作發王云盧說非也廢讀為發故中篇作發而為刑政下篇作發而為政乎國發廢古字通 觀

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

以命為有。句 蓋嘗尚觀於聖王之事。蓋上舊本有益字王云或以命為有絕句下文云豈可謂有命哉益即蓋字之譌蓋字俗書作蓋形與益相近

故蓋篇作益史記楚世家蓋長城以為防徐廣曰蓋一作益今云益蓋者一本作益一本作蓋而後人誤合之耳蓋與益同蓋何不也檀弓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孟子梁惠王篇蓋亦反其本矣嘗試也尚與上同言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則何不試上觀于聖王之事乎下文曰今天下之士

君子或以命為有益嘗尚觀于先王之書。益亦蓋字之譌案王校是也今據刪。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爾雅釋言云渝變也 在於桀紂。則

天下亂。畢云舊說在字據下文增 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

君子。或以命為有。蓋嘗尚觀於先王之書。蓋舊本亦譌益王據上文改 先王之書。所以出國

家。畢云舊說以字據下文增 布施百姓者。畢云舊說此字據下文增 憲也。爾雅釋詁云憲法也周禮秋官有布憲管子立政篇云布憲于國國語周語云布憲施舍于百姓韋

注同 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諱當讀為曉同變段借字禮記緇衣大甲曰天作孽猶可諱也鄭注云諱

爾雅

論辭也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

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

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是故子墨

子言曰。吾當未鹽數。當疑尙之爲畢天下之良書。不可盡計數。大方論數。大方即

後漢書鄭元傳李注云方法也而五者是也。畢云五當爲三即上先今雖毋求執有命者

之言。不必得。雖唯通毋語詞不亦可錯乎。錯與廢義同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

天下之義。覆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諄也。說百姓之諄者。畢云爾

告也陸德明音義云沈音律郭音碎言以此告百姓是滅天下之人也。畢釋非是。案俞說是也。是滅天

下之人也。然則所爲欲義在上者。義在上文未備據下文當何也。曰。義人在上。天

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畢云幹當爲幹此管字段音詒讓案後漢書賈憲傳李注云

領也漢魏韓幹皆作幹經典多通用但此幹字似當讀如字說文木部云幹木也幹者本幹對枝言之也萬民

被其大利。何以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湯封於亳。畢云當爲薄說文文亳京兆杜陵亭也

杜縣有亳亭索隱云秦寧公與亳王戰亳王奔遂城湯社皇甫謚云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此亳在陝

西長安縣南若殷湯所封是河南偃師之薄書傳及本書亦多作薄惟孟子作亳蓋借音字後人依改亂之顧炎

武不考史記反以此讖許君絕長繼短。禮記王制云凡四海之內絕長補短方三千里孟子滕文公篇云

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又楚策莊辛對楚王曰今楚雖小絕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

利。移則分。畢云言財多則分也移或多字供云禮記郊特牲順成之方其端乃率其百姓。以上

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

歿吳鈔本作殺

而王天下。政諸侯。

改正通正倫長也詳親士篇

昔者文王封於岐周。

孟子離婁篇云文王生於岐周趙注云岐山下周之舊邑

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又云大王徙邠文王作鄴畢云岐岐山周周原

絕長繼短。方地百里。

舊本作地方今從趙蘇本乙與上文合

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

王云是以上不當有則字蓋即利字之誤而衍者上下文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是以上皆無則字俞云則上稅

移字下稅分字上文曰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是其證也王氏謂則即利字之誤而衍者非案俞說近是

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

文王者。皆起而趨之。罷不肯股肱不利者。

荀子成相篇云君子賢而能容罷楊注云罷弱不任事者國語齊語云罷士無任韋注云無行

曰罷管子小匡篇尹注云罷謂乏于德義者

處而願之。曰。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

蘇云我字衍文或去

上吾字亦可俞云則上吾字豈上利字並衍文

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

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

政舊本作征蘇云征當從上文作政蓋政者正也征政古通用案吳鈔本作政今據正政

諸侯謂長諸侯也詳親士篇

鄉者言曰。

畢云鄉同鄉

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

主。萬民被其大利。吾用此知之。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為賞罰。以

勸賢。畢云中篇作勸沮是王云原文是勸賢不得徑改為勸沮余謂勸賢下當有沮暴二字勸賢承賢而言沮暴承罰而言尙賢篇曰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為賢者不勸而為暴者不沮矣尙同篇曰賞譽不足

以勸善而刑罰不可以沮暴皆其證

是以入則孝慈於親戚。

親戚即父母也詳兼愛下篇尙賢中篇云入則不慈孝父母

出則弟長於鄉

里。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辨。

辨別同尙賢中篇云男女無別

是故使治官府。則不盜竊。守

城則不崩叛。

崩當為倍之段字尙賢中篇云守城則倍畔猶此下文守城則崩叛也倍與背同逸周書時訓篇云遠人背叛倍與崩一聲之轉古字通用說文人都備讀若陪位邑部鄴云讀若陪即

謂倍相誦之例

君有難則死。出亡則送。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

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王引之云。不與非同義。故互用。俞云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十三字當爲衍文。說詳下。是故入則不慈。孝於親戚。出則不弟。長

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

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俞

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十三字當爲衍文。蓋上文說賞事。故述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此文是說罰事。故述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今上文衍上之所罰云云。此文衍上之所賞云云。皆于文義未合。卽此文之罰賞倒置。而其傳寫誤衍之跡。居然可見矣。以此爲君。則不義。爲臣。則不忠。爲父。則不

慈。爲子。則不孝。爲兄。則不良。爲弟。則不弟。良爲兄義不甚切。疑良當爲長。逸周書證法。篇云。卽冢上云。出則弟。長于鄉里。爲文尙賢中。篇云。出則不長弟。鄉里國語齊語亦云。不長弟于鄉里。證法云。愛

民長弟曰。恭。此並以長教幼爲長幼事。長爲弟。淺人不解。長字之義而改爲良。遂與上弟長之文不相應矣。

而強執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舊本作者。道藏本作昔。畢據下文改。特舊本譌持。王云。持字義不可。獨持

當爲特。留氏春秋忠廉篇注曰。特猶直也。言此直是凶人之言。暴人之道也。下文同。案王校是也。今據正。然則何以知命之爲暴人之道。昔上世

之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食之財不足。畢云。舊脫食字。據上文增。而飢寒凍餒之

憂至。不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昔上世暴王。昔舊本譌作若。王據上文

改昔。今從之。道藏本吳鈔本並作昔。則當屬上讀。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畢云。徐猶術。王引之云。畢說非也。心涂本。作心志耳目之淫。心志之辟。並見中

痛下篇作心意。亦心志之譌。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爲政

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書敘云。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禮記緇衣。尹吉曰。鄭注云。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曰。

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

偽孔傳云言託天以行虛於天下乃桀之大罪。畢云孔書作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

帝伐之惡。

畢云非命中作式是隱式。伐形相近之是音相近也。

冀喪厥師。

偽孔傳云天用桀無道故不審之式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其衆言爲主也。畢云孔書作帝用不藏式商受命用爽厥師。雖用喪爽。

音同紅聲云師衆也。言桀執有命天用是。憎惡之用喪其衆。孫星衍云用爲冀聲相近。

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誓曰。

紂夷處。

天志中篇作紂夷處居。

不冒事上帝鬼神。

天志中篇無鬼神二字。畢云孔書作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

積厥先神禋不

祀。

天志中篇禘作禘禘作禘。畢云孔書作遺厥先宗廟弗祀。禘同。詒讓案說文示部云禘。安也。易曰祗既平。今易坎九五作祗既平。釋文云祗京作禘。是祗禘聲近古通用之證。

乃曰吾民

有命。

天志中篇無民字。孔書民上有有字。

無廖排漏。

遺讓本作漏。案此當從中篇作毋。廖其務。義詳彼註。天志中篇作無廖排漏。亦誤。畢云孔書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爲其侮。

天

亦縱棄之而弗葆。

畢云孔書無此文。案舊本棄在之下。王云縵之棄當作縵棄之縵。棄猶放棄也。中篇作天不亦棄縵而不葆。天志篇作天亦縵棄紂而不葆。皆其證。案王說是也。今據乙

葆吳鈔本作保。

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

畢云紂下据上文當有之字。

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

上不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上無以

供粢盛酒醴。

供吳鈔本作共。

祭祀上帝鬼神。下無以降綏天下賢可之士。

舊本脫下無以三字。王據

上下文補爾雅釋詁云綏安也。

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客。內無以食飢衣寒。將養老弱。

俞謂將養爲持養之

諛詳尙賢中篇。

故命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而強執此者。此特凶言

之所自生。

特舊本亦論持依王校改。

而暴人之道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

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

畢云忠下篇作中。

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

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爲道也。

由爲義相近下篇云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

則不可而

不先立義法。

畢云義上篇作儀義儀同

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于員鈞之上也。

譬吳鈔本作辟員上

篇作運聲義相近

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僞。未可得而識也。故

使言有二法。二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

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書。用之奈何。發而爲刑。

畢云据上篇有政字

此言之二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

盧云比下當有或。以命爲有五字

或以命爲亡。我所

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衆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

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然胡不嘗考之百姓之情。

畢云舊說不字据下文增詰讓案然與則義同然胡不亦見向同下篇此

下文經言之則云然則胡不

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

以下文校之亦嘗下當有有字

聞命之

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爲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爲法。然則

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聞命

之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王。舉

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爲善發憲布令以教誨。

長短經運命篇引無布字

明賞

罰以勸沮。

舊本說明字今據長短經引補又勸沮長短經作沮勸勸吳鈔本作賞非

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

矣。若以爲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

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

政治要長短經並作正

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

治亂安危上長短 經有則字 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長短經 無則字 夫曰有命云者，亦

不然矣。今夫有命者言曰：有命上疑 稅執字 我非作之後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

傳流矣。今故先生對之。墨云未詳生當為王案顧校季本吳鈔本並作王俞云此子墨子託為先生 之言以折執有命者之說畢謂生當為王非是案疑當作今胡先生非之語

校並未得其義。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墨云下篇作不識昔也志即識字與 讀如歎語讓案不志不識並翁云不

知禮記哀公問鄭注云志讀為識識知也。意亡昔二代之暴不肖人也。意與抑同意亡語詞詳非攻下 篇畢云亡同無也下篇作與同 何以知

之。畢云言有命之說不識出之昔者聖善人乎意 亡此言出之暴不肖人乎彼固亡知之妄言 初之列士桀大夫。說苑臣術篇云列士者所以 參大夫也桀與傑字通白虎

通義聖人篇引禮別名記云萬人曰傑說文人部云傑教也材過萬人也臣氏春秋孟秋紀高注云才過萬人曰桀毛詩衡風邦之桀今傳云桀特立也 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規

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畢云順同訓詁讓案舊本此下有故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 以教順其百姓二句盧云此已上十七字衍文案盧校是也吳

鈔本亦無。故上得其居長之賞，下得其百姓之譽。列士桀大夫，聲聞不廢。流

傳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必不能曰我見命焉。見字與鈔本稅俞云必不能曰下有 翻文下文必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

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是其證也。是故昔者二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畢云言不糾其罷語 讓案繆即糾之段字 不

慎其心志之辟。治要作僻 畢云僻同 外之歐騁田獵畢弋。畢云說文云古文驅从支案騁畢本作聘 謂孟子盡心篇云驅馳田獵國語齊語云

田狩畢弋韋注云畢捕雉兔之網也弋惟之借字詳備高臨篇。內沈于酒樂，而自必不能曰以下至此凡四十五字舊本誤 謂孟子盡心篇云驅馳田獵國語齊語云 不顧

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為虛厲。公 漏

孟魯問二篇並作辰字。墨畢云陸德明莊子音義云李云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曰厲 身在刑僂之中。自不顧其國家以下至此凡三十五字舊 本誤入上文必不能曰之上王移置于此

舊本不顧上又衍。不肖曰。三字舊稅畢据下文增不曰一 守治要引有此三字今據補 我罷不肖。舊本無我字畢據一 本增顧校季本有 我為刑



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

故下文作固同

雖昔也三代之窮民。

治要竊作偽與下同

亦由此也。

由與猶同

內之不能善事其親戚。

舉云事一本作視詰讓案親戚謂父母詳兼愛下篇

外不能善事其君長。

外下疑我之字

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有饑寒凍餒

之憂。

饑上下篇並作饑吳鈔本同

必不能曰。

舉云必舊作心以意改案顧校季本正作必

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

我命固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僞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衆愚樸人久

矣。

治要無樸人二字王云愚樸下衍人字戴云不當刪案王校近是家語王言篇民教而俗樸王肅注云樸慈愚貌

聖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

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

惡。用闕師。

舉云闕當是喪厥二字下篇作用喪厥師孫星衍云厥爲闕形相近

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

非之。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冝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

不祀也。

以天志中篇及上篇校之闕亦當讀爲厥與上闕師同此當云棄闕先神示而不祀也示祇同傳寫誤作元校者不悛因此書其字多作元遂又改爲其復讓移著先神上不知闕卽厥字不當更云其

也。天志篇正作棄厥先神。祇不祀可證。非僅下篇其道不可以

曰。我民有命。毋侮其務。

舉云言毋勸力其事也上

期世。期晏子春秋作示亦示元其三字。展轉譌變之比例也。二篇俱當從此。孔書作罔。其侮義異。氏云。僞秦誓不足据。不知此文詒讓案。毋侮當爲侮。侮二字平列。言紂惟

陵侮。侮辱民是務也。荀子強國篇云。無僞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無毋侮古。通無僞與抑卑文相儔。與此毋侮義亦正。同揚注釋爲無刑戮之恥失之。

天不亦棄縱而不葆。

吳鈔本作保。舉云文與上篇小異。王云孟子滕文公篇注曰不亦者亦也。舉本不亦作亦。非

此言紂

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不國有之曰。上有字當讀爲又。蘇云所引不疑當作百三代百國或皆古史記之名。隋書李德林傳引墨子云吾見百國春秋。命三變當爲今。於召公之執令亦然。

命三變當爲今三下當說代字

於召公之執令亦然。

此有說誤疑當作於召公之非執命亦然。召公蓋卽召公奭亦周書佚篇之文。令與命字通於亦字。誤上篇云此言

傷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又云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是其證

且畢云嘗為曰

政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

周禮大司徒有

造言之刑鄭注云造言謂言惑衆

不自降天之哉得之

疑當作不自天降自我得之

在於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

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

吳鈔本辯作辨

當天有命者

天嘗為夫不可不疾非也

王云呂氏春秋尊節篇注云疾力也

執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

子非也

非下嘗有之字

### 非命下第三十七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

畢云一本作則必先立義而言蘇云當作不可不先立儀而言

必字讓上而字衍俞云則必可當作則不可中篇曰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是其證也不可而者不可以也王氏念孫說

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

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為雖有朝夕之辯

與鈔本作辨

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

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

畢云舊說有字一本如此

有用之者惡

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

畢云據前篇當為情始讓案請情古通不必改字

惡乎用之發而為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故昔者二代聖王

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

而教之為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為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

可得而治也

國語魯語韋注云屬適也

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為不然昔桀

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逾而民不易

畢云文選注引此治作理

世作時民作人皆唐人避諱改

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

亂。存乎上之爲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

於天下。羣書治要問作聞命同下。篇亦云光譽令聞問聞通。夫豈可以爲命哉。據下文命上。當有其字。故以爲其力也。故固

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道術。治要功作蓄畢。云一本無功字。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

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問于天下。亦豈以爲其命哉。又以爲力也。力上亦當有其

然今夫有命者。不識昔也。二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二代之暴不肖人

與。意亡辟非攻下篇蘇云也字衍。意讀如抑亡當作亦案蘇說非。若以說觀之。則必非昔二代聖善人也。若以說疑當作以若說

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爲有者。昔二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爲天子。富有

天下。於此乎。不而矯其耳目之欲。畢云而讀如能一本無此字。非案畢讀是也。陳壽祺說同。而從其心意之辟。

王據中篇以心意爲心志之。今案志意義同似非。今字。外之。歐騁田獵畢弋。內湛於酒樂。畢云中篇。湛作沈。而不顧其

國家百姓之政。繁爲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徐與豫通法儀篇。云遂失其國家。其言不曰

吾罷不肖。吾聽治不強。必曰吾命固將失之。雖昔也。二代罷不肖之民。亦

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

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飢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

強。又曰吾命固將窮。

戴云又當依上文改作必。

昔二代偽民亦猶此也。昔者暴王作之窮

人術之。

畢云舊說人字一本有術述同詁讓按樂記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述史記樂書作術。

此皆疑衆遲慢。

畢云言沮慢實之人王引之云遲字義不

可通遲當爲遇字之誤也。遇與愚同。晏子春秋外篇威爲聲樂以怪愚民。墨子非儒篇愚作遇。莊子則陽篇匠爲物而愚不識釋文愚一本作遇。韓子南面篇愚轉虛情之民。宋乾道本愚作遇。秦策今愚或與莊子同心姚本愚作遇。言比有命之說或作之或述之皆生以疑衆愚慢。漢賈橫謂賈橫之人也。中篇作教衆愚慢是其證。畢說非案遲疑當爲程管子重命篇云菽粟不足末不蒸民必有飢餓之色而工以彫文刻鏤相稱也。謂之遊尹注云稱也。也。莊子列御寇篇云人有見宋王者鑄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稱莊子釋文引李頤云自驕而稱莊子也。按莊子稱與管子同。李說未稿。此遲慢似亦即驕稱。愚慢之意與中篇文自不同。不必改爲愚也。

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

遺吳鈔本作示案此文亦見兼愛下天志中貴義魯問諸篇並作遺則吳本非是。

曰。何書焉存。王云焉猶於也。案王說是也。此例句猶云存於何書。禹之總德有

之曰。蘇云總德蓋逸書篇名。允不著。若疑當爲若允不若信不順也。惟天民不而葆。吳鈔本惟作唯畢云而同能葆同保。既防凶星。

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誥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當依上中二篇補布命二

字。于下帝式是增。畢云當作惡或憎字。紅聲云式用也。增讀當爲憎。說文憎惡也。或作帝式是惡。或作帝伐之惡伐之字。誤當从式是孟子盡心下篇云土憎茲多口。趙岐注解憎爲增多也。今本作憎。易林渙之蠱。獨宿增夜。道蘇本韓非子論其所增。用爽厥師。爽上篇作爽。惠棟云周語單襄公曰晉侯爽二韋昭曰爽當爲

喪字之。彼用無爲有。故謂矯。公牟傳三十三年。何注云詐稱曰矯。若有而謂有。夫豈爲矯哉。爲吳鈔本吳鈔

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爲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孫星衍云或

之誤。莊述祖云去發當爲太子發。武王受文王之事。故自稱太子。述文王伐功告諸侯。且言紂未可伐。爲泰誓上篇。俞云古人作書或合二字爲一。如石鼓文小魚作翁。散氏銅盤銘小子作學是也。此文大子字或合書作夸。其下闕壞則似去字因誤爲太耳。詩思文篇正義引大誓曰。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又云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浹以燎之。注曰。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疑古太誓三篇其上篇以太子發上祭于畢。發端至上下兩篇則作于得魚瑞之後。無不稱王矣。故學者相承稱泰誓上篇爲太子發。以別中下兩篇亦猶古詩以篇首字命名之例也。按孫莊俞說近是。陳喬樞云去字疑是告之譌。非

爲吳鈔本吳鈔

爲吳鈔本吳鈔

爲吳鈔本吳鈔

爲吳鈔本吳鈔

爲吳鈔本吳鈔

爲吳鈔本吳鈔

曰惡乎君子。惡莊校

改於

天有顯德其行甚章。

莊云有當為右助也言天之助明德其行事甚章著蘇云書泰誓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

類惟

為鑑不遠。

鑑吳鈔本作監莊云鑑當為監

在彼殷王。

蘇云殷宜作夏泰誓曰厥鑑惟不遠在彼夏王按為古文不足據蘇說非也詩大雅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

世鄭箋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之世謂傷諒桀也後

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

無益謂暴無傷。

蘇云此四句今書泰誓在厥鑑惟不遠之上上二句作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下同

上帝不常九有以亡。

蘇云二語今泰

誓無之上句見伊訓下句見咸有一德詒讓按常當讀為尙尙右也詳非樂上篇為古文書咸有一德云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偽孔傳云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侯桀不能常其德傷伐而兼之並毀此文而失其指

上帝不順祝降其喪。

蘇云今泰誓弗作其作詩莊云祝斷也言天將斷棄其身詒讓按泰誓偽孔傳云祝斷也天惡紂違道斷絕其命故下是喪亡之誅非樂上篇引莊校改

有此四語末句

惟我有周受之大帝。

畢云文略見孔書泰誓蘇云今泰誓下句作誕受多方莊校改帝為商云言天改殷之命而周受之陳喬樞校同云商字作帝

非是此節皆有韻之文作爾則與上文叶今訂正之按莊陳校是也

昔紂執有命而行。

昔下吳鈔本有者字

武王為太誓去發以非

之去發亦當為太子發陳喬樞謂當云周公且告發以非之脫說不足據

曰子胡不尙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十簡

之篇以尙皆無之。

蘇云尙當作上古字通用也俞說同詒讓案皆無之謂皆以命為無也

將何若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

天下之君子之為文學出言談也。

吳鈔本天下下無之字

非將勤勞其惟舌。

畢云惟一本作頰王云惟與頰

形聲俱不相近若本是頰字無緣誤而為惟一本作頰者後人以意改之耳惟舌當為喉舌喉誤為唯因誤為惟耳曆夫論斷訟篇頰已喉舌以示下民今本喉作唯其誤正與此同凡从矣从佳之字說書往往為國說書矣字

作韓佳字作佳二形相似海內東經少室在雍氏南一曰緱氏緱與雍形相近晏子諫篇昔夏之衰也有推修大

能侯子說疑篇推修作侯修淮南兵略篇疾如鏡矢高注曰鏡金鐵翦羽之矢也今本鏡作鏡後漢書誠宮傳妖巫維汜維或作綴方言雞維徐魯之間謂之

而利其脣氓也。

畢云氓屬字省文說文云物口邊也又有脣字云或从月从昏此省日耳

實將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

此句有稅字吳鈔本欲下有為字

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

蚤朝晏退。

蚤舊本作早今據吳鈔本改

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

舊本敢下有息字即息之

衍文畢云一本無此字是今據刪

曰彼以為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吳鈔本內治官府。外斂關

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貴。不強

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

稼樹藝。多聚叔粟。叔舊本誤升今據王校正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

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夙興夜寐。畢云舊說以字据上文增

按吳鈔本不說強乎紡績織紝。多治麻統葛緒。畢校統作紵云說文云統絲曼也緒紵字假音王云畢說非也紵當為絲非樂篇作多治麻統葛緒是

其證墨子書言麻絲者多矣未有作麻統者且麻絲為古今之通稱若統為絲曼延則不得與麻並舉矣蓋俗書統字作絲與絲相似故絲詭為統非說文之統字也蘇云統蓋形近而誤緒蓋與絮通案王說是也緒當依畢

讀作紵說文糸部云緒絲也紵發屬細者為銓布白而細曰捆布縵。畢云說文云縵案東也此俗寫案

紵重文縵云紵或从緒省此與說文或體聲同蘇謂絮通非是孟子滕文公篇云捆屨織席。紵注

云捆猶叩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孫氏音義云案許叔重云捆織也从木者誤也淮南子脩務訓云捆糞粗

高注云捆叩紵此文本書凡三見辭獨篇作捆非樂上篇作細惟此作捆與孟子淮南書字同然捆細捆三字說

文並無之惟禾部有捆字故舉以為即捆之俗蓋从困从因聲形並相近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

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無在乎王

公大人。黃若信有命而致行之。畢讀黃字句斷云此貴字假音俞黃字乃藉字之誤藉若猶言假如也本書屢見案俞說近是畢讀非則必

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紝矣。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

我以為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紝。則我以為

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

便字王云爾雅使從也。天鬼不從，論上文言上帝不順耳。小雅爾雅訓使為從。管子小匡篇魯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邢諫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不使謂不從也。使非便字之誤。案王

說是也。下以持養百姓。持舊本作待王云待字義不可通。待養當為持養字之誤也。周官服不氏以旌居者以持養之。樂器篇曰以相羣居以相持養。揚雄注持養保養也。分言之則曰持曰養。管子明法

篇曰小臣持祿養交晏子春秋問篇曰土者持祿。薛者養交是也。按王說是也。蘇校同今據正。百姓不

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二代暴

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扞其國家。

畢云扞失王云共字義不可通。當是失字之誤。謙書失字或作失與共相似。說文扞有所失也。尙賢篇云失損其國家傾覆其社稷。損古字通。天志篇云國家滅亡。扞失社稷齊策云守齊國唯恐失扞之皆其證。

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之言。

不可不強非也。

舊本此十三字脫落不完。作當若有命者言也。七字王云此本作當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強非也。淮南脩務篇注曰強力也。言有命之言士君子不可不力非之也。中篇作言上稅之字也。上稅不可不強非五字則義不可通。案王校是也。今據補。

日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術與述通。見上。非仁者之言也。

舊本仁作人。誤今據。今之為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非儒上第二十八闕

非儒下第二十九

畢云孔叢註墨篇多引此詞。此述墨氏之學者設師言以折儒也。故親士諸篇無子墨子言曰者。翟自著也。此無子墨子言曰者。門人小子聽說之詞。弁不致以輕。翟也。例雖同而異。事後人以此病翟非也。說文云儒柔也。術士之稱。案荀子儒效篇云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釋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衣冠行偽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其言譎說已無以異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分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揭揭如也。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德然若終身之虞而不

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是周季俗儒信有如此所非者但并以此非孔子則大氏誣誣增加之辭儒墨不同術亦不足異也畢氏強為之辨理不可通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

王引之云此即中庸所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今云親親有術者殺與術聲近而字通也說文殺字从殸殺聲而無殺字五經

文字曰殺古殺字今按殺字蓋从又尢聲說文又艾草也从丿八相交或从刀作刈廣雅刈殺也哀元年左傳艾殺其民艾與又刈同是也即殺也故殺字無所附而又而以艾為聲又字聲文作以今在尢字之上故變曲為直而作艾其定一字也說文無又部故殺字無所附而不收殺與術並從尢聲故言親疏尊卑之異也禮記正義云五服之節降殺不同是親親之喪殺公卿大夫其爵各異是尊賢之等

按墨子下文亦專舉喪服言蓋欲破親親有殺以佐其兼愛節葬之說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本舊

下有其字畢云其與期同言父在為母期也王云其字涉下文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而衍節葬篇父母死喪之三年下無其字是其證畢讀其為期而以喪父母三年其為句大誤按王說是也今據禮蓋節指喪服經

妻畢云舊說此字據下文增後子二年後子詳節葬篇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畢云與期同語讓按公孟篇正作期戚族人

五月以上述喪服並詳節葬篇若以親疏為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

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為歲月之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

而卑子也宗兄見會子問言適長為宗子者故下文云其宗兄守其先宗廟數十年盧云似當云而卑與子同也王引之云而卑子也當作卑而庶子也而讀為如言卑其伯父宗兄如庶子也上文云

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今本卑而二字倒轉又脫庶字王念孫云親伯父宗兄親當為視言視伯父宗兄如庶子之卑也視親字相似又涉下文親字而誤淮南兵略篇上視下如弟今本視當作親俞云王氏引之謂而讀為

如當從之惟謂當作卑如庶子則以意增益未從卑得聲者並有小義漢書衛青傳得右賢王十餘人師古曰

信二十二年左傳公卑都杜注曰卑小也故凡從卑得聲者並有小義漢書衛青傳得右賢王十餘人師古曰

濟王小王也若言禪將也然則卑子之稱正與禪王禪將一律逆孰大焉吳鈔本其親死列尸

弗歛小爾雅廣言云列陳也舊本祝歛字畢云弗與祝同王云喪禮無祝尸之事畢說非也此本作列尸弗歛今本脫歛字耳死三日而後歛則前二日猶未歛也故曰列尸弗歛列者陳也鈔本北堂書鈔地部

二引此正作列尸弗歛登堂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而求其人矣此非喪禮之復也土喪經云復者升自前東榮中屋

北面招以衣曰泉某復是登屋也說文水部云灑洒也灑器以爲實在則贖愚甚矣書鈔地部引實作誠畢云



說文云韓馮也。馮，韓也。王篇韓陟絳切。師古注：漢書古音下紺反。今則竹巷反。

如其亡也，必求焉，僞亦大矣。

王引之云：如其亡也，二句與僞字義不相屬。如

當為知言，既知其亡而必求之，則僞而已矣。蘇說同。

取妻身迎，祇端為僕。

畢云：說文云：祇，敬也。襦衣正幅則端，亦正意。與端同。王校作祇。云：畢說非也。祇當為祗。諫書祗字作祗。與

袷相似。故袷錄為祗。袷，即玄端也。周官司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鄭注曰：端者，取其正也。服虔注：昭元年左傳曰：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端與襦同。故說文以襦為衣正幅也。王篇：袷，黑衣也。淮南齊俗篇：尸祝袷袷，大夫端冕。高注曰：袷，純服。袷，黑衣也。即周官所云：齊服玄端也。莊子：達生篇：祝宗人玄端，即淮南所云：尸祝袷袷也。論讓按：士昏禮：親迎，主人醫弁，纁裳，纁袍，郊，特牲說：諸侯則玄冕，比云：玄端者，蓋指庶人攝威之服言之。乘

轡授綬。

士昏禮云：婿御婦，車授綬。鄭注云：婿御者，親而下的綬所。以引升車者，僕人必授綬。鄭注云：婿御者，親而下的綬所。此互證。論讓按：此非昏禮之親迎也。若然，畢氏之昏禮無親迎。

如仰嚴親。

俞云：仰當作御。字之誤也。天志下篇以御

其溝瀆，王氏引之謂：御當為抑。諫書抑御兩形相似而誤。正可與。

昏禮威儀，如承祭祀，顛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則妻子。

下則妻子。

畢云：言為妻子法則。按此疑當重父母二字。父母下則妻子，言喪父母下則妻子也。今本涉上文祝父母二字，遂與下句文例不合。畢說失之。

妻

子上侵事親，若此可謂孝乎？儒者

畢云：儒者作傳，據下文改。當云：儒者曰：王云：晏子春秋外篇行之難者在內，而儒者無其外，儒亦誤作傳。

迎

妻，妻之奉祭祀。

吳鈔本妻不重，疑當作迎。妻與之奉祭祀說文昇部。與古文作報與妻案文形近。又涉上而誤。禮記哀公問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

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墨子所非與哀公言相類。

子將守宗廟，故重之。

哀公問孔子曰：妻也者，親之主也。敬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

之曰：此誣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兄弟之妻，奉其

先之祭祀，弗散。

盧云：當為服。

則喪妻子二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

守下，據上文當有宗廟二字。夫

憂妻子以大負矣。

憂妻子謂憂厚于妻子。猶下文云：厚所至私也。國策趙策云：夫人優愛，孺子說文女部云：憂和之古也。引詩曰：布政憂憂。今詩商頌長發作優。按古無優字。優厚字止作

憂。今別作優，而以憂為惡。愁字，墨子書多古字，此亦其一也。以與已同言，偏厚。妻子已為大負，怨矣。乃又飾辭文，過託之奉祭祀守宗廟，故下文又曰：所以重親也。

有曰：所以重

有當讀為又。

親也，為欲厚所至私。

畢云：舊作和以意改。

輕所至重，豈非大姦也哉？有強執有命以說

議曰：上有字亦

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

莊子至樂篇：孔子曰：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

益窮達賞罰幸否。畢云說文云幸吉而免凶也从幸。有極。廣雅釋詁云極中也。逸周書命訓篇云天

以順之曰大命有常小命曰成。成則敬有常則廣。廣以敬命則度至于極。此古說有命之遺言也。人之知力。吳鈔本知作智。不能為焉。羣吏信之。則

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于從事。吏不治則亂。舊本說文王据上文補。農事緩則貧。貧且

亂政之本。王云此句有說文詁讓按疑當作倍。政之本下文云倍本棄事而安怠。倍而儒者以為道教。是賊天下之人者

也。賊舊本偽作賤今依王。蘇校正詳尙賢中篇。且夫繁飾禮樂以淫人。舊本無樂字。吳鈔本有。以下句文例校之。有者

久喪僞哀以謾親。畢云說文云謾欺也。玉篇云莫般馬諫。是也。下文墨子曰好樂而淫人。可證今據補。立命緩貧而高浩居。畢云同做

居尊也。按畢据史記孔子世家義亦見後。倍本棄事而安怠傲。畢云舊作傲以意改。貪於飲食。舊本作酒。今据吳鈔本。校改下亦云得擊飲食。惰

於作務。荀子非十二子篇云偷惰憚事無廉恥而善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也。此所非與彼相類。陷於飢寒。危於凍餒。無以違

之。禮記緇衣鄭注云違猶辟也。是若人氣。若道藏本作苦。吳鈔本同。按人氣疑當作乞。人此家上飢寒凍餒。而窺鼠

藏。畢云爾雅有窺鼠。陸德明音義云孫炎云。窺者類夏也。郭云以類內藏食也。字林云。即說鼠也。說文云。窺說

得食則藏之。若窺鼠也。窺舊作覷。誤詒讓。夏小正云。正月田鼠出。田鼠者。喙鼠也。喙鼠字。通謂備者而砥羊視。畢云爾雅云。羊牡。牡注。銘廣雅云。二歲曰銘。說文云。銘。牡賁。賁起。畢云

畜云。積豕之牙。崔愷曰。說文積。豕。今俗猶呼。刺。猪是也。按說文作。積豕。崔以意改之。與。與。義同。刺者。猪。假音。玉篇云。積。扶。云。切。也。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

儒。畢云漢書云。充食。注曰。文。穎曰。充。散也。說文云。充。散也。也从。一。凡在屋下。無田事。玉篇云。如。勇。切。則。此。云。散夫

人。猶。穴。人。按。莊。子。人。間。世。篇。匠。石。夢。櫟。社。日。而。幾。死。之。散。人。此。述。儒。者。詬。君。子。之。語。畢。氏。讓。散。人。句。斷。誤。夏乞麥禾。疑稅。秦。乞。云。云。夫。似。即。春。字。上。半。缺。刻。僅。存。者。五穀既收。大喪是隨。言。秋。冬。無。可。乞。則。為。人。治。喪。以。得。食。也。子姓皆從

特。姓。饋。食。禮。云。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鄭。注。云。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喪。大。記。云。物。大。夫。父。兄。子。姓得厭飲食。畢治數喪。足以至矣。至。下。疑。有。說。文。因人之家奉。畢云。廣雅。釋。詁。也。此。古。字。王

種。姓。也。

義舉當讀為醉玉篇醉思醉切廣韻云貨也謂因人之家以爲。畢云疑有稅字按以文例校之因人之家與下財也韓子說疑篇破家殘財是也古無醉字故借舉爲之。以爲。特人之野文正相對疑當作因人之家以爲舉。畢云言禾。麥在野。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

之端也。此與荀子所謂得委積足以。擄其口則揚揚如也者相類。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王云服古言三字文義不順當依公孟篇

者。皆嘗新矣。舊本脫言服二字今依王引之校增謂古。而古人言之服之。則非君子也。應之曰。所謂古之言服

然則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舊本古人之服之稅言之二字則非君子也。說非字服非君子之服上

服字。謂作法並依王引之校增。又曰。君子循而不作。顯云廣雅釋言循。述也。論語曰。君子述而不作。應之曰。古者羿作弓。呂氏

勿躬篇云。夷羿作弓。畢云羿。羿省文。說文云。羿古諸侯也。一曰射師。詒讓按說文弓。少康崩子帝。立索隱云。予音字系本云。季杼作甲者。也。國語魯語云。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韋注云。杼禹後七世少康之子。季杼也。畢云。杼即杼少康子。盧云。世本作與。詒讓按史記索隱及費誓正義引世本並作杼。盧據玉海所引未

塢。奚仲作車。呂氏春秋君守篇同。高經海內云。奚仲黃帝之後任。姓也。傳曰。爲夏車。正封于薛。說文車部云。車作車比。言古光明其父子共創作意。以是互稱之。續漢書輿服志劉注引古史。始云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其後。少昊時。駕牛馮時。奚仲駕馬。依謙周說。奚仲駕馬。車非其所作。司馬彪劉昭並從之。于義爲長。巧垂

作舟。畢云北堂書鈔引作倕。太平御覽作倕。事類賦引作工倕。太平御覽引有云。禹造杗。杗在此。俞云。巧垂當文曰。倕音垂。堯時。巧者也。堯典。咨垂。女共工。是稱工垂者。工其官。垂其名。按山海經海

內經云。義均是始。爲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楚辭九章亦云。巧倕。又見七諫。俞說未塢。然則今之鮑函

車匠。畢云考工記有函。鮑鄭君注云。鮑讀爲鮑魚之鮑。書或爲鮑。蓋頭。鮑有鮑說。陸德明音。義云。劉音。僕說文云。鮑。柔革工也。从革。包聲。讀若朴。周禮曰。柔皮之工。鮑氏。鮑即鮑也。皆君子也。

而羿。侍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言所循之事。其始必有作之之人也。然則其所循。皆小人道也。也。邪古。通吳。鈔本作耶。又曰。畢云。又舊作。君子勝不逐。奔。穀梁隱五年傳云。伐不

所循。皆小人道也。也。邪古。通吳。鈔本作耶。又曰。畢云。又舊作。君子勝不逐。奔。穀梁隱五年傳云。伐不

所循。皆小人道也。也。邪古。通吳。鈔本作耶。又曰。畢云。又舊作。君子勝不逐。奔。穀梁隱五年傳云。伐不

所循。皆小人道也。也。邪古。通吳。鈔本作耶。又曰。畢云。又舊作。君子勝不逐。奔。穀梁隱五年傳云。伐不

所循。皆小人道也。也。邪古。通吳。鈔本作耶。又曰。畢云。又舊作。君子勝不逐。奔。穀梁隱五年傳云。伐不

仁本篤云古者逐奔不遠百里又天子之義篤云古者逐奔不遠墨子所述儒者之言與毅梁同荀子論兵篇亦云服者不禽奔命者不獲

揜函弗射

揜吳鈔本作掩禮記表記鄭注云掩猶困迫也

按函疑之形與下同薛魯問篇儀禮聘禮鄭注云賓之意不欲奄卒主人也此揜函亦奄卒之意謂敵因急則不忍射之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云宋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推人于險不迫人于阨即此義又疑函當為晉之誤說文曰部云晉小辨也今經典通作陷漢書司馬遷傳函糞土之中而不辭漢紀函作陷于義亦通

施則助之胥車

畢云施舊作強据下文改按畢因下文施字兩見故据改然施強義

並未詳似言軍敗而走則助之挽重車而文有說誤

應之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

句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

王云何故相下當有與字而今本脫之則義不可通相與謂相敵也古謂相敵與相與襄二十五年左傳一與一誰能懼我哀九年傳宋方吉不可與也越語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與字並與敵同義言既為仁人則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兩相敵也上文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是其明證矣若兩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奔掩函弗射施則助

之胥車雖盡能猶且不得為君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為世除害

聖下疑

與師誅罰勝將因用儒術令士卒曰

舊本儒作傳王云傳術二字義不可通傳術當為儒術毋逐奔云云皆儒者之言也故曰用儒術令士卒隸書

儒或作傳傳或作傳二形相似而誤上文儒者迎妻儒誤作傳按王說是也今据正

毋逐奔

揜函勿射施則助之胥車暴亂之人

也得活天下害不除

王云也字涉上下文而衍此言暴亂之人為天下害聖人與師誅罰將以除害也若用儒術令士卒曰毋逐奔云云則暴亂之人得活而天下之害不除矣是

暴亂之人下本無也字是為羣殘父母而深賤世也

戴云賤乃

不義莫大焉又曰君子若鍾

本無也字

畢云君舊作吾据上文改

擊之則鳴弗擊不鳴

此亦見公孟篇公孟子告墨子語學記云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

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筵豈能發其音聲哉按說苑所云與此文義絕不相應畢援證未當

應之曰夫仁人

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

俞云得字務字傳寫互易事親務孝言事親者務為孝也與事上竭忠相對得善則美言有善

則美之也與有過則諫相對

此為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

畢云言隱其先

云豫魯也荀子備效蕭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買家語相魯籛孔子爲政三月則鬻牛馬者不悅賈是豫與儲義通隱知豫力兩文相對言隱藏其知儲蓄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按畢讀固誤俞釋豫爲儲亦非豫當爲舍之段字豫从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禘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慮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駁令篇云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儲訓荀子不豫買豫當如周禮司市注班豫之義家語改豫作儲乃王肅私定非古訓也

宋莫其作漢 雖有君親之大利弗問不言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

發也 畢云辟同闕按畢說非也莊子逍遙辭篇云中于機辟死于罔罟釋文引司馬彪云辟罔也又山木篇云

然且不免于罔罟機辟之患鹽鐵論刑德篇云罔罟張而縣其谷辟陷設而當其蹊則機辟蓋掩取鳥獸

之物辟字又作臂楚辭哀時命云外迫脅于機臂今上牽聯于媼惟王注云機辟每身也按

爾雅釋器云鑿謂之量司馬彪釋辟爲罔蓋卽以爲鑿之借字王說與司馬義異未知孰是 他人不知已

獨知之雖其君親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是爲人臣不忠爲

子不孝事兄不弟交 疑友 遇人不貞良夫執後不言之朝物 執後不言謂拘執居

疑有 見利使已雖恐後言 疑云使當作便雖當作唯俞云雖當作唯古字通也蓋言利之所在唯恐

說學也正與此文反復相明言苟無利則君雖言之而已亦 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噎爲深曰惟其未之

以未學謝也正所以破儒者擊之則鳴弗擊不鳴之說 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 文

手節云拱 會噎爲深 畢云說文云噎咽也讀若快噎 曰唯其未之學也 唯舊本作惟据吳

歛手也 飯室也會與噎同不言之意 夫一道 誰急 句 遺行遠矣 誰當作雖蓋言事急則退避而遠行荀子非十二子篇云正其衣冠

術學業仁義者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周偏 舊本皆譌昔周竊用並從王按正偏 吳鈔本作偏畢本同王云與偏同畢

本改爲偏非 近以脩身 舊本脩作循王云此文本作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周偏近以脩身言君子 之行仁義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則所施周偏近則以脩其身也今本皆作昔

則止 俞云利則止當作不利則止傳寫脫不字也非樂上篇曰必務求與天下之利除天 此君子之道

也。以所聞孔某之行。畢云某字舊作孔子諱今改下放此則本與此相反謬也。謬吳鈔本作繆齊景公問晏

子曰。孔子爲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吳鈔本無復字景公曰。以孔某語寡

人者衆矣。俱以賢人也。以下當據孔叢子詰墨篇增爲字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

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

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荆。史記孔子世家楚昭王迎孔子至楚事在哀公六年知白公之謀。而奉

之以石乞。白公楚平王孫名勝其與石乞作亂事見哀十六年左傳此事不可信列子說符篇呂氏春秋精微篇淮南子道應訓並載白公與孔子問答或因彼而誤傳與君身幾

滅。而白公僂。畢云孔叢詰墨云白公亂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孔子已卒十旬蘇云此經罔之辭殊不足辨唯據白公之亂在景公卒後十二年而晏子之卒更在景公之先又安能預知後事而先與

景公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行下必於上。俞云此本句教

行于下。必利上。與上句言聽于君。必利人。相對爲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從也。舊本作行

文。教行下。悅于字。而利字。又誤作於。義不可通矣。易而從也。王云行易而從文。不成義。當作行明而易從。與上句文同一例下。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

通乎君臣。今孔某深慮同謀以奉賊。俞云同乃周字之誤深慮周謀相對爲文言其慮深沈其謀周密也勞思盡知。以

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畢云孔叢引殺作殺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

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爲亂。畢云趣讀促非仁義之也。畢云逃人而後謀。避

人而後言。言上後字舊本作行義不可明於民。明吳鈔本作謀誤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

不知孔某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乎。道藏本吳鈔本作呼既寡人者衆

矣。儀禮士昏禮記云吾子有脫命鄭注云脫賜也此脫與脫命義同畢云脫當爲况此俗寫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某之與白公同

也孔某之齊見景公。史記孔子世家以此為昭公二十五年魯亂孔子適齊以後事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史記孔子世家同晏

子春秋外篇作爾稽孫星衍云尼爾稽聲皆相近詒讓按尼谿地無攷呂氏春秋高義篇又作景公致慶丘以為登

而自順者也。盧云晏子外篇與此多同浩居作浩居畢云按史記作倨倨自順顧云漢書酷吏鄧都傳丞相條侯至貴臣也讀作倨詒讓按王制云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鄭註云浩猶饒也居

而淫人。晏子作好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息事不可使守職宗喪循哀。畢云孔叢史記宗作崇詒

不可使慈民。晏子作子民慈子字通禮記緇衣云故君國語周語云慈保庶民親也機服勉容。盧

孔某盛容脩飾以盡世。吳鈔本脩作修晏子作威聲樂以修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

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觀衆。邁吳鈔本作趨觀舊本作勸吳鈔博學不可使議

思不可以補民。畢云二字舊脫余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當年壯年也

抱朴子外篇省煩引墨子作累世不能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畢云說文

可以期世。俞云晏子春秋雜篇作其道也不可以示世此文期字亦其學不可以導衆。畢云孔

今君封之以利齊俗。史記云君欲封之以移齊俗作移是非所以導國先衆公曰

非

墨子閒話

卷九

非儒下第二十九

一八五

墨云二字舊無此字。於是厚其禮。墨云厚其二字舊。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問

鈔本作利讓。孔某乃恚。舊本作孔乃志道賊本孔下又空一字季本吳鈔本並作孔子諱。怒於景公與

晏子。乃樹鴟夷子皮。墨云即范蠡也韓非子云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

蓋亡吳後乃變易姓名適齊為鴟夷子皮然亡吳之歲乃孔子卒後六年景公卒後十七年又安知蠡之適齊而

樹之田氏之門乎此與莊周所言孔子見盜跖無異真齊東野人之語也詒讓按淮南子范論訓云昔者齊簡公

薊其國冢之楮而專任大臣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說施指武鷹又云。於田常之門。田常

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即此。告南郭惠子。田常

恆見春秋公十四年經公辛桓公卒常莊子盜跖篇云田成子常殺君而窮國而孔子受幣蓋職。告南郭惠子。

國時有此証妄之語錢大昕云田常殺君之年越未滅吳范蠡何由入齊此淮南之誤也。以所欲為。荀子法行篇有南郭惠子問于子貢揚注云未詳其姓名蓋居南郭因為號莊子有南郭子綦

本陳成子弟有惠子得或即此人朱。歸於魯。有頃。聞齊將伐魯。墨云言伺其間蘇云聞。告子

彝尊孔子弟子致謂即衛惠叔蘭謬。貢曰。賜乎。舉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

之伐吳。以教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吳。二年之內。齊吳破

國之難。史記孔子弟子列傳載田常欲作亂于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使子貢至齊

所載尤詳云子貢一出存魯。伏尸以言術數。吳鈔本無言字蘇云當云不可以言計數也尸下脫不可

亂齊破吳強晉霸越即其事。鄭注云術周禮作途此當為隆之段字謂伏尸之多以隆數計猶言以屬量也或云當作以意術

數意言策文相近即德之省術率通詳明鬼下篇廣雅釋言云率計校也猶言以十萬計亦通。孔某之

誅也。墨云言孔子之責。孔某為魯司寇。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舍公家而奉季孫。

也蘇云誅當讀誅。季孫相魯君而走。經傳無此事。季孫與邑人爭門關。

說文門部云關以。決植。決

上疑有稅文爾雅釋宮云植謂之傳郭注云戶持鎖植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戶旁柱曰植畢云列子云孔子

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冒以力聞呂氏春秋慎大云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冒以力聞此云決植即其事也



說文云植戶植也似言季氏爭鬪而出孔子決門植以壞之詒讓按左傳鬪十年偏隔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蘇門發駭人斃扶之以出門者孔疏服虔云扶掖也謂以木板扶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伏疑扶之借字又疑流俗傳譌以黎大夫事爲孔子也淮南子道應訓云孔子勁約國門之關又主術訓孔子力招城關高注云招舉也以一手招城門關端能舉之 **孔某窮于蔡陳之間** 舉云孔

尼 **藜羹不糲** 內則鄭注云凡羹齊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糲畢云藝文類聚引作藜蒸不糲北堂書鈔作不糲以米和羹也一日粒也古 **十日子路爲享豚** 享即鈔字王云爲字後人所加享即今之烹字也經典

文糲以參則糲糲古今字 **十日子路爲享豚** 享即鈔字王云爲字後人所加享即今之烹字也經典

省作享後人誤讀爲燕享之享故又加爲字耳孔叢子詰墨篇藝文類聚職部中 **孔某不問肉之所**

由來而食 畢云藝文類聚引作不 **號人衣** 畢云號褻字之誤孔叢作制詒讓按說文衣部 **以酤**

酒 酤吳鈔本作沽畢 **孔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子** 孔子窮于陳蔡之間在哀

魯即其時也 **席不端弗坐** 弗吳鈔本作不下句仍作弗論語鄉黨篇云席不正不坐坐席侃義疏 **割不**

**正弗食** 文選王昭君詞李注引兩弗字並作不論語鄉黨篇文同皇疏云古人割肉必方 **子路進請**

**曰何其與陳蔡反也** 畢云文選注 **孔某曰來吾語女** 舊本作與女畢云當爲語女按道藏本

在陳蔡時也今謂哀公賜食時也荷急也言曩時則以生爲急今時則以義爲急也若以荷爲荷且之荷則荷義

二字義不可通矣文選石崇王昭君辭注引此亦誤以爲荷且之荷按荷且之荷不見經典唯爾雅亟速也釋文曰亟

荷又作荷同屈力反此釋文中僅見之字釋文而外則唯墨子書有之亦古文之僅存者良可貴也俞云王氏曰亟

荷且之荷荷生者荷可以得生而止也荷義者荷可以得義而止也儀禮燕禮聘禮記並有賓爲荷敬之文鄭注

聘禮曰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又曰荷敬也主人所以小敬也然則荷敬之義亦謂荷可以致敬而止此言爲

荷生爲荷義正與爲荷敬一律蓋古語有然未可隨改也淮南子繆稱篇云小 **今與女爲荷義** 畢云舊

行以自飾。

舊本羸作羸又說則字王云羸飽偽行以自飾本作羸飽則偽行以自飾羸之言盈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我由楚直其景素飽社注曰直氣盈飽盈飽即羸飽正對上文飢約而言今本飽下

可通按吳鈔本正作羸今據補正

曰夫舜見瞽叟孰然。見瞽叟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荀子亦同作造按就歷造

三音皆相近詒讓按禮記曲禮足躄躄文云盛本又作躄大戴禮保傅篇靈公造然失容賈子胎教篇作威然易容新序樸事篇作靈公躄然易容此書以就為躄為造猶新序以躄為成爲造也孟子趙注云其容有蹙蹙不自安也又公孫丑篇會西蹙然注云蹙然猶蹙蹙也

此時天下坡乎。畢云坡舊作坡以意改孟子韓非子作岌岌詒讓按孟子萬章篇云孔子曰于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天下郭注

周公曰非其人也邪。周公曰非其人也邪

爲君父爲臣岌岌乎不安貌也故曰殆哉莊子天地篇云殆哉岌岌乎天下郭注云岌岌也管子小問篇云桓公言欲勝民管仲曰危哉君之國岌岌乎義並同

非其人疑當作其非人人與仁字通言周公不足爲仁即指下舍其家室而言三國志魏志裴松之注及長短經

權誠篇並引尸子云昔周公反政孔子非之曰周公其不聖乎以天下讓不爲兆民也非仁與不聖之論略同蓋

戰國時流傳有是語又按詩小雅四月云先租匪人胡寧忍予人亦即仁字言先租于我其不仁乎

彼匪人與此非人文意字例並同鄭詩箋云我先租非人乎即詒語人如字失其怡趣此可以證其誤

何爲舍

亦家室而託寓也。舍方舊本作舍亦盧校改爲亦舍畢本從之王云亦字義不可通亦當爲方古其字也墨子書其字多作方說見公孟篇耕柱篇曰周公旦辭三公東處于商奄蓋即

此所謂舍其家室而託寓者盧改舍亦爲亦舍非是

孔某所行。心術所至也。其徒屬弟子。皆效孔某。

徒屬猶言黨友故後兼舉陽貨佛肸言之臣氏

秦秋有度篇云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

子貢季路。輔孔悝亂乎衛。

畢云舊脫亂字據孔

叢云以亂衛增詒讓按莊子盜跖篇曰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植于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按子

貢未聞與孔悝之難亦謬語也鹽鐵論殊路篇曰子路往衛孔悝作亂不能救君出七身植于衛子貢子臬隨逐

不能死其難然則時

子貢或適在衛與

陽貨亂乎齊。

畢云無亂齊之事詒讓按此當從孔叢作魯左傳定九年陽貨奔齊又奔

晉無亂齊之事詒讓按此當從孔叢作魯左傳定九年陽貨奔齊又奔

而語

佛肸以中牟叛。

論語陽貨篇云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集解孔

安國云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史記孔子世家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

伐中牟佛肸時使人召孔子左傳哀五年夏趙魏伐衛范氏之故也

秦正字經典多段漆爲之

漆作漆雖開形竊結曰非行己之政詒讓按孔子弟子列傳向有漆雕哆漆雕徒父二人此所云或非開也韓非

子顯學篇說孔子卒後備分爲八有漆雕氏之儒又云漆雕之職不色撓不目進行曲則施于臧獲行直則怒于

漆雕氏之儒又云漆雕之職不色撓不目進行曲則施于臧獲行直則怒于

漆雕氏之儒又云漆雕之職不色撓不目進行曲則施于臧獲行直則怒于

諸侯此亦非漆雕開明甚孔叢偽託不足据也俞正燮謂即漆雕馮改漆雕馮見家語好生篇說施權謀篇又作漆雕馮入二書無形殘之文俞說亦不足据刑形字通雅南子鑿形訓西方有刑殘之尸宋本形亦作刑

莫大焉。畢云莫上夫為弟子後生。後生亦弟子也耕柱篇耕柱子遺十金于墨子曰後生不敢死又云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並弟子之稱其師。

其上有必脩其言。脩吳鈔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孔某之行如此。儒

士則可以疑矣。



# 墨子閒詁卷十

## 經上第四十

畢云此翟自著故號曰經中亦無子墨子曰云云按宋辯證云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上卷七篇則自親士至三辯也此經似反不在其數然本書固

稱經詞亦最古豈後人移其篇第與唐宋傳注亦無引比故譌錯獨多不可句讀也案以下四篇皆名家言又有算術及光學重學之說精妙簡奧未易宣究其堅白異同之辯則與公孫龍書及莊子天下篇所述惠施之言相出入莊子又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若獲已齒鄧綏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諱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譬以綉偶不件之辭相應莊子所言即指此經晉書魯勝傳注墨辯絃者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亦即此指也莊子辯指篇又云駟子辯者墨瓦結繩竄句遊心于堅白同異之間而敝廷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揚墨是已據莊子所言則似戰國之時墨家別傳之學不盡墨子之本皆畢謂翟所自著攷之未審凡經與說舊並旁行兩截分讀今本誤合并寫之途掘滑譌說益不可通今別攷定附著于後而篇中則仍其舊

## 故所得而後成也

畢云說文云故使爲之也或與固同事之固然言已得成也案此言故之爲辭凡事因得此而成彼之謂墨子說與許義正同畢疑或與固同失之張惠言云

故者非性所生得

**止**

謂事歷久則止

**以久也**

畢云以同已張云止以久生案畢說是也

**體分於兼也**

周禮天官敘官鄭注云體猶分也說文秝部云

兼并也蓋并衆體則爲兼分之一體

**必**

說文八部云必分極也

**不已也**

畢云言事必行

**知材也**

此言智之體也畢云言材知張云知讀智俞云

經說上曰知也者所以知也所以知者即智也淮南子主術篇任人

**平**

**同高也**

詩小雅伐木鄭箋云平齊等也畢云言上平陳澧云

此即海島算經所謂兩表齊高也又幾何原本云兩平行綫內有兩平行方形有兩

**慮**

說文心部云慮謀思也

畢云謀慮有求

**同長以岳相盡也**

盧文昭云正古文正亦作而畢云而即正字唐大周石刻投心而覺如此

**求也**

長與正相盡是較之而同陳云按幾何原本有兩直線一長一短求於長線減去短線之度其法以兩線同轉圍心以短線爲界作圖與長線相交即與短線等此即所謂以正相盡也云以正者圖線與兩直線相交皆成十字

**也知接也**

張云知讀如字案張說是也此言知覺之知淮南子原道訓云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畢云知以接物攝葆養云莊子庚桑篇知者接也

**同長也**

畢云中孔四量如一張云從中央量四角長必如一俞云爾雅釋言齊中也是中與齊同義故以同長釋之陳云說云中自是往相若也按幾何原本云圖界至中心作直線俱等

**知明**

也。怨舊本謂怨畢云推已及人故曰明張云明於人已並非是今從遺藏本與鈔本厚有所大也。張云

厚陳云說云厚惟無所大按幾何原本云面者止有長有廣蓋面無厚薄言厚必先有面之長廣故云有所大也

其說云無所大者謂但言厚無以見其長廣也案陳說非是此云有所大者謂萬物於於有形既有而積之其

厚不可極說云無所大者言無為有之本有因無生則因非是積之其厚亦不可極此皆比擬推極之語說與經

辭若相反而意實相成也莊子天下篇惠施曰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釋文引司馬彪云物言形為有形之外

為無無形與有形相為表裏故形物之厚盡于無厚無厚與有同一體也其有厚大者其無厚亦仁體愛也

大高因廣立有因無積則其可積因不可積者苟其可積何但千里乎惠施語亦與此經略同

國語周語云博愛于人為仁說苑修日中句 西南也。經說上無說而亦正字中國處赤道北義利也。故曰中為正南張云日中則景正表南

左昭十年傳云義利之本也孝經唐明皇直參也。亦無說畢云說文云直正見也論語子曰立則見其參

禮敬也。樂記云禮者殊。句。一。中。同。長。也。畢云一云言孔也量之四面同長則圓矣鄭伯奇云即幾何言圓面惟一心

圓界距心皆等之意陳云幾何原本云圓之中處為圓心一圓惟一心無二心行爲也。經說上云。句。柱

隅四謹也。難與鈔本作驪疑皆謹之誤呂氏春秋論人篇云圓周復難高注云難猶匝淮南子諺言謂云以

方者徑一而匝四也此釋方形為柱隅四難者為方柱隅角四出而方窳則四圍周而亦即算術方一周四之義

周則又始謂方體四維皆有隅等面等邊等角也案畢張劉說似字積畫多互譌畢云謹疑維字張云謹亦合也劉

嶽雲云此謂方體四維皆有隅等面等邊等角也案畢張劉說似字積畫多互譌畢云謹疑維字張云謹亦合也劉

維則與柱隅義複。則名榮。倍。為。一。也。畢云倍之是為二揚。忠。以。為。利。而。強。低。也。畢云言以利人為志而能良。下張云低當作氏氏根也詩曰維周之氏案畢張說並非也低疑當為君君與氏案

書相似因而致誤氏復誤為低耳忠為利君與下文孝為利親文義正相對荀子臣道篇云受命而利君謂之忠

又云有能比智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強君者雖不安不能不聽途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尊君安國之事也

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案此云強君與荀子義同以為利即解大患除大害尊君安國之事也

無序而最前者也。畢云序言次序說文云端物初生之題也張云無序謂無與為次序王引之云序當

以無厚者凡物之見端其形皆甚微也厚與序諫書相似而誤說見非攻下篇陳云說云端是無同也按端即西

法所謂點也體之無序即西法所謂線也序如東序西序之序猶言兩旁也幾何原本云線有長無短無圓是無

兩旁也又云線之界是點點是線之盡處是最前也又云直線止有兩端兩端之間上下更無一點是無同也案諸說不同王說義據最精而與說不甚相應經說下此兩有端而后可二句則非此經之說無從質定依畢張說則序當為彼之段字謂端最在前無與相次彼者故說云端是無同也似與說義尤合魯勝墨辯云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蓋即指此文是晉時所傳墨子亦作無序兩義未知孰是姑並存之陳以點釋端其精而訓序為旁則亦未得其義 **孝利親也** 賈子道術篇云子愛利親謂之孝 **有間中也** 畢云間隙是二者之中陳云說云有間謂夾之者也問謂夾者也按幾何原本

云直線相遇作角為直線角又云在多界之間為形皆是有間也線與界夾之也 **信言合於意也** 言言與意相合無偽飾張云不欺其志 **間不及旁也** 問

中空者即上有間中也之義張云 **俱自作也** 畢云說文云俱攸也此云自作也未詳俞云作疑佐字之誤不及於旁謂陳中畢云言間僅誤 **俱說云與人遇人疑當作此經說上有此字即比之借字俱比並謂次比之義自相次比是謂之** **繼問虛也** 虛

作字故誤耳案作疑當作此經說上有此字即比之借字俱比並謂次比之義自相次比是謂之 **繼問虛也** 虛

繼問虛也者兩木之間謂其無木者也則其字當作榘案經音義卷一引三倉云榘柱上方木也榘以木為之兩榘之間則無木故曰榘問虛也者兩木之間其無

木者也陳云按九章算術劉徽注云凡廣從相乘謂之冪即此所謂榘也又海島算經云以表高乘表間李淳風云前後表相去為表間即所謂兩木之間無木者案王陳二說不同王說近是榘榘同聲段借字文選魏都賦李

注引說文云榘榘柱上榘也禮記明堂位鄭注作薄虛釋名釋宮室云虛在柱端 **謂** 畢云字書無此字詁義如都盧負屨之重也榘榘舉舉之則曰榘淮南子主術訓云短者以為朱榘榘榘 **謂** 案孟子贈賂有饋孫奭

音義云榘一作榘 **作噉也** 供云字書無噉字當與噉字同義說文噉小疏也故此云作噉也噉即噉字案

爾雅並同聲段借字 **彼也弗為也** 猶孟子作猿同作噉者國策魏策高注云噉快也言噉者習者有所不為也故此經說上云為之是詒

之大學自詒鄭注云詒讀為悅悅之言厭也供以訓為謂非讀噉為悅則于義可通然非厭足之本字也 **盈**

**莫不有也** 廣雅釋詁云盈滿也 **廉作非也** 畢云廉察之廉作與狙聲近言狙同案廉作非與上文謂作噉文例

云已惟為之 **堅白不相外也** 比即公孫龍堅白石之喻不相外言同體也詳經說上 **令不為所作也** 畢云言使人攫

**相得也** 莊子大宗師釋文引崔譔云攫有所繫著也畢云玉簾云攫謂任俠說文云專俠也三輔 **似有以相攫有不相攫也** 似當依說作此形近而誤此與比通言相

謂輕財者為專專與任同 **次無間而勇志之所以敢也** 賈子道術篇云持節不恐謂之 **次無間而不攫攫也** 攫攸

字無間乃得不相擾而相次案擾擾當作相擾非術文  
言兩物相次則中無間際然不相連合故云不相擾也

所若而然也。荀子不苟篇揚注云法效也舉云力。刑之所以奮也。舉云刑同形言奮身是法。

案此言形體與知識合併。若順言有法可從張云若如。生。刑與知處也。舉云刑同形言處世惟形體

同居則生舉張說並未憚。但所然也。吳鈔本無然字舉云然猶順俱之言武或為余字假音說文云余必

疑為余之。臥。知無知也。舉云臥而夢似知也而不可為知寒知即上生形與知說所以明也。經

假音則非。上無說說文言部云說說釋也一日談。夢。臥而以爲然也。說文云舉寐而有覺也夢不明也經典通

說謂談說所以明其意義舉云解說。彼不可。爲被案張校是也下文辯爭彼也被今本亦或作彼是其證。兩不可也。言既有彼之不可

彼此兩皆。平。句。知無欲惡也。說文今部云平正辯。爭彼也。彼吳鈔辯勝。舉云讀

不可也。也謂欲惡兩忘害。所得而惡也。舉云言知之所到而欲爲惡同懸當意。利。所得而喜也。舉云謂夢爲。句。窮知而僣於欲也。張云僣猶察也爲必由知而爲之

則繫于欲案比言爲否快于知而人爲欲所懸。害。所得而惡也。舉云言知之所到而欲爲惡同懸

係則知有時而窮義詳經說上舉張說未析。治。求。得。也。舉云言事既使。句。謂。故。謂吳鈔本作爲非張云使有二譽。明。美。也。國語晉語韋注云明名。句。達

治所求得。類。私。張云名誹。明。惡。也。謂。句。移。舉。加。張云謂舉。擬。實。也。說文手部云擬度也謂量度

句。聞。說。親。舉云聞舊作聞据經說名。實。合。爲。四者言異而義相因張弁上爲一經云知有三言。出

舉也。謂舉實而改之口聞。句。傳。親。傳道藏本吳鈔本弁且。舉。云。舊。術。一。言。然。也。見。句。體。盡

張云見有二鉅樹玉云。君。臣。萌。舉云疑同名或同張鉅云萌即張字上通。約。也。謂尊卑上下等差不

疑當見體爲句失之。文。已。婁。見。案。鉅。說。是。也。詳。俞。賢。上。篇。功。利。名。也。欲。岳。權。利。且。惡。岳。權。害。

三名故說云君以若名者也。合。句。岳。宜。必。張云合功。利。名。也。欲。岳。權。利。且。惡。岳。權。害。

大取篇云于所體之中而體輕重之謂體權非爲是也亦非爲非。賞。上。報。下。之。功。也。爲。句。存。亡

也。權。正。也。斷。指。以。存。擊。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且。字。疑。衍。

易蕩洽化。

張云為有六

罪犯禁也同。

重體合類。

張云同有四

罰上報下之罪也異。

一不體不合不類。

舊本體上說不字今依畢校補同。

異而俱於之一也。一猶言是

為同異交得。

謂言語同異各得其義

放有無。

張云放疑於字之誤有無相交則得同異案張說非是

久。

彌異時也。

王云彌謂也畢云言不易其時故曰久非

字。

彌異所也。舊本字誤守畢云言不移其所故曰守王引之云畢說非是案守當為守字形相似而誤彌偏也字

者偏乎異所之稱也經說上解比云宇東西南北東西南北可謂異所矣而偏乎東西南北則謂之宇故曰宇彌異所也高誘注淮南原道篇云四方上下曰宇蔡邕注典引云四表曰宇四表即東西南北也案王說是也今據

正聞耳之聰也。

經說上無說疑有缺佚

窮。

或有前不容尺也。

有前謂有端也經說上云尺前于區穴而後于端蓋以布幅為喻自端至

尺為半不容尺謂不及半明其易窮也。

循所聞而得其意。

畢云循

心之察也。

無說畢云之舊盡。

莫不然

也言口之利也。

無說

始當時也。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無說說文言化。句

徵易也。

揚云驗其變易也張云徵之言轉未端

諾不一利用。

謂辭氣不同于用各有所宜若說所云五諾也

損。

說文手部云損減也

偏去也。畢云言損

是去服執說。音利畢云音利二字舊注未詳其義詒讓案說文音部云說言相說何也唐韻音女加切與利其半音絕遠集韻六至利紐下亦不收此字惟十二黨有說字音研計切何也類篇音部又引埤倉

云詒說言不同也居佳切並與利音不相應攷說釋此文云執服難成言務成之九則求執之以相推校疑音利當作言利二字本是正文誤作小注說九或即說之壞字求執即說文所謂言相說何也傳寫舛誤改言利二字

為小注校者不廢又改言為音雖坐聽謬遂不可究詰矣服謂言相從而不敢執謂言相持而不利用此以服執而相伺若鬼谷子所謂抵牾者三者辭義不同而皆利用言相從而不敢執謂言相持而不利用此以服執

說為言之利與彼義蓋略同。

巧轉則求其故。

轉當為傳聲同字通說云觀巧傳法是也故謂舊所傳法式國語齊語云工相語以事相示以巧考工記云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傳法求故即

所謂述也此與下文法同則觀其同法異則觀其宜句法正同說。

大益。

無說未詳其義此與前云損偏去也損亦分為一條釋之畢張讀巧轉為句則求其故大益為句並釋

之則大也以考行句讀次第校之疑當在巧。假稹抵。吳鈔本作祇畢云稹經說上作詢詒讓案當為環俱抵皆聲之誤俱說作詢音亦相近程說作民當作氏即抵

凡物有端則有本環之為物旋轉無端若互相為本故曰俱抵。法同則觀其同。禮記少儀云工依于法庫。盧云庫疑



庫與障同

易也。

洪云易當是物字之惑障者物所藏也案此當從虛校作庫經說下景庫字亦誤障可證但說無易義未詳供說緣義為謂不足據

法異則觀其宜。

動。句

或從也。

從當作從經下篇云字或從此與彼文義正同彼徒字今本亦為爲從可證說文從都云徙後也或當爲域之正字或從與彼人物逐其故所處之地域是觀之理也詳經下

句 因以別道。

謂道有宜止者有不宜止者因事以別也與經下止類以行之義亦略同張云此句文法特與下篇首句相偶疑下篇錯簡案張說未據

讀此書旁行。

此舉例下篇

丑無非。

畢云說文云非違也从飛下取取其相背言此篇當旁行讀之即正讀亦無背于文義也此篇舊或每句兩截分寫如新考定本故云旁行可讀揚云丑無非三字經文案揚

說也是畢釋無非爲無背之義非是岳無非謂聖人校書者附記篇末傳道者誤屬入正文又移筆于伍無非三字之上而釋此

經可證非讀此書旁行五字爲後人校書者附記篇末傳道者誤屬入正文又移筆于伍無非三字之上而釋此

矣莫能通矣又案此經云正無非說則云聖人不非義避可過而正聖二文究不甚合竊疑此正亦當作聖集讀

四十五勁云聖唐武后作聖今所見唐岳岳觀碑則作聖蓋從長从正从丑即正也集韻字形微譌此書正字

皆用武后所製作伍比聖字或亦本作聖壞祝僅存丑

形耳惟說語簡略無可資證附識于此俟通學詳定焉

也揚云小取篇夫

辭以類行者也

說云止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比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則是言辭相執

拒之意不當言行人疑人當作之類以行之謂以然不定其是非可以類推所謂同

於存

與孰存。

下有祝文

駟異說。

顧云當云說在異與說在同對文而句多譌祝張云駟衍異說下脫疑當云說在

未知孰是但此經不必與說在同對文顧校恐非依說似揚讀近是疑當

不能以說在之大小。

之上疑說名字凡總名為大數名為小詳經說下願讀之字句亦非

五行毋常勝。

張云毋無也

說在宜。

宜。物盡同名。

物猶事也謂意異而詞同張讀物盡屬上誤

二與鬪。

愛食與招。

白與視。

吳鈔本作二

麗與。

顯云據說似

夫與履。

說作履義同張云同名之類有此

一。句 偏棄之。

棄與鈔本作弃經說下作偏

去與此下文及經上合去棄

義同謂凡物或分折一體爲二者或象比兩一爲

謂而固是也說在因。

說無因義因蓋與固是義同公孫龍子堅白篇云釋也者因是

力與知果不若因是莊子齊物論篇云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此云固是猶言因是矣或因當為因之誤畢讀固字句斷云言固陋失之

不可偏去而一 凡物有二斯有偏有偏必可去其一

而體性相合者則雖二而不可偏去若下所云是也 說在見與俱 說文人部云俱偕也經上云同異而俱於之一也又經說上釋俱為合同並與此義合言所見者為一所舍而不見者又為一此皆

名有二而不可偏去者也 一與一 即說白一暨二 廣與脩 脩舊說作循俞云循乃脩字之誤蓋以廣脩即說堅白見不見之義 色性同體者也 相對為文隸書脩與循相似經說下瀛廣脩

堅白循亦脩之誤廣脩與堅白皆二字平列案同校是也今據正此 無欲惡之為益損也 說在宜 言若平方之羈有廣有脩二者異名而數度相函則二而仍一也

經上云平知無欲惡也說釋以澹然蓋謂淡泊無所愛憎于人已或益或損隨 宜無定或疑為益損當作無益損張云欲惡去之有益有損視其所宜亦通 不能而不害 說在害 經說下有說而義多難道大意似謂 損而不害 說在餘 說文食部云餘饒也謂 物饒多則損之為宜 異類不吡 吳鈔

凡事有害于人者不能不足為害 吡此當與經說上篇吡字聲義同畢引玉篇非此義 說在量 量謂量度其 理數之異同 知而不以五路 說在久 未 偏去莫加少 去猶言相離謂均分一體為二是為 說在故 言如故即說 必熱 依說疑當作火

兩偏然與其合時體多少無增減 說在故 言如故即說 必熱 依說疑當作火 子天下篇亦有此文 說在頓 說無頓義疑當作說文目部云睹見也古文作觀說云以目見火若以 火見火謂火熱也非以火之熱大意謂目中所見者火之光不見其熱也 假

必諄 說文人部云假非真也又 說在不然 說云假必非也諄與非義同正者為是則假者為 知其 言部云諄亂也或作諄 非非即不然也張云假者必諄以其本不然也

所以不知 說在以名取 張云名所知而取于 物之所以然 句 與所以知之 句 與 所以使人知之 句 不必同 說在病 說云物或傷之然 無不必待有 句 說在所謂 言所謂不同張云有有而 疑 謂不可必 說在逢 句 循 句 遇 句 過 言疑舍 擢慮不疑 擢當作擢形

無有無而無視其所謂 疑 謂不可必 說在逢 句 循 句 遇 句 過 言疑舍 擢慮不疑 擢當作擢形 擢廣雅釋訓云揚推擢無慮都凡也凡古書言大略計算者重言之曰揚推擢無慮單言之則曰擢曰慮文 選左思魏都賦云推惟庸蜀與鳴鶴同具荀子議兵篇云慮率用費慶刑罰執許而已矣揚注云慮大凡也此又 合兩文言之曰 說在有無 謂約計 合與一 句 或復否 說在拒 張云或可合而一或不可合

推慮其義一也 說在有無 謂約計 合與一 句 或復否 說在拒 張云或可合而一或不可合 依張說則相拒即不合所謂否也或云拒當為矩後文云一法者之相 且然 句 不可正而不害用 與也盡類若方之相合也說在方矩與方義同亦通說無疑有關快

依張說則相拒即不合所謂否也或云拒當為矩後文云一法者之相 且然 句 不可正而不害用

與也盡類若方之相合也說在方矩與方義同亦通說無疑有關快

與也盡類若方之相合也說在方矩與方義同亦通說無疑有關快

與也盡類若方之相合也說在方矩與方義同亦通說無疑有關快

與也盡類若方之相合也說在方矩與方義同亦通說無疑有關快

工。工與功古字通用。工猶言從事也。且然者將然而未然不能肯定。故不可正而因時乘勢。正可從事。故不害用。工孟子公孫丑篇云。必有事焉而勿正。正猶比云。用。工孟子語意與此正同。趙岐

注。未了說在宜歐。張云。且然之事不可以爲正。而可用力當審其宜。察張讀說在宜。句而以歐屬下。物一體也。文寡區頗相近。然義亦難。且彼論鑿景與此文亦不相應也。竊疑此當作害區。害與蓋通。爾雅釋言。蓋樹裂也。釋文引舍人本。蓋作害。是其證。荀子大略篇云。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漢書儒林傳云。疑者丘蓋不言。蘇林注云。丘蓋不言不知之意也。案丘區古音相近。見曲禮。鄭注區蓋者。當爲疑信相參。疏略不盡之謂。韓詩外傳云。殖盡于已。而區鳴于入。區蓋猶區鳴也。此釋且然爲害區者。即荀子之區蓋亦即不可正之義。經典凡言姑且。苟且者。並謂粗略不精。詩邶風泉

水。鄭箋亦云。聯且鳴之辭。

物一體也。張以歐物連讀云。歐或誤或衍。案若如張讀則疑當爲數物之誤。說物名類。則此呼彼應。而合也。案俱一爲合。惟是爲分。張說失之。

一惟是。惟當作唯。經上云。同異而俱於之一也。唯是者。謂物名類。則此呼彼應。而合也。案俱一爲合。惟是爲分。張說失之。

均之絕不。與鈔本作。說在所均。謂均其勝則將絕而不絕也。說云。均其絕也。莫絕張云。均者。字或

從。畢云。舊作從。以意改。詒讓。案說文戈部云。或那也。或从土作城。此即邦城正字。亦此書古字之一也。從者言字之方位。轉從不常。屢遷而無窮也。經說下云。或知是之非。此也。又知是之不在。此也。然而謂此南北。循而

以已爲然。比云。從即不在。是及過而以已爲然。不義。

說在長字久。謂字長行之必久。後文云。行脩以久。脩即長也。

堯之義也。生於今而處於古。生於今與處於古。義在生。疑當作任。形近而誤。說云。舉友富商也是以名示人也。任與舉義同。言於今舉堯之義。說下又云。在臯。善治自今在諸古也。在變亦任之讓。

在所義。說云。所義之一。謂二人張以此字屬上說在。臨鑑而立。句。景到。畢云。即今影倒字。正文

畢都說是也。說文日部云。景光也。大戴禮記會子天圓篇云。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景。蓋凡發光含明及光所照物。蔽而成陰。三者通謂之景。古無玻璃。凡鏡皆以金爲之。此所論即內景也。到者。所謂格術。沈括夢溪筆談云。關

鏡照物。追之則正。漸遠則無所見。過此則倒。中間有礙。故也。如人插簪。鼻爲之礙。本末相格。算家謂之格術。鄭復光鏡鏡於鏡。光線自爾而線至所照之物。行線愈引愈狹。必相交合。而成角。名末末相格。兩物相射。約行線則

此至彼。若中有物。隔則約行線。約行線之下。設隔處有孔。則射線穿孔。約行不至彼物。不止如彼物。甚遠則約行必交。穿而後則比之上。邊必反射。彼下邊比之左。邊必反射。彼右邊者。勢也能無成。倒影乎塔。影倒垂。此其理也。

多而若少。張云。若如也。劉歆雲云。比爲四面。回光鏡也。凸面透光鏡。亦能令景。顛倒考工記金錫相和也。即于凹鏡中心。與聚光點之間。成物顛倒之形象。但較之實形。稍小。若以此物置于凹鏡中心。與聚光點之間。即

在中心以外。亦成物顛倒之形。但較之實形。稍大。比言多而若少。與較實形。稍小之款。合是以知人必立于凹鏡

中心以外也畢說在寡區。張云區所也鑑之區甚寡案張說未知是否說亦無寡區義竊疑當作空區與經云若猶順疑誤說上區穴義同謂鏡中窪如空穴考工記魯氏鄭注云陸在鼓中窪而生光有似夫陸是古獨遠即窪鏡也經說下此條之說在下文住景二說在重之後與此敘次不合疑傳寫移易非其舊也

成發狗比疑同爾雅義謂同物而大小異名而殺狗非殺犬也可。莊子天下篇辯者曰狗非犬即此義畢讀非字句失之或玄英莊子疏引此作然狗非犬也非元文莊子釋文

司馬彪云狗犬同實異名名實合則彼所謂狗此所謂犬也名實離則所謂狗異於犬也張云既謂殺狗即非殺犬

此亦當云云臨鑑而立景一小而易一大而丑說在中之外內。景舊本為量張處也中之內

正臨鑑景起中也中之外側臨鑑景起外也一之言或也王引之云量當作景字相似而誤也經說下言鑑言景

言易言正並與此同是其證俞云易讀為施詩何人斯驚我心易也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戰國韓策易三川而歸

史記韓世家作施三川是易與施古字通施者邪也淮南子要略篇接徑直施高注曰施邪也孟子離婁篇施從

良人之所之趙注曰施者邪施而行丁公著音施說文彘部遠邪行也是正字施段字此作易者又其段字也

一小而易猶言一小而邪與一大而正相對為文經說下篇木也景短大木正景長小以施與正對即其例也案

王俞說是也今據正張讀非是經說下此條之說在下文景之小大說在地正遠近之後與此敘次亦不合蓋傳

寫移易非其舊使殿美。殿說說在使。張云殿當為殿殿下也不美之名亦有時而美

云國圖也蓋謂鑑正圖則光聚於一夢漢筆談云陽遂向日照之則光聚向內離鏡一不堅白說在。張云

二寸聚為一點著物火發此與下文不堅白文義不相屬當自為一經亦似向有闕文

視案張弁上鑿圖景一為一經非是說似併入下無久與字荆之大其沈淺也說在具。沈當為沈

並當為有皆形之誤沈謂薄也呂氏春秋先已篇云夏后伯啓曰吾地不淺高注云淺薄也言荆地廣大而其國

所有之沈薄則不害其輕淺故云說在有莊子天下篇辯者曰郭有天下與此意異而辭可相證義互詳經說下

無久與字堅白說在因。說無久字及因義未詳張移等前字或從說在長

案鑑當為極博道議本作博吳鈔本作博並非以義致之博蓋謂東木備城門篇云疏東樹木令

足以為柴搏植一大木所成搏則合衆小木為之義以植之大為搏之小其類不相當故云無知於以為無

知也說在意。意即意度也言意度之而不識也

與搏之大小不相當是為無知在諸其所然未者然。說云在堯善治自今在

堯不能治也在疑當作任所然謂所已然即謂自今任諸古也未者然疑當作諸未然

即所謂自古任諸今也古謂堯或作者堯之省也者未然上亦向有說字今無從校補

說在於是推之

說無推義末二字或當在上文作推之諸未然又疑當屬下讀則推為推之誤下

章說云段推雖俱事於履可用也是也但推之意義亦難通疑未能明不敢臆定

或當別為一經而視其半下經

又說其發端語遂并為一與

說不合不可從

景不徙說在改爲

徙舊本謂從王引之云從當為徙徙移也列子仲尼應景不移者說

為也是其證案王校是也今據正比景謂日光所照光被成陰莊子天下篇云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釋文司馬

彪云鳥動影生影生光亡亡非往往生非來墨子曰影不徙也正作徙可以據校以此經及莊列張馬諸說綜合論

之大意蓋謂景必亡而更生始有更改若其不亡則景常在後景即

前景無所改易故說云光至景亡若在盡古息息即不徙之義也

故多於五經說下篇曰一五有一焉一有五焉五有

一者一二三四之一也一有五者一十一百之一也

說在建

張云建一為端則一為十是多於五論讓案說

無建義疑當作進即算位之二五進一十也

住景一

住疑當作位與

義亦通而與說

說在可用過件

畢云即午字異文玉篇云件古吳切偶敵也非比義案

過當為過形近而誤莊子天下篇簡僦不件釋文件音

過當為過形近而誤莊子天下篇簡僦不件釋文件音

過當為過形近而誤莊子天下篇簡僦不件釋文件音

過當為過形近而誤莊子天下篇簡僦不件釋文件音

過當為過形近而誤莊子天下篇簡僦不件釋文件音

過當為過形近而誤莊子天下篇簡僦不件釋文件音

過當為過形近而誤莊子天下篇簡僦不件釋文件音

過當為過形近而誤莊子天下篇簡僦不件釋文件音

過當為過形近而誤莊子天下篇簡僦不件釋文件音

過當為過形近而誤莊子天下篇簡僦不件釋文件音

過當為過形近而誤莊子天下篇簡僦不件釋文件音

過當為過形近而誤莊子天下篇簡僦不件釋文件音

過當為過形近而誤莊子天下篇簡僦不件釋文件音

過當為過形近而誤莊子天下篇簡僦不件釋文件音

過當為過形近而誤莊子天下篇簡僦不件釋文件音

過當為過形近而誤莊子天下篇簡僦不件釋文件音

意未可知

此與下文不相

應說亦無此義

應說亦無此義

應說亦無此義

應說亦無此義

應說亦無此義

應說亦無此義

應說亦無此義

應說亦無此義

應說亦無此義

應說亦無此義

應說亦無此義

應說亦無此義

應說亦無此義

應說亦無此義

應說亦無此義

應說亦無此義

此與下文不相

應說亦無此義

應說亦無此義

應說亦無此義

應說亦無此義

應說亦無此義

應說亦無此義

應說亦無此義

應說亦無此義

應說亦無此義

應說亦無此義

應說亦無此義

應說亦無此義

應說亦無此義

應說亦無此義

應說亦無此義

應說亦無此義

應說亦無此義

亦云元光中天星盡搖搖與擔形近而誤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表千鍾侯劉補漢書王子侯表作劉擔是其證說文手部云搏圓也圓者隨所置而正故云不可搖義詳經說下遺藏本搏作搏吳鈔本作搏並形之誤

景之小大說在地而遠近地當為地地即施之段字地正文正相對言景隨地而易也說亦云遠近地正是其證張云遠則小近則大劉云謂人與鍾相去遠近也依光

學理發光點與受光處距遠其景必小較近其景必巨書與此款合也

字進無近說在敷說云進行者先敷近後敷遠說文支部云敷敷也寸部云敷布也敷即敷之俗義則與專近蓋

分布履步之謂書禹貢云禹敷土義亦同言宇宙雖大而天而必丑天依說當作大即上文一大而正之義

得義揚云循經說作脩張云未詳行循以久循當為脩案張校是也說在先後句貞而不撓說在勝揚云貞經說作負詒讓案當為

方之相合也合舊本譌召王引之云召當作合經說下云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台也台亦合之誤一同也一法同法也廣雅與如也盡猶皆也言同法者之彼此相如也皆若物之方者之彼此

相合也按王校是也今據正說在方句契與枝板說在薄張云契當為擊枝當為收板字亦誤按張說是也說云擊有力也又云擊上者愈得下者愈亡收上

者愈喪下者愈得可證契擊同聲段借字說文手部云擊縣持也擊與提義同板疑當作

飯飯反同謂擊與收二力相反也或云涉上收字而衍亦壘又說無薄義疑當為權之誤

知異張云狂妄也按張說是也狂舉俗言妄說亦見公孫龍子詳經說下說在有不可張云如非牛不可之類牛馬之非牛與可之

同說在兼張云牛馬非牛或可或不可專則不可兼則可也詒讓按兼謂兼舉牛馬也荀子正名篇云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即其義又疑此論轉重法則正或說在剝說云車梯則剝

亦非馬即不可謂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即其義又疑此論轉重法則正或說在剝說云車梯則剝

之牛謂之馬也當為止說又云梯者不得流與止文相對說在剝說云車梯則剝

誤此也各此其比同也其所以彼此異按張說未知是否推之

必往推依說當作柱往疑當作住蓋謂凡物楹柱之則住而不動說云方石去地尺關石于其下懸絲于其上使適至方石不下柱也住即不下的義說在廢材廢亦置也謂置林于地若

說所云方石說下又云廢唱和同患唱和同患言唱而不和而不一說在功張云不唱不買無貴說云刀

石于平地此義與彼同唱其患同詳經說下說在功張云不唱不買無貴說云刀

費說在飯其賈畢云飯反字異文下仿此詒讓按集韻二十阮反或作飯說文彘部返重文作飯云春秋傳返从才飯飯之異文段借為反字張云反變也聞所不知輕則羅

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

張云不知者人告之即知

賈宜則讐。

謂論其賈宜所宜經說上云賈宜貴賤也畢云舊字古只作讐後省前漢書高帝紀

云高祖每醉留飲酒饗

數倍如淳曰讐亦售也

說在盡。

盡猶適足言無所餘以言爲盡詩。

句

詩。謂人言有非也

說在其言。

在其二字舊本到今据道藏本吳鈔本乙

無說而懼。說在弗心。

張云弗心不自信按張說非是心當作必安危不可必故懼說云在軍不

必其死生聞戰亦不必其生前也不懼今也懼是其證

唯吾謂。

非名也。則不可。說在假。

唯舊本作唯今据吳鈔本正說文口部云唯諾也言部云諾庸

也禮記玉藻云父命呼唯而不諾孔疏云唯恭于諾也呂氏春秋園道篇云唯而聽唯止唯吾謂言吾謂而彼應之若非其正名則吾謂而彼將不唯故不可也與上文唯是文義正相對假亦與反同反謂節之不應也莊子寓

必反之趙注云以惡聲加己已必惡聲報之亦此義詳經說下

或過名也。說在實。

或城正字過名謂過之而成是名若

過北而成南過南而成北說云然而謂此南北過而以此爲然是也實謂方域有定與方

名無定文相對莊子庚桑楚篇說字有寔而無乎處域與字同故經下又云字或從

無窮不害兼。

人雖無窮。說在盈否知。

知之否之。足用也詩。

張云諱宜爲諱知之

否之不知也不知則無以論乃以爲足用是詩也

說在無以也。

吳鈔本以作已按說作以已以字同

明者。張云不知天下人之數而可以知愛之盡以其明之按張說未據此明疑當作問說云盡問人則盡愛其所問即其義

謂辯無勝必不當。

張云辯必有勝謂辯無勝

者必其辯不當故

說在辯。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

說在喪子者。

吳鈔本作有非經說下無說張云不知天下民

之所處而愛可及之喪失也矢

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

張云辯不必讓當審其始按說無辯義

仁

子者不知子之所在不害愛子

義之爲內外也內。

說在作顏。

絕云此亦未詳其義張

云玉篇云作古吳切偶敵也詒讓按件顏疑當作顏件呂氏春秋明理篇云其民顏許百疾高注云顏猶大悟變

也作許字通詳前顏顏形近而誤傳寫又及其文途不可通耳顏件即說所云狂舉也又疑此當作件顏即莊子

天下篇所謂顏偶不作也顏誤作顏經說下篇顏

於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說在存。

倍之簡作顏與此正相類件簡亦抵牾不合之意

說云於石一

而在石此云存即在石之義謂堅白在石之中視之知其白而不知其堅拊之知

其堅而不知其白義具公孫龍子堅白論篇說詳經說下或云存疑當作石亦通

學之益也。說在誹

也堅白二也

墨子閒註

卷十

經下第四十一

二〇一

者。張云辨非也辨學之人按說無辨義張說未境此疑當作學之無益也說在諄者 有指於二而不

可逃。謂指一得二 無所逃也 說在以一二參。畢云說文云參增也从叺从系參十黍之重也漢書注孟康曰參音

寡。即說云多 辨少辨 說在可非。句 所知而弗能指說在春也。逃臣狗犬貴者。春字誤說 同未詳揚

謂不知犬。句 過也。說在重。亦即重同之義詳前張云知而又知是謂重知俞云畢讀說在重物為

則此文亦當以說在重斷句矣 物甚不甚。舊本作物莫不甚張云笑疑當為莫俞云疑當作物甚不甚言有甚有不甚

說在若是。是莫短于是 通意後對。張云先通後 意後乃對之 說在不知其誰謂也。張云否則不 知其何謂 取

下以求上也。說在澤。顧云澤字句按顧讀是也說云取 高下以善不善為度不若山澤 是是與是同。說在不州。此有講 字說亦

難盡畢云疑云不同張云州說作文揚云爨文之講按說不文似非即此字張揚說非莊子寓言篇云同于已為是是或即此義

故。此目 下文 小故。句 有之不必然。吳鈔本諫 作必不然 無之必不然。體也若有端。五字與上下 文義不相屬

張校移箸下節體字上云物之有體若有其端按張校近是 大故。句 有之必無然。此疑當作大故有之必不然無之必不然與上小 故文正相對小故大故謂同一言故而語有輕

重事有大小也今本上句稅然字下句稅三字塗不可通 若見之成見也。義亦難通張云若者指事之詞目之見性也然不接物則 不見接物而不故欲見之亦不成見是見之所以成其見

者乃故也按張說亦迂曲以經校之疑上見字當為得之誤得正字作尋壞稅僅存上半途成見體 若二

字故古書多互譌下見字當為是字之誤言得彼乃能成此也顯云此釋經上故所得而後成也

之一。尺之端也。尺之端謂于尺端中分之其前為端經上云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此後文亦云尺 前于區穴而後于端皆其義也此端與小爾雅廣度倍丈謂之端義異凡數兼一成二



故一爲二之分幅兼端爲尺故端爲尺之分張云一分二之體端分尺之體畢云此釋經上體分于兼也

正名篇云所以知之在人者張云智者必知而必知管子宙合篇云見察謂之明此段目喻知也下文以知材言知生于智荀子知也者所以知也言知生于智荀子

則所見尤審燁取譬不同而義此亦目下文也與下文知恕並述經而後釋其義畢慮也者以其知

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言以知求索而得否不可必若睨說文目部云睨邪視也謂有求而不必得若睨而視

不知睨也畢云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貌吳鈔本作兒過疑當爲遇與經云

此釋經上處求也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若見畢云此釋經上知接也恕舊本爲恕顯云當從經知也者以其知論物

而其知之也著與上經知材也義同而體用則微別仁愛己者非爲用已

也。不若愛馬張云愛已非爲用已也愛馬爲用馬也愛所不用則非已無愛也未足明愛愛所用則非已

形近因而致誤淮南子精神訓云聖王之亦愛也愛足明也言當觀仁于兼愛按張說是也但疑已或當爲民民唐人避諱闕筆與已著若明三字無義疑著當爲者屬上讀涉上文而誤作著又并

物義句志以天下爲芬而能利之不必用畢云此釋經上義利也言意以爲美而施之

作者草書相似而誤能疊用無義當作而能利之不能必用下文孝以親爲芬而能利親不必當作而

能利親不能必得誤與此同按畢張俞說並非此下能字當讀如詩書柔遠能邇之能漢書百官公卿表顏注云

爲尙之誤芬篆文作芬與尙形近不必用言不必入人之用其義也禮貴者公賤者名言賤者稱

而自名也張云公君也名當言貴賤之中復有敬慢之別荀子不苟篇云君子寬而俱有敬慢焉而不慢楊注云優與慢同怠惰也畢云優慢字異文等

異論也禮有貴賤尊卑等差之異張云論行所爲不善名行也所爲善名巧

也若爲盜王引之云善疑當爲若形相似而誤也言所爲之事不著名是躬行也所爲之事著名是巧于盜名者也畢云此釋經上行爲也言所爲之事無善名是躬行也有善名是巧于盜名也張云

善名求善其名也所爲求善名其巧如爲盜按畢張說近是巧疑當爲竊竊與盜文義正相貫竊俗書作窈

句 其志氣之見也使人如己。

言侍人以寔與己身無異也。云見其外而知其內亦通。

不若金聲玉服。

不字疑當作必玉服即佩。

服之王周禮王府共王之服玉鄭衆注云服玉冠飾十二玉禮記月令春服蒼玉夏服赤玉中央土服黃玉秋服白玉冬服玄玉鄭注云凡所服玉謂冠飾及所佩者之銜璜也呂氏春秋孟春紀高注云服佩也並此玉服之義言其寔充美則見于外者若金聲玉服之昭著即所謂榮也文選西都賦李注引尚書大傳云皆莫不譽折玉音金聲玉色玉服與玉色義亦相近張云金聲玉服宣于外也畢云此釋經上實榮也。

利弱子亥。

亥疑當為孩說文口部云咳小兒笑也古文作孩明鬼下篇云賊誅孩子子亥徐云孩子弱子孩謂小主也言忠臣之強君其迹若不利于小主即書金縢管叔流言謂周公將不利于孺子

之意足將入止容。

止疑當為正此言雖強君而事君必以敬此其所以為忠也畢云此釋經上忠以為利而強低也按低君之說。

孝。

句 以親為芬而能

能利親不必得。

畢云此釋經上孝利親也言不以為德張云孝有不可必得者案芬疑亦處之誤能能利親亦謂能善而利之也不必得謂不必中親之意莊子外物篇云人親莫不欲子之

孝而孝未必愛畢張說非。

句 必不當為

使人視城得金。

言告人以城上有金視而果得之明言必信也畢云此釋

經上信言。

與人遇人衆情。

漢書司馬遷傳云僕又俱之靈室如簿云俱次也若人相次也此與說文俱仗之訓正合言人相與相偶皆相仗比之意衆情未詳疑情

當為猶同聲段借字說文手部云播摩也言人衆相摩切畢云此釋經上俱自作也字書無播字按經作疑此之誤。

謂

當讀為擗說詳經上

云治願云台讀當為治季本作治按願說是也說文言部

弗為也。

畢云此釋經上謂作噪也。

廉。

疑當為檢

之。

知其期也。

舊本期上有也字畢云一本作知其思耳也是此釋經上廉作非也說讓按經廉亦疑當為檢禮記坊記注云檢恨不備之貌也孟子公孫丑篇吾何檢

乎哉趙注云檢少也淮南子齊俗訓高注云檢恨也期上則本無也字是今據刪字書無期字別本作思耳願校季本同亦非以文義校之當為認之誤荀子強國篇云雖然則有其認矣揚注云認懼也此其期即荀子之其認與論語慎而無禮則蕙之蕙聲義亦相近此家上為文言猶

者則有所不為檢者已雖或為非而心常自恨猶知懼也。

所令非身弗行。

弗與鈔本作不疑當依經作所行言使他人作之非

身所親行也畢云此釋

任。

為身之所惡。

以成人所急。

即經所謂益所為畢云此釋經上任士損已而益所

為也言任。

勇。

以其敢於是也命之。

命猶名也言因敢得名張云人有敢

不以其不敢於

亦有不成就其敢于此則命之勇矣

彼也害之。

畢云此釋經上勇志之所以敢也言勇意

力。

重之謂下。

句 與重奮也。與疑當作舉言凡重者必就下有則能舉重以奮也揚

云以重力激之使其下奮出而至高遠故曰下與重奮按生。句 楹之生。 楹吳鈔本作盈 畢云楹當為形 商不可必

也。 畢云此釋經上生刑與知處也商不可必言不可知量論讓按商疑當 句 夢 張云即以夢說臥或有 關文按此疑以臥夢義 為常聲近而誤言生無常形與知合則生難則死也經刑亦與形同 臥。句

易明故述而不說依張說此釋經 平。句 愀然。 張云愀疑當為愀按張說是也揚說同集韻四十九敢云愀 或作愀說文心部云愀安也即經所謂無欲惡依張說此釋 上臥知無知也夢臥而以為然也 平。句

經上平知 利。句 得是而喜。則是利也。其害也。非是也。害。句 得是而惡。則是害

無欲惡也 也。其利也。非是也。 畢云此釋經上利所得 而喜也害所得而惡也 治。句 吾事治矣。人有治南北。 有疑當讀為 又或當作人

治有南北言吾事治則自治其身人治則當廣求 譽之。句 必其行也。其言之忻。 說文心部云忻 謂也司馬法曰

審有折民之善聞民之惡即此 使人督之。 督篤之借字書微子之命云曰篤不忘左傳十二年傳云謂督 不忘督即篤也爾雅釋詁云篤厚也言使人厚于為審行張以

此句屬下說講云篤正也人有惡使人 誹。句 必其行也。其言之忻。 誹譽義相反說不宜同款皆涉 而上誤下亦有說文畢云此釋

經上誹 舉。 道藏本吳鈔本 作譽涉上而誤 告以文名。舉彼實也。 春秋文八年宋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公羊 傳云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何休注云皆

以官名舉言之荀子儒效篇亦云舉舉雜舉按此舉與公羊荀子義正文名言以文飾為名又疑此 篇之字多誤為文此文名亦當作之名之名猶言是名與彼實文相對亦通畢云此釋經上舉擬實也 故言

也者。諸口能之出民者也。 王引之云當作故言也者出諸口能之民者也出字誤割在下能下又 稅一字能與而通謂言出諸口而加之民也繫辭傳曰言出乎身加乎

民按王說移易太多似未端窈疑口能即謂口之所能論經上云言口之利也 民當為名之誤後文云聲出口俱有名出名亦謂言出而有名論經上云舉也 民若畫僂也。 民疑亦名之 誤蓋言名與

實不同字書無僂字太玄經出口俱有名出名亦謂言出而有名論經上云舉也 施望注云僂輪也按非此義畢云僂虎字異文 言也。謂言猶石致也。 此義難通言也下疑當有者字 畢云石當為實此釋經上言出

舉也按實致亦無義石疑名之 且。句 自前曰且。自後曰且。方然亦且。 呂氏春秋音律篇高注 云且將也俞云此當讀 且句自前曰且句自後曰且句方然亦且句蓋凡事從事前言之或臨事言之皆可曰且如歲且更始之且事前

之且也如匪且有且之且毛傳曰此也此方然之且也惟從事後言之則為已然之事不得言且故云自後曰已 若石者也。 畢云此釋經上且言然也俞云若石者也涉下句君以若名者也而衍又誤名為石耳論讓 按若石者也疑當作臣民也者乃約述經語以起下文今本誤舛不可通從誤屬之上章耳 君。

若石者也。 畢云此釋經上且言然也俞云若石者也涉下句君以若名者也而衍又誤名為石耳論讓 按若石者也疑當作臣民也者乃約述經語以起下文今本誤舛不可通從誤屬之上章耳 君。

句 以若名者也。張云謂以臣萌名畢云此釋經上君臣名誦約也名經上作萌誤按經云萌即張字不誤此言君之名與臣民而立故云以若名若即指臣民也畢說非 功不待

時若衣裘。不疑當為必言功之利民必合時宜若夏衣而冬裘也張云冬實為夏資裘不待時而利按張說亦通舊本重此七字畢云疑衍張說同按吳鈔本亦無今據刪畢云此釋經上功利民也

賞疑當在下文 罪不在禁惟害無罪殆姑。殆疑當為隸之段字說文隸部云隸及也姑與辜通言罪不必犯禁惟害無罪則及罪也 上報

下之功也。此句上當 罰。上報下之罪也。上報下之功也六字當在罪不在禁上乃據經語而

之功也罪犯禁也。說文人部云個大貌又言部云朝共也引周書云在夏后之朝今書願命謂作個釋文引

罰上報下之罪也。馬融本字義並與許同禮記祭統云同之言個也是同個朝三字並通故此經作同說作

個也張云。個當為同一人而俱見是楹也。楹疑亦形之誤張云一楹也二人俱 若事君。專舊本作是今據

似言猶眾人同事一君此釋。久。古今日莫。舊本久上衍今字且譌且王引之云上今字因下今字而

久矣故曰久古今日莫故經上云久彌異時也彌偏。衍且當為且言古今異時且莫異時而循歷古今且莫則

也案王校是也顧張校亦以且為且今並據刪正。字。東西家南北。顧云家字衍王校同案家翁中

中故著家于方名之間非衍文也今不據刪畢云。窮。句。或不容尺有窮。言前雖或有不容尺之餘地

此釋經上久彌異時也守彌異所也按守字之誤。然此不容尺之外即為盡處

是有窮也張云或不窮。莫不容尺無窮也。張云莫不容尺虛也雖窮而無窮畢。盡。吳鈔本

動。但疑當作俱謂盡與俱義略同止動謂事無動靜皆。始。句。時或有久或無久始當無久。張

然即經所謂莫不然也畢云此釋經上盡莫不然也。始。句。時或有久或無久始當無久。張

時有此二者始則當其無久也無久久之始也按張說是也此言始者或時已歷久而追涉其本或時未歷久而

甫發其端二者皆謂之始但始必當無久時若已有久則不得為始也列子釋文引始時作夫物疑誤無並作无

畢云此釋經上化。句。若鼃為鵠。列子天瑞篇亦有此文釋文引此未有也字畢云此釋經上化徵易也孫星

上始當時也。化。句。若鼃為鵠。衍云淮南齊俗訓云夫蝦蟆為鵠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語讓按說文鼃

部云鼃蝦蟆屬淮南書即本此荀子正名篇云狀變。損偏去也者兼之體也。舊本無去字今依王

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損偏去也者兼之體也。補兼之體即上文一

二尺之端之義兼者合兼體偏去言於兼體中。其體或去或存謂其存者損當如張說存字非誤今不據改畢云此釋經上損

損去其一體也經上云體分于兼也亦即此義。其體或去或存謂其存者損當如張說存字非誤今不據改畢云此釋經上損

去也則此當云損偏去也者兼之體也其體或去或存謂其存者損當如張說存字非誤今不據改畢云此釋經上損

就其存者言則損矣按王校增或字是也今據補謂其存者損當如張說存字非誤今不據改畢云此釋經上損

偏去。優。當爲優。眇民也。畢云眇經作俱此釋經上優俱抵詒讓按眇當。當作庫。區穴若。句。斯

貌常。貌與鈔本作兒管子宙合篇云區者虛也區穴猶云空穴區穴若猶言若區穴文偶到耳斯貌常疑當作

也畢云此釋經上庫動。句。偏祭從者。此義難通從亦當作徒經云動或徒與經下字或徒二文正同則

區字不可偏舉偏偏。戶樞免瑟。呂氏春秋盡數篇云戶樞不蠹動也張云瑟同戶樞不蠹動故也按依

字亦通詳非攻下篇。張說免瑟謂免于蠹義未靖竊疑免瑟當作它蠹它即蛇正字說文它部

云它虫也上古神居鬼也故相問無它乎或作蛇从虫从犮字書蠹俗作蚤它蚤與免瑟形近而爲下文免蠹免

亦即它字耕柱篇曰若之龜龜今本譌作龜龜亦从它也皆可以互證戶樞與它蠹皆常動之物畢云此釋經上

動或從也按。止。句。無久之不止當牛非馬。當猶言是也經上云辨勝當即謂是者勝也淮南子齊

爲不止也其理易見。若矢過楹。矢舊本譌夫張云疑亦當爲人王引之云夫當作矢矢之過楹久則止而

故當牛非馬亦通。不行故曰無久之不止若矢過楹鄉射禮記曰射自楹間故以矢過楹爲

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疑此義與彼略同。有久之不止當馬非馬。莊子齊物論篇云以馬喻馬

非馬也疑即此義或謂當作當馬非牛亦無義可說此與上云當牛非馬二句並與上下文不相冢而與。若人

後彼凡牛福非牛章文相近或有錯誤張云有久之不止以不止爲止也其理難見故當馬非馬亦通。若人

過梁。梁謂橋梁若人過橋梁不過也張云人過。必。句。謂臺執者也。執道誠本吳鈔本作執非畢

握握執言執持必然者也按畢說是也握古文又見淮南子詮言訓今本亦誤臺又似誤謂云臺猶以游大清高

注云臺猶持也釋名釋宮室云臺持也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莊子庚桑楚篇云臺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

不可持者也釋文云臺臺謂心有靈智能。若弟兄一然者。一不然者。必不必也。是非必

也。張云弟兄一然一不然也是必不能必者也若是者非必同。捷與狂之同長也。捷與鈔本作捷

也言必者是絕無不然者是必不能必者也若是者非必同。捷與狂之同長也。捷與鈔本作捷

### 檢顯校 季本同 心中自是往相若也

捷讀爲插詩小雅鸛鳴篇其左翼釋文引韓詩云捷捷也捷其囑于

插者即重差之立表亦即考工記匠人之置槩是也謂插表于地同長即同高也插一表于中以測日出入之景

而規畫其端更于景東西南北端各立一表而以中一表爲心外四表爲邊規畫其邊周匝成圓形則自爾邊爲

多線以往來中點其長諸線必正相等此即同長相若之義亦厚。句。惟無所大。畢云此釋經上厚有所

是所謂大也按舉說未允此謂積無成有其厚不可極也與經文相反而實相成詳經下

**圓** 句 規寫支也

寫謂圓畫其象周詳算經云筮以寫天趙爽注云寫輪象也支與鈔本作支下同支

支義並未詳疑當為交之誤後備城門篇許食足以支三月以上支今本誤交此交誤作支猶彼支誤作交也凡以規寫圓形其邊綫周匝相接謂之交或為直綫以漆圓心中交午成十字形亦謂之交考工記匠人云為規識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為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密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鄭說可證此規寫交之義張文非小舉也疑支為法度之義或支為方 句 矩見支也 見支疑亦當為寫交矩及綫周而相接及兩綫相午貫亦皆謂之交也張云見寫大 倍 句 一尺與尺但去一 張云二尺與一同非是畢云此釋經上方柱隅四離也按離當為離之誤

畢云此釋經 是無同也 張云若有同之即非最前畢云此有間 畢云此與下問舊 謂夾之 上倍為二也 端 句 是無同也 釋經上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 有間 作問俱以意改

者也 謂有物夾之畢云此 謂夾者也 張云就其夾之而言則謂有 尺 前於區穴而後 釋經上有間中也 問就其夾者而言則謂之間

於端 尺與上文前不容尺之尺義同謂凡物前盡處為端後距端一尺為尺更後盡處則為區穴區穴謂空際之儀禮喪服賈公彥疏云整幅二尺二寸凡用布為衣物及射侯皆去邊幅一 不夾於端與區內 畢云寸為縫殺是也蓋方制從衡正等去邊縫各寸則幅止二尺中半適一尺矣

穴字張云如有物尺前有區穴後有端與區穴所夾非間也間乃是區穴之內但與區穴相及故云不及勁矣張諫內如字不如畢校改穴之允此似謂前有端後有區穴尺雖在其中然與前後幅相連屬不絕則不得為二

者所夾也或云 及 如是者 及非齊之及也 張云齊等也此申說及字之義若論齊等之及則區穴不當為必亦通 謂之及 與端之所夾為中間穴內宜為勁惟不論齊等之及乃

夾者但與區內相及也按張說亦未析此似言所謂不及勁者非不齊勁之謂 舊本說問 及止謂彼此相次齊則盡其邊際二者同而異也畢云此釋經上問不及勁也 繡間虛也者 字王捃經

增今從之繡與 兩木之間 謂其無木者也 據為柱上小方木兩柱之間空虛之處則無木張云與 舊經上繡間虛也 盈 句 無盈無厚 言物必有盈其中者乃成厚 於尺無所往而不得 舊本為釋恐非畢云此 之體無所盈則不成厚也

此上下文雖多云尺然此尺字寔當作石形近而誤經說下殿石于平地石亦謂尺可證此與下文並以堅白石為釋言堅白在石同體相盈則彌滿全體隨在皆有堅亦隨在皆有白故云無所往而不得亦即所謂相盈也畢

云此釋經上 得 一 二 即謂堅白也公孫龍子堅白論篇云無堅得白其舉也二 堅異處不相盈 下 盈莫不有也

無白得堅其舉也二此云得二亦謂得白得堅分為二也

得 一 二 即謂堅白也公孫龍子堅白論篇云無堅得白其舉也二

堅異處不相盈 下 盈莫不有也

當有白字 **相非是相外也** 經說下云於石一也堅白二也故云得二蓋據堅白爲二而異處則堅非白白亦不相外此義亦見公孫龍子互詳經 **攪** 句 **尺與尺俱不盡** 言尺與尺相攪則前尙有餘地故兩俱不盡 **端與端俱**

說下畢云此釋經上堅白不相外也 **攪** 句 **尺與尺俱不盡** 言尺與尺相攪則前尙有餘地故兩俱不盡 **端與端俱**

盡 舊本與誘無俱爲但張云無礙當作與但當作俱是也今據改經上 **尺與或盡或不盡** 尺與下張云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是端前更無餘地故相攪則兩俱盡 **尺與或盡或不盡** 尺與下張

字按張校與上文歧極此疑當有端字誤 **堅白之攪相盡** 此言堅白雖殊而同托于石性色相相含彌滿無間故其攪爲相盡即經說下堅白相含彌滿

錯箸于後言尺與端相攪則端盡尺不盡 **堅白之攪相盡** 此言堅白雖殊而同托于石性色相相含彌滿無間故其攪爲相盡即經說下堅白相含彌滿

義 **體攪不相盡** 言凡物兩體相攪雖攪而各自端 此與上下文不相屬疑即上尺與端句之說字誤

俱不盡則體相攪與端俱盡則端相攪尺與尺或盡或不盡則端體並相攪體之攪可盡也 **此** 畢云疑似字張

而端之攪不可盡按此讀恐非張說亦未折王說端此爲句尤誤畢云此釋經上攪相得也 **此** 校同王引之云

此與比通比者並也按王說是也集 **兩有端而后可** 畢云有一本作目此釋經上似有以相攪有不相

亦即此 **次** 句 **無厚而后可** 后畢本作後吳鈔本作厚非無厚似謂體極薄而相次比或疑當作無厚見

之說 **無厚而后可** 后畢本作後吳鈔本作厚非無厚似謂體極薄而相次比或疑當作無厚見

無間畢云此釋經上次無間而 **法** 句 **意規員三也俱可以爲法** 說文工依于法游于說鄭注云

不攪攪也按攪攪當作相攪 **法** 句 **意規員三也俱可以爲法** 說文工依于法游于說鄭注云

法謂規矩尺寸之數說謂構殺之意張云意若規 **俱然也者民若法也** 若猶順也畢云此

而爲員是法也畢云此釋經上法所若而然也 **俱然也者民若法也** 若猶順也畢云此

**牛樞非牛** 此義難通張云可彼可比謂之樞按張說胎定不足據牛樞疑木名爾雅釋木云樞莖郭注云

若爾雅莖牛新終牛犍之屬是也牛 **兩也無以非也** 謂牛樞與牛兩者實 **辯或謂之牛謂之**

樞段牛爲名則非真牛故曰非牛 **兩也無以非也** 謂牛樞與牛兩者實 **辯或謂之牛謂之**

不知其害是智之罪也。若智之慎文也。文當為之誤無遺於其害也。而猶欲難之。

則難之。史記管蔡世家索隱云難即羅澤被也按難俗作羅同詩王風兔爰逢此百羅釋文云羅本亦作難難之謂因欲而難也或疑難亦難之誤上欲者屬意下斷之屬事也亦通是猶

食脯也。騷之利害未可知也。畢云騷騷字段音讀如山海經云食之已騷詒讓按左傳裏二按騷之利害疑言莫之答惡張云味之美否也欲而騷。疑上

得是不以所疑止所欲也。廡外之利害未可知也。畢云廡字騷俗寫詒讓按左傳裏二十六年李人惠騷伊伏釋文騷作廡

趨之而得力則弗趨也。俞云力字無義疑入字篆書之誤趨之而得為句人則弗趨也為句按力疑當為刀經說下亦云王刀皆謂泉刀也趨之而得刀句言若有人言趨外有

泉刀趨之即得而不信者則弗趨也。前說信云以其言之未也。使人視域得金比趨趨外得刀與視域得金語意正同俞說未趨以為利害未可知止而弗趨是以所疑止所欲也張云譬如食糖不知其利害則仍食之譬如趨廡不知其利害則弗趨所疑同而止不止異則不在其利害則

欲之理。張云指說經也畢云縣縣字異文讀如縣桂之類詒讓按縣與莊子寓言篇無所縣其罪之縣義同郭象注云縣係也言所為為欲所牽係則知或有時而窮觀為窮知而儼於

也。畢云恕惹字異文字書無此字張云即智字誤耳按張說是也詳經上爾雅釋器云魚曰斷之即此斷廡之後難指而非愚也。所為與不。讀為否

與為相疑也。張讀作所為與所不為相疑也云不所疑當作所不與疑術按張校亦通非謀也。謂不暇審計而為之所謂縣于欲也畢云此釋經上為窮知而縣于欲也大指言所

知一事必待為之而信其利害。已句為衣句成也治病句亡也張云為衣以成為已治病以亡否則縣于欲不以疑而自止。張云為衣以成為已治病以亡為已詒讓按七猶言無病也漢

書郊祀志云病良已注孟康云已使。句謂也。不必成濕。張云以令謂人是之謂謂方謂之謂病愈也畢云此釋經上已成亡使。句謂也。不必成濕。成不可必虛云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得而中亡謂之墜楊倞注荀子引作濕此濕字與方言義同他合反按

方音雖有此義然古書罕見盧援以稱此畢張揚並從之似不甚堪荀子不苟篇云窮則棄而偏楊注引方言濕為釋韓詩外傳偏作累洪頤煊謂荀子之濕即說文人部云儼垂兒一曰懈解乘覆也按供說甚是說文人部又有偏字云相敗也老子儼儼今其不足以無所歸釋文云儼一本作偏敗也欺也淮南子儼真訓云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于世而不免于偏其身蓋偏儼義並相近此書之濕當作儼荀子之儼當作儼經典凡從

偏察與从偏字多相提攬即說文儼儼之段字不必成偏言雖使為之而其事之成敗則未可必偏與成義正相

對也。故也。必待所為之成也。故也下當有者字此與經上故所得而後成義同言因此故而致彼如是必所為已成乃可為使也張讀濕屬此句云志而不得而故使之是之謂

也。故也。必待所為之成也。故也下當有者字此與經上故所得而後成義同言因此故而致彼如是必所為已成乃可為使也張讀濕屬此句云志而不得而故使之是之謂

也。故也。必待所為之成也。故也下當有者字此與經上故所得而後成義同言因此故而致彼如是必所為已成乃可為使也張讀濕屬此句云志而不得而故使之是之謂



故其事必欲成按張說未名物。句。達也。言物為萬物之通名。荀子正名篇云：故萬物雖衆，有必待文多也。

張云：物有是實名以文之文者，實之加，故曰多。按依張說，則經名達下，當有多字，恐非。竊疑多當作名，言名為實之文也。上文云：舉告以文名舉彼寔也。可證。或謂此文多與前文名並當作之，名亦通。命之馬。句。類也。若實也者，必以是名也。

張云：馬而命之馬，是類也。凡馬之實皆得名，偏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命之臧。句。私也。臧即臧獲之臧，薛後大取，驚言于人之賤者，而命為臧也。者大則名也。即此義。私也。則臧非人之通名，故曰私。張云：人而名之，臧是私也。是名也。止於是實也。

張云：名止于是實，凡人不得名之。聲出口，俱有名。若姓字。吳鈔本作與畢云：疑字張云，當為字物之有名如人之姓。字按畢，張校是也。姓字亦一人之私，與臧相似。依張說，此釋經上名達類私畢以若姓字三字屬下說非。灑謂狗犬命也。

灑謂狗犬移也。謂狗與經不相應。張云：灑即移意。移狗而謂之犬，是猶其命也。按張說，未瑋以經推之，疑當作鹿。謂狗犬移也。謂鹿形近而誤言移他名，以謂此物猶言指鹿為馬。楊讀灑屬上，若姓字句非是。狗犬。句。舉也。謂正舉物名上名舉彼寔也。張云：或謂之狗，或謂之犬，舉之謂也未瑋。此狗。句。也。顏注云：意怒故妄發言，言狗者輕賤之甚也。加也。

謂以惡語相加。語相增加也。論語集解引馬融云：加陵也。畢云：此釋經上謂移舉加。知。句。傳受之。句。聞也。方不障。集韻四十餘說文力部云：加親也。畢云：此釋經上知聞說親言所為知者有三得之傳受是。且是人所說也。身自觀之則親見也。所以謂。句。名也。所謂。句。實也。

耳所聞也非方。且是人所說也。身自觀之則親見也。所以謂。句。名也。所謂。句。實也。名實耦。句。合也。志行。為也。

畢云：此釋經上名實耦。句。合也。志行。為也。上名寔合為。聞。句。或告之。句。傳也。身觀焉。句。親也。畢

比釋經上見。句。時者體也。二者盡也。體即經上體分于兼之義。時疑當為特。特者奇也。二者耦也。開傳親。見。句。時者體也。二者盡也。特者止見其一體。二者盡見其衆體。特二文正相對。畢云：此釋經上見體盡。古。此與下文為目。揚依。兵立。力並未詳。反中。疑當作反也。反與。志工。工疑功之省。大取

云：志功不可以相從也。是其證。正也。志功相合。為得其正。臧疑當。宜也。張云：臧人臣也。臧奉主命無。非彼必不

有。句。必也。聖者用而勿必。上正無非說。亦作聖可證。必去者。可勿疑。依楊說。此釋經。者兩而勿偏。然皆穿鑿不足。馮以經文推之。疑仗當作權。辨畫形近而鶻。經說下右禮交編。權今本詁校

張云：此申言兵立反中言仗兵者皆兩比而無獨立。故以解合也。按張以仗為兵杖。楊說亦

然皆穿鑿不足。馮以經文推之。疑仗當作權。辨畫形近而鶻。經說下右禮交編。權今本詁校

然皆穿鑿不足。馮以經文推之。疑仗當作權。辨畫形近而鶻。經說下右禮交編。權今本詁校

然皆穿鑿不足。馮以經文推之。疑仗當作權。辨畫形近而鶻。經說下右禮交編。權今本詁校

然皆穿鑿不足。馮以經文推之。疑仗當作權。辨畫形近而鶻。經說下右禮交編。權今本詁校

與此相類言兩端利害無所偏主依提為句早臺張云阜古只作早詒讓按早宜當為甲後文劍甲字亦謂說此釋經上欲正權利且惡正權害

關城臺也禮記禮器存也言為甲以備戰于城及宮門為臺以備病句亡也言治病之為求其七左伯使醫緩為之呂氏春秋至忠篤文治齊王疾日請以死為而高

注云為治也此即上文已為衣成也治病亡之義張云以為而高買鬻俞云說文具部賣街也讀若育今

易也鬻盡畢云鬻與翁同詒讓按爾雅釋天蕩也張云莫之為而為順長句治也張云有為而為鼃買句

化也張云鼃買未詳或即鼃鵠化亦為也畢云此釋經上為存亡易為治化俞云上文雖有化若鼃為鵠之文然買鵠音義俱遠形又不相似鼃鬻賣字之誤上文云買鬻易也此云賣買化也文異而義同按俞改鼃

為賣則與上文義複不足據買鬻當為鼠列子天瑞篇云田鼠之為鵠蓋古說鼃鼠二者皆能化為鵠故上文既以鼃鼠釋化此又兼舉鼃鼠二者以盡其義兩文雖異而義實同也鼠漢隸或作鼠見仙人唐公房碑與買形極相似因而致誤或云買當為

羣即鵠之省亦可備一義同句一名一實句重同也不外於兼句體同也亦與經極體分于兼

義同分體統含于兼體俱處於室句合同也說文人部云俱借也有以同句類同也說文犬部云種類相似唯犬為之內故云不外于兼

甚揚云大取簷云重同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丘同附異句一二必異必讀為畢古通用張云名二而實又異

也謂名實俱異是較然為二物也不連屬句不體也句不同所句不合也句不有同句不類也畢云此

異二不體不合不類舊說不體不字同異交得交與鈔本誤於言同異各得其義若下文有無多少之類於福家良疑當作於富家食揚以於當經文之放非恕有

無也恕當作恕與知通比周禮小胥鄭注云比猶校也度多少也免蚺還園免當作它即蛇之正字前它靈為作免

無揚云前文免瑟此云免蚺瑟蚺通用又云蚺靈蟲字之說如韓咎與幾瑟爭立太子戰國策作幾瑟史記作蟻

益按揚說非是說下云蚺與瑟執瑟則蚺與瑟不得為一字彼瑟當亦靈之為比云它蚺彼云蚺靈則蚺似當為

蛇靈同類之蟲竊疑蚺字即蟻之別體後漢書吳漢傳李注引十三州志云胸認其地下墜多胸認蟲認音聞即

蟻之音轉蚺从乃為聲猶以認為蟻也方言云蚺蟻自關而東謂之蟻飯北燕謂之蚺蟻彼蚺字亦說文所無與此蚺字形相近疑蚺蟻亦當為蚺蟻蚺蟻字同蟻蟻聲轉傳寫為作蚺郭璞音為奴六反矣國疑當作圓亦形之誤環與旋同蛇蟻皆蟻蟻屈曲而行故下云去就也

鳥折用桐

此義難通竊疑鳥當為鳥折當為梗于稜字書云象通作為北齊南陽寺碑象作為並與鳥形相近梗折偏勁亦略相類象謂象人即俱人也說文人部云偶桐人也越絕書記吳王占夢云

桐不爲器用但爲備當與人俱葬淮南子繆稱訓云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宋本許注云偶人桐人也周禮冢人言驚車象人鄭注引孔子謂爲備者不仁論術慮虛篇云廟中木象生肉足史記刺客傳索隱引象作烏與此可互證梗者戰國策齊策云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土偶曰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趙策又云土梗木梗史記孟嘗君傳桃梗作木偶人是木偶人謂之象人或謂之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故云象梗用桐

**堅柔也。**此謂象人與生人不同者一堅一柔也老子云人之生也柔弱劍尤早。吳鈔本作蚤此義未詳其死也堅強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即此堅柔之義。以意求之疑當作劍戈

甲戈尤形近而爲篆文早作單从甲故甲爲作早言劍戈以殺人求其死甲以衛人求其生故下云死生也此與孟子矢函韓子矛盾之喻語意略同。死生也。處室子。孟子告子

子處女也莊子逍遙遊。子母長少也。言子則有母長。兩絕勝。言一色。白黑也。中央。句。旁也。謂有四旁乃有中央此與經上。論行行行學實。衍兩。是非也。言人之論說行爲學問名。難宿。未

有間中也問不有旁也同義。俱適也。適讀爲敵言相合俱相耦敵此與上。身處志往。句。存亡

也。身處爲存志往爲亡亡與忘通此。霍爲姓。句。故也。霍疑當爲虎經說下霍字四見並同說詳彼故疑

也。與經上生形與知處也義略同。霍爲姓。句。故也。霍疑當爲虎經說下霍字四見並同說詳彼故疑

也。疑當爲姓非是。賈宜。句。貴賤也。楊云經下有賈宜則魯語語讓按已上並。超城員止也。

超城二字誤員止疑當爲負正九章算術方程篇有。相從。謂彼謂而。相去。說文去部云去人相違

正負負即下云過五諾若負正即下云正五諾也。相從。我從之。相去。也謂口諾而意不從。先

知。先已。是。句。可。相從一相去二先知三是四可五所用而異有此五者。五色。疑當作五也。色形近而

五諾云云似。長短前後輕重援。論諸之不同張讀援屬下句恐非畢云此釋經上諾不一利用。執

當審比下。服難成。執謂人名執持一說服謂服從人之說也周禮調。言務成之。九則求執之。此義難通經

見疑九即觀之壞字說文說訓言相觀伺求執即。法法取同觀巧。傳法取此擇彼。擇讀爲釋釋

相觀伺之意此釋經上服執說音利音疑言之誤。法法取同觀巧。傳法取此擇彼。擇讀爲釋釋

言因人有不黑者而禁其廢人之黑因人有不愛者而禁其愛人二者皆不宜禁者也皆釋經止字之義

彼舉然者以爲此其然也則舉不然者而問之也疑是其然也義正同依張揚說此釋經上止因以別道

與如通言聖人於人雖有所非而非其所當非則與無所非同此釋經上正無非

皆疑當爲若於知即過五諾句若負舊本譌員今據吳鈔本正負者不正之謂列子仲尼篤樂正子

皆人於知有說皆疑當爲若於知即過五諾句若負舊本譌員今據吳鈔本正負者不正之謂列子仲尼篤樂正子

與廢公孫龍說云其負類反倫有如此者負諾亦謂非正諾也無直無說直疑當爲知聲轉而誤上正五諾云知此過五諾云無知文正

或未知或無說五諾即用上經所謂謂不一也用上經所謂謂不一也用上經所謂謂不一也

顯說未瑋用上經所謂謂不一也用上經所謂謂不一也用上經所謂謂不一也

經說下第四十三

此篇以經下校之文有關佚畢注疏繆殊甚與經尤多不相應今並依張氏別爲致正畢本句讀亦多舛誤今不悉論篇中論景鑿及升重轉重諸法與

今泰西光重學說略同

止句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張云彼以爲然也我以爲不然而疑之是又一然也不可止也故宜以類按張說未瑋左傳哀十二年杜注云謂

之是一然也我以爲不然而疑之是又一然也不可止也故宜以類按張說未瑋左傳哀十二年杜注云謂止執也謂彼此然不各執一辭即經所謂類行也依張說此釋經下止類以行人說在同人即之之謂

四足獸爾雅釋鳥云四足而毛謂之獸與生鳥與畢張並讀與生鳥句義不可備疑當作與牛馬異下此謂獸爲四足毛物之大名

馬四足物盡與句大小也與亦當作異莊子天下篇惠施曰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此云物盡異即謂萬物畢異也蓋物爲總名大也獸

爲四足動物之專名小也徐荀子正名篇以萬物爲大共名鳥獸爲大別名是也然牛馬復爲獸類之種別是又獸爲四足之大名牛馬爲四足之小名明大小無定隨所言而物盡異也此與經下文物盡同名亦正相對畢讀

物盡句張云與疑衍或三與字並音餘皆非是此釋經下類異說推此然是必然則俱謂同物同名即類之難說在之大小經駢異說當作四足牛馬異說在下蓋異名字莊子所謂小同

經上云同異而爲慶同名其名盡同又疑爲當爲馬馬慶同爲四足獸也亦足備一義此釋經下物盡同俱子之一也

名張揭讀則俱為廉句張云 俱鬪。顧讀 不俱一。張云有二人然後鬪然 一與鬪也。二舊本誤三顧

廉麻同揚云謂廉也並非 謂之俱若俱鬪雖是二人然是不相合之俱故云不俱二與下文云俱一義略同此釋經下二與鬪 包疑當

肝 肺 子 句 愛也。張云四者俱人所 愛而所以愛者異 橘芽。吳鈔本 作弟 食與招也。張云芽亦可食而巫以茅 招神不與橘同食周禮司

巫云旁招以茅按張說亦通但此文與同名不相應竊疑此橘當為橘爾雅釋木云橘木瓜毛詩衛風木瓜傳云 木瓜橘木也可食之木說文橘从林牙聲與橘上字形相近聲類與芽同此謂二字同音而一以食一以招同言 異實也招道誠本作拾誤畢

云以上釋經下愛食與招 白馬多白。句 視馬不多視。意異而辭例同張云視馬即盼馬即視馬語 云之馬之目盼則為之馬

盼按張說非是詳小取焉 白與視也。畢云已上釋 經下白與視 為麗不必麗。不必麗與暴也。麗與暴也 此文難強

上疑衍不必二字張云暴惡也為麗者不必麗也雖不必麗然非暴也按張讀下為非二字屬此非是其說亦恐 未據楊云公孫龍子通變論黃其馬也其與類乎碧其雞也其與暴乎暴則君臣爭而兩明也兩明者昏不明非 正舉也非正舉者名實無當雖色章焉按楊推公孫龍書體比與暴之義亦未知當否若然麗亦或即麗之為文 但彼書與類與暴義並難強而此上下文並以其與某相對為文則與彼書又似不相應疑未能明始從蓋關

為非以人是不為非。若為夫勇不為夫。為屨以買衣為屨。吳鈔本首屨字上無為 字誤此屨當作若為夫

以勇不為夫為屨以買不為屨蓋為非以人是不為非者凡已為非理之事為非釐人所為之非亦為非今釐人 之非則非其自為非經下云非詳者說即此非字之義若為夫以勇不為夫者上夫為勇夫之夫下夫為夫婦之 夫言以勇稱夫則非為夫婦之夫為屨以買不為屨者言為屨而買之于人則非其自為也此並論異意同避 三句文例略同可以互校今本夫為夫下脫一以字不為屨不又說衣途不可通揚云韓非子說使篇而輕刑法不 避刑殺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張云勇當為 男若名為夫則凡男子不得為夫按張說非是

夫與屨也。畢云已上釋經下麗與夫與屨屨 同麗語讀秦經麗與下疑說暴字 一與一

亡。句 不與一在。此言分一體為二一既化二即為無一公孫龍 子通變篇云曰二有一乎曰二無一即此義 偏去。下疑說之字言分一體為二偏 則可去其一偏也比釋經下一

偏棄 未。此字疑衍似即上句之字之譌或云當屬上句云偏 去未謂或去或未去也經說上云難宿成未也亦通 有文實也。張云文實猶名實按張說是也 經說上云舉告以文名舉彼實

也是其證或謂文並當 而後謂之。句 無文實也。則無謂也。謂有名實始有所謂無名實則無 所謂大信與公孫龍子名實篇所

為之之猶比也亦通 不若數與美。張讀不若夫與句云數與犯與也經所謂因按張說亦難通不字疑衍數與美疑當 作假與義經下云使假美亦似當作使假義也漢術方碑假作儀魏高繼碑假作儀

論略 同

與數般並相似此言有名實可謂則與類相比附是謂之義無名實可謂則當假借他物以謂之是謂之假即後文假必非也之義

謂是句

則是固美也

美變亦謂義之誤

也。疑當讀則是非美。疑亦當作義非無謂則報也。報與美文相偶疑即上文之數亦當為假之義或云報與反義同經下云唯吾謂非名也

則不可說在假是也又疑報或當作執言我無謂則彼將堅執其說經說上云壘執又云執照難成三說並通未知孰是此釋經下謂而固是也說在因

見不見離一一不相盈

廣脩堅白

脩舊本為循今據俞校正此言若堅白在石見白不見堅見堅不見白白一也堅二也二者難則不能相盈相盈猶相函含也若難者合之則無不相盈如廣脩本為二而從衡相函則為一

堅白亦為二而色性相合則為一此皆二而一者也此釋經下不可偏去而二說在見與俱一與二廣與循皆即脩之語公孫龍子堅白篇云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者無白也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不相外臧三可乎曰有自臧也非臧也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盈其自臧奈何曰得其白其堅見與不見臧一一不相盈故臧也者臧也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三若廣脩而相盈也其非舉乎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不相離者固乎然其無已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于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故知與不知相與難見與不見相與難臧故執謂之不離即此書之義 舉不

重。言無重不與箴。

舉云疑當云不舉箴語讓按箴即箴之段字一切經音義引字詰云箴又針箴二形今作針說文金部云箴所以縫也非力之任也。言箴之舉與不舉于力無與即下文舉之則輕廢之則重非有力也之義

俞云字書無頓字疑箴字之誤玉篇角部箴安卓切握也按俞說非

為握者之頓倍。非智之任也。

俞云字書無頓字疑箴字之誤玉篇角部箴安卓切握也按俞說非

是頓當為簡形近而誤其誼當為奇周禮大卜杜子春注云簡讀為奇偶之奇說文角部云簡角一俛一仰也莊子天下篇云簡偶不件經上云倍為二也簡倍者簡為一倍為二與簡偶義同或云倍即偶之語亦通此言提物而使人射其奇偶之數雖或億中 若耳目異。謂視聽味用各有所不能依張說此釋經下不能而不害說在害木與夜孰長。張云

非夜 智與粟孰多。張云智多 非粟多爵。親。行。賈。四者孰貴。吳鈔本說此字非張云各貴其

貴廉與霍孰高。霍吳鈔本作釐此字篇中四見此與廉同舉下文又與狗同舉則必為獸名以字形攷之疑當作虎俗書虎霍二字上半形相近旗幟篇虎旗幟作零旗可以互證史記楚世家西

周武公曰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于虎矣 廉與霍孰霍。此句疑涉 上文術 蚋與瑟孰瑟。

張云霍疑當為雀鹿獸之高者雀鳥之高者按張說亦通 廉與霍孰霍。此句疑涉 上文術 蚋與瑟孰瑟。張云蚋蓋蟲名瑟蓋同音廉不可以為雀期不可以為瑟各異類按張說未塙蚋即蚋之異文第一瑟字疑當作

義得通但經說上云免瑟又云免翊以文義校之免當爲它則翊不得又爲蛇字或說不可通于彼偏句俱也此皆言輕重多少長短貴賤之迥異者不足相比依張說此釋經下異類不說說在量說此同

一無變 偏者一之分分之則偏合之則一所謂俱一也然分合雖不同而一全體二半體無增減故云無變即經云無加少也張云俱一各有其一也無變故也按張未極俱一之義說詳後依張說此釋經下

偏去莫加 假 吳鈔本此 假必非也而後假 說文人部云假非真也小 狗假霍也猶氏霍 霍亦並當爲虎張云疑亦雀字非是此言狗假虎名猶以虎爲氏也古名禽獸草木亦通謂 物或傷之 之氏大戴禮記勸學篇云蘭氏之根禮氏之菴是也依張說此釋經下假必詳說在不然

句然也 即經云物之 見之 句 智也 即經云所以知之 告之 句 使智也 即經云所以使人知之 之也告舊本譌吉王

引之云吉當爲告智與知同欲使知之故告之也下文曰告我智之按王校是也張校同今据正物或傷之即經所謂病也見之則知其病告之則使人知其病依張說此釋經下物之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 疑逢 此述經與下爲目畢云 爲務則士 此語難通以意求之疑務當讀爲整荀子哀公篇 說在病 舊作蓬下同以意改

部云鹽土登也金部云鑿鑿屬也禮記內則孔疏引鹽義云鑿土釜也鑿鑿字通士當爲土形近而譌史記 殷本紀相土周禮校人注引世本作相士言土壤至賤而爲鑿者或用土爲之明物無貴賤逢所便利也 爲 牛廬者夏寒 說文广部云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此牛廬蓋以養牛若馬之房周禮圍師夏房馬鄭注云 房則取其夏寒此 廬也廬所以庇馬涼莫子治兵篇云夏則涼廬蓋校馬牛者並有之凡爲廬者欲其暖而 即經逢字之義 逢也舉之則輕廢之則重非有力也 公羊宣八年傳云去其有聲者廢其 之喻 沛從削非巧也 張云沛當作柿木之見削而下者按張校是也說文本部 若石羽 此未詳其 同 下簷云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隄此 循也 循舊本譌循今依經下改說文彳部云循 鬪者之傲也以飲 或與彼同蓋亦循從自然之義 行順此亦當註爲順與柿從削之從義同

酒若以日中 日中謂市也易繫辭云日中爲市市以日中時爲最盛即周禮司市所謂大市日異而市故 刑死之罪日中之朝君饗之則赦即司市之國君過市則刑 是 不可智也 智知通 愚也 依經當作偶也 入赦是其證也凡飲酒及市皆易赦爭鬪故下云不可知也 下 同 愚也 愚遇聲之韻

智與 句 以已爲然也與 句 愚也 依經當作偶也 以已爲然可證過謂已偶之事言或固知之抑或本不知而以 則輕以下至此爲釋經合與一或復否說在拒非是 俱 句 俱一 經上云同異而俱於之一也又經說上

墨子閒詁 卷十 經說下第四十三 二一七

若牛馬四足。

牛馬者散名而兼言之也四足者大名而通言之也兼與通言皆為一。上文云謂四足獸與牛馬異即其義張云牛馬四足足各一也非是。

惟是。

句當牛

馬。

惟經同亦當作唯謝希傑公孫龍子注云唯應辭也按唯是言應者則為是或牛或馬名寔相符則此呼而彼應是名當其物也經說上云當牛非馬又云當馬非馬公孫龍子名寔篇亦有唯當之論與此義同詳後

數牛數馬。

句則牛馬一。

句則牛馬一。俞云數牛數馬則牛馬二謂分牛馬而數之也數牛馬則牛馬一謂合牛馬而數之也畢

陳准是當牛馬數為句失之。

若數指。

句指五而五一。張云指有五五而俱為指五實為一按張說非是此言合數之為五指分數之則為一指者五也亦俱一與牛馬二

一之義依張說此釋經下物一體也說在俱一惟是

長字。

北述經文學讀徙而有處字。

莊子庚桑楚篇云有實而無乎處者字也有長而無本則者宙也文字自然篇

老子曰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淮南子齊俗訓莊子齊物論釋文引尸子又庚桑楚釋文引三蒼說並同字者彌互諸方其位不定各視身所處而為名若處中者本以南為南假令徙而處北則復以中為南更益

向北則鄉所為北者亦轉而成南矣四方隨所徙而易並放此然方位雖屢徙不同而必實有其處故云徙而有處莊子云無乎處者則捫其轉徙無常者言之與此文義不相破也

有在莫。字徙久。

且舊本謬且王引之云經說上云宇東南西北此不當言南北而不及東西蓋有脫文且當為且有莫為又此言宇徙則自南而北自東而西歷時必久屢更且暮故云宇徙

久又云在且又在莫經說上云久久古今且莫是也畢云已上釋經下宇或徙說在長字久按王說是也

無堅

得白。必相盈也。

此即堅白石之論謂視之但見石之白不見石之堅而堅之性自含于白之中故云必相盈也又疑必當為不即說上堅白異處不相盈之義亦通此義皆見公孫龍子堅白

論篇並詳上篇此釋經下不堅白說在無久無字堅白說在因經及說似皆未全

在堯善治。

在疑當作任下同任猶舉也張云在察也亦通

自今在諸古也。自

古在之今。則堯不能治也。

言堯不能治今世之天下下文云堯之義也是聲也於今所義之實處于古亦即此義此釋經下在諸其所然未者然說在于是推之在疑亦

任之誤未者然三字疑當作諸未然文亦有說諫。

景。

俞讀光至景亡。

俞讀若在。

俞讀盡上古息。

俞云句首景字舉經文而說之光至景亡者謂

所以有景由無光也下文曰足做下光故成景于上首做上光故成景于下是也光之所至則景亡矣若在盡古息又與上句反復相明言景若在則光盡古息也盡古猶終古也考工記則於馬終古登隨也莊子大宗師篇終

古不忒是終古為古人恆言釋名釋喪制曰終盡也故終古亦曰盡古也畢讀皆誤按若在盡古息意當訓為止即經不徙之義亦即莊子天下篇所謂飛鳥之景未嘗動也司馬彪亦據此釋之大意蓋謂有光則景亡有景則

光被若其景在則後景即前景盡古常息止于是形雖動而景若止而無改也畢讀景光至句景亡若在句張云光之所至謂之景並誤俞說得之而以息為亡則與經不合殷家儒云光至謂光復過物徑也至極也影止漸不



見也按殷訓至爲極亦非是景。句 二光夾一光 一光者景也。謂若日在東而西懸鑿鑿受日光反射人而成景是日光與鑿光爲

此稱經下景不從說在改爲二而人景在日與鑿之間是即二光共夾之也張云

又日部云陶日出溫也揚謂陶通近是蓋謂知日出時之光四射也張云景者光所

爲之人也煦然而至若射按張說未堵此稱經下住景二說在重住疑當作位讀爲立

張云高猶上也景在下者其人在上高者之入也下者其人在下足做下光。張云做故成景於上首做上

光。故成景於下。陳澧云此解窪鏡照人影倒之故也劉嶽雲云即西法所謂射光角與同光角相等由

立景到多而若少說在寡區寡疑空之誤即謂窪鏡中爲圓空也但說無多少寡區之義又經此條在前守或從

說在長字久條後與說敘次不合竊疑此當並屬下條以下經亦有景到之文也而二鏡鑿景到一經說或已不

存此篇文本多說在遠近有端與於光。此疑即格術之義端即沈括辨景之

學云障舊作庫盧以意改按盧校是也謂景障于內即光學家所謂約行綫交聚處景。句 日之光反燭

不見物是也殷氏謂景庫謂聚光點非是此稱經下景到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端

人。句 則景在日與人之間。張云所謂二光夾一光劉云此稱回光之理如人依鑿立日射鑿上若人

則回光綫成景極長而射于無量遠空界中凡海與沙漠恒見樓臺人物之象即此理然雖無量遠空界中仍爲

景在人與日之間也詒讓按日照于東則人景在西今以西鑿之光反燭人成景則景又在東矣故云在日與人

之間此稱經下景即日景。句 木柵。柵之段字詳經下道藏本作柵畢

說在摶摶疑轉之誤云木即謂立柱也短淡也大光複多也淡者雖長而

視之如短不清故也按殷說與文義相迥不可從木正。句 景長小。正遠地故景長光複映射景界不

小光複小也亦非是大小於木。疑當非光則景大於木。鄭復光云光與物大小相等其景雖遠相等

小也。獨疑當作猶言景不與木同張云承上言大小非與景爲大小乃于遠近臨正鑿。疑當作臨鑿立

張說未允比釋經下景之大小  
說在地而遠近地即拖之誤

景當俱就

疑當作景就當俱與下去當俱文正相對就謂漸近鏡景不一而同為約行也

去亦當俱

去謂漸遠

鏡景不一而同為侈

俱用北

疑當作由北言俱之義猶比也

鑒者之臭

張云臭字未詳義當作道字解股云臭之為言蓄也按張股說並不與臭疑並當作

器具與俱通大

於鑿無所不鑿景之臭無數而必過正

此言鑿者不一則景亦無數必過正似謂光綫必穿交點而過股云

正則當限之內體正而明也過正則影倒而綫侈

故同處

張云同

其體俱

經說上云俱處于室合同也張云物體又同

鑿分

謂中內外景遠近大小正易不同張云然而鑿有分

鑿中之內

鑿者近中

則所鑿大

大上吳鈔本有者字

景亦

大

遠中

則所鑿小

景亦小

陳云此謂突鏡也按陳說近是凡突鏡邊容下而中高處其面微平故有內外界中之內謂平面之內也劉云近中遠中皆正不斜

起於中

緣正而長其直也

指人距鏡中心言據此仍當為四面鏡也亦謂股云中謂交于中綫恐非是

而必正

張云大小皆正不斜

起於中緣正而長其直也

必起于中心緣其正而外射為長直綫也張云所以正者由其景起于中景緣鑿之正而長與人相直故也按張訓直為參直之義恐非揚云長進也直者準直謂光綫也謂遠物象起于前限緣正影透鏡而進其光綫交合于

中之外

謂突鏡平面之外近邊低仄處

鑿者近中

張云雖中之外亦以中為節

後限所謂欲行者是也按揚訓長為進尤

中之外

鑿者近中

張云雖中之外亦以中為節

所鑿大

景亦大

遠中

則所鑿小

景亦小

景亦近大遠小與中之內同

而必易

鏡側邪面既不平則

光綫邪射其景亦易易即邪也張云大小皆斜不正揚云易變也正之反也按揚說非是

合於中而長其直也

舊本合於下無中字王引之云於下蓋脫中字上文云必正起于中

緣正而長其直也此亦當云易合于中按王校是也今據補楊校增中緣易三字亦近是此謂突鏡當中之外其景雖邪而仍與中相應緣其邪而旁射為長直綫也張云而長所長也中之外得景必斜然合于正之長者也亦

以直對故也按張說未瑣股云凡以一凸窺物收光限內之景為正象限外之景為變象即此至以又一凸窺前凸象兩限相入者兩凸限內之景同兩限相切與相離者兩凸限內之影異其理亦猶是也揚云謂欲行錢合于

後限緣變影直進而散其光綫淺至于無窮所謂侈行者是也按股揚說略同所釋光理于此亦未必合姑存以備考此釋經下鏡位景一小而易一大而張說在中之外內經此後有鏡圓景一一條無說又此二條並在前不

堅白說在無久與字說在因之前

鑿鑿者近則所鑿大景亦大

劉云近遠指人距鏡面言

亦遠

王引之云亦遠當作元遠元古其字與亦相似又因上下文亦字而誤按王校是也今據正此對上文鑿者近言之

所鑿小景亦小而必正

即發光點與受光處距遠景小距近

景大之義 景過正。以上與上文略同張以下故字屬此讀亦屬此釋經 故招負衡木。張云招直木也 詳經下 下天而必正說在得天即大之誤畢云已上以鏡言 親士篇曰招木

近伐按張說未靖招當為橋聲近字鍾湖土篇招木亦當為喬木曲禮云奉席如橋衡鄭注云橋井上尊樺衡上 低昂孔疏云衡橫也說苑文質篇云為機重其前輕其後命曰橋莊子天地篇云擊木為機後重前輕其名為粹

釋文云樺木又作橋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作頰橋淮南子主術訓云今夫橋直植立而不動 加重焉。畢 俛仰取制焉彼以橋為直明與衡橫別高注云橋桔桌上衡也植柱權衡者高弁橋與衡為一非 加重焉。畢

加舊作如 而不撓。言平而不偏撓 極勝重也。畢云極謂權也張云勝重之上按古書無調極為權者畢說不足 以意改 而不撓。不偏撓 極勝重也。畢云極謂權也張云勝重之上按古書無調極為權者畢說不足

棟為橫木引申之凡橫木屬調之極漢書枚乘傳云單極之統斷棘顏注引孟康云西方人名屋梁為極單一也 一梁謂井鹿盧也言鹿盧為綆索久鍊斷井轆也故云單極與此極正同謂桔桌上之一衡木也彼綆繫于其上

故久鍊而斷井轆孟說以為井鹿盧未靖而以屋梁況極則不 右校交繩。張云徐錯說文繫傳曰校連木 誤極勝重者言加重于一偏而不撓者因衡木前重能勝之也 也交繩連木右未詳或者校為

急疾考工記云釋之則不校謂以右手校繩而急之按張說未 無加焉而撓。極不勝重也。不勝 墻校疑禮之論神書相近交繩疑謂繫權之繩與他繩相交紐 也交繩連木右未詳或者校為

重也。衡加重於其一旁。句 必捶。畢云此錘字假音陸德明考工記音義云 直僞反劉直危反張云衡稱也捶偏下也 權重相若也。相

衡則本短標長。畢云標猶杪末也攝云管子大 兩加焉重相若。句 則標必下。此即下文長 本而小標廣雅釋詁標末也 重者下之義

張云使兩頭各加重 標得權也。張云以其長故得權也詒讓按謂標長故偏得其 雖相若而標必下 權之重此釋經下真而不撓說在勝真即負之誤 擊有力也。說文手

縣持也提擊也張 引無力也。張云擊自 不正。畢云舊作 所擊之止於施也。疑當作正於施也於 云擊自上擊之 下引之 心以意改 猶如也如猶與也見

王引之經傳釋詞施與施施並同謂 繩制擊之也。若以錐刺之。疑疑繩 直之形 擊。謂上擊之比與下云 邪也詳經下正於施猶言正與邪也 繩制擊之也。若以錐刺之。疑疑繩 收並述經而釋之

長重者下。句 短輕者上。張云擊衡上之繩所以擊衡者過長則重者 將下過短則輕者將上此上下謂衡低昂 上者愈得。句 下下者

愈亡。張云次下衡上衡也上得物重也下權也下亡權失重也擊 長短之弊按張說是也謂上昂之力愈增則下低之力愈失 繩直權重相若。句 則正矣。畢

正舊作心以意改張 張云收權之繩也詒讓按之 上者愈喪。下者愈得。張云物輕則衡失其重 云當其權不長不短收 雅釋詁云收取也謂下引之 是為上喪權之勢將得

其重是 上者權重盡則遂擊。張云上者權重盡謂全無物遂擊者權將內途若擊乃止按張說未靖 為下得 此謂下收之有力途既過見法儀篇蓋謂權重盡則權仰隊其所擊畢

云已上以禮衡言鄭伯奇云此一段升重法也依張揚說此釋經下契與木板說在鄭按當作擊與收說在禮

兩輪高

當云為高

兩輪為轡

成梯形也畢云禮記

云載以輶車鄭注云輶說為輶或作輶說文云輶者車下庫輪也又鄭注既夕記云許叔重說有輶曰輪無輶曰輕張云輪高而輶卑

車梯也

古乘載車皆兩輪而平此四輪而前高後低是為車梯依下文

蓋假為斜面升重之用據史記集解引服虔說以軒車為雲梯則人升高或亦用之矣

重其前

縣重于前蓋以助升重之力其一端繫于所升之物所以擊之也

弦其前

畢云弦直也按

畢說難強疑當作引錄書弦引形近隸釋漢陳球碑引作弘廣韻十六軫云引臥同並其證既縣重更于車前則以繩引之欲使所升之重物自斜面漸進而上也或云當作引其後文義較遜

載弦其

前此申言之或涉上下文而衍

載弦其軹

弦亦當作引下云繩之引結可證畢云玉簫云軹古胡切廣雅云軹車也曹與輪相近而以舉類求之則疑當為前胡之段字周禮大行人使伯立當前侯注鄭司農云前侯駟馬車擊前胡下垂挂地者是也胡在車前與此上文正合義為長也此與下句亦申作擊其前引其謂重物

縣重於其前句是梯畢云舊作梯據上文改下同擊且擊則行擊當作擊且引則前行謂重物上升無所阻礙與車行異也凡重

句上弗挈說文所謂縣持

下弗收

旁弗効

劫疑祛之借字廣雅釋言云祛挈也與引義略同

則下直

張云其著于下也必直詒讓按直與正義同言

其重心必句或害之也

張云挈與抱同不直也或害之乃不直按張說是也抱即前木抱之抱言

言抱則重勢偏下而流不得止也畢云公羊傳桓十年有云怀血陸德明音義云古梳字

梯者不得怀

畢云舊作怀強上改按吳鈔本正作怀不誤張云當作下非

直也

言梯雖邪

而重物不下流者以其擊引之而無異直升也

今也廢尺於平地

張云廢置也置一尺之物于平地詒讓按尺疑當為石下二磬石案石是其證

重不下

流也下即或當為

或當為無磅也

畢云玉簫云磅蒲唐切跟磅欲行兒正字通以為闕字之俗張云磅當作磅雖重不下抱以

平地無磅空缺處也此解經廢材按磅字之義與此文無會正字通尤俗冊不足據也張讀

為磅亦難通此疑當為跨之形誤戰國策云必有跨重者矣言廢石於平地則雖重而必

不流者以其無偏跨也故云無跨又按廢尺與廢材義同而非釋經廢材之義張說亦誤

若夫繩之引

軹也

是猶自舟中引橫也

張云以繩引車必從旁引猶舟中橫引岸上之物兩旁有空缺處必下矣按張說非是說文木部云橫關木也此蓋以為舟前橫木之名廣雅

同是二字音近字通言車梯之引其軹與舟中引其橫皆藉引之古也

倚倍拒堅

堅當作擊說文手部云擊固也又與牽通

見迎敵利篇言相依倚

相倍負相摺拒相擊引

舳倚焉則不正

畢云唐宋字書無舳字正字通云俗字舊注音曠走貌詒讓按此字未詳疑當為邪兼釋漢成伯著碑邪作船變牙為身變邑

此字未詳疑當為邪兼釋漢成伯著碑邪作船變牙為身變邑

相倍負相摺拒相擊引

舳倚焉則不正

畢云唐宋字書無舳字正字通云俗字舊注音曠走貌詒讓按此字未詳疑當為邪兼釋漢成伯著碑邪作船變牙為身變邑

此字未詳疑當為邪兼釋漢成伯著碑邪作船變牙為身變邑

此字未詳疑當為邪兼釋漢成伯著碑邪作船變牙為身變邑

此字未詳疑當為邪兼釋漢成伯著碑邪作船變牙為身變邑

相倍負相摺拒相擊引

舳倚焉則不正

畢云唐宋字書無舳字正字通云俗字舊注音曠走貌詒讓按此字未詳疑當為邪兼釋漢成伯著碑邪作船變牙為身變邑

此字未詳疑當為邪兼釋漢成伯著碑邪作船變牙為身變邑

此字未詳疑當為邪兼釋漢成伯著碑邪作船變牙為身變邑

此字未詳疑當為邪兼釋漢成伯著碑邪作船變牙為身變邑

相倍負相摺拒相擊引

舳倚焉則不正

畢云唐宋字書無舳字正字通云俗字舊注音曠走貌詒讓按此字未詳疑當為邪兼釋漢成伯著碑邪作船變牙為身變邑

此字未詳疑當為邪兼釋漢成伯著碑邪作船變牙為身變邑

此字未詳疑當為邪兼釋漢成伯著碑邪作船變牙為身變邑

此字未詳疑當為邪兼釋漢成伯著碑邪作船變牙為身變邑

相倍負相摺拒相擊引

舳倚焉則不正

畢云唐宋字書無舳字正字通云俗字舊注音曠走貌詒讓按此字未詳疑當為邪兼釋漢成伯著碑邪作船變牙為身變邑

此字未詳疑當為邪兼釋漢成伯著碑邪作船變牙為身變邑

此字未詳疑當為邪兼釋漢成伯著碑邪作船變牙為身變邑

此字未詳疑當為邪兼釋漢成伯著碑邪作船變牙為身變邑

為目與出相

似因而致誤

誰辨石余石耳。此義難通畢讀誰辨句云辨并字異文已上以車制言張讀同鄭云此一

無會畢說近是而句讀則非誰與唯通言唯石與石相合并重余則邪倚而不正以其無挈引之故也若車梯前有挈引之力則雖邪倚而引物升轉不慮其不正而流也此釋經下倚者不可正說在潮瀾即梯之為車梯用以

升重非正車制也畢說非夾帚者。畢云寧慶字省文詒讓按說文山部審韻文省人法也。張云當謂匠人作室余石之

說文木部云柱楹也通言之柱楹同折言之堂上兩柱謂之楹房室及牆序間依壁而立者謂之柱交較即謂夾較室也。

其下。方石之下別以石為關張云又一石也。懸絲於其上。張云絲使適至方石。句不下。句柱也。爾雅釋

柱也謂石柱。膠絲去石。張云膠著也去石懸挈也。謂上提挈其絲張云絲所引也。張云

引之即絕絕讀按此釋經下推之。未變而名易。句收也。收依經下當為飯飯反字同言刀與釋

必往說在廢材推往即柱住之誤。刀輕則釋不貴。句刀重則釋不易。張云易輕

刀句誤。刀釋相為賈。說文入部云釋市裁刀輕則釋不貴。句刀重則釋不易。張云易輕

其釋以稱重所謂反賈。王刀無變。張云王者所釋有變。句歲變釋則歲變刀。張云以釋

亦變按張說也是也此言釋之貴賤每歲不同則刀之重。若鬻子。張讀為賈盡也者。盡去其以不

讐也。其下据下文亦當有所字言其所以不讐者為子賈其所所以不讐去。句則讐。句丑賈也

宜不宜。謂讐者之正丑欲不欲。謂所讐者有欲不欲以意為正張云賈者賣者若敗邦鬻室。

國語越語云。嫁子無子。疑申論無不讐之義依張說在軍不必其死生。聞戰亦不必其

生。當作其死生或當作在軍不必其生聞戰亦不必其。前也不懼。張云前今也懼。張云今聞戰按

經下無說而懼說在。或。說云宇南北與此義正同彼宇或亦即宇域也詳前。知是之非此也。謂南或

亦非。有知是之不在此也。張云有讀曰又按張說是也謂南北在彼在此名實無定即宇或從之義

謂也與此經即字南然而謂此南北北之義過而以已為然此謂以身所在之域為中倫過此而北則

益北則所過成南若由中偏南則南轉成北所過亦然故云過而以已為然莊子天下篇惠施始也謂此

曰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釋文引司馬彪云天下無方故所在為中即此義也

南方故今也謂此南方言始與今所謂南方者過而屢變即過而以已為智論之張云智諫曰

論非智無以也疑有說誤依張說此釋經下知之否之謂句所謂舊本所稱非今據非同也

則異也同則或謂之狗其或謂之犬也張云狗犬異則或謂之牛牛或謂之

馬也下牛字疑當為元與上句文例同張云牛馬之謂異揚俱無勝句是不辯也謂是非兩同無

辯莊子齊物論云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

也畢本當下有也字今據趙誠本吳鈔本刪張云既云當是勝也詒讓按言無讓者酒謂凡賓主獻酬

未讓句始也不可讓也依張揚說此釋經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按未讓始也疑當作不讓殆也殆

文無所屬疑本在此下始形近而讓經同凡相近而不讓謂之殆後文若殆于城門與于誠也九字故有智

焉有不智焉可願云智即知字詒讓按故下疑說謂字以下智並與知通此謂石一而知堅者不知白

不知焉有指謂有所指也公孫龍子指物論子智是句有智是吾所先舉句重張云有讀

說是在存篇有非有非指之說與此似異重也吾所先舉謂有所指也公孫龍子指物論則子智是而不智吾所先舉也先亦無

是也子智是若知狗智吾所先舉謂有所指也公孫龍子指物論則子智是而不智吾所先舉也先亦無

若因狗知犬重則若狗犬同類也謂有所指也公孫龍子指物論則子智是而不智吾所先舉也先亦無

唯知其一若知謂有所指也公孫龍子指物論則子智是而不智吾所先舉也先亦無

之智告我則我智之張云若果知之則當指子之所兼指之以一二也謂兼指狗則兼指犬指

一而所衡指之。參直之也。參三同經云二參參亦參之誤二參即二三也言從衡指二也若曰必獨指

吾所舉。毋舉吾所不舉。毋舉吾下吳鈔本有之字吾所舉者一也所不舉者二與三也則者固不能獨指。張云則下有

字或是三字按張說未知是否今以文義推之則下疑當指字言于此有二物或同類或同處今特指此物勢必兼直彼物故不能獨指即經所謂不可選也又莊子天下篇云指不至至不絕疑亦即此節之義蓋若甲乙同

處欲指甲而勢不能不兼直乙既兼直乙則所指不得謂專至所欲相不傳。張云所欲言不相傳論讓按相疑亦指之誤意所欲指者

一物今兼直二三則不能明傳其所欲矣與莊子指不至語意同。意若未校。張云校悅也且其所智是也。張云有所不智

是也。張云有則智是之。不智也。惡得為一。是智者所已知也是之不智者所未知也則不能并為一矣謂而有

智焉。有不智焉。疑亦當有也字依張揚說此釋經下有指與二而不可選說在以二參所春也。未詳張云下云誠也今死而春也其

執固不可指也。張云執疑當為執與勢同按張校是也執即古勢字徐鉉說文新附云勢經典通用執禮云執選臣不智其處。不知其所狗犬不智其名也。若韓盧遺者。巧弗能兩也。張

諒執皆可證。皆不可指遺者義宜為失亡者巧弗能用未詳論讓按兩疑當為兩或作罔孟子公孫丑篇以罔市利趙注云罔

羅而取之罔與罔形近而誤言人偶有遺物雖使至巧罔羅索取之不能必得也依張說此釋經所知而弗能指

說在春也。逃臣狗馬。貴者按貴即遺之謬。智狗。吳鈔本智重狗。經說上云二名一則過。依經當作不智則

云既知狗又知犬而不知狗之即犬則過。不重則不過。不重則名實迥異宜其不知故不過依張說通問者曰。通即經

言問以通。其意指也。子知亂乎。畢云應當為察即亂省文詁讓按說文馬部云亂猶父馬母者也應之曰。亂

何謂也。彼曰亂施。句則智之。應疑當作也即告以亂之名物張云蓋即亂變若不問亂何謂。徑應以弗

智。句。則過。不問亂何謂而徑應以弗知則不知而復無求且應必應。此義難通疑當作且問之

時若應。句。長應有深淺。長疑當作其形近而誤深若應之曰亂何謂淺若徑應大常中在。大道

以弗知是也。此釋經下通意後對說在不知其誰謂也。藏本

吳鈔本作天以文義推之疑當 兵人。句 長所。長吳鈔本作常非此疑當作其人其所 室堂。句 所存也。今本兩其字譌兵長二字途不可通

此謂其子。其疑當為某之譌後旗幟 存者也。此謂其人 據在者而問室堂。張云在堂為存據在存義同似不必改

惡可存也。當作惡所存也上云室堂所存也下云主存者以問所存並其證言問存者在室或在堂也 主室堂而問存者孰存也。言問在室

堂者為 何人也 是一主存者以問所存。句 一主所存以問存者。依楊說此釋經下所存與者於存與孰存按經者上說存字

五合。謂五行相合 水土火。疑當作木生火張云五行自相合者水土火金待火而合木待金而合按張說未知是否 火離然。此言火離木而然易離象傳云離麗也莊子外

物篇云木與木相離則然張云火 出於石而然于木離其本未燒 火鏖金。火多也。金靡炭。靡之段字說文石部云礪石礪也研礪也言金能礪研炭使消散 金

多也。張云所謂無常勝 合之府水。道藏本吳鈔本作木非畢云府疑同腐張云水無不合按畢張說並未燒此疑當作合之成水言金得火則銷鏖而成水莊子外物篇云金與火相守則

流是 木離木。張云木必相離按張說亦難通疑當作木離土離亦與離同義易離象云百穀剝木麗乎土此釋經下五行毋常勝說在宜 若識慶與魚之數。

惟所利無欲惡。無欲惡猶言無愛憎慶魚以共磨益惟所利謂惟所共無偏嗜即經所謂宜也 傷生損壽說以少連。說吳鈔本作設此義難通

疑連當作適謂節畜以養性也下云適足不害亦其證 呂氏春秋適音篇云和心在于行適高注云適中適也 是誰愛也嘗多粟或者欲不有能傷

也。疑當作或者欲有不能傷也言多粟而或欲有之然徒欲不足為益損也 若酒之於人也。言酒無益于人損之為宜 且恕人利人。恕吳鈔本作怒下句

仍作 愛也則唯知恕弗治也。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改徒知不足為益損或云唯與雖通治釋經下給言知愛利人而力不可偏給亦不足為益損也亦通依張說此釋經下

無欲惡之為益 損飽者去餘。言損去其多餘者 適足不害能害飽。能與而通害飽疑當作飽害言若食適足不害于人而過飽乃為害

若傷糜之無脾也。脾讀為脾少牢饋食禮云腊用糜又云脾不升鄭注云近駁賤也古文脾皆作脾此與古文禮正同言慶以共祭而脾不登于祭俎故傷糜雖無脾無害于為腊以共祭

亦損而不 且有損而后益智者。智字疑衍 若虺病之於虺也。畢云虺即虺省文說文云虺害之意

巳一也巳即爪字詁讓按廣雅釋詁云虺病也此虺或當為虺之省文下 之字當作人言人患瘧者以病損為益也此釋經下損而不害說在餘 智以目見而目以火見



而火不見

公孫龍子堅白論篇云且猶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難彼文以目下蓋視見目二字義與此正同莊子天下篇辯者曰目不見亦即此義也

惟

以五路智久不當

未詳此釋經知而不以五路說在久

以目見

下當視

若以火見火。謂火熱也。非

以火之熱

言火雖熱而所見者光也非以其熱莊子天下篇云火不熱此即其義淮南子陰言訓許注云公孫龍以白馬非馬冰不寒炭不熱為論彼炭疑亦火之誤此釋經下必熱說在頓必即火之誤下又

我有若視曰智

智並與知同張云有知視一物而曰知

雜所智與所不智。而問之。則必曰。是

所智也。是所不智也。取去俱能之。

張云取所知去所不知

是兩智之也。

依張說此釋經下知其所以不知說在以名取

無。若無焉。

句則有之而后無。

后吳鈔本作後無焉焉疑當作馬馬為物名必先有馬乃可言無馬也

無天陷。

句則無之

而無。

張云天陷未詳或謂天所缺者按張說未場天疑當作失成人無失陷為虛言則先未有擢疑。擢當此事而預相救戒亦可言無所謂不必待有也依張說此釋經下無不必待有說在所謂擢疑。擢當

無謂也。

未詳減也。今死。而春也。得文。文死也可。

此義不可通春也與減也對舉疑春當為廡養之養形近而誤得文疑當作得

之大意似謂亡滅而得養略足相當但文向有擢說不

且猶是也。

有且匪今斯今毛傳云且此也孔疏引之云且且必然吳鈔本作且且必然王

云且亦今時此云猶是也與此今義相近張云且未

且然。

句必然。

舊本作且且必然吳鈔本作且且必然王引之云且且必然當作且且必然以下

三句文義例之可知按王校是也張校同今提正經說上云自前曰且自後曰且已。

且已。句必已。句

而後已者。必用工而後已。

舊本必用工下挽而字王引之云後上亦當有而字按王校是也今提補用工猶言從事也此釋經下且然不可正而不害用工說在宜歐宜

歐疑當

均。

句髮均縣。

句輕重而髮絕不均也。

句其絕也。莫絕。

舊本輕下挽重字孫星衍

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張湛注云髮甚微絕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若其均也寧有絕理言不絕也今輕下脫重字均其絕也句均下無也字按孫校是也畢亦

釋經下均之絕不說在所均

堯霍

此二字為下文發端篇中霍字屢見以義推之似並當為虎之譌然于此文不合畢云据下文作雁張從之未知是否

或以

名視人。或以實視人。

張云堯者名臚者實

舉友富商也。是以名視人也。指是臚也。

臚或當同上作

是以實視人也。視與示通舉友之富商以告人是示以名也指體以示人是示以實也堯之義也是聲也於今。張云名所生于今

義之實處於古。言堯之義施于當時不能及今即經異時之義此釋經上堯之義也生于今而處于古而異時說在所義生疑當為任若殆於城門與於

臧也。此九字上下文無所屬張並上堯置為一條云城門守門者臧僕也城門舉實臧舉名其說殊迂曲審校文義疑當在上文無讓者酒未讓始也不可讓也之皆釋經下無不讓也不可之義凡古人行禮賓主

入門必讓若與人同入城門而相殆則無為讓臧為賤人不足與為禮則不必讓也荀子榮辱篇云巨徐則讓小徐則殆揚注云殆近也此殆異于殆之義又按殆與逮聲義相近毛詩小雅巷伯傳云柳下惠趨不逮門之女殆于城門即逮門謂近也

而相及不爭先也。狗。狗犬也。謂之殺犬可。以經文校之當作而殺狗謂之殺犬不可莊子天下篇云狗非犬成玄英疏云狗之與犬一物兩名名字

既空故狗非犬也。狗犬同實異名名實合則彼謂狗比謂犬也名實離則彼謂狗異于犬也。墨子曰。若兩腕。

狗犬也。然狗非犬也。按此經云殺狗非殺犬亦即名實離之義然成引經語亦有刪佚非其元文。未詳集韻十五灰云胎腕腫大兒非此義腕疑當為腕儀禮士喪禮鄭注云膺肩頭也說文骨部云膺肩前也揚云腕疑辨字之誤按依揚說則當亦臂之段字見前此言同一體而有左右之異以喻狗犬同物而異名也依張

揚說此釋經下狗犬也而使。令使也。此與經說上使令謂謂也文例同張云訓使義我使我。我不使亦使我。此殺狗非殺犬也可說在重

難通張云殿自為之也亦得為使故言使不使皆使按張改經使殿美殿為殿故其說如此然義甚牽強恐不足据審校文義比我字或當經之美字疑並當為義蓋兩文皆誤而一存其上半一存其下半也此似當云義使使

義不使亦使義言義者使令之使乃其正也以義使之為使。殿戈亦使。毀不美亦使。殿。楊云經作殿說

作殿張云殿戈殿軍也按張說未塙此殿字當經之殿字兩文似皆誤無可推校意必求之疑殿並當為假戈與美並當為義似云假義亦使假不義亦使假言假者假設之使非其正也以假設合義為使假設不合義亦為使也未假字亦總釋上語此既說無可賈證而前云不若數與美殿美似亦假義

之蓋綜校諸語文約略相類復無著之依張揚說此釋經下使殿美說在使。荆沈。荆之具也。則

沈淺。非荆淺也。沈當為沈說文水部云沈大澤也徐鍇繫傳引博物志云停水東方曰都一名沈太平御覽地部引述在記云齊人謂湖曰沈水經巨馬河篇督允錡注引風俗通云沈萍也

言乎淫淫萍萍無崖際今本風俗通義山澤篇沈作沈又云沈萍之無水斥鹵之類也並形之誤漢書刑法志山川沈斥荷悅漢紀沈作坑坑與沈字正同蓋沈為藪澤比荆沈即荆之沈沈之具當作荆之有言沈在荆則沈

即為荆之所有也然沈包于荆疆域之中則沈雖淺狹無害于荆之廣大故若易五之一。之猶與也下同曰沈淺非荆淺依張說此釋經下荆之大其沈淺也說在具按具亦有之誤張以五字屬上

非以楹之搏也。見之。搏即備城門籥之柴搏積搏蓋聚束柴木之名此意度其於意也不易。

之則知其 **先智意相也**。先智以經下校之疑當作无智說文无古文奇字无不當易 **與先形近而誤无智即經云無知也相下疑有說字** **若楹輕於秋**。秋當讀

文神部云菽藿也左傳伐雍門之菽釋文菽作秋彼菽爲揪之段字 **其於意也泮然**。未詳此釋經下以

**知也說在意** **段椎錐俱事於履可用也**。吳鈔本段作斷事作視並誤說文及部云段椎物也木部

**成繪屨過椎**。繪疑當作繪過當爲遇下同說文系部云繪 **與**

**成椎過繪屨同** **過件也**。件字書無此字道藏本作件與鈔本同畢云件當爲舛異文張云依經當

說文午部云許逆也文部云彖許也爾雅釋詁云彖逢遇經也漢書敘傳鄧展注引作寤逢遇也遇逢義同許逆

遇逆音並相轉件倍寤聲相近遇件猶言逢倍彖悟亦猶言逆悟也此謂總爲作履屨之材段椎錐爲作履屨之

器材與器兩者遇件以成履屨相須而爲 **一有五有一焉一有五焉十二焉**。張云五折之則有

二也建一以爲十則一有五者二是多于五也建一爲十累一爲二詒讓按十二焉疑當作十 **非斲半**。鄒繡

二五焉謂一十有二五也依張揚說此釋經下一少於二而多于五說在建按建疑進之誤 **非斲半**。之別

謂此疑當作斲非半即約經云 **進前取也**。非半而斲之則 **前則中無爲半**。言半者必前後之中進

非半弗斲也而反辭以明其義 **猶端也**。端即前也經上云端體之無序而最前 **前後取則端中也**。前後端之中

謂半 **斲必半**。即所謂半 **毋與非半**。毋吳鈔 **不可斲也**。盡其端則無半不復可斲莊子天下篇云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

斲世不竭即此義也依張揚說此 **可無也**。已給則當給不可無也 **久有窮**

之疑當作已然則當然不可無也然與給草書形近而誤凡事之言已然者即當然今雖無而昔之 **而窮**。此五字與上下文皆不屬張揚並屬上爲一章以經校之 **正丸**。畢云一本作凡按顧校季本亦作凡

亦不相應疑當在後民行條必以久也之下而誤錯在此 **正丸**。今以文義校之當是丸之形誤謂正

圓之丸下云搏 **無所處而不中懸搏也**。搏道藏本吳鈔本作搏非考工記云直者中懸正丸即立圓

後敷遠

敷猶布也 詳經下

行者行者

張云 謾重

必先近而後遠

依張說此釋經下 字進無近說在敷

遠近脩也

後久也

遠下舊本有脩字俞云上脩字衍文遠近脩也先後久也相對為文以地之相 去言曰脩以時之相去言曰久按俞校是也今據刪脩吳鈔本並作脩脩段字

民行脩必以

久也

依張說此釋經下行脩以久 說在先後按脩即脩之誤

一方盡類俱有法而異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

相合也盡類猶方也

舊本一方盡類並作一方貌盡合作台盡類猶方也作盡貌猶方也吳鈔本下 貌字作兒張云台當為召王引之云當作一方盡類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 貌又誤倒于盡字上耳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者言物之方者雖有方木方石之異而不害其方之彼此

相合也作台者字之誤耳俱有法而不異盡類猶方也者言其法同則彼此盡相類亦猶方與方之盡相類也傳 寫者上下錯亂又脫不字耳一方盡類云云則經下所謂一法者之相與也盡若方之相合也按王校改貌盡並 為盡類台為合是也今並據正呂氏春秋別類篇云小方大方之類也即此一方盡類之義但俱有法而異其似 不必移蓋上言一方盡類明其方之同下言俱有法而異明同方之中仍有異也盡類猶方也猶與由通言其似 以盡相類者 由于同方也

物俱然

此釋經下一法者之相與也盡若方 之相合也說在方盡下亦當有類字

牛狂與馬惟異

張云牛狂當作狂牛 俞云狂與惟皆性字

之誤按張校非是俞校以狂為性是也呂氏春秋塞塞篇云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高注云性猶體也俞 謂惟亦為性則非以公孫龍子校之當作牛性與馬雖異雖公孫龍書作唯並與惟通言牛馬性雖異然其所以 異者不在齒

以牛有齒

句

馬有尾

句

說牛之非馬也不可

俞云此言牛性與馬性異非 徒以牛有齒馬有尾為別也

是俱有

張云牛亦有尾馬亦有齒論讓按大戴禮記易本命云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齒 蓋牛有下齒馬有後齒也公孫龍子孟變篇謂牛無尾者以其有尾而短耳非寔無尾也

不偏

有偏無有

句 曰 有牛字 之與馬不類

用牛有角

舊本角上脫有字盧云用牛當為牛有王 引之云用非誤字用盧云以也牛有角馬

無角說牛與馬之不類故云曰牛與馬之不類用牛有角馬無角也下文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為類之不同 也是在舉也以亦用也上文以牛有齒馬有尾說牛之非馬也不可文義亦同則用非誤字可知但可云用牛下 稅有字耳按王校是

馬無角

句

是類不同也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為類之不

同也

公孫龍子亦有正舉狂舉之文以意求之蓋以舉之當者為正不當者為狂此書經說 通例凡是者曰正曰當非者曰狂曰亂曰謬義與公孫龍書略同此疑當作以是為類

猶牛有齒馬有尾或不非牛而非牛也

此言有齒之獸與牛 相類或不得謂非牛

之同也是在舉也今本涉上文 而衍一不字則不得為狂舉矣

而實非牛也若爾雅釋  
豨牛屬摩牛豨牛之類  
則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  
疑當作則或非牛而牛也可言或有  
非牛而與牛相類則亦可謂之牛也  
故曰牛

馬非牛也未可  
此言兼舉牛馬則不得謂非牛猶公孫龍  
子云羊言牛非馬張云曰牛馬豈得非牛  
牛馬牛也未可  
此亦兼舉牛馬既  
兼有馬則又不可

竟謂是牛張云曰  
則或可或不可而曰牛馬牛也未可亦不可  
言可不可兩說未定則  
竟謂謂牛馬之為牛者

未可亦非也張云有可者今但言未  
且牛不二馬不二而牛馬一  
前云數牛數馬則牛馬  
二數牛馬則牛馬一  
則

牛不非牛  
張云專  
馬不非馬  
張云專  
而牛馬非牛非馬  
無難  
張云兼牛馬則非牛  
非馬是則無可難矣

按張說是也此即經云說在兼之義荀子正名篇云有牛馬非馬也此感于用名以亂實者也公孫龍子通變篇  
云牛與羊唯異羊有齒牛無齒而牛之非羊也羊之非牛也未可是俱有而或類焉羊有角牛有角牛之而羊  
也羊之而牛也未可是俱有而類之不同也羊有角馬無角馬有尾羊牛無尾故曰羊合左非馬也非馬者無  
馬也無馬者羊不二牛不二而牛之不同也羊非馬可也若舉而以是猶類之不同若左右猶是舉牛羊有  
毛鷄有羽謂鷄足一數足二二而一故三謂牛羊足一數足四四而一故五牛羊足五鷄足三故曰牛合羊非鷄  
非有以非鷄也與馬以鷄舉馬材不材其無以類密矣舉是謂亂名是在舉即此書之義但兩書文義皆充複與  
衍不可盡通耳依張揚說此釋經下在舉不可以彼句正名者彼此謂言當彼此可句彼此止

知異說在有不可牛馬之非牛與之可同說在兼彼句正名者彼此謂言當彼此可句彼此止  
於彼張云定  
彼為彼此此止於此張云定此為此此此讓按此  
彼此不可句彼此且此也疑當云彼且  
此此亦且疑當云此此亦且

彼也此謂彼比之  
彼此亦可此此止於此張云定此為此此此讓按此  
彼此不可句彼此且此也疑當云彼且  
此此亦且疑當云此此亦且

彼也此謂彼比之  
彼此亦可此此止於此張云定此為此此此讓按此  
彼此不可句彼此且此也疑當云彼且  
此此亦且疑當云此此亦且

彼也此謂彼比之  
彼此亦可此此止於此張云定此為此此此讓按此  
彼此不可句彼此且此也疑當云彼且  
此此亦且疑當云此此亦且

彼也此謂彼比之  
彼此亦可此此止於此張云定此為此此此讓按此  
彼此不可句彼此且此也疑當云彼且  
此此亦且疑當云此此亦且

彼也此謂彼比之  
彼此亦可此此止於此張云定此為此此此讓按此  
彼此不可句彼此且此也疑當云彼且  
此此亦且疑當云此此亦且

彼也此謂彼比之  
彼此亦可此此止於此張云定此為此此此讓按此  
彼此不可句彼此且此也疑當云彼且  
此此亦且疑當云此此亦且

彼也此謂彼比之  
彼此亦可此此止於此張云定此為此此此讓按此  
彼此不可句彼此且此也疑當云彼且  
此此亦且疑當云此此亦且

彼也此謂彼比之  
彼此亦可此此止於此張云定此為此此此讓按此  
彼此不可句彼此且此也疑當云彼且  
此此亦且疑當云此此亦且

彼也此謂彼比之  
彼此亦可此此止於此張云定此為此此此讓按此  
彼此不可句彼此且此也疑當云彼且  
此此亦且疑當云此此亦且

彼也此謂彼比之  
彼此亦可此此止於此張云定此為此此此讓按此  
彼此不可句彼此且此也疑當云彼且  
此此亦且疑當云此此亦且

彼也此謂彼比之  
彼此亦可此此止於此張云定此為此此此讓按此  
彼此不可句彼此且此也疑當云彼且  
此此亦且疑當云此此亦且

謂人不得已。明非和者之過。唱而不和。是不學也。唱者為教則和者為教故不和為不學也。智少而不學必寡。

必有稅文揚。云疑稅功字。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而不教。畢云智下當有少字詒讓按疑當作智。功適

息。張云我有知而不以告人則功息絕矣。使人奪人衣。罪或輕或重。使人予人酒。或厚或薄。句首疑稅一字此蓋

喻不和不唱之無功依張揚說。謂在外而聞有人在室不知其人若何。或曰。在室者之

色。若是其色。言告以在室者之色與在外者相若。是所不智若所智也。謂在室者所知謂在外者猶白若

黑也。若猶與也儀禮燕禮云器用。若若猶與也儀禮燕禮云器用。若若猶與也儀禮燕禮云器用。若若猶與也儀禮燕禮云器用。是若其色也。是若疑到言。若若猶與也儀禮燕禮云器用。

白者必白。今也智其色之若白也。故智其白也。張云若正而言之色若此白者彼物必白則知其色之若白可以知其白矣。

夫名以所明正所不智。名吳鈔本作明。誤張云正物名。不以所不智疑所明。若以尺度所不

智長。言以所明正所不知若不知物之長而誤張云正物名。外。親智也。句室中。說智也。此與經說上云知方不廉說也身觀

親也。義同言在外之色為親見而知以室中之色若在外之色則聞人之說而後知也。畢云已上釋經下聞所不知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

可也。言以人之言為詩者必其言之不可信者也。出入之言可。以下文校之出入當作之入形近而誤。是不諱。則是有可也。有可信者

即不得盡。其言之不可信者也。人之言不可。句以當。句必不審。審疑亦當作當言以不可為當是必不當也此即公孫龍子以當為當不當而亂之義依張說此釋

經下以言為盡。惟當依經作唯霍疑亦虎之誤下並同說詳前唯應辭也此言段物為名惟諱說在其言。惟。謂是霍可。若謂之為虎也而彼應之曰唯則可上文云惟是當牛馬彼惟亦唯之段

字與此義可互證。經以非名為不可明是名則可。莊子寓言篇云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已為是是異于已為非非。

謂之可。謂彼是是也。謂所謂與其名相應。不可謂者。毋惟乎其謂。言凡不可謂者必無人唯我之所謂。彼猶惟乎

其謂。句則吾謂不行。當作則吾謂行。此衍一不字。彼若不惟其謂。句則不行也。此即公孫龍子謂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

謂不行謂此而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之義依無南者。盧云南當讀如難上下文俱有無難之語按盧說張說此釋經下唯吾謂非名也則不可說在飯非也張讀屬上節亦誤此南即指南方無南猶言南無窮也古者中國所治地南不盡南海又天官家不知有南極故于四方獨以南爲無窮莊子天下篇惠施曰南方無窮而有窮蓋名家有持此義者有窮則可盡。句無窮則

不可盡。句有窮無窮未可智。智與知同則可盡不可盡不可盡。畢云此三句疑衍未可智。可與鈔本人之盈之否未可智。次之字疑衍謂人在四方盈否未知而必人之可盡亦未

可智。當作人之可盡不可盡亦未可智而必人之可盡愛也。疑當作而必人之不可盡愛也今本此涉上文而挾人之可盡四字而必人之可盡愛也。脫不字盡愛即兼愛之說故經云無窮不詩。言持此論者不可也蓋謂人不可盡人若不盈先窮。先當作無則人有窮也。謂人若不

既不能盈則盡有窮無窮。窮云我愛盡于有盈無窮。句則無窮盡也。謂人若盈無窮則無窮是

盡有窮無窮。以上六句皆難人不可盡愛之說依張說此釋經下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知不一智其數。張云二衍按疑惡智愛

民之盡文也。文當作之下同吳鈔本或者遺乎其間也。問舊本爲門今據道藏本正文慮所

難。依張說此釋經下不知其數而知其仁仁愛也。張校謂次仁字衍今按首仁字疑疑經爲目則

利也愛利。句此也。言愛利心在于所愛所利。句彼也。言所愛所利惠加愛利不相爲

內外。張云所愛利亦不相爲內外。吳鈔本作內其爲仁內也義外也。爲謂字通此見

告子語管子戒篇亦云仁從中出義由外作舉愛與所利也。偏舉所愛之在此故云內是狂舉也。後若左目出

右目入。舊本說出字今據道藏本吳鈔本補若吳鈔本作屈誤此亦狂舉之類張云仁義之于人若二目不

內也內說在作學也。以爲不知學之無益也。故告之也是。張云告教也以使智學

顏經亦有誤

之無益也。智亦與是教也。以學為無益也。教誨。此言學或有益或無益故教亦有是有否否則誇矣張云使知學之無益也而教則是以

學之無益教矣則誇也。按張說是也。依彼說此釋經下學之益也。說在誦者按經益上當有無字。誦疑誇之誤。論誦。謂誦論人宜論其所誦之當否誦之不可不。句。以理

之可誦。張云當為非雖多誦。句。其誦是也。句。其理不可非。王校作誦未墻雖少誦。句。非也。王引

當作論誦之不可不以理之可誦不可誦理之可誦雖多誦其誦是也其理不可誦雖少誦非也今本論誦下衍誦字以理之可誦下脫不可誦理之可誦七字其理不可誦誦又譌作非按宥校文義似無投誤王校各未墻

今也謂多誦者不可。是猶以長論短。言誦有可不可不容概以多誦者為非若短長各有所宜不可相論也依張說此釋經下誦之可不可不以衆寡說

在可。不誦。依經當作非誦謂非其好誦論人者非已之誦也。言廣誦者之非是謂非誦不非誦。句。非可非也。即上云以理之可非

可非也。謂人實有非而我非之是非其所可非也我所非自當則人不可廢我為非矣是不非誦也。言凡誦人而或論其非者為其有安誦實有可非也若所誦不安則不可非是

不當非其所誦也。依張說此釋經。物甚長甚短。句。莫長於是。張云故曰甚長莫短於是。張云故曰甚短是

之是也。是即莫長于是莫短于是之是張云如是者是甚也非是也者。莫甚於是。言若非是者則不得為甚甚長甚短莫甚上疑脫非字張云非是者莫得以

為甚按張說未墻依揚說此。取高下。以善不善為度。不若山澤。句。處下善於處上。句

下所請上也。請當作謂言因下見上則所謂上者但微高子下而已不必如山與澤之高下懸絕莊子天

也說。不是。此約舉經文為目不諱如否是則是且是焉。今是文於是。而不於是。文當作之下並同下亦當有之字

故是不文。是不文。則是而不文焉。今是不文於是。而文與是。此句與上云今是文于是而不于是句正

相對則而文與是當作而是文于是是文皆即是之之諱。故文與是不文同說也。此節互譌投難

上文而不予是又當作而不予是傳寫互有脫字耳。意以是與不對舉是文與不文對舉凡不字並當讀為否文字疑並之字

之誤餘並未詳依張揚說此釋經下是是與是同說在不州經亦有脫誤。經上篇旁行句讀。畢氏新改定本今重校正 畢云本篇云讀此書旁行今依錄為兩截旁讀成文也



故所得而後成也

體分於兼也

知材也

慮求也

知接也

恕知同畢張揚本並作恕誤明也

仁體愛也

義利也

禮敬也

行爲也

實榮也

忠以爲利而強低當作君也

孝利親也

信言合於意也

何自作疑當作此也

謂猶作噍也

止以同已久也

必不已也

平同高也

同長以古正相盡也

中同長也

厚有所大也

日中說無也

直參也說無

圓一中同長也

方柱隅四謹當作襍也

倍爲二也

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

有間中也

間不及旁也

纒權間虛也

盈莫不有也

廉疑當作作非也

令不為所作也

任士損已而益所為也

勇志之所以敢也

力刑形同之所以奮也

生刑形同與知處也

臥知無知也

夢臥而以為然也

平知無欲惡也

利所得而喜也

害所得而惡也

治求得也

譽明美也

誹明惡也

舉擬實也

堅白不相外也

撻相得也

似當作此有以相撻有不相撻也

次無間而不撻當作相撻也

法所若而然也

俱所然也

說所以明也無說

攸疑當作彼不可兩不可也

辯爭彼也辯勝當也

為窮知而懸於欲也

已成亡

使謂故

名達類私

謂移說作命誤舉加

知聞說親

名實合為舉張揚並合前為一經誤

言出舉也

且言然也

君臣萌萌通約也

功利民也

賞上報下之功也

罪犯禁也

罰上報下之罪也

同說作異而俱於之一也

久彌異時也字彌異所也

窮或有前不容尺也

盡莫不然也

始當時也

化徵易也

損偏去也

聞傳親

見體盡

合說作古誤丑宜必

欲丑權利且疑惡丑權害

為存亡易蕩治化

同重體合類

異二不體不合不類

同異交得放說作有無疑

聞耳之聰也無

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之察也無

言口之利也

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無

諾不一利用

服執說音利疑當作言利二字乃正文誤作小注畢張揚以服執說巧轉則求其故大益

為一  
經誤

巧轉依說則求其故當

大益無說

儂租說作侵詢民按當作環俱氏

庫當作庫易也

動或從當作徒也

讀此書旁行

此校語誤入正文揚云五字當是後人所加適

在舌無非三字之上列

經下篇旁行句讀舉本無今依張氏攷定本重校正

止類以行人疑當作之說在同

駟疑當作四足異說張以三字屬下列孰存下疑非推類之難

說在疑說名字之大小

物盡張以二字屬前經誤同名一一與鬪愛食與

招白與視麗與依說當有暴字夫與履說作履

一偏棄說作去之

謂而固是也說在因

不可偏去而一一說在見與俱一與

二廣與循當作循張以物盡同名以下四經合為一誤

法同則觀其同

法異則觀其宜

止因以別道

正無非舉張並以三字與上校語為一誤

所存與當有存字者於存與孰存

五行無常勝說在宜

無欲惡之為公益損疑當作無益損也說在宜

不能而不害說在害

異類不叱此說在量

偏去莫加少說在故

假必諄說在不然

物之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所以

使人知之不必同說在病

疑說在逢循遇過張以三字屬下誤

合與一或復否說在拒說無

物一體也說在俱一惟唯同是

字或填正徙說在長字久

二張以此字屬下列所義下說 臨鑑而立景到多而

若少說在寡疑當區說在住景二條後

當與說景諸條類列疑皆傳寫亂之張云此行當作無久與字堅白說在因按張校以下五經

互易未知是否姑著之以備攷

損而不害說在餘

知說作智通而不以五路說在久有誤

必熱依說當作火不熱說在頓疑當作觀

知說作智通下同其所以不知說在以名取

無不必待有說在所謂

擢疑當作推慮不疑說在有無

且然不可正而不害用工說在宜歐

疑當作害區張以歐屬上列物一體也誤

均之絕不不否通說在所均

堯之義也生疑當作任於今而處於古而

異時說在所義

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可說在重

鑑位立同景一少而易一大而丑說

中之外內

說在景之小大舜後亦傳寫之誤張云此行當臨鑑而立

景到多而若少說在寡區

鑑團景一無說下有說字

不堅白說在

下有說字張弁前為一經誤又云此行當鑑位景一小而

易一大而丑說在中之外內

無久與宇堅白說在因

張云此行當鑑團景一不

堅白說在

在諸其所然未者然疑當作諸未然說在於

是推之

景不徒說在改為

住疑當作位景一說在重位立字通

景到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端

景迎日說在搏疑當作轉

景之小大說在地當作岳遠近

天依說當作大而必正說在得

使殷美疑當作使段義說在使

荆之大其沈當作沈淺也說在具說作具疑當作有

以鑑當作極為搏於以為無知也說在

意

意未可知說無此義疑有說誤說在可用過當作過件

說作件誤張以以極為搏以下三經合為一誤

一少於二而多於五說在建疑當作進

非半勿斷則不動說在端

可無也有之而不可去說在嘗然

而不可擔當作擔說在搏

字進無近說在數

行張以此字屬上經誤循依說當作循以久說在先後

貞依說當作負而不撓說在勝

契與枝當作收板疑當作板或涉上衍說在薄

倚者不可正疑當作止說者剃當作梯

推依說當作柱之必往疑當作非往說在廢材

買無貴說在假反其賈

賈宜則讎說在盡

無說而懼說在弗心當作必

或域正過名也說在實

知之否之足用也諄疑當作諄說在無

以也

謂辯無勝必不當說在辯

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疑當作始

一張以比字屬上經談法者之相與也盡依說當作有類字若

方之相合也說在方

狂舉不可以知異說在有不可

牛馬之非牛與可之同說在兼張弁前為一經

談

循此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

唱和同患說在功

聞所不知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

以言為盡諄諄說在其言

唯吾謂非名也則不可說在假

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知

不知其數而知其盡也說在明疑當作問

者

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說在喪子者

說無

仁義之為內外也內疑當作非說在佯顏有

於一有知說作智  
通下同焉有不知焉說在

學之依說疑當  
有無字益也說在誹依說疑者  
當作誹

存有指於二而不可逃說在以二

誹之可否不以衆寡說在可非

參  
當作

所知而弗能指說在春字  
誤也逃臣

非誹者諄當作  
諄說在弗非

狗犬貴說作  
遺者

知說作智  
通下同狗而自謂不知犬過也說

物甚不甚說在若是

在重

通意後對說在不知其誰謂也

取下以求上也說在澤

是是與是同說在不州有誤張弁前  
爲一經誤



# 墨子閒詁卷十一

## 大取第四十四

舉云篇中言利之中取大即大取之義也。意言聖人厚葬固所以利親戚樂固所以利子而節葬非樂則利尤大也。墨者固取此。案畢說非也。此與下篇亦屬經之餘論。其名大取小取者與取譬之取同。小取篇云以類取以類予。即其義。篇中凡言臧者皆指臧獲而言。畢竝以葬親為釋。故此亦有厚葬節葬之說。竝謬。此篇文多不相屬。蓋皆簡札錯亂。今亦無以正之也。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

舉云言天地之大人猶有憾。

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

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

舉云言不如小人之姑息。

其利小人也。

此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臧為其親也。而愛之。

舉云說文云葬臧也。即臧字。正文謂葬親。顧云臧賤稱也。篇內同義亦互。

見小取篇。案顧說足正畢說之謬。此臧即臧獲之臧。詳小取篇。言臧善事吾親因而愛利之也。

非愛其親也。

非字疑衍。此篇多以一非相對言之。以臧為其親也。

而利之。

吳鈔本為下有利字。疑衍。利之謂資給之。

非利其親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欲之。

非字誤。愛其子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

疑當作非求其子也。舉云此辯葬之非利親樂之非利子。即節葬非樂之說也。案畢說誤。

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

吳鈔本作於所體輕重之中。而權其輕重之謂權。案其字疑當有文。選運命論李注引尸子云。聖人權輕則取重。權務則取輕。

權非為是也。非非為非也。

俞云當作非為非也。衍一非字。案當作亦非為非也。上非字乃亦之誤。無衍文。權正

也。

經上篇云欲正權。利惡正權害。斷指以存擊。意林引作罷畢云。此攬字。正文舊作履。誤說文云擊手擊也。揚雄曰。擊握也。从手取聲。鄭注士喪禮云。手後節中也。古文擊作攬。權正

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

害之中取小也。

舉云當為者。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

者。人之所執也。

言為人所持。執不能自免。

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

淮南子說

山謂云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爲也故人之情於利亦作扼案扼腕皆擊字之俗斷指與斷腕舉云玉簪云腕鳥段切手腕利於

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當作非無擇也 謂必舍死取生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

一人以利天下也。此對下是殺己以利天下爲文當作 非殺人以利天下也一字涉上而衍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

下。於事爲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爲之非也。疑當作非爲 之也說二字害之中取小。求爲

義。非爲義也。此疑當接後不 可正而正之句爲暴人語天之爲是也。而性。句爲暴人歌天之爲

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執之所爲。因吾所爲也。若陳執未

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陳執因吾所爲也。暴人爲我爲天之以人非爲是

也。而性。此文多譌說爲是也而性語前後兩見疑性並當作惟惟與唯通經下篇云物一體也說在俱 一惟是說云惟是當牛馬惟是亦即唯是謂言是則應之也此義似與彼同而上下文仍難通不

可正而正之。上云權正也言於不 可正之中而權其正利之中取大。此節疑當接上 文非爲義也下非不得已也。害之中

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

之中取小也。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倫列。謂上當重之字職國策宋策高注 云倫等也服問鄭注云列等比也德

行君上。老長親戚。此皆所厚也。爲長厚不爲幼薄。句親厚厚。厚其 近親親薄薄。薄其 遠親

親至薄不至。言有至親 無至薄義厚親不稱行而顧行。顧當爲類後云厚親不稱行而類行 其類在江上并即釋此節行謂德行爲天

下厚禹。爲禹也。爲天下厚愛禹。此句厚 字疑衍乃爲禹之人愛也。人愛二 字疑倒厚禹之加於

天下。據下文之下當有爲字言所以厚愛禹者爲 其德加於天下畢云言禹之厚德及天下非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言所厚止於禹 身不偏及天下若惡

盜之爲加於天下。言惡盜爲其害及天下畢 云言盜之惡行及天下非而惡盜不加於天下。言所惡止於盜 身不偏及天下愛人

不外己已在所愛之中。

言己亦猶是人也。

已在所愛。愛加於己。倫列之愛已愛人也。

言愛己亦可謂之愛人。此下疑當接後。誠之愛己非爲愛己之。人也。荀子正名篇云。聖人不愛己。此感於用名以亂名者也。

聖人惡疾病。

舉云言自重其身。

不惡危難。

舉云言爲人。則不避艱險。正體不動。

疑當作四體不動。

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害也。

舉云言欲存其身以利人。非惡人之以危難害己。

聖人不爲其室。滅之。故在於滅。

此義難通。舉云言滅富在下。非。

聖人不得爲子之事。

似言聖人事親愛無窮而事必

有所

聖人之法。死亡親。

亡忘通謂親死而忘之。即薄喪之義。

爲天下也。厚親分也。

以死亡之。

句體渴

與利。

此即節喪下。篤疾從事之意。舉云說文云。渴盡也。竭。負舉也。今經典多以竭爲渴。此云云者。謂盡其利以厚喪也。案畢說非是。

有厚薄而毋倫列之與利。

爲己。

此下疑當接下。天下之利句。

語經。

舉云意言聖人厚葬之說。爲自厚其親。語其經耳。經猶云正非必欲天下人如是也。故下辨之。案語經者。言語之常經也。此總目下文畢說非。

語經

也。

當爲者畢云也。同者非。

非白馬焉。

此即白馬非馬之說。公孫龍子有白馬論。詳小取篇。

執駒焉說求之。

舉云案列子仲尼云。公

也。孤。續。未嘗有母。非孤。續也。似與此意同。執駒焉說求之。無母。即孤。續之論。乎。案莊子天下篇云。孤駒未嘗有母。白馬孤駒。蓋名家常語。所謂語經也。說求之上。疑脫有字。與下無說文相對。畢說非。

其舞說非也。

舞當從學校爲無之。誤而句讀則非。

漁大之舞大。

疑當作殺犬之無犬。經下云。狗大也。而殺狗非殺犬也。可即此義。殺俗作煞。釋慧苑華嚴經音義云。漁聲

類作敵二形相近而譌。

非也。

無說。所謂三物必具。然後足以生。

行也者。句三物即指故理類而言之。謂辭之所

由生。

滅之愛已。

此節疑當接上文。愛已愛人也。下。

非爲愛己之人也。

言誠自愛其身。非爲愛己之爲人也。厚不外己。有人字。

上文云愛人不外己。

愛無厚薄。舉己非賢也。

舉當作譽。

義利不義害。

志舊本作之。今據道藏本與鈔本正。

下文云志功不可以相從也。

有有於秦馬。

疑當作有友於秦焉。

有有於馬。

疑當作有友於口焉。

也。智來者之馬也。

衆世與愛寡世相若。

兩世字畢竝以意改作也。王校從之。王引之云。愛衆衆也。下衆字衍。當作愛衆也。與愛寡也相若。又案下文凡學愛人與小國之圖云云。文義不相屬。疑當在

世相若。衆世寡世以廣。陝言下文。尙世後世以古今言。文自相對。凡學愛人句。亦非此處。錯簡畢王校竝未允。

兼愛之有相若。有與又通愛尚世與愛後世。王云尚與上同一若今之世人也。王引之云今之世人當作今世之人

今世與尚世後世相對為文也。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王引之云鬼非人也當作人之鬼非人也寫者脫去人之二字耳小取為云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是其證案

無人之二字義自天下之利驩。驩猶悅也天志中篇云今有人於此驩若愛其子竭力畢務以利之此疑當接上與利為己句聖人有愛而無可通今不據增

利。倪日之言也。說文人部云倪擊諭也一日開見爾雅釋言云開倪也案倪有開調此疑亦當與開義同方言云開非也孟子離婁篇云政不足開也倪開蓋謂駁難相非故下云乃客之言

日疑當作日或疑當為儒者之言。乃客之言也。天下無人。子墨子之言也。無人即兼愛之義俗俗作儒與倪相似而誤亦通

人如己矣。子墨下舊無猶在。似言害捨大取小然其害猶在上疑有脫文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也。舊本重非欲子字今據吳鈔本補

一本無案。顯校季本亦無。今據刪此。即前取之中取。非殺臧也。王引之云非殺臧也上有脫文以下小不得已也之義疑當在上文是害之中取小也

殺盜。非殺盜也。凡學愛人。學當為譽前云譽己非賢也後又云愛人非為譽也此句或當接後利人也為其人也句小國之圓。與大

國之圓同。方至尺之不至也。方當為不與不至。鍾之至。不異。鍾當為千里二字之至當作

而其為不至則同。故下云遠近之謂。今本千里二字誤合為重字校者又益金為鍾。途不可通。鐘。橫書五行志。童謠以董字為千里草。與此可互證。

也是橫也。畢云說文云是玉也。此與上是意。疑並當作字。意。楹非意木也。意是楹之木也。意指

之人也。非意人也。王引之云當作意人之指非意人也意度也言所度者人之指非度人也下文云一指非一人也是其證意獲也。說文犬部云獲獵所獲也

意禽也。俞云乃意禽也當作非意禽也與上文非意木也非意人也一律志。功不可求而得之。利人也。為其人也。畢云為一富人。言譽人之富非為其人也。畢云舊二字

為也。以富人。言有所為富人。治人有為鬼焉。言治人之事兼有事鬼若祭祀之類為賞譽利一人。

非為賞譽利人也。亦不至無貴於人。無貴疑當作無賞譽言賞譽雖不能偏及人亦不至因此途不用賞譽也智親之一利。

非為賞譽利人也。亦不至無貴於人。無貴疑當作無賞譽言賞譽雖不能偏及人亦不至因此途不用賞譽也。智親之一利。

畢云智

未為孝也。亦不至於智不為己之利於親也。

言雖不足為孝亦不至於明知己之有利於親而不為之

智

是之世之有盜也。

上之字當衍吳鈔本無下之字蓋世之二字誤倒校者又於下增一之字愈致搜出盜當作人涉下而誤

盡愛是世。

俞云當作智是世之有盜

也不盡是世下文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可證案俞校未

也。不盡是世下文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

推之當有惡字

智其一一人之盜也。不盡是二人。

畢云二當為一詒讓案當作不盡惡是人此說惡字衍二字耳

一人之盜苟不智其所在。盡惡其弱也。

弱惡當為朋形近而誤言盜雖止一人然不能容知其誰某則盡惡其朋黨也

諸聖人

所先為。人欲名實。

欲變效之誤

名實不必名。

疑當作實不必名上名字誤衍

苟是石也白。

句敗是石也

敗當為取。盡與白同。

言白石之白皆同

是石也唯大。

唯雖通吳鈔本作惟

不與大同。

言大石之中仍有大小之異

是有便謂

焉也。

便疑當為使

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

貌與鈔本作兒下同

焉智某也。

乃也不可以形

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

唯亦與雖通

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者。

爾雅釋詁云運徙也畢云居運言居住或

徙。苟人於其中者。皆是也。

人當作入入是去非文正相對

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

齊荆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廟者。皆是也。智與意異。

舊本說異字今據吳鈔本補上

文辨智意二

重同。

經說上云二名一實重同也

具同。

具當為俱經說上云俱處於室合同也

連同。國語楚語韋注云連屬也同類之同。

有以同類同也

丘同。

丘與區通詳經下篇謂同區域而處

鮒同。

鮒附通史記魏世家孟侯鮒說苑臣術篇鮒作附周禮大司徒鄭注云附麗也

是之同。

畢云一本又有同字

然之同。同根之同。

此四字疑當在前同名之同下此下文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二句正與上文是之同然之同相對明不當以此句廁其間也

有非

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為其同也。為其同也異。

此下疑當接下長人之異短人之同一節

一曰乃

是而然。

吳鈔本作是一曰乃。是而不然。二曰遷。

昔是而今不

四曰強。

貌是而情不

子深其深。淺

其淺益其益尊其尊。

以上似歧辨辭氣之異同俞云尊當讀為割說文刀部割誠也割有誠損之義故與益其益對文成義案俞說是也後漢書光武十王傳贊佈獻尊節李注引

禮記恭儉尊節今曲盡作掄節尊掄聲類並同

察次山比因至優指復。

句次察聲端名因請復

此文說推

經兩次字疑皆當作次即盜之壞字一優字二復字皆得之誤請讀為情請復即下文之請得也審校文義疑首句當作察盜止此室因指得次句當作察盜聲端名因情得上云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言察盜之止於是室乃因人指而得之若察盜之聲而得其名則因隨其情而得之也大指蓋如是今本止此室請為山比至而以至字到著因下又涉復字而衍一優字察次復到作次察途無從誤正矣端名亦難通疑端當為端之誤

正夫辭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

正當為匹右疑有之誤有與或義同請亦讀為情下同此以篇獄為喻也辭惡謂不受惡左宜二年傳趙盾為法受惡柱注云

為法受屈與此義可相證言匹夫雖賤而不

有受屈必欲自明其志則可以得其情實 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

惡生謂樂於就死也言遭囚執而不求生則雖有屈抑而不欲自明故不能必得其情實也

聖人之附價也。

附道誠本吳鈔本竝作附畢云價字未詳

仁而無利

愛而吳鈔

利愛生於慮

謂以仁待人而無私愛利之心凡愛利皆生於自私之心不足為仁也經說上云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

昔者之慮也非

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

利謂因賴其利而愛之

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

臧獲異人故所慮與所利不同舊本無下慮獲之利四字字王引之云生於慮獲之利下當更有慮獲之利四字

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相對為文案王說是也今據增

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言所愛雖異其

為愛人則同臧獲統於人之內也

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

疑當作弗能不去也言去一人而利天下雖在所愛不能不去也

昔之知

牆非今日之知牆也

蘇云牆疑當作臧俞云牆字不可通乃牆字之誤呂氏春秋情欲舊論早定則是此下疑當接後文藉臧也死而天下害句 貴為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 顧云正當作匹俞

云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案蘇說近

此書匹夫字多偽作正夫詳節葬下舊語 一子事親 親不稱行而類行下 或遇孰或遇凶 執

言利人之心貴賤所同蘇云正論如征語

藏本與鈔本竝作類 其親也相若 言不以執凶而 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 疑當作非彼

事親有厚薄

其親也相若

言不以執凶而 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 疑當作非彼 其行益加也 外

執無能厚吾利者。執疑執之謂體外物不能使吾利親之心加厚藉滅也死而天下害吾持餐臧也萬倍

吾愛臧也不加厚。藉即假借字首句臧字舊本誤臧今據吳鈔本正持餐義辭非命下舊言假令臧死而害及天下則吾之持餐之也當萬倍然為天下去害非愛臧加厚也長

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貌與鈔本作故同。俞云長人之異短人之同當作長人之與短人也同下二句正釋長人短人所

以同之故也下文曰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

將劍與挺劍異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竝與此文一律可證

異。首之人謂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劍異。將藉之借字說文手劍以

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木與桃木之木也同諸非以舉量數

命者敗之盡是也。敗疑亦當為取形近而誤此言不以量數舉者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

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王引之云故一下衍人字一人之指上衍是字方之一面非方也

言方羅與方方木之面方木也以故生。以上當有夫辭二字下文可證廣雅釋以理長以

類行也者。一字當乙蘇云據下文立辭而不明於其所生忘也。顯云忘今人非道

無所行。道與理同此釋以理長之唯有強股肱而不明於道。唯與其困也可立而

待也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浸淫之辭。文選洞

注云浸淫猶漸耳其類在鼓栗。在下吳鈔本有於字此文有偽蘇云此下言其類者十有三語意味聖

人也為天下也其類在于追迷。難通畢以意說之皆不甚塌今無可實證姑存以備攷或壽

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畢云言其指相若其類在譽石。畢云疑譽名言聖人有壽有不壽一曰而百萬生愛

不加厚。

此疑釋藉滅也死而天下害一節之義。

其類在惡害。

畢云言意多所愛而不行者畏難之故。

愛二世有厚薄而愛二

世相若。

二當為上字之誤說文古文上作二與二形相似上世與向世義同此釋上文愛向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

其類在蛇文。

此文有誤洪云文當作玄玄即蛇字之省。

莊子秋水篇變蟻蛇蟻蛇亦取相愛為義案洪說未據。

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

畢云言愛二人同擇而殺其一殺滅也案此似釋上文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

以利天下一節之義畢說失之。

其類在阬下之鼠。

阬舊本為院今據道誠本吳鈔本正爾雅釋詁云阬虛也得鼠則殺之為其害物也。

小仁與大仁行

厚相若。

大仁舊本作大人今從吳鈔本仁與人福此似釋上文大人之愛小人也一節之義。

其類在申。

有說凡與利除害也。上文云與利為已此

疑釋其義其類在漏雍。

吳鈔本作厚壅疑漏雍之僞王云雍與甕同井九二甕徹漏釋文甕作雍北山經涿雍之山郭璞曰音版甕水經晉水篇作懸甕漢紀孝成紀申徒狄蹈甕之河漢書鄒陽傳

甕作雍案王說是也此似言甕之害在於漏去其漏則得汲水之利也。

厚親不稱行而類行。

此釋上文義可厚厚之一節之義。

其類在江上井。

不為己之可學也。

學疑譽之誤上文云譽已非賢也此或釋其義。

其類在獵走。愛人非為譽也。其類在途

旅。言因求利而愛人此釋上文為賞譽利一人一節之義。

愛人之親。若愛其親。

此疑釋上文以誠為其親也一節之義。

其類在官苟。有

兼愛相若。一愛相若。

言愛一人與兼愛衆人同。

一愛相若。

四字重出當是衍文此疑釋上文愛衆衆也一節之義。

其類在死也。

畢云一本作地案顧校季本亦作地此文有誤。

### 小取第四十五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

害。國語魯語云智者處物章注云處名也淮南子說林訓云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

決嫌疑。

句焉 焉。摹略萬物之然。

說文手部云摹規也淮南子本經訓高注

云畧約要也俞正燮云摹略即今言之模量古言之無慮俞云然字無義疑當作狀狀誤為狀因誤為然。

論求羣言之比。以名舉實。

經說上云舉告以文名舉彼實也。

以辭抒意。

史記平原君傳集解引別錄鄭衍曰辯者抒意通指明其所謂漢書劉向傳一抒愚意顏注云抒謂引而推之也畢云紀理疑比意為韻古四聲通。

以說出故。以



類取以類予。學云故取予爲韻有諸已不非諸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或也者不盡也。

易乾文言云或之者疑之也假者今不然也。畢云假設是尙未行效者爲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爲之法也。

故中效。畢云中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辟也者。畢云辟同譬說文云譬諭也論古文喻字舉也。

物而以明之也。畢云舉也也字疑衍王云也非衍字也與他同舉他物以明此物謂之譬故曰辟也者舉他物而以明之也墨子書通以也爲他說見備城門篇案王說是也類夫論釋難當

云夫譬喻也者生於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類否以彰之荀子非相篇云談說之術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說文人部云侔齊等也謂辭義齊等

此而援也者。曰子然。句我奚獨不可以然也。說文手部云援引也謂引彼以例此推也者。以其所不

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推求也此云取與求義同謂所求者在此所不求者在彼取彼就此以得其同所謂予之也是猶

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夫物有以同而不。不讀牽遂同。牽遂聲近義同廣雅釋詁云牽

述也牽遂述古竝通用耕柱篇云古之善者不盈遂即述也明鬼下篇牽徑月令作徑術鄭注謂即周禮匠人之途徑竝其證也辭之侔也。畢云之侔一本作侔之有

所止而正。疑當作止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句其所以然不必同。其然也同舊本

稅上三字王引之云同其所以然不必同當作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承上文其然與所以然言之也下文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文義正與此合寫者脫去上三字耳其取之也。有

所以取之。舊本無所字王引之云以上當有所字下文其所以取之不必同即承此言之也上文其然也所以然也文義正與此合寫者脫所字案王校是也今據增其取之也

同。句其所以取之不必同。句是故辟侔援推之辭。畢云譬也侔也援也推也即上四者行而異。轉而

危。俞云危讀爲詭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是危詭古字通行而異轉而詭詭亦異也遠而失。句流而離本。句則不可不

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莊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呂氏春秋必已爲高注云方術也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

也。偏與偏通下同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周而一不周。周舊本竝作害王引之云兩害字俱當作

周隸書周字與害相似故誤為害下文此一周一而一不周者也與此相應字正作周案王說是也今據正 或一是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

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非也。王引之云此本作或一是而一非也當以非也二字接或一是而一下其不可常用也以下三句則因上文而

衍不是也三字又後人所增蓋後人不知不可常用云云為衍文之隔斷正文者又不知非也二字本與或一是而一作一句乃足以不是也三字耳下文云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與此相應當據以刪正 白馬。

馬也。乘白馬。乘馬也。畢云張湛注列子云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詒讓案張本公孫龍子文 驪馬。馬也。說

馬部云驪 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人也。畢云方言云臧獲奴

婢賤稱也荆淮海岱雜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婿婢謂之臧女而婿奴謂之獲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王逸注楚辭云臧為人所賤繫也獲為人所係得也或曰臧守藏者也獲主禽者也

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親。舊本作親畢云當為事王引之云畢說非也視乃親字之譌獲之親人

非愛美人也。兩弟字亦上下 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畢云言使其弟有美容而愛弟者非以容也 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人船。畢云當為乘船蘇云人當為入之誤 非人

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畢云此所謂辯名實之理 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

也。衍 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盜下人字衍荀子正名篇云殺盜非

殺人也。此藏於用 無難盜無難矣。據下文疑衍盜無難三字 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

墨者有此而非之。無也故焉。舊本故在也上王引之云無故也焉當作無也故焉也故即他故下文云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也故焉 所謂內膠外閉。爾雅釋詁云膠固也謂內膠固而外閉塞 與心毋空乎。空讀為孔列子仲尼

文正與此同今本也故二字倒轉 則義不可通案王校是也今據乙 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然者也。舊本然作殺畢云罷張注云舊說聖人心有七孔也

不健張注云舊說聖人心有七孔也

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然者也。舊本然作殺畢云罷張注云舊說聖人心有七孔也

一本作然蘇云然與然字形相近遂展轉致訛案畢蘇校是也顧校季本亦作然今據正

且夫讀書非好書也

疑當作夫且讀書非讀書也好讀書好書也

且鬪

雞非雞也

畢云言人使之鬪

好鬪雞好雞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

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出門也

據上文當亦有世相與共是之五字

若若是且天非夭也

壽夭也

疑當重天字

有命非命也非孰有命非命也無難矣此與彼同類

舊本說類字畢云據

上當有類字王說同今據補

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罪非之

畢云據上無罪字蘇云罪字衍卽而非兩字之說王說同案罪

疑當作衆形近而譌言墨者有此論而衆共非之似非衍文上文無此字或轉是誤說耳

無也故焉

舊本誤作無故焉也王顧竝據道藏本正吳鈔本同畢本亦誤云據上文焉也當倒尤非所

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然者也

舊本說不字王云上文白馬馬

也以下但言是不言非故曰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親人也以下言是又言非故曰此乃是而不然者也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以下亦是非並言而以此三句承之則亦當云此乃是而不然者也寫者脫去不字耳案王校是也

今據補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爲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周愛因爲不愛

人矣舊本不周愛作不失周愛俞云周猶偏也失字衍文此言不愛人者不待偏不愛人而後謂之不愛人也有不偏愛因爲不愛人矣今衍失字義不可通乃淺人不達文義而加之案俞說是也今據刪乘

馬不待周乘馬然後爲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爲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

不乘馬而後爲不乘馬此一周一不周者也

舊本不待周乘馬句說不字而後爲不乘馬句說爲字下又衍而後不乘馬五

字王引之云待周乘馬然後爲乘馬也待上當有不字不待周乘馬所謂不周也下文待周不乘馬所謂周也以相反爲義而後不乘馬不上當有爲字猶上文云然後爲乘馬也寫者脫去耳其重出之而後不乘馬五字則衍

文也案王說是也今據增刪

居於國則爲居國有一宅於國而不爲有國桃之實桃也棘之

實非棘也

棘之實棗也故云非棘詩魏風園有棘其實之金毛傳云棘棗也說文東部云棘小棘叢生者

問人之病問人之病惡人之病非

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人之鬼非祭人也

祭人之鬼舊本說人字王引之云祭之鬼當作

祭人之鬼承上文人之鬼而言也。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馬之目盼。顯云淮南說山謂作眇，此作盼，誤也。畢云：上之

疑當為大王引之云：上之非大字之駮，猶於也。言於馬之目盼，則謂之馬盼於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於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於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也。蘇云：之馬猶言是馬盼視也。按說文目部云：盼，白黑分也。眇，一目小也。馬目不可以言盼，顯校近是之。

當從蘇訓為是。前經說諸篇義多如此。則為之馬盼。畢云：為當作謂。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

莊子天下篇釋文引司馬彪云：狗之目眇，謂之眇狗。狗之目大，不曰大狗，此乃一是一非，即雙此文而易馬為狗。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

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

兩馬而四足也。一馬馬也。王引之云：一馬馬也，二馬馬也，已見上文。此一馬馬也四字蓋衍。馬或白者。畢云：白舊作自，以意改。按顯校季本正作

白。一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一而一非者也。

耕柱第四十六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荀子榮辱篇揚注云：俞讀為愈，淮南子說山謂高注云：愈勝也。畢云：南子說山謂高注云：愈勝也。畢云：大吳鈔本作太蘇云：大讀為大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大行在河內野王縣北山在今河南懷慶府城亦名

古愈字，只北作俞。太平御覽引作愈。子墨子曰：我將上大行。大吳鈔本作太蘇云：大讀為大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大行在河內野王縣北山在今河南懷慶府城亦名

羊屬。駕驥與羊。王云：羊不可與馬並駕，羊當為牛。太平御覽地部五引此已誤作羊。蘇文類聚地部及白帖五並引作牛。子將誰毆。畢云：子舊作我，蘇文類聚太平御

覽改說文云：駮古文驥。耕柱子曰：將毆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毆驥也？耕柱子曰：驥

足以責。畢云：蘇文類聚引作以驥足責。王云：驥足以責，本作以驥足責。言所以毆驥者，以驥之足責故也。此正答墨子何故毆驥之問。今本倒以字於足字之下，則非其旨矣。類聚白帖御覽並作以驥足責。蘇

云：言任。子墨子曰：脫据太平御覽增。我亦以子為足以責。王云：本作我亦以子為足，貴此正

以字。蘇云：亦貴備賢者之意。巫馬子謂子墨子曰：也。疑即孔子弟子巫馬期，否則其後詒譚按史

記孔子弟子傳云：巫馬施少孔子三十餘歲，計其年齒。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

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

畢云載文類聚雜器物部引作聰明耳目。

之與聾瞽也。

畢云載文類聚引聾作盲。

昔者夏

后開。

畢云昔者載文類聚引作若後漢書注引云開即啓也。漢人避諱而改之。

使蜚廉折金於山川。

畢云載文類聚

後漢書注太平御覽玉海俱引蜚作飛。蘇云此爲夏之蜚廉。詒讓按初學記麟介部文選七命注並作飛。又畢本折改採云舊作折。摺文選注改山海經云其中多金。或在山。或在水。諸書引多無川字。非王云畢改非也。折金者。適金也。漢書趙廣漢傳其殺參隨伏如神師。古曰。擣謂動發之也。管子地數篇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有銅上有赭者。下有鐵。君謹封而祭之。然則與折取之遠矣。被言折取之。此言折金其義一也。說文曰。哲上。擣山。巖空。青瑯瑯。墮之。從石折聲。若與折亦聲。近而義同。後漢書崔駰傳注。載文類聚雜器物部初學記麟介部。太平御覽珍寶部九路史疏。仇紀。廣川書跋。玉海器用部。引此並作折金。文選注作採金者。後人不曉折字之義。而妄改之。非李善原文也。又云。山水中雖皆有金。然此自言使蜚廉折金於山。不兼川言之。後漢書注文選注。載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皆無川字。則川字乃後人以意加之也。按王說

是也。而陶鑄之於昆吾。吳鈔本無之字。畢云載文類聚後漢書注文選注俱引作以鑄鼎於昆吾。文選注作吳括地志云。濮陽縣古昆吾國。故城縣西三十里。昆吾臺在縣西百步。在顯

帝城內。周同五十步。高二丈。卽昆吾虛也。王云陶鑄之於昆吾。本陶鑄於昆吾。此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金可言鑄。不可言陶。上言折金。故此言鑄鼎。此言鑄鼎。故下言鼎成。若以陶鑄。則與上下文皆不合矣。後漢書注文選注。載文類聚初學記。並作鑄鼎。太平御覽作鑄之路。史作鑄陶。玉海作陶鑄。之則羅長源所見本。已有陶字。蓋唐宋間人改之也。詒讓按。呂氏春秋。君守篇云。昆吾作陶。高注云。昆吾。顛頊之後。吳回之孫。陸終之子。已姓也。爲夏伯。制作陶。治通典。州郡篇云。濮州濮陽縣。卽昆吾之虛。亦名帝丘。按濮陽。故城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西南。卽古昆吾國也。夏啓使蜚廉。就其地而鑄鼎。故文選。張協七命云。銘德於昆吳之鼎。吾吳字。通濮陽。古亦名帝丘。呂氏春秋。應言篇云。市丘之鼎。宋本蔡邕集。薦邊文。禮書。帝丘之鼎。卽指夏鼎言之。是使翁難雉乙。下於白若之龜。舊本無雉字。今據玉海增白畢

校改爲目云。舊脫乙字。又作白若之龜。誤。載文類聚引作使翁難乙。灼目若之龜。玉海引作使翁難乙。目若之白若之龜。當從目若者。周禮云。北龜者。曰若。爾雅釋魚云。龜左。不類。右。不若。買公產。疏禮以爲。辨。視是。目若之說也。若。順也。王云。舊本。謂作白若之龜。畢據文類聚改爲目若之龜。引爾雅以爲。目若之證。殊屬附會。今考初學記。路史。廣川書。拔玉海。並引作白若之龜。白字。正與今本同。未敢輒改。詒讓按。白若。道藏本作目若。吳鈔本。季本。本作白若。初學記。引亦作使翁難乙。灼白若之龜。紅苑集。銅劍讚。敘云。昔夏后氏。使九牧。貢金。鑄九鼎。於荆山之。下。於昆吾氏之墟。白若。甘摠之地。虞荔。藉錄。文略。同。似皆本此書。亦作白若。而以爲地名。疑誤。但此文。舊本。謂作。難。通。審。校。文。義。當以玉海所引。校長。翁。當。作。恭。說。文。口。部。嗇。籀。文。作。恭。經典。或。段。爲。益。字。漢。書。百。官。公。卿。表。恭。作。殿。虞。是。也。恭。與。翁。形。近。節。葬。下。篇。吳。泣。不。秩。聲。嗇。啞。啞。亦。誤。作。翁。是。其。證。難。當。爲。難。備。穴。篇。彭。以。金。爲。斷。今。本。亦。難。難。又。經。說。上。篇。斷。指。新。斷。新。並。作。難。皆。形。近。易。新。與。斯。音。義。同。詳。經。下。篇。斷。雉。翁。言。斷。雉。卽。謂。殺。雉。也。史。記。龜。策。傳。說。宋。元。王。得。神。龜。云。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雉。龜。於。壇。中。央。蓋。以。雉。羊。之。血。雉。龜。也。乙。當。作。已。已。與。以。



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謀。

桀倖通諱，非命中篇。謀舊本誤諫，王引之云：諫字與上下文義不合，諫當爲謀字之誤也。管子立政九敗解諫臣死而諫。

臣尊今本諫作謀，與此文互誤。淮南主術篇耳能聽而執正，進諫高往諫或爲謀言。雖聖人與良臣桀相共謀，必不能知數百歲之後也。按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正。

豈能智數百歲之後哉。

畢云：智一本作知，下同。藝文類聚引云：此知必千年無聖之智，豈能知哉。

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

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

與吳鈔本作於。

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

二人蓋並屬子弟子呂氏。

春秋尊師篇云：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卽此縣子碩也。蘇疑卽檀弓縣子瑣未瑒。

爲義孰爲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牆

然，譬與鈔

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

畢云：說文云：舉出也。與欣同。王引之云：舉出之事與築牆無涉，欣當讀爲踴，說文

曰：踴望也。呂氏春秋不屈篇曰：今之城者或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接以善踴望。比云能築者築，卽彼所云操大築乎城上也能實壤者實壤，卽彼所云負畚而赴城下也能欣者欣，欣與踴同。卽彼所云操表接以善踴望也。踴字從希得聲，古音在脂部。欣字從斤得聲，古音在諄部。諄部之音多與脂部相通，故從斤

之字亦與從希之字相通。說文曰：斯從日斤聲。讀若希。左傳：曹公子欣時。漢書古今人表作鄒時，是其證也。

然後牆成也。爲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

然後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

未云賊也。

俞云：廣雅釋詁云：有也。此兩云字均當訓有。

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

有燎者於此。

畢云：說文云：燎，放火也。舊於此二字倒一本如此。按顧校季本亦作於此。

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搯火，將益之。

畢云：搯卽搯字，異文。唐人別有音非也。

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

本作義，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

而非夫搯火者之意，子墨子曰：

畢云：舊說墨子二字以意增。

吾亦是吾意，而非

子之意也。子墨子游荆，耕柱子於楚。

畢云：辭謂耕揚其名而使之仕。王云：耕柱子上不當有荆字。耕荆聲相近，則荆蓋耕字之誤。而衍者魯問篇曰：

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蘇云：篇首但言耕柱子比多一荆字疑衍文。

一三子過之，食之二升。

三升蓋謂每食之數，雖守簋云參食，參升小半日再食，說苑尊賢篇田雷謂

宗衡曰三升之稷不足於土闢若璣謂古量五當今一則止今之大牛升耳莊子天下篇說宋鉏尹文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此復少於彼明其更不飽矣 客之不

厚。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二升。客

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智也。畢云智一本 作知下同 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曰。吳鈔本無

於字孟子公孫丑篇趙注云古者以一鎰為一金鎰二十兩也史記燕世家正義引臣瓚云秦以一鎰為一金公羊騞五年何注云古者以金重一斤文選王命論李注引韋昭云一斤為一金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畢云十金當為千金之誤俞云戰國齊策乃使操十金注二十兩為一金然則十金為二百 後生不敢死。後生即弟子

兩矣墨氏崇儉其徒以十金饋還不為不豐畢率意增益厚誣古人殊為無謂 後生不敢死。後生即弟子 之稱非儒下

篇云弟子後生畢云稱不敢死者猶古人書疏稱死罪常文 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之為義也。王云舊本脫日子 二字今以意補 人不見而耶。鬼而不見而

富。王引之云耶字義不可通蓋服之壞字也富讀為福福富古字通而佞也人不見而服者未見人之服佞也鬼不見而富者未見鬼之福佞也故下文曰而子為之有狂疾也服與福為韻蘇云耶當作取察王讀富為

福是也耶疑助之 而子為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畢云謂 家臣 其一

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

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

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也。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史記索隱引別錄云今 按墨子書有文子文子

即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在七 十子之後也按今本無文字或在佚篇中 君子有鬪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鬪。子夏之徒

曰。狗豨猶有鬪。稀道藏本吳鈔本作豨下同說文豕部云 豕豨豨也方言云豨南虞謂之豨 惡有士而無鬪矣。子墨子曰。

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豨。傷矣哉。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

之人。而譽先王。畢云先舊作大 一本如此下同 是譽槁骨也。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畢云智 同知 而



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今譽先王，是譽

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譽而不譽，非仁也。畢云舊脫非，字一本有。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韓非子

氏璧云：楚人和氏得玉璞於山中，奉而獻之厲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案淮南子覽冥訓高子覽冥謂高注以和氏所獻者為楚武王成王與韓子不同，未知孰是。

隋侯之珠。淮南子覽冥訓高子覽冥謂高注以和氏所獻者為楚武王成王與韓子不同，未知孰是。

國姬姓諸侯也。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史記楚世家云：居六

因曰：隋侯之珠，蓋明月珠也。畢云：文選李斯上奏，始皇書注引隋作隨。

翼以高世主索隱云：翹亦作馮。三翹六翼，亦謂九鼎空足。曰：翹足者謂之兩，即翹也。漢書郊祀志：鑄九鼎，其空足亦謂九鼎也。爾雅：翹器附耳，外謂之鈇，翼鈇字通。釋器又云：款足者謂之兩，即翹也。漢書郊祀志：鑄九鼎，其空足曰兩，以象三德。蘇林曰：足

中空不實者名曰兩也。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畢云：載文類聚引云：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

見申徒狄曰：賤人強氣，則罰至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口，楚之明月出口，蚌蜃五象出於漢澤，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良寶也。又一引云：申徒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薄邪？周之靈珪出於土石，隋之明月出於蚌蜃，少豪大豪出於汚澤，天下諸侯皆以為寶。狄今請與也。文各不同。當

是此和氏之璧。上脫文案。周公申徒狄語當在佚篇，與此文不相冢也。詳佚文。可以富國家，衆人民。

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謂貴良寶者，為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

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為政於國家，

人民必衆，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為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

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論語述而集解孔安國云：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左定五

年傳：葉公諸梁，杜注云：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也。莊子人間世釋文云：字子高。曰：善為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為政者，遠

者近之，而舊者新之。言待故舊如新，無厭怠也。畢云：論語作近者說遠者來，詒讓案：韓非子難三篇亦云：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子貢問曰：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

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

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為政者之遠者近也。畢云也。當為之。而舊者新是哉。

畢云一本無是字。蘇云是當作之。問所以為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智告人。畢云智一。本作知。以所智

告之。畢云舊以所二字倒一本如此。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對也。子墨

子謂魯陽文君。畢云文選注云賈逵國語注曰魯陽文子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魯陽公即此人。其地在魯山之陽地理志云南陽魯陽有魯山師古曰即淮南所云魯陽公與韓戰日

反三舍者也。蘇云魯陽文君即魯陽文子也。國語楚語曰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辭與之魯陽是文子當楚惠王時與墨子時世相值論讓案楚語韋注說與賈同文君即左哀十九年傳之公孫寯又十六年傳云使寯為

司馬淮南子覽冥調高注云魯陽楚之縣公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今南陽魯陽是也。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為馬也。畢

無也云一本有也字。文選注云幽求子曰年五歲聞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案道藏本季本吳鈔本均有也字。今據補。童子之為馬。足用而勞。畢云言自勞其足謂

竹馬也。案此直言童子戲效為馬耳。不必竹馬。畢說並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

守為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為事。故大國之攻小國

也。譬猶童子之為馬也。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足以舉行者勿

常。畢云舊脫不字。一本有。不足以舉行者而常之。是蕩口也。貴義篇亦有此章而文小異。蕩口此篇亦兩見。蓋謂不可行而空言是徒敝其口也。經下

篇云嘗盡蕩也。即消磨敝盡之貌。子墨子使管黔敖。畢云疑敖字。蘇云敖與辭字形相近。當誤衍。案畢說是也。說文

子與彼名同。游高石子於衛。魯問篇有高孫子呂氏春秋尊師篇有墨子弟子高何未知即高石子否。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

畢云舊作鄉一本如此。下同。案顧校季本作鄉。荀子臣道篇揚注云設謂置於列位。高石子二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

見子墨子曰。衛君以夫子之故。舊本祝衛字。今據道藏本季本吳鈔本補。致祿甚厚。設我於卿。石三

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為狂乎。無吳鈔本作毋。子墨子曰。

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為狂乎。子墨子曰。

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且非關叔

畢云關即管字假音一本改作管非是左傳云掌其北門之管即關也

辭二公

東處於商蓋

畢云商蓋即商奄尙書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王曰商蓋當爲商奄蓋字古與奄通蓋奄草書相似故奄譌作益又譌作蓋韓子說林篇周公且已勝殷將攻商奄今奄本奄作蓋誤與此

同昭二十七年左傳吳公子掩餘史記吳世家刺客傳並作蓋餘亦其類也顧蘇說同商王說是也左昭九年傳

云奄國在淮夷之北是商奄卽奄單言之曰奄桑言之則曰商奄此謂周公居東蓋東征滅奄卽居其地亦卽魯

也蔡邕琴操云有謗公於王者周公奔魯而死案蔡說奔魯與此書合但謂公死於魯則妄耳詩幽風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彼商謂殷與奄爲二國非左傳墨子之商奄也

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爲義非避毀就譽

畢云舊二字倒

一本如此案顧

去之苟道

畢云舊二字倒一本如此案季本亦不倒

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

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祿

爵則是我爲苟陷人長也

畢云陷一本作處論讓案苟陷人長疑當作苟陷人食陷啗聲同食長形近故譌說文口部云啗食也依或本則當爲苟處人厚與上文相應

然義較短

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

卽禽得釐見公輪篇

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

說文人部云倍反也

蘇云倍背同鄉向同

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子墨子曰世俗

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公孟子曰先

人有則三而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而已矣子未智人之先

有

蘇云此節文有錯謬

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

荀子解蔽篇揚注云反倍也下反當爲返之段字廣雅釋詁云反歸也者下當有曰字蓋門人有倍墨子而歸

者其言如是

我豈有罪哉吾反後

言彼有先反者吾雖反尙在其後

子墨子曰是猶三軍北

句失後之

人求賞也

謂戰敗失道而後歸不得與慶者同賞

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

畢云術同述論讓案此卽非儒篇所云君子循而不作也

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蘇云其當為甚字之諒 下言次不君子可證古之善者不誅。畢云誅疑

誅途疑皆聲誤下同俞云誅當為誅字之誤也上文君子不作術而已此云古之善者不誅 當為誅術術與誅並述之段字其字並從尤聲故得相段借也若作誅則與述聲絕遠矣案俞說是也 今也善者不

作。蘇云今也當為今世案 也即之之譌蘇校未塙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途。畢云疑當為誅 月令以途為術已有善則

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誅而不作是無所異於不好途而作者矣吾以

為古之善者則誅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畢云意言古之善者多故但 述而行之今之善者少故須

作作者欲善之多無異於述也蘇云此言述作不可偏廢皆務為其善而已述主乎因 故以古言作主乎瓶故以今言述而又作則善益多矣畢注似未得本意案蘇說是也巫馬子謂子

子曰。巫馬子見前蓋巫馬期之子姓史記孔子弟子傳巫馬施字子旗集解引鄭康 成孔子弟子目錄云魯人故下云愛魯人於鄉人家語弟子解作陳人非也我與子異。畢云子 舊作之

一本 如此我不能兼愛我愛鄉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鄉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

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為近我也擊我則疾

擊彼則不疾於我。疾猶痛也說文手部云擊 支也戶部疾痛並訓病也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者之拂

說文手部云拂過擊也畢云 舊不疾二字倒一本如此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蘇云二句當有脫說以下文 語意致之當言有殺彼以利

我無殺我以利彼也有我二字疑衍俞云此 當作故我有殺彼以利我無殺我以利彼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邪意將以告人乎巫

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畢云一本 作意非吾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子。謂

其義而 從之一人欲殺子以利己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己天下說子天下

欲殺子以利己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

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子

爲施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常疑當作子此子墨子曰。子之言惡利也。言惡利也若無所利而不言。

是蕩口也。不言疑當作必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蠶絲。謂其

作稿道藏本同畢云此案字維人但割而和之。畢云維人當爲饜人之誤但割即袒割說文云但楊

俗寫太平御覽引作獨案食之不可勝食也。道藏本無不可二字有飲之二字吳鈔

案雍維形近而誤當禮公食大夫禮少半見人之作餅。畢云作舊作生皆指改案生字

饋食禮並有雍人雍難之隸變即饜之省則還然竊之。似不誤說文食部云餅麵食也

舊脫不可二字据太平御覽增案以文日舍余食。畢云言捨以爲余食蘇云舍余食者言舍其獨案羊牛之食而從事於竊

義校之食之不可四字當並有今據增與我不知日月安不足乎。畢云或當云明不足乎戴云安字語詞無實義其有竊疾乎。魯

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楚四竟之田。畢云四竟二字舊作曠蕪而不可

勝辟。畢云太平御覽引云楚四境之田蕪評靈數千。畢云說文靈許則數千爲許令之人數與上下

文義並不貫殆非也此評靈當爲呼虛凡經典呼召字多段呼爲之二字互通周禮大小鄭注漢書高帝紀應劭

注並云贊呼文選蜀都賦李注引鄭康成易注云坵呼說文土部云墟塲也呼即塲之段字據本訓塲引申爲塲

陳呼虛謂開隙虛曠之地此與上文並即公輸簾荆園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之意非攻中篇云今萬

乘之國虛數於千不勝而人廣衍數於萬不勝而辟與此文義正同虛靈俗書形近而誤詳天志下篇不可

勝。畢云下當脫用字詒讓見宋鄭之閒邑。閒邑言空邑與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

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蘇云季孫紹與孟伯常不見於春秋當爲季康子孟武伯之後與墨子同時者也詒讓案禮記檀弓悼公

察王校是也。供說同今。

曰苟使我和。王引之云。苟猶俞也。

是猶弁其目。

而祝於叢社也。

俞云。

據正義社詳明鬼下篇也。當作曰其下句即祝詞也。上文而祝於叢社曰苟使我和是其證。

若使我皆視豈不繆哉。子墨子謂駱滑釐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子

吳鈔本作釐。下仍作釐案。

此與禽子同名。

曰吾聞子好勇。駱滑釐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子

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

畢云。度謂渡去也。王引之云。畢說非也。與當爲與度當爲廢皆字之誤也。廢度草書相似故廢。

譌作度。史記歷書名察廢驗。今本廢字亦譌作度。與廢好與惡皆對文。

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

是惡勇也。



# 墨子閒詁卷十二

## 貴義第四十七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

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王云：何故？則本作何則，後人誤以則字下屬爲句，故於何下加故字耳。何則與何也同義。

辭遠，蓋曰：何則其所道之然也。尙賢篇曰：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荀子宥坐篇曰：何則則破，連故也。秦策曰：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慮而實欺大國也。此何也？史記春申君傳作何則，是其證。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一、六十二、資產部二引此，並作何則，無故字。案故字似非衍文。御覽所引或有刪節。王校未堵。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貴義，疑當作義。貴畢云：太平御覽引作義。

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淮南子秦族訓云：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本此。子墨子自魯卽

齊。毛詩鄭風東門之墮傳云：卽就也。言由魯至齊，畢云二字舊倒以意改。過故人。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之齊，遇故人。謂子墨子曰：畢云：四字太平御覽引作故人。

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爲義，子不若己。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

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

寡也。王校亦刪故字。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畢云：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二、資產部二引作子宜勸，又作子宜勸我。王云：此不解

如字之義，而以意改之也。如猶宜也。言子宜勸我爲義也。如字古或訓爲宜。何故止我？畢云：太平御覽故作以。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

惠王。畢云：檢史記楚無獻惠王也。諺文類聚引作惠王，是又案文選注引本書云：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古常宮舊事二云：墨子至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是寡人雖不得天下而榮，賢人請謁，進曰百種

以待官舍人不足，須天下之賢君。墨子辭曰：翟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後行。

矣。將辭王而歸。王使穆賀以老辭魯。關文君言於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君王不見，又不為禮，毋乃失士，乃使文君追屬子，以書社五里封之，不受而去。此與文選注所引合，必是此篇佚文。但余氏不明，若出墨子文，亦多刪節。蘇云：楚惠王以周敬王三十

歲書，惠王傳寫，脫書存，蓋校者又更易上下文以就之耳。獻惠王以老辭。二年立卒於考王九年。始矣。丑終庚寅，凡五十七年。墨子之辭，蓋當其暮年，改以老辭，詭讓案諸宮舊事，注云：時惠王在位已五十年矣。余說疑本墨子舊注，然則此事在周考王二年，魯悼公之二十九年也。使穆賀見子

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成善矣。畢本成改，誠云舊作成，據藝文

類聚改一本同案，顧校本亦作。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為，而不

用乎。畢云：藝文類聚引作用子又節。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畢云：藝文類聚引作焉。草之本。吳鈔本：木下同。蘇云：草之本上。天子食之，以順其疾。畢云：藝文類聚引順作療。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畢云：藝文類聚引食作用。

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為酒醴粢盛。畢云：案當為靈說，文云黍稷在器以祀者，咸解同，俱从血亦見周禮也。前文皆同此義。以

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為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

藥。會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主君為穆賀也。戰國策史記載蘇秦說六國君齊楚魏韓燕諸王皆稱秦

為主君索隱云：禮聘大夫稱主，今嘉赫子合從諸侯，秦而美之，故稱曰主君。案左傳昭二十九年齊高張唱魯昭公稱主君，杜注云：比公於大夫，然此小司馬所本。後魯問篇墨子稱魯君亦曰主君。戰國策秦策樂羊對魏文侯魏策魯君對梁惠王亦均稱主君，則戰國時主君之稱蓋遍於上下。小司馬據春秋時制謂唯大夫稱主，非也。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

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

下之賤人也。向賢中篇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親為庖人，故曰天下之賤人。若君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

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吳鈔本：女作汝。今有藥此，蘇云：藥下當脫於字。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

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



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然後可也。盧云此下疑有脫文。語讀案此七字與上文亦不相應。上下似並有脫佚。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爲之。凡言凡

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爲之。凡言凡動。合於二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

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不足以遷行而常之。舊本說下不足二字。王據上句補。與耕柱篇合。今從之。是蕩口

也。蘇云耕柱篇亦有此文。上選字作復。下二選字作舉。子墨子曰。必去六辟。辟。辭之借字。嘿則思。魯云默字。俗寫从口。言則誨。動

則事。使三者代御。舊本作使者。三代御畢云。此言三世爲人御。必能抑然。自下若去其喜怒樂悲愛而

也。荀子禮論篇時舉而代御。揚注曰。御。進用也。此云代御。義與彼同。言更迭用此三者。則必爲聖人也。因三者二字。傳寫誤倒。畢途曲爲之說。謬矣。案俞說是也。今據正。必爲聖人。必去喜

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俞云去愛下當有去惡二字。傳寫脫之。喜怒樂悲。愛惡其六者。皆宜去之。即上文所謂去六辟也。手足口

鼻耳。疑說一。目字。從事於義。必爲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爲義而不能。必無排

其道。言於道不能無出入。莊子大宗師篇郭注云。排者推移之謂也。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畢云排。猶背。子墨

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爲一犬一彘之宰。宰。即屠宰也。見儀禮燕禮禮記文王世子。王據舊本

犬一彘。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子墨子曰。今瞽曰。

鉅者白也。俞云鉅無白義。字當作豈。豈者體之段字。廣雅釋器。體白也。體省作豈。又誤作巨。因爲鉅矣。呂氏春秋有始覽南方曰。巨風。李善注文選引作凱風。蓋亦省凱爲豈。而誤爲巨也。可以爲證。

黔者黑也。吳鈔本謂民爲黔。非。謂黑也。說文云。黔。黎也。秦謂民爲黔首。謂黑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

不能知也。淮南子主術訓云。問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纈然曰黑。何若。曰。聽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與此語意同。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知。吳鈔本

作能以上文校之疑當作不能  
知今本及吳本則稅一字耳

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

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

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

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

周禮泉府鄭注云布泉也其棘曰泉其行曰布

商人用一布布。

下布字當作市言用一布市物也不

敢繼苟而讎焉。

繼苟義不可通疑當作謙詢即謙語之或體也說文言部云謙語也或作詢从巾

二子篇云無廉恥而忍讓詢揚注云讓語置辱也字本作讓詢漢書賈誼傳云頑頓亡恥集語亡節顏注云集語謂無志分也呂氏春秋經往篇云草木雞狗鳥獸不可讓語遇之讓語遇之則亦讓語報人讓語亦讓語之屬蓋讓語本訓恥因以為恥置人之語又引申之入之讓語辱無決擇亦謂之讓

詁此以市布為喻亦言不敢輕易無決擇而售物也畢云讎即售字正文

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

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為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

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

與鈔本義作治

而助之修其

身。則慍。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子墨子曰。古之

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

子孫法之也。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為。是廢先王之傳也。

王云遺字義不可通遺當為道此涉上文傳遺而誤也上

文曰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故此文曰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為是廢先王之傳也

子墨子南遊使衛。

遊吳鈔本作游畢云北堂書鈔作使於衛

關中載書

甚多。畢云關中魯云屬中關屬音相近案畢說是也文選張衡西京賦旗不脫屬薛綜注云屬關也左傳宣十

二年孔疏引服虔云屬橫木校輪聞蓋古乘車箱輔聞以木為關中可皮物謂之屬亦謂之關故墨子於

關中載書矣弦唐子見而怪之。

廣韻一先云弦又姓風俗通云

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公尚

氏春秋高義篇作公上國高注云公上國子墨子弟子也案王符潛夫論志氏姓篇衛公族有公上氏廣韻一東云衛大夫有公上玉尚上字通獨疑亦衛人

揣曲直而已。

說文手部云揣量也

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

本多作讀書百

篇經史同類文類聚引無書字北堂書鈔凡三引兩引無一引有無者是也案道藏本吳鈔本均有書字今不據刪夕見漆十士。

舉云漆七字假音今俗作柒蓋文類聚引作七詒讓案唐魯嶽觀碑

五經文字石本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脩至於今。

吳鈔本脩作修

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

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

舉云北堂書鈔引云相天下猶如此況吾無事何敢廢乎

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

易蒙辭云天下同歸而殊塗孔疏云言天下萬事終則同歸於一蓋謂理雖同歸而言不能無誤然而民聽不鈞。

吳鈔本作均舉云均字假音

是以書多也。

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

周禮鄉師鄭注云逆猶鈞考也

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

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

舉云言苟得其精微則無用以書為教

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

蘇云公良桓子蓋衛大夫詒讓

案史記孔子弟子列傳有公良播陳人則陳亦有此姓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

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

廣雅釋言云簡闕也

飾車數百

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

衣之財。以畜土。

俞云吾當為若字之誤也

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

後。

舉云數百下當脫人處二字王云百人亦當為數百人上文曰千人有餘故此分言之曰數百人處於前數百人處於後今作百人則與上下文不合

與婦人數百人處前

後。孰安。吾以為不若畜士之安也。子墨子仕人於衛。

舉云舊說人字一本有詒讓案荀子富國篇揚注引作子墨子

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言而不當。

舉云後作審詒

弟子仕於衛則疑仕於衛上稅弟子二字讓案荀子注引亦曰。待女以千金。

女吳鈔本作份盆舉本改益云舊作盆誤古無鎔字只作益或作溢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溢為名注孟康曰二十兩為鎔也賈逵國語

注云二十四兩王云古鎔字皆作溢無作益者此言千金五百盆皆謂粟非謂金也荀子富國篇今是士之生五穀也人爭治之則敵數益楊倞曰蓋當時以盆為量引考工記曰盆實二鬴又引墨子曰待女以千金授我五百

盆則盆非盆之屬也富國篇又云瓜  
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鼓亦量名

授我五百盆

盆舉本亦改  
益非下同

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

過千盆。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則非為其不審也。為其寡也。

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側。

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王云故字亦後人所加御覽  
人事部六十二引無故字曰。

義也。今為義之君子。舉云之舊作也  
據太平御覽改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說吳  
鈔本

作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也。道藏本  
也作之

舉云一本  
脫此字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徙。舉云當為倍徙下同案  
學校是也徒徒字通雖有關梁之難。

盜賊之危。必為之。今士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為信徙。不可

勝計。然而不為。則士之計利。舉云則舊作  
財一本如此不若商人之察也。子墨子北之齊。

遇日者。史記日者傳集解云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索隱云名卜筮曰日者以墨所以卜筮占候  
時日通名日者故也舉云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引遇作過語讀案高承事物紀原引亦作過日

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舉云事類賦  
引殺作屠而先生之色黑。舊本生誤王今據吳  
鈔本顧校季本正不

可以北。淮南子要略云操舍開塞各有龍忌詩注云中國以鬼神之事曰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案此日  
者以五色之龍定吉凶疑即所謂龍忌許君請龍之說未詳所出恐非古術也舉云北事類賦作往

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舉云舊脫至淄水不遂五字據史記日者傳集解及  
事類賦增史記集解云墨子不遂而反焉又多二字

淄水出今山東益都縣西南顏神鎮東南三十  
五里原山經臨淄縣東北流至壽光縣北入海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

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

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

癸殺黑龍於北方。

舉本此下增以戊己殺黃龍於中方云此句舊脫誤文字御覽增王云舉增非也原文本無此句今刻本御覽麟介部一有之者後人不死古義而妄加之也古人謂東

西南北為四方者以其在四旁也若中央為四方之中則不得言中方一舉也古者之所向有東有西有南有北而中不與焉二謬也鈔本御覽及容齋續筆所引皆無此句案王說是也此即古五龍之說鬼谷子感神法五龍陶弘景注云五龍五行之龍也水經注引龜甲開山圖云五龍見教天皇被逐榮氏注云五龍治在西方為五行神說文戊部云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義並同然則五龍自有中宮但日者之言不妨約舉四方耳

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之行者也。舉云舊脫天字之字據太平御覽增是圍心而虛天下也。蘇云圍心

未詳圍或當作違吳玉搢云圍心即違心古圍違字通子之言不可用也。子墨子曰。此上疑吾言足用矣。舍言

革思者。舍下亦當有吾字蘇云革更也是猶舍糶而據粟也。國語魯語收糶而烝絜注云糶拾也一切經音義引賈逵云據拾德也糶字同舉云糶拾也一本作糶

非以其言非吾言者。舉云太平御覽引其作他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

不可毀也。舉云太平御覽作石猶不毀也

### 公孟子第四十八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

惠棟云公孟子即公明子孔子之徒宋錮鳳云孟子公明儀公明高會子弟子公孟子與墨子問難皆儒家之言孟與明通公孟子即公明子其人非儀

即高正與墨翟同時論議案簡夫論志氏姓篇衛公族有公孟氏左傳定十二年孔疏謂公孟繁之後以字為氏說施脩文篇有公孟子高見顛孫子莫及會子此公孟子疑即子高蓋七十子之弟子也君子

共已以待。蘇云共讀如恭詒讀案荀子王霸篇云則天子共已而已揚注云共讀為恭或讀為拱垂拱而已也案此共已當讀為拱已非篇篇云高拱下視是也問焉則言。不

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非儒下篇述備者之言曰君子若鍾擊之則鳴弗擊不鳴即此舉云說文云扣牽馬也敏擊也

讀若扣此子墨子曰。是言有二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吳鈔本其下有有字王引之云身字義不可通身當

為耳鍊書身字或作耳見漢荊州從事苑鐵碑與耳相似故耳誤為身管子兵法篇教其耳以號令之數今本耳誤為身所謂是言有三物者不扣則不鳴者一雖不扣必鳴者二而公孟子但云不扣則不鳴是知其一而不知

其二也故曰子乃今知其一身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行淫暴於國家。進而諫。則

謂之不遜。因左右而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吳鈔本所下有以字，變惑謂言之無益而

有害則君子鍾疑不敢發。此明不扣而不鳴之一物。若大人為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非備

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君子之必以諫。子下疑然而大人之利。君得之則必用之矣。十一字當

在此案蘇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雖得大巧之經

可行於軍旅之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

土地，著稅僞材。畢云僞當為贗。說文云比古貨字。讀若貴。蘇云有之以下十一字當在上一字。然而大

但著稅義難通。疑著當作籍。毛詩大雅韓奕箋云籍稅也。節用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

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以上明不扣必鳴之二物畢且子曰：

君子共已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今未

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謂不扣而鳴邪。謂上當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畢云已上申

所公子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為善人，孰不知。句譬若良玉，處而不出，有餘縞。疑

當為巫精。舊誤精。王校下文諸精字皆為縞。惟此未正。今審校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

當與彼同。淮南子說山訓云：巫之用縞，縞高注云：縞，祀神之米。人莫之取也。之舊本作知。畢云知

行而自街。內則奔則為妾。鄭注云：奔或為街。列女傳辯通篇齊人莫之取也。一本作之。詒讓案作

之是也。意林作人今子徧從人而說之。編舊本作徧。畢以意改。徧，道藏本。季本與鈔何其勞

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女者眾，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

畢云言好德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一生於此善筮。舊本筮，竊星一行為人

筮者一處而不出者。行爲人筮者。

此十一字舊說王據上下文義補

與處而不出者。其糴孰多。

糴舊本誤精王云精當爲糴字之誤也。莊子人間世篇鼓笑播精。精文精如字一音所字則當作糴。是糴與精字形相似而易訛也。郭璞注南山經曰糴先呂反。今江東音所說文糴糧也。言兩人皆善筮而一行一處其得米孰多也。史記貨殖傳云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糴也。是其證。案王校是也。今據正下同。

曰仁義鈞。

吳鈔本

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公孟子戴章甫。

畢云戴本多作義以意改。案顯校季本正作戴。士冠禮記云章甫殷道也。鄭注云章明也。殷賈言以表明丈夫也。論語先進篇端章甫。集解鄭玄云衣玄纁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禮記儒行魯哀公問孔子儒服對曰某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比公孟。子儒者故亦儒服與。

措忽。

畢云措即晉字俗寫。忽即笏字古文。尙書在治忽亦用此字。舊作忽誤。詒讓案儀禮既夕木笏鄭注云今文笏作忽。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康成注尙書作在

治。習云習者笏也。忽笏笏字並通。釋名釋書契云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啓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荀子法行篇大章甫絢黼紳而措笏。儒服而以見子墨子曰。君子

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

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

畢云說文云盾職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陸德明周禮音義云食九反又音九

論讓案此所言皆朝服朝服未有用盾者。盾疑亦習之誤。但木習非貴服所未詳也。

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牂

羊之裘。

牂道藏本與鈔本並從牛誤

韋以帶劍。

並許兼愛中下篇

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幹

冠組纓。

說文系部云組纓屬也。其小者可以爲冠纓。玉藻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冠也。比朝服當爲冠弁服。但組纓爲常制不足爲華侈。與幹冠纓衣博袍文例不相應。疑此組當

爲纓之段字。荀子樂論篇云亂世之徵其服組鮮黻。詳用篇。

絳衣博袍。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縗衣博袍。王云哀十四年公羊傳反袂拭面錦沾袍。何注曰袍衣前襟也。絳舊本作絳。王引之云絳

當爲絳字之誤也。絳與緋同。集韻緋或省作絳。漢丹陽太守郭晏碑。彌絳字。從彖不從彖。絳衣衣也。字或作逢。又作撻。洪範子孫其逢。馬注曰逢大也。儒行衣逢掖之衣。逢掖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莊子盜跖篇撻衣。撻帶。釋文曰撻本又作撻。列子黃帝篇釋文尙秀注曰儒服寬而長大。荀子非十二子篇其

冠進其衣逢。儒效篇逢衣。撻帶。解果其冠。揚倭注。竝曰逢大也。列子黃帝篇曰女逢衣。徒也。撻逢撻撻字異而義同。絳衣與博袍連文。博皆大也。淮南齊俗篇作緝衣博袍。高注曰緝。裹也。裹亦大也。凡論篇又云裹衣博帶。案

王說是也。今據正。絳衣即禮經侈袂之衣。周禮司服鄭注云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其袂尺二寸大夫以

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袼尺八寸博袍即謂絳衣之前襟廣雅釋器云袍長襪也彼燕居之服非處治所用與此袍異也任大椿謂絳衣博袍即漢晉以後之朝服絳紗袍大誤

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身淮南子齊俗訓云越王句踐剪髮文身南面而霸天下又云越人鬻髮許注云鬻斷也剪即鬻以

之俗說施孝使黨越諸發曰越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 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

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畢云讀如無宿

請舍忽畢云舊作忽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若必將

舍忽易章甫必舊本作不畢云不一本作必亦是蘇云不字誤一本作必是也畢注以不為句非案蘇說是也今據正而後相見然則行果在

服也畢云言其意在服也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句然後仁孟子告子篇答曹交曰子服堯之服編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公

孟子之言同於彼但孟子兼重行而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為天下之暴人

明鬼下篇作費中中仲古今字箕子微子為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畢云言同時之周言而仁不仁異

公且為天下之聖人闕叔為天下之暴人闕叔即管叔詳耕柱篇此同服或仁或不仁

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畢云謂節葬節用之屬墨氏之學出于夏子之古

非古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為天子其次立為

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

以孔子為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節用合焉為知矣

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為天子是數人之

齒而以為富畢云齒年也俞云數人之年安得以為富畢說非也齒者契之齒也古者刻竹木以記數其

齒而以為富刻處如齒故謂之齒易林所謂符左契右相與合齒是也列子說符篇宋人有遊於道得人



鑽契者歸而蘇之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此正數人之齒以爲富者蓋古有此喻案俞說是也蘇說同

云歸同錄 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

葆畢云葆言包裏其髮而去亦冠也亦舉本作丁云舊作亦知是此字之譌丁即其字以意改王引之云古其字

此案王說是也今並據正 公子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無祥不祥無舉本改有云舊作

改非也公孟子之意以爲壽夭貧富皆有命而鬼神不能爲禍福故曰有義不義無祥不祥無據下文改王云畢

爲鬼神實司禍福義則降之祥不義則降之不祥故曰有祥不祥有祥不祥乃墨子之說非公孟子之說不得據

彼以改此也 子墨子曰古聖王古下吳鈔本有者字皆以鬼神爲神明而爲禍福畢云而 執

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安也自桀紂以下皆以鬼神爲不神明不能爲

禍福執無祥不祥是以政亂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戴云子亦

子方古其字其子即箕子周書有箕疑當作方 亦赦也畢云以下方 出於子不祥此言爲不善之有

子篇今亡孔晁作注時當尙在也 罰爲善之有賞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畢云後子 三

年喪服義詳節葬下非儒下二篇 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族人上王校增戚 姑姊舅甥皆

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間誦詩二百周禮大司樂鄭注 弦詩二百禮記樂記注云

歌詩二百周禮小師注云 舞詩二百謂無人歌詩以節舞左襄十六年傳云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

樂明其曠日廢業也毛詩鄭風子衿傳云古者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是舞有歌詩也墨子意謂不喪則又習

教以詩樂禮之歌之弦之舞之與此書義同 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

日以從事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國治則爲禮樂舊本說國字 國治則從事

國富則爲禮樂王云下國治當爲國貧治與亂對富與貧對國亂則治之即上文所謂君子德治也國

今本貪作治者涉上文國治而誤

子墨子曰。國之治。

盧云此下脫治之故治也五字

治之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富

也。從事故富也。從事廢。則國之富亦廢。

下事字舊本偽作是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

故雖治國。勸之無

饜。畢云猶云勉之無已

然後可也。今子曰。國治則為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噎而穿井

也。畢云說文云噎飯窒也飯窒則思飲俞云晏子春秋雜上篇噎而遽掘井說苑雜言篇作譬之猶渴而穿井渴字較噎為勝疑此文亦當作渴因噎字古作餽漢書賈山傳祝餽在前師古曰餽古噎字是也形與渴微似故渴誤為噎

案畢說是也

死而求醫也。古者二代暴王。桀紂幽厲。繭為聲樂。

畢云說文云繭華感言感也或侈假

音不顧其民。是以身為刑僇。國為戾虛者。

吳鈔本無者字王云戾虛當為虛戾魯問篇曰是以國為虛戾身為刑戮也趙策曰齊為虛戾

又曰。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戾猶厲也。非命篇曰。國為虛厲。身在刑僇之中。是虛戾即虛厲也。小雅節南山篇降此大戾。大雅瞻卬篇。戾作厲。小宛篇。翰飛戾天。文選西都賦。注引韓詩。戾作厲。孟子公篇。樂歲粒米狼戾。鹽鐵論未通篇。狼戾作梁厲。莊子人閒世篇。國為虛厲。身為刑僇。釋文李云。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為厲。

皆從此道也。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

君子必學祭祀。畢云當為禮詁讀案即五禮之吉禮

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祀。是猶無客而學

客禮也。

客禮即五禮之賓禮

是猶無魚而為魚罟也。

說文罔部云罟罔也爾雅釋器云魚罟謂之罟鼠詩碩人孔疏引李巡云魚罟捕魚具也公

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為非。子之二日之喪。亦非也。

畢云三日當為三月韓非子顯

學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高誘注。淮南子齊俗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而後漢書王符傳。注引尸子云。禹制喪三日。亦當為月。

子墨子曰。子以三

年之喪。非二日之喪。是猶保謂掘者不恭也。

舊本保作果今從道藏本改吳鈔本又作保畢云果當為保說文云袒也玉篇云保赤體

也。掘當為斲。說文云。僂也。一曰跳也。供云禮記內則。不涉不掘。鄭注。掘。揭衣也。謂袒衣與揭衣。其露體不恭一也。晏子春秋外篇上。吾讒晏子。猶警保而高掘者也。其義與此同。俞云。畢謂掘當為斲。失之。斲與裸兩意不倫。不當取以為喻。內則不涉不掘。掘衣雖不恭。然

裸則更甚。故曰。是猶果謂掘者不恭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知有賢於人。

謂偶有一事賢於他人則

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賢於人。

有以吳鈔本作亦有

而愚豈可謂知矣哉。公

孟子曰：二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

俞云：吾下脫子字。管子海王篇：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尹知章注曰：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文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子

之慕。父每故下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嬰兒子即吾子也。

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畢云：兼經音義云：倉頡篇云：男曰兒，女曰嬰。

獨慕

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亦故何也。

方顯校季本作其

即愚之至也。

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子墨子曰：問於儒者。

蘇云：曰字誤，倒當作問於儒者曰。

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

說文木部云：樂五聲八音總名。引申為哀樂之樂。此第二樂字，用引申之義。古讀二義同音。故墨子以室以為室難之樂。記云：故曰樂者樂也。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又禮器云：樂者樂其所自成。仲尼燕居云：行而樂之樂也。荀子樂論篇亦云：樂者樂也。此即墨子所稱儒者之說。

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

今我問曰：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也。

俞云：避寒避暑為男

女之別。三句皆以室言，不當於男女之別句獨著室字。室乃且字之誤。古書且字或誤為宜。詩假樂篇釋文曰：且君且王一本。且並作宜是也。且誤為宜，因誤為室矣。察室當作宮。辭遠篇云：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節。用上篇云：宮牆足以為男女之別。皆於避寒暑外分別言之。此亦當同。俞說未允。

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為樂？曰：

樂以為樂也。

畢云：舊脫焉。字据上文增。

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子墨子謂程子曰：

蘇云：程子即程繁也。見三辨篇。

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為不明。

畢云：舊脫天。字据下文增。

鬼為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為棺槨，多為衣衾，送

死若徙，三年哭位，扶後起，杖後行。

並詳節葬下篇

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

弦歌鼓舞。

畢本鼓作鼓。云：此鼓字从支與鍾鼓字異。彼从支案畢校非也。詳兼愛中篇。

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為

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

有極猶言有常。詳非儒下篇。

不可損益也。為上者行之，必不

聽治矣。

必不二字舊倒今據。吳鈔本乙與下文合。

為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

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若四政者，而我言之。若舊本作各王云此各當為此

若若亦此也。言儒無此四政也。下文曰：今儒固有此四政者，是其證。今本此若。作此各則文義不順。墨子書多謂此為比。若說見魯問篇案王說是也。今據正。則是毀也。今儒固有

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墨云言告所聞。程子無辭而出。子墨子曰：迷

之。迷之義不可通。疑迷當為遺之。誤謂墨子評程子令遺也。反後坐。畢讀反為句後又為句云言或於此說者請反而後後留之王

反為一句復坐為一句謂程子反而復復也。今本復作後則義不可通。進復曰。王云復如孟子有復於王者曰。鄉者先生之言。有

可聞者焉。生舊本謬王今據吳鈔本正下同。畢云文當為聞案。若先生之言，則是不譽禹。

不毀桀紂也。此因墨子言不毀儒而後難之言人不能無毀譽也。子墨子曰：不然。夫應孰辭，稱議而為之。孰

習孰之辭。猶云常語。論吳鈔本作義案。稱議上當有不字。應孰辭不稱議而為之。謂應習孰之辭。則信口酬答。不待稱議而後對。故下云敏也。此明前云不毀儒非不毀桀紂之謂。不可以習孰應對之語。執以相難。畢云執當為

執亦。敏也。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王引之云吾讀為列禦寇之禦。禦古通作吾。趙策曰王非戰國守吾之具。其將何以當之乎。是其證。案王校是也。吾

當為國之省說文。應孰辭而稱議，是猶荷轅而擊蛾也。此即申應孰辭不必稱。應之指畢云蛾同。蠅

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畢云稱述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

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俞云亦當為方古文其字也。言我所稱於孔子者是其當而不可易者。也。其字即以前孔子言本篇其字多誤。為亦畢氏已訂正而未及此。今鳥

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為之謀，必不能易矣。

鳥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王云云猶或也。言鳥魚雖愚禹湯猶或因之也。古者云與或同義。今翟會無稱於孔

子乎。畢云言孔子之言有必不能易者。此下舊有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有游於子墨子之門

者。身體強良。夏吳鈔本作梁後魯問篇亦云強梁然義似不同。思慮徇通。史記黃帝本紀黃帝幼而徇齊集解徐廣曰墨子曰年踰五十則聰明心慮不拘通矣。裴開案

者。身體強良。夏吳鈔本作梁後魯問篇亦云強梁然義似不同。思慮徇通。史記黃帝本紀黃帝幼而徇齊集解徐廣曰墨子曰年踰五十則聰明心慮不拘通矣。裴開案

陶疾也。宗彙云：陶齊家語及大戴禮。竝作傲齊。一本作慧齊。傲慧皆智也。史記舊本亦有作濬齊。蓋古字假借。陶為當濬。深也。義亦竝。墨案徐引墨子。今無此文。蓋在佚篇中。說文人都云：陶疾也。陶即陶之。竊莊子知北游篇云：思慮陶達。又借陶為之。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林意

引作著年。畢云：同期年。詒讀案。此書期年字多作其。詳節葬下篇。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畢云：舊脫二。字以意增。曰：不仕子。子

亦聞夫魯語乎。吳鈔本無夫字。語意林引作人。魯有昆弟五人者。亦父死。畢云：亦舊作亦。下同。一本俱作其。詒讀案。意林正作其下。

竝亦長子嗜酒而不葬。亦四弟曰：子與我葬。畢云：與舊作無一本如此。當為子沽酒。勸於

善言而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吳鈔本無其字。四弟曰：吾未予子酒矣。末遺藏本與鈔本並作未。

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

為義。我亦為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學。有游於

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盍學乎。對曰：吾族人無學者。子墨子曰：不然。未

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貴者。豈曰我族人莫之欲

畢云：已上八字。舊脫據一本增。故不欲哉。畢云：太平御覽引云：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有好美者。而曰吾族無此不欲邪。富貴者而曰吾族無此不用也。與此微異。

好美欲富貴者。不視人。猶強為之。畢云：此下舊接為善者富之。云云二百六十四字。今據文義移後一本。此下亦接夫義天下之大器也。夫

義。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視人。必強為之。畢云：必當為不已上十六字。舊脫在則盜何遽無從。下今據一本移正。蘇云：此勉之之詞。必字不誤。案依

蘇說。則當讀何以視人句。斷下云：必強為之。乃勉其為義。非責其不為也。考意林約引此文。云文例正相對也。所讀似已如是。然今以語氣校之。竊疑必字當在視人上。仍為詰責之辭。與上文不視人云云文例正相對也。

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生以鬼神為明知。先生舊本譌先王。今據

本神為二字。倒轉王。校乙正。吳鈔本不倒。能為禍人哉。福。畢云：人哉。已上二十七字。舊在今。程會無稱於孔子乎。下今據一本。在此一本。又無知能為禍人哉。大字案。吳鈔本亦無知能以下。

大字又舉本祝福字各本並有今增王云此當以能為禍福連讀不當有人哉二字下文曰先生以鬼神為明能為禍福為善者賞之為不善者罰之是其證今本禍福二字之間衍人哉二字則義不可通案王說固是但疑當作能為人禍福哉人哉二字恐非衍文未敢臆定姑仍舊本

為善者富之。王云富與福同為暴者禍之。舊本祝為字王補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王引之云意者疑詞廣雅曰意疑也鬼神不明乎。我

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

王云遽亦何也連言何遽者古人自有複語耳漢書陸賈傳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子亦聞乎。匪徒之刑之有刑乎。俞云之刑二字衍文字亦聞乎匪徒

之有刑乎徒謂胥徒給篋役者匪徒謂避役練說同案此疑當作匪刑徒之有刑乎衍一之對曰。未之得

聞也。畢云之得二字舊倒以意移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什子。言其賢過子十倍下云百子同子能什譽之。而

一自譽乎。對曰。不能。有人於此。百子。子能終身譽亦善。而子無一乎。對曰

不能。子墨子曰。匿一人者猶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亦多。將有厚罪者也。

何福之求。子墨子曰。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問下吳鈔本有焉字先生以鬼神為明。能為禍

福。為善者賞之。舊本祝為字王校補為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

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何上疑說鬼神

二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閉一門焉。則

盜何遽無從入。王云舊本脫閉字入字今據魯問篇及太平御覽疾病部一引補案王校是也淮南子人閉訓云室有百戶閉其一盜何遽無從入即本此文畢云舊有夫義天下之大器也

云云十六字據一本移前一二三子有復於子墨子學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力

力所能至。吳鈔本作夫智者亦必量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也。畢云及猶兼今子

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成射哉。一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

甚惡。顯云曰當爲日。蘇云告子曰之曰當作日或爲口字之說。下墨子言告子曰言而身不行是其難也。然此告子自與墨子同時後與孟子問答者當另爲一人。案曰字不誤此文當作告子曰墨子言義而行甚惡。

蓋告子嘗以此言毀墨子而二三子爲墨子述之故下文墨子云稱我言以毀我行又云告子毀猶愈亡也。今本告子曰下視墨子二字。蓋若二三子所告子行惡與下云毀皆不相應矣。顧蘇說並未極文。案孟子告子篇趙注云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趙氏疑亦隱據此書以此告子與彼爲一人。王應麟洪頤煊說並同。然以年代校之當以蘇說爲是。

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愈於亡。亡無字同。有人於此。翟甚不仁。請棄之。子墨子曰。

居云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尊天事鬼愛人。甚不仁。獨愈於亡也。今告子言談甚辯。言仁義

而不吾毀。上下文兩言毀則此不當。云不吾毀不字當是衍文。告子毀。畢云二字。倒今移。猶愈亡也。一三子復於子墨

子曰。告子勝爲仁。畢云文選注引無爲字。蘇云勝爲仁者言仁能勝其任也。或以勝爲告子名未知然。否案文選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李注引此文釋之則崇

賢似以勝爲告子之名。蘇引或說本於彼。謂若瓌四書釋地。又續引或說謂告子名不害。字子勝。並無窮證。疑不足據。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譬

猶跛以爲長。畢云跛舊作跛。據文選注改。此企字假音爾雅云其踵企。陸德明音義云去跛反本。或作跛。說文云企舉踵也。跛足多指二字異。隱以爲廣。畢云隱

引作隱。隱音相近。亦通。言企足以爲長。仰身以爲廣。隱猶仰。不可久也。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爲政。我下疑當有能字。故下墨子難

治國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

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子姑亡。畢云言子姑無若此。說讓案姑亡亦見備梯篇。子之身亂

之矣。吳鈔本無身字。畢云一本作子姑防子之身亂之矣。是

# 墨子閒詁卷十三

## 魯問第四十九

魯君

畢云當是魯陽文君楚孫之君蘇云此魯君自是魯國君故以齊攻為患畢注非也俞云魯陽文君  
耕柱篇再見此篇亦屢見子墨子之意皆以無攻小國與此不同且此篇有魯君又有魯陽文君  
別而書之其非一人明甚詁讓案蘇公  
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  
說是也以時代攷之此魯君疑即穆公

曰可昔者二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

之暴王桀紂幽厲讎怨行暴失天下

俞云怨字乃忠字之誤言與忠臣為讐也上文說  
禹湯文武曰說忠行義取天下與此相對可證

吾

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為皮幣卑辭令亟徧禮四鄰

諸侯

聖舊本誤作雷今以意校正爾雅釋詁云  
一聖疾也速也本篇與字多誤為雷詳後

毆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此顧無可

為者

非此顧舊本作非顧二字畢云言非比之為顧王云畢說非也顧當為顧字之誤也顧顧草書相似顧與  
固顧顧上當有此字言非此固無可為者也此字即指上數事而言今本顧誤作顧又脫此字則義不可  
通案王說是

今據補正

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

項子牛蓋田和  
將伐魯事詳後

伐魯齊之大過也昔

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

吳伐越事詳非攻中篇國語越語云越王  
句踐棲於會稽之上章往云山處曰棲

西伐楚葆昭王於

隨葆保疆左傳定四年吳人郢  
楚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

北伐齊取國子以歸於吳

舊本國下衍太字王云國太子本作  
國子謂齊將國書也吳敗齊於艾陵

獲國子事見春秋哀十一年後人誤以國為

國家之國因加大字耳案王說是也今據刪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為用是以國

為虛戾

虛戾義詳  
公孟篇

身為形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二晉之地

詳非  
攻中

篇此三晉謂晉卿三家即智氏范氏中行氏也  
故非攻篇云并三家以為一家與韓趙魏不同

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為用是以



國爲虛戾。身爲刑戮。用是也。

王云用是二字。涉上文而衍。上文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也。無用是二字。是其證。

故大國之攻小

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子墨子見齊大王曰。

畢云太平御覽無大字。下同。蘇云大當讀泰。即太公田和也。蓋

齊晉王號之後。亦尊其祖爲大王。如周之古公。云俞云大公者。始有國之尊稱。故周追王自釐父。始而稱大王。齊有國自俞父。始而稱大公。以及吳之太伯。晉之大叔。皆是也。田齊始有國者。和也。故稱大公。猶向父稱大公也。至其後子孫稱王。則亦應稱大王矣。猶釐父稱大王也。因齊大王之稱。它書罕見。故學者不得其說。太平御覽引此文。檢刪大字矣。案蘇俞說是也。據史記田敬仲世家及六國年表。田莊子卒於周威烈王十五年。子大公和立。安王十六年。田和始立爲諸侯。墨子見大王。疑當在田和爲諸侯之後。

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

畢云卒字異文。作倅。讀如倉猝。

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

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

畢云言持刀之

人。子墨子曰。弁國覆軍。賊敖百姓。

畢云舊作敖。非太平御覽引作殺。案說文云。殺古文殺。出此。今依改正。案畢校是也。說詳尙賢中篇。

就將

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魯陽文君將攻鄭。子墨子聞

而止之。謂陽文君曰。

畢云謂下當說魯字。

今使魯四境之內。

畢云謂魯陽。

大都攻其小都。大家

伐其小家。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文君曰。

魯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

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

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亦不至乎。

道蘇本吳鈔本亦並誤亦。

魯陽文君曰。先生何止

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

蘇云父當作君。據史記鄭世家云。哀公八年。鄭人弑哀公而立聲公弟丑。

是爲共公三十年。共公卒。子齒公已立。齒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齒公。鄭人立齒公弟貽。是爲緡公二十七年。子緡之黨共弑緡公。是三世弑君之事也。案黃式三周季編略亦同。蘇說黃氏又據此云。三年不全。以魯陽文君攻

鄭在安王八年即鄭繻公被殺後三年也然二說並可疑改文君即公孫寃為楚司馬子期子據左傳子期死白公之難在魯哀公十六年次年寃即嗣父為司馬則白公作亂時寃至少亦必已弱冠鄭繻公之祇在魯穆公十四年上距哀公十六年已八十四年文字若在約計殆逾百歲豈尙能謀攻鄭乎竊疑此三世並當作 天加二世蓋即在韓殺幽公之後幽公之死當魯元公八年時文字約計當七十餘歲於情事儘有合耳

誅焉使三年不全呂氏春秋本生篇高注云全猶順也三年不全猶王藻云年不順成 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

二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二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

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老子云強梁者不得其死莊子山木釋文云強梁多力也詩大

雅蕩毛傳云強梁禦害也孔疏云強梁任威使氣之貌 故其父咎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

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

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為銘於鍾鼎傳遺後世

子孫曰莫若我多周禮司助云戰功曰多畢云我多舊作多吾一本如此案顧校季本亦作我多 今賤人也亦攻其鄰家殺其

人民取其狗豕食糧衣裘畢云顧校季本亦作我多 亦書之於竹帛以為銘於席豆以遺後世

子孫曰莫若我多亦可乎字俗寫 亦道藏本吳鈔本並誤亦 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

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子墨子為魯陽文君曰畢云為謂字案吳鈔本作謂 世俗之君

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竊一犬一兔則謂之不仁竊一國

一都則以為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黑吳鈔本無則字 是故世俗之

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此若言之謂也此若畢改為若此云舊二字倒一本如此案顧校季本同王云畢改非也古者謂此為若

連言之則曰此若此若言之謂也已見尙賢篇又節葬篇曰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及曰以此若三國觀之者墨子書言此若者多矣它書亦多有之案王說是也

魯陽文君語子墨

子曰。吳鈔本語作謂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橋。節韓下篇作炎人而以食子爲該沐國俗與此不同稿疑啖人之名卽起於食子此篇是也橋未詳其

國之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舉云鮮一本作解詒譏案節韓下篇亦作解顯云作鮮者誤古鮮解字或相亂殷敬順釋列子用鮮子訓非也謂之宜弟。

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後漢書南蠻傳云交阯其西有啖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旨則以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今烏辭人是也李注

引萬震南州異物志云烏辭地名也在廣州之南交州之北則漢時尙相傳有是國也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

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

夷人食其子也。魯君之嬖人死。魯君爲之誅。魯人因說而用之。蘇云第二句君字當作人第三句人字當作君傳寫誤也子墨子聞之曰。誅者。道死人之志也。釋名釋典義云誅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今因說而

用之。是猶以來首從服也。來首晏即程首史記封禪書云莫弘設射程首程首者諸侯之不來者大射儀鄭注說程首云程之言不來也廣雅釋獸云程程也不來卽程

狸方言云鶻陳楚江淮之間謂之狸關西謂之狸來狸字亦同蓋狸與來古音相近故程首亦謂之來首服謂服馬以來首從服言以程駕車明其不處任也魯陽文君謂子墨子

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

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舉云古影字只作景葛洪加

影字道藏本無蓋明人妄增耳今尙書亦有影響字寫者亂之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管子心術篇云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漢書天文志亦云如景之象形響之

應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微者

借字說文見部云聽司也漢書薛俠傳使人微知賊處顏注云微伺問之也此微之以諫亦言伺君之聞而諫之也已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爾雅

云訪謀也謂進其謀於上而不致以告人也外匡其邪。而入其善。而吳鈔本作以入其善謂納之於善也舉云匡字舊闕注云太祖廟諱上字蓋宋本如此今增尙同

而無下比。尙與上通舊本無同字王云此文具見尙同三篇舊本脫同字今補是以美善在上。而怨讎在下。舊本脫是字王據尙賢篇補

安樂在上而憂感在臣。此翟之所謂忠臣者也。舊本說所字今據吳鈔本補魯君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為賞與為是也。

畢云與舊作與以意改案畢校是也而讀為賞與句則非此當讀或所為賞與為是也八字句與即譽之段字言好學與分財

或因求賞賜名譽而偽為是不必真好也。前大取篇云為賞與者一人非為賞譽利人也是其證。賞譽亦見尚同下篇。鮑者之恭畢云鈞字俗寫从魚恭文類聚引鮑者之恭。作鈞案玉篇有鈞字云丁叫切亦

相傳既久亦不改也。詒讓案集韻三十四嘯云鈞或作鮑。吳鈔本作鈞魚之恭疑誤。顧校季本鈞作鈞莊子刻意篇鈞魚開處釋文作鈞云本亦作鮑。畢本無魚字云賜字一本作鮑。鮑與鮑同。今本鮑字與鮑字並有魚字今據增。

鮑鼠以蟲。畢云鮑舊作蚌非據義文類聚改詒讓案蚌蓋鮑之俗體集韻七志云蚌鈞魚食也蓋非所以非愛之也春秋成五年經蟲非愛之也。春秋成五年經蟲。牢春秋經露竹林篇作蠱字。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魯人有因子

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說文言部云讓相責讓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慍，而猶欲糶。糶，讎則慍也。吳鈔本糶糶二字互易畢云舊字正作糶

王云糶當為糶廣雅糶買也糶賣也故云是猶欲糶糶則糶也今本糶作糶則糶不可通豈不費哉。顧云費與拂同王云費讀為悖即上文之豈不悖哉也緇衣口費而煩鄭注曰費或為悖悖者正字作費者借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吳慮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

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曰：子之所謂義者，畢云所謂二字舊倒以意改案吳鈔本願校季本正作所謂亦有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勞謂為人任其勞也羣書治要引尸

子貴言篇云益天下以財為仁勞天下以力為義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而食天下之人矣。舊本而食二字在天下之下王據下文乙正盛，然後當一農之耕。王云盛與成同下兩盛字做此謂耕事已成也古字或以盛為成案比云極盛不盛當一

農之耕也下並同王說未曉

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爲得一升粟。

籍吳鈔本作籍畢云籍籍字假音

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

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以爲得尺布。

舊本說以字今依上文增

其不能

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

惠下當依上文增矣字

盛然後

當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

諸吳鈔本作觀說文目部云睹見也古文作觀

翟以爲不

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

徒步之士。

畢云次下當脫說字

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

脩。

吳鈔本作修

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飢。

句不織而衣寒。

句功賢於耕而食之。織

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爲。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吳慮謂子墨子曰。

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不教人

耕而獨耕者。

畢云舊脫不字一本有

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

設而攻不義之國。鼓而使衆進戰。與不鼓而使衆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

孰多。吳慮曰。鼓而進衆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

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

進哉。子墨子游公尙過於越。公尙過說越王。越王大說。

畢云舊作悅下同此俗寫字今改正蘇云越王當爲句踐

後。謂公尙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

於上依下文當有至字

請裂故吳之

地方五百里。

吳鈔本無方字畢云時吳已亡入越故曰故吳

以封子墨子。公尙過許諾。遂爲公尙過東車

五十乘。

說文東部云東縛也

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說。謂

過曰。苟能使我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吳鈔本無於字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

封子。子墨子謂公尙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志吳鈔本作意意越王將聽吾言。用

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奚能以封爲哉。奚舊本作不畢云一

本作奚是抑越不聽吾言。越下當有王字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爾雅糶

今據正以意改呂氏春秋作糶。同。鈞之糶。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畢云呂氏春秋高義云子墨子

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荀有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上過往復

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子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

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

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即

用此文義翟亦當爲義翟子墨子游魏越。墨子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蘇云卽子將

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

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湛。酒。吳鈔本湛作沈沈字通說文水部云酒沈於酒也史記宋

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酒畢云說文云熹說也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僻吳鈔本作辟則語之尊天事

鬼。國家務奪侵凌。卽語之兼愛非攻。卽吳鈔本作則與上文同故曰擇務而從事焉。舊本說攻

據上文及非攻舊補子墨子出曹公子而於宋。舊本出上有曰字王云此本作子墨子出曹公子

蘇謂曰當作曰非曰字而字則義不可通。俞云王說是也。然出字義不可通。出當爲土字之誤。史記夏本紀稱以出徐廣曰一作土

是其例也土與仕。子墨子土曹公子於宋。卽仕曹公子於宋也。貴義篇曰子墨子仕人於衛。察王校是也。蘇說

同今據謝曹公

二年而反。睹子墨子曰。

吳鈔本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畢云

子亦墨子弟子

豆聲讀如桓案

藜藿之羹。朝得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

祭祀不以藜藿又

重弗得二字言雖藜藿之羹會不

今而以夫子之教。

家厚於始也。

舊本無今字又教作政而

能朝夕常給故不得祭祀鬼神也。以夫子之教家厚於始也。今本脫今字教字又誤作政則義不可通。案王校是也。今據補正。俞云政乃故字之誤。蓋子墨子仕曹公子於宋則宋必致殺故曰以夫子之故家厚於始也。耕柱篇曰君以夫子之故致殺甚厚。案俞說亦

有家厚。此與上文複疑厚當爲享有讀爲又言又於家爲享祀周

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

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

內則鄭注云

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

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則

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指肺之爲欲哉。

王引之云季蓋黍字之譌祭有黍有肺故云

貪嗜飲食者也案王校是也說文手卽云擢引也指脅持也於此義並無取竊疑擢當爲攫之譌呂氏春

秋任數篇云顏回攫其甔中而食之曲禮云飯黍毋以箸又鄭注云禮飯以手卽所謂攫也指義未詳今子

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

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

是。而求福於有怪之鬼。此義難通據下文疑亦豈可哉。魯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

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唯恐其有賜於

已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當重鬼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聖王

事鬼神。吳鈔本祭而已矣。謂無所求也禮器云祭祀不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

不如其貧也。彭輕生子曰。疑亦墨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設而

親在百里之外。籍亦籍之段字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

車良馬於此。又有奴馬四隅之輪於此。畢云驚古字只作奴一本作驚說文無驚字使子擇焉。子將何

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矣來。盧云似謂焉在不知來文誤蘇云知與矣相近而誤而知上更

說不字也子孟山譽王子閭曰。孟山疑亦墨子弟子昔白公之禍。詳非儒篇執王子閭。左哀十六年傳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闔不可

遂劫以兵杜注云子闔平王子啓斧鉞鈞要。畢云此正字餘文作履者後改亂之耳直兵當心。直兵劍矛之屬晏子春秋內篇讓上說崔杼盟晏子云執拘其頸劍承其

心晏子曰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呂氏春秋知分篇云直兵造脣曲兵鉤頸高注云直矛也謂之曰。為王則生。不為王則死。王子閭

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為也。又况於

楚國乎。遂而不為。畢云說文云遂亡也从辵聲王逸注楚詞云遂往也義出於此經典多為借遂字而忘其本兼從意也案左傳云子闔不可遂殺之新序義勇篇同是子闔實死而非

亡畢引許義與事不相應遂下疑當有死字王子閭豈不仁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

王為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為不義。何故不受王。句誅白公。

然而反王。畢云言何不借王之權以殺白公然後反位於王俞云畢讀誅白公為句則然而反王文不成義矣禮記檀弓篇穆公召繇子而問然鄭注曰然之言焉也誅白公然而反王猶云誅白公焉

而反王七字為一句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勝綽墨子弟子項子

牛二侵魯地。項子牛齊人見前三侵魯不知在何年以史記六國年表及田齊世家攷之魯元公十九年齊伐魯葛及安陵二十年取魯一城穆公二年齊伐魯取鄆十六年伐魯取最或即三侵之事

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高孫子亦墨子弟子曰。我使綽也。將

以濟驕而正嬖也。畢云濟止也嬖同僻今綽也祿厚而譎夫子。夫子二侵魯而綽三從。

是鼓鞭於馬靳也。畢云說文云靳當庸也从革斤聲一本改作勒非言馬欲行而鞭其前所以自困猶使人仕而反來侵我也翟聞之。言義而弗



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

諸宮舊事

作吳越下同

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迎流而

進，順流而退，見利而進。

舊說而字王補

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

句一亟敗

楚人。舊本執亟作執亟王云執字亟字皆義不可通執當爲執執即今勢字比若執者比執也若亦比也古入

數敗楚人也俗書亟字或作亟與亟相似案王說是也。諸宮舊事亦作勢亟今據正。

公輸子。畢云舊有曰字一本無語讓案顧校季本亦無曰字文

楚。諸宮舊事云及惠王時案余說近是詳後公焉始爲舟戰之器。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具王云焉字

爲舟戰之器也。月令曰天子焉始乘舟。晉語曰焉始爲令大荒。西經曰開焉始得歌九招。此皆古人以焉始二字連文之證。

作爲鈎強之備。退者鈎之進者

強之。畢云太平御覽引作謂之鈎拒與則鈎之進則拒之也始讓案退者以物鈎之則不得退進者以物拒之

亦有鈎拒距拒義並同。故下文亦云子拒而距。人人亦拒而距。子拒子論。量其鈎強之長而制爲

之兵。諸宮舊事作量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亟敗越人。舊本執亦誤

今依王校正史記楚世家。惠王時無與越戰事。蓋史失之。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鈎強。不知子

之義。亦有鈎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鈎強。賢於子舟戰之鈎強。我鈎強。我

鈎之以愛。揣之以恭。揣亦當作拒鈎拒皆弗鈎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

而止人。人亦鈎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鈎。交相強。猶若

相害也。故我義之鉤強。賢子舟戰之鉤強。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雉。

說文鳥部 高篆文作

鶴畢云太平 御覽引作鶴

成而飛之。

王云此當作削竹木以為雉。雉成而飛之。今本少一雉字。則文不足。義太平 御覽工藝部九所引已與今本同。初學記果木部白帖九十五並多一雉字。一二

日不下。

諸宮舊事云嘗為木鸞乘之以窺宋城。與此異。列子湯問篇云墨翟之飛鸞。張注云墨子作木鸞。飛之。蓋傳聞之異。論衡增篇亂龍篇說並同。韓非子亦云木鸞詳後。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子墨子

畢云文選長笛賦注云案墨子削竹以為鶴。鶴三日不行者彼誤。

謂公輸子曰。子之為雉也。不如匠之為車轄。

王云舊本匠作翟。涉上下文翟字而誤。今據 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引改。畢云太平御覽末

有也。須臾劉三寸之木。

說文車部云轄。鑿也。舛部云萃。車軸端也。案轄。萃字通。古車轄多以金為之。據此則亦有有用木者。淮南子繆稱訓云。故終年為車。無三寸之轄。不可以驅馳。

又人聞謂云。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文選七啓注引戶子云。文軒六駭。題無四寸之鑿。則車

不行。諸書說鑿轄之度。畧同。抱朴子應嘲篇云。墨子刻木雞。以戾天。不如三寸之車轄。此又以轄為雞。與他書異。

畢云劉鑿字假音太平御覽引此作豎。王云畢說非也。劉當為跡。集韻跡或作剗。廣雅曰剗。斫也。今本廣雅偽作剗。俗書剗字作斷。故剗字亦作鴛。形與劉相似。因譌為劉。此言為車轄者。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非刻鑿

之謂。而任五十石之重。說文禾部云。秬百二十斤也。經典通借石為之。五十石六百斤也。故所為功。利於人。謂之巧。不

利於人。謂之拙。

畢云韓非子外儲說。云墨子為木鸞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為久。於歲數。今我為為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太巧。巧為輓。拙於為。與此異也。

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為。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我欲

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為。是我予子宋也。

畢云 予一

本作 與 子務為義。翟又將予子天下。舊本予作與。今據吳 鈔本正。與上文同。

公輸第五十

淮南子道應訓云。墨子為守攻。公輸第五十。輪般服。而不可。以兵知。即本此篇。

公輸盤

畢云史記孟子坊卿傳集解。後漢書張衡傳注。文選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注。皆引作般。廣韻引作班。詒讓案。世說文學篇。劉注文選長笛賦。七命。郭景純遊仙詩。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李注

並引作般戰國策宋策呂氏春秋愛類篇葛洪神仙傳同 爲楚造雲梯之械成。淮南子兵略訓許慎注云雲梯可依雲而立所以戰敵之域中又務務訓高注云雲梯攻城具高長上與雲齊故曰雲梯械器也史記索隱云梯者講木瞰高也雲者言其昇高入雲故曰雲梯械者器也謂攻城之樓櫓也文選長笛賦注引此云公輸般爲雲梯垂成大

山四起所謂善攻具也必取宋於是墨子見公輸般而止之似均此篇文但大山四起未詳其義史記鄭世家集解引服虔左傳注云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案服以雲梯爲兵車服說不足據畢云張懋列子注云雲梯可將以攻宋。畢云文選注引作必取宋三字太平御覽云尸子云般爲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薛以陵虛

國策宋策鮑彪注以此事爲在宋景公時於楚則爲當昭王或惠王與蘇說不同今攷鮑蘇二說皆非也墨子晚年逮見田和又得聞楚悼王吳起之亂其生蓋當在魯哀公之末悼公之初則非徒不及鮑蘇也墨子固未必塙然檀弓載季康子母死時公輸若方小而般與斂事是般必年長於若可知攷康子父桓子卒於哀公三年其母死亦或在哀公初年則般當生於昭定間自昭公卒年下距楚聲王元年亦已逾百歲則蘇說與公輸之年又不合竊以墨輪二子年代參合校之墨子之止攻宋約當在宋昭公楚惠王時蓋是時楚雖有伐宋之議而以墨子之言中輟故史無其事耳諸宮舊事謂公輸子南游楚在

惠王時其說蓋可信 子墨子聞之起於齊。畢云呂氏春秋愛類篇云自魯往是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

高誘云郢楚都也學云文選廣絕交論注引云公輸般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王云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此作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文選注所引從略然亦有自魯往裂裳裹足七字呂氏春秋愛類篇曰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正與世說新語注所引同則其爲墨子原文無疑淮南脩務篇曰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往十日十夜足重踵而不休息裂裳裹足至於郢文亦小異而大同今本自魯往作起於齊又無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八字蓋後人刪改之也誌讓案神仙傳云墨子聞之往詣楚屬城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見公輸般而說之與諸書所云又小異

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爲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

俞云有侮臣下脫者字公輸盤不說。吳鈔本作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畢云一本作千金是誌讓案公輸

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宋本國策作殺王吳師道校注引別本本作臣即武后所制人字則與此同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

從北方聞子爲梯。畢云太平御覽引作階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

墨子聞之 卷十三 公輸第五十

二九三

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

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畢云太平御覽引作胡不已也詒讓案上乎字蓋即胡之誤二字音相近公輸盤曰不可吾

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呂氏春秋貴因

蕭云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晏即此時事蓋以救宋之急權爲之也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宋策高誘注云文軒文錯之車也鄰有敝輿宋策

神仙傳並而欲竊之舍其錦繡畢云已上十一字舊脫据太平御覽增一本亦有輿即與異文耳顯云戰國策有鄰有短褐而欲

竊之短褐之借字 薛魯問篇舍其梁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高云言名此爲何等人也王曰

必爲竊疾矣畢云太平御覽作耳王云案尸子止楚師篇及宋策並作必爲有竊疾矣此脫有字則文義不明耕柱篇亦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荆之地

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畢云七字舊脫据太平御覽增顯云戰國策有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畢云太平御覽

御覽引荆有雲夢爾雅釋地十數楚有雲夢郭注云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巨湖是也案華容爲今湖北監利石首二縣境犀兕麋鹿滿之畢云太平御覽

滿作盈詒讓案御覽疑依宋策改江漢之魚鼈鼉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兔狐狸者也爲宋策作謂字

通畢云太平御覽狐狸作鮪魚王云作鮪魚是也無雉兔對上文荆有犀兕麋鹿言之無鮪魚對上文荆有魚鼈鼉鼉言之若狐狸則與魚鼈鼉不相應此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尸子戰國策並作鮪魚詒讓案神仙傳亦

作鮪此猶梁肉之與糠糟也道藏本及吳鈔本並作糠即稊之俗備城門篇止作康荆有長松文梓楸枌豫章

高云皆大木也畢云說文無糠字玉篇云鼻縣切糠木似糠章陸德明爾雅音義云鼻縣反又碑衍反字指云櫟木似糠章尸子作梗太平御覽引此亦只作梗案道藏本季本並作梗吳鈔本作糠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引郭璞云梗枳也似梓枳葉似桑豫章大木也生七年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

二事之攻宋也畢云戰國策云臣以王吏之攻宋王吏蓋二輩之誤說文云蔓古文事尸子作王使太平御覽作王之攻宋顯云國策王吏與此文三事皆有誤疑當云臣以王之事故攻宋也

詒讓案三事疑當作三吏逸周書大臣蕭云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孔晁注云三吏三卿也左傳成三年晉侯使羣胡獻齊捷于周王使委于三吏杜注云三吏三公也神仙傳作臣聞大王更議攻宋則似是王吏之誤

詒讓案三事疑當作三吏逸周書大臣蕭云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孔晁注云三吏三卿也左傳成三年晉侯使羣胡獻齊捷于周王使委于三吏杜注云三吏三公也神仙傳作臣聞大王更議攻宋則似是王吏之誤

爲與此同類。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

畢云已上十一字舊俱脫太平御覽有或當在此顯云此十一字不當有戰國策無

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取宋。

畢云太平御覽引有云宋王曰公輸子天下之巧士作爲雲梯設以攻宋曷爲弗取二十三字

皆與此異豈此文已爲後人所節與論讓案御覽所引與淮南子脩務訓文略同呂氏春秋愛類篇亦云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墨子舊本或與彼二書同

於是見公輸

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

史記索隱云謂墨子爲術解身上革帶以爲城也陳者小木札也械者樓櫓等也畢本陳改作操云舊作陳太平御覽兵部引

作陳北堂書抄作襟案作襟者是也襟省爲襟說文云南楚謂帶衣曰襟王篇云襟徒頰切帶衣也襟同又案陳孔璋爲曹洪與文帝書云墨子之守繫帶爲垣折箸爲械則似以意改用之王云禪衣不可以爲械畢改非也史記孟子苟卿傳集解引此正作襟索隱曰襟者小木札也說文札陳也廣雅曰陳版也故可以爲械後漢書張衡傳注亦引作襟洪頤煊說同俞云畢據太平御覽改作襟王氏又以作陳爲是其實陳襟皆段字也其本字當作

挾挾與陳疊韻字玉篇久部棠決棠也虫部坎坎陳也挾之與陳亦猶決之與陳聲近而義同矣禮記曲禮簞羹之有菜者用挾鄭曰挾猶箸也以挾爲械也以箸爲械也陳孔璋書曰折箸爲械案俞說亦通世說注引亦云墨子繫帶守之與陳琳

文同神仙傳作以幪爲械尤誤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

畢云太平御覽城一作宋之下御覽引有具字論讓案史記集解文選注引並

與今本同。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

文選注攻下有城字神仙傳同史記索隱引劉氏云械謂飛梯撞車飛石車弩之具

子墨子

之守圍有餘。

畢云國史記集解引作固一本作固太平御覽作禦御覽引有云今公輸設守之械墨子設守之備公輸九攻而墨子九拒之終弗能入於是乃僱兵轆不攻宋俱多於此文論讓案御覽所引亦與淮南子文略同疑皆涉彼而譌

公輸盤詘。

廣雅釋詁云詘屈也古字通吳鈔本作屈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屈文選注作出詘讓案史記集解引仍作詘索隱云詘音巨勿反謂般技已盡

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呂氏春秋漢大篇高注云墨子曰使公輸般攻宋之城臣請爲宋守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卻之又令公輸般守備墨子九下之未知何

據而下史記集解引有言字。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畢云文選注引有者字詒讓案史記集解引亦有吾

不言。畢云文選注引有之字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

能守。

畢云文選注有乃字是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釐文選注引作鸞陳琳書云翟即墨每二子名也漢書儒林

傳亦作鸞案禽子名後備城門備梯篇亦作滑釐史記索隱云禽滑釐者墨子弟子之姓字也釐音里呂氏春秋當塗篇作禽滑釐尊師篇作禽滑釐列子楊朱篇作禽滑釐殷敬順釋文作禽屈釐音骨經漢書古今人表同惟

列子湯問篇莊子天下篇說苑反質篇與此同骨屈蠶蠶察並聲近字通孟子告子篇魯有慎得蠶或謂卽禽  
子非也前耕柱篇有駘得蠶漢書有丞相劉屈氂疑皆同禽子名呂覽作駘字書所無當卽蠶之譌說文律部云  
蠶疆曲毛可以著起衣段玉裁謂劉屈氂當本  
作屈黎謂疆曲毛若然禽子名亦當作屈氂與  
已持臣守圍之器畢云史記集解引圍作國在宋城上而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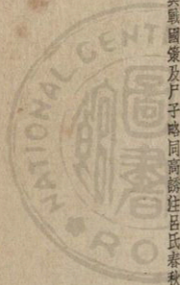
楚寇矣舊本特作侍蘇云侍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畢云請後漢書

注引作楚宋史記集解云宋城矣文選注引子墨子歸過宋墨子魯人此云歸過宋者上云起於齊則亦歸齊也依文選注及呂氏春秋淮南子

作自魯往則當爲歸魯自天雨庇其閭中說文門部云閭里門也畢云庇陸守閭者不內也管子立政篇云置閭有司以時開閭

楚至齊魯皆得疆宋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

爭於明者衆人知之羣書治要引尸子貴言篇云聖人治於神愚人爭於明也畢云文與戰國策及尸子略同高誘注呂氏春秋慎大篇引此節文



# 墨子閒詁卷十四

## 備城門第五十二

自北至樓守凡二十篇皆禽滑釐所受守城之法也。畢云說文云備樓也。篇四則前當有兩闕篇未知是否。李筌太白陰經守城具篇云禽滑釐問墨翟守城之具。墨翟答以六十六事。即指以下數篇言之。六十六事別本陰經作五十六事。今兵法諸篇闕者幾半。文字復多。視互與李筌所舉事數不相應。所記兵械名制雖雜。舛無可寶。證今依文詁釋略識。辜較亦莫能得其詳也。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鳳鳥之不出。

畢云見論語

諸侯畔殷周之

國。畢云殷或也。孫云爾雅云殷中也。言周之中葉。蘇云殷周皆天子之國。言世衰而諸侯畔天子也。畢訓殷為

感孫訓殷為中皆非。案蘇說是也。此蓋通稱王國為殷周之國。呂氏春秋先已篇云商周之國謀失於芻令。困於彼兼愛中。篇引武王告泰山辭曰：以祗商夏周。初稱中國為商夏周。季稱中國為殷周。辭例正相類。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強執弱，吾欲

守小國，為之奈何？子墨子曰：何攻之守，禽滑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

臨。畢云臨一詩傳云臨臨車也。陸德明音義云韓詩作隆。孔穎達正義曰：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詒讓案後有備

高臨篇云積土為高以臨我城。薪土俱上以爲牟。對蒙櫛俱前。遂屬之城。又備水篇並船為臨。備城傳篇有

行臨然則臨乃水陸攻守諸城以高臨下之。通名不必臨車也。臨聲轉作隆。淮南 鉤。畢云鉤二詩傳云鉤鉤梯

子汎論訓云隆衝以攻又兵略訓云攻不待衝。陸雲梯而城拔高。注云隆高也。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詒讓

案備鉤篇今佚。鉤蓋即魯問篇所謂鉤距之鉤。備穴篇又有鐵鉤。鉤距謂施長鉤。繞之以攻城。管子兵法篇云峻山

院不待鉤。梯韋非子外僞說。左上篇趙主父秦昭王令工施鉤梯上。屈吾及華山皆是也。詩皇矣孔疏云：鉤，援一

物。正謂梯也。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即引也。墨子稱公輸般作雲梯以攻宋。蓋此之謂也。馬端辰云：墨子分鉤

與梯為二。則鉤非即雲梯。明矣。大韜軍用篇有飛鉤。長八寸。鉤芒長四寸。梯長六尺以上。于二百枚。蓋即詩之鉤

傳云：鉤鉤梯者。謂以鉤鉤梯而上。故又申之曰：所以衝。畢云衝三詩傳云衝衝車也。說文云：輪陷敵車也。高誘

衝於敵城也。又曰：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孔。穎達詩正義云：衝者從傍衝突之稱。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按

輿正字。衝假音詒。讓案詩皇矣孔疏又云：墨子有備衝之篇。今佚。定八年左傳云：主人焚衛社。注云：衝戰車。大韜

軍用篇有武衝。大扶胥。疑即此戰國策齊策云：云百尺之衝。荀子強國篇又有渠衝。楊注云：渠大也。渠衝攻城之

大車也。韓非子八說篇云：平城距衝。疑即荀子之渠衝矣。燧周書小明武篇云：具行衝。楊莊子秋水篇云：渠衝可

以衝城梯。畢云梯四案即雲梯詰讓案說文木部云梯木

亦即此梯。階也後有備梯篇通典有作雲梯法詳本篇。堊。畢云堊五一本作煙案當爲罽俗加土說文云

外起土爲山乘城而上古謂之土山今謂之壘道用生牛皮作小屋并四面蒙之屋中置運土人以防攻擊者注

云卽孫子所謂距闔也。壘地爲道行於城下用攻其城往往建柱積薪於其柱間而燒之柱折檣部城挫詰讓案

土山亦見太白陰經攻城具篇左傳襄六年晏弱圍萊蕪之環城傳於環杜柱注云壘土山也書費誓孔疏云尉繚

攻城築土爲山以闚望城內謂之距壘孫子謀攻篇作距闔曹操注云距壘爲異此書今本備堊無專篇而本

篇後文意闕他一節蓋卽備堊之法又舊備穴篇亦有救闔他之文今移入本篇雖守篇又作煙闔堊堊聲同字

通。水。後有備水篇。穴。後有備穴篇。突。後有備突篇不詳攻法而云城百步一突門乃守者所爲疑突與穴略

陳城杜注云突穿也三國志魏明帝紀裴松之注引魏略略略諸葛亮攻陳倉爲地。空穴。說文穴部云空竅也

突欲踰出於城裏郝昭於內穿地橫截之則突亦穴地矣未獨共容畢云突八。空穴。淮南子原道訓高注

云洞通也史記大宛傳云從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集解餘廣曰空一作。蟻傅。傳舊本作附道蘇本吳鈔本

穴此空洞當即此突之類其攻法之異詞今篇供無可致畢云空洞九。輶。畢云輶輶十一太平御覽

有備城傳篇即此諸本作附字通而與後篇目不相應今校改傳畢云城附。輶。大公六韜曰凡三軍有大

事莫不習用器械攻城圍邑則有輶輶焉美觀城中則有雲梯飛樓周環輿服陳事曰積退今之輶車也其下四

輪從中推之至般城下說文云輶輶陽名車穹隆輶玉篇云輶輶兵車作輶輶輶音相近藝文類聚引孫子又作

粉輶輶與云攻城戰具作四輪車上以輶爲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載十人填障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

石所不能敗謂之輶輶車案畢引六韜披御覽文多爲說今據軍略篇校正輶輶與本太白陰經孫子謀攻篇云攻

城之法倍輶輶輶注云輶輶者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文選長楊賦李注引服虔云輶輶百。軒車。畢云軒車十二給讓案備軒篇今佚說文車部云軒曲輶諸車也彼謂輶大夫所乘輶此攻城軒車未詳其制左

宣十五年傳云登諸樓車杜注云車上望樓此軒車疑卽樓車楚辭招魂王注云軒樓版也兵馬乘辰云六韜軍

用篇飛樓蓋卽墨子之軒車左傳之巢車。敢問守此十一者奈何。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推粟足

推粟義難通推當爲樓之誤下云爲薪推擊又云薪食足。上下相親。又得四鄰諸侯之救。此

所以持也。國語越語韋注云持守也。且守者雖善。則猶若不可以守

也。舊本脫守字。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君不用之五守。則猶若不可以守

也。俞據下句補。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俞校以意改乎爲守則。不能而君用



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

蘇云尊用猶專用也。會云尊用為選古字通也。

可以守也。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厚上當有城字，變本作凡守圍之法，城厚以高，今本圍為為

率之乃足，以守圍，圍亦為圍，即其。厚上當有城字，變本作凡守圍之法，城厚以高，今本圍為為

高上當有與，或地對文者，而今本脫之。案王說是也。今據正畢云也。字疑衍失之。

擲集，云斯與，或地對文者，而今本脫之。案王說是也。今據正畢云也。字疑衍失之。

為指此即上文。守備繕利。薪食足以支三月以上。

子守糧，云池深以廣，城堅而厚，土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

功勞於上者，多主信以義，萬民樂之無窮。不然，父母墳墓在焉，不然，山林

草澤之饒，足利。不然，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然，則有深怨於適，而有大大

功於上，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

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

足勸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媿其上者，也。與此文相似

者，其兩端三步。一下，今依俞校移此，顧校以此一百一十二字及後文城中軍中數也。下，非今不從。此十四

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十四者無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

者具以下三十字，舊本錯在後文備穴者，城內為高樓以謹下。今依蘇俞校移此，俞云凡守圍城之法，以下所說

凡十四事，其文自明。大臣有功勞至萬民樂之無窮，共為一事。蓋大臣素有功勞，則主信而義之，萬民樂之。然後

此民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則不字必非誤竊疑當作則民死不惠上矣死亦形近 故凡守城而講惠德字通惠字壞缺僅存直形與宜字尤相似故竊蓋此語意全同管子但文略省耳

**之法備城門為縣門** 縣門者編版廣長如門施開機以縣門上有寇則沈機長二丈 沈機當作院淮南子齊俗調院律泰族訓發機而下之太白陰經云縣門縣木板以為重門

**沈機長二丈** 沈機當作院淮南子齊俗調院律泰族訓謂開機也六韜軍用篇有轉關機又疑沈當作沈之誤 廣八尺 蓋一扇 為之兩相如 謂門左右詳經說下篇沈與院通下文云壘中深丈五院即壘也

**門扇數** 畢云門扇舊作門扇 合相接二寸 說文戶部云扇屏也屏戶扇也為縣門之扇編版相銜接

**此門扇亦編木** 畢云舊土扇作土扇非通典守拒法云城門 無過二寸 壘中深丈

**五 壘說文** 廣比扇 亦八尺 壘長以力為度 俞云力字無義 壘之末為之縣 即縣門也

**容一人所** 門之法 客至 容舊本講容王引之云容字義不可通容當為客客容字相似又涉上文容一

也蘇說同今據正據守篇作寇至義同月令孔 諸門戶 皆令鑿而募孔 畢本募改募云舊作募據下

疏云起兵伐人者謂之客敵來擊捍者謂之主 諸門戶 皆令鑿而募孔 文改案畢校未靖以樓守篇

校之此募基並即彼類此孔即彼竅亦即所謂鑿募基也當作募廣雅釋詁云募覆也募樓守作類則又輒之形

韻蓋鑿門為孔竅而以物蒙覆之使外不得見孔竅也與備穴蓋鑿連版合容字略同太白陰經守城具篇云鑿

門為敵所通先自鑿門 孔之 畢云孔舊作致以意改之下疑脫闕字蘇云孔字疑誤 各為一募 一一

為數十孔出強弩射之 重樓守篇云寇至諸門戶令皆鑿而類竅之與此合 各為一募 一一

**鑿而繫繩長四尺** 蘇云募二之二疑衍雜守篇云各為二類一鑿而鑿繩繩長四尺大如指案蘇校是

也此蓋言每門扇鑿二孔皆募之其一幕而更繫以繩蓋備牽挽以為固也以上鑿

幕門戶之法即太白陰經之 城四面四隅 城四面謂四正也城隅見詩邶風及考工記匠人賈疏引五經

鑿門畢謂亦縣門之法非也 伯之城高三雉隔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 皆為高磨榭 王引之云磨當為磨字舊無磨字蓋磨

高是城隅高於城率二雉故匠人鄭注釋為角浮思 字之磨榭磨榭韻字說文磨榭指也

此音蓋如說文之磨榭而義則不同磨榭蓋樓之異名也號令篇曰倫門之上必夾為高樓使善射者居焉女郭

馮垣一人一人守之使重字子五十步一擊二篇之意大略相同彼之高樓即此之高磨榭也供謂即上之樓榭

指云榭當作榭廣雅釋詁磨榭也磨榭即磨榭也俞云王說是也惟以為樓名則無據疑高下脫樓字本云皆為

高樓磨榭榭令篇曰它門之上必夾為高樓與此同義為高樓磨榭榭云文為高樓也磨榭即來也案王校是也

使重室子。居亦上。舊本室下有乎字畢云疑衍王云方古其字案畢校是也今據劇重室子謂貴家子也號令篇云富人重室之親又云使重室子亦畢本皆作丁今並從王校作丁詳公

孟侯適。畢云敬字假音也視亦能狀。畢云能即態字說文云態或从人與亦進左右所移處。蘇云進下當有退字失

候斬。以上為高曆適人為宀而來。畢云穴舊作我亟使宀師選本迎而宀之。舊本亟作

亟作函畢本本改木又迎作匝王云函當為亟俗書函亟相似說見魯問篇亟急也選本當為選土隸書土字或作木

因譌而為本畢改本為木非匪當為迎草書字譌言職人為穴而來我亟使宀師選善穴之士擊穴而迎之也下

文云適人穴土愈適城內穴方土直之又曰審知穴之所在擊穴迎之皆其證也案王校函改亟亟改迎是也今

據正于稊字書匪通作迥故傳寫易誤本與卒隸書亦相近後文城下樓卒率一步一人卒今本謬本可證王定

為土之譌為之且內弩以應之。畢云且當為具詒讓案內弩即備穴簾之短弩穴中以拒敵者以上備穴之法蘇云此數語當入備穴篇而錯出於此者民室

杵木瓦石。上引之云木瓦石皆可以作室而杵非其類杵當為材字之誤也材本作杵杵可以蓋城

之備者。王引之云蓋城之備四字義不相屬蓋當為益亦字之誤也俗書益蓋盡上之。畢云盡舊作蓋

以意改言民室相似說見非命篇言民室之材木瓦石可以益守城之備也蘇說同

中所有盡不從令者斬。以上斂材木昔築。畢云當云皆築詒讓案比上有脫文似言皆有築以備築

瓦石之法七尺一居屬。畢云疑錐欄案畢據管子小匡篇文尹知章注云錐欄欄類也

之杵六韜軍用篇云銅築銅為垂長五尺以上三百枚文選

字叔子讓開府表李注引郭璞三蒼解詁云築杵頭鐵脊也

說文金部云錐槍唐也郭注云錐斤鄭云斲斲也又木部云斲斲也廣雅釋器云錐鉏也集韻引埤倉云編鉏也爾

雅釋器云斲斲謂之定郭注云斲也考工記車人鄭注引爾雅作句斲又云斲斤柄是斲有兩義此居屬築屬

類列則當為錐竊疑居錐即斲之段字斲與句同斤柄斲其形句故謂之句斲

篇蓋歸反義裡而掩之故注云蘇裡龍番之屬可以取土者也毛詩釋文引劉熙云蘇或土龍也釋文又云蘇字

柄長八尺

說文金部云鑠也刀部云刃鑠也方言云刃鉤自關而西或謂之鉤或謂之鑠六韜軍用篇云艾草木大鑠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

十步一關

畢云當為

說文斤部云斲也

長椎柄長六尺頭長尺

備城傳篇作首長尺五寸

斧方兩端

推既有首又斧其兩端義頗難通備城傳篇說長椎無此四字疑斧

當為兇猶下大鋌云兌其

二步一

自城四面四隅以下一百二十字舊本錯在後五十二者十步而二下顯校移此今從之

大鋌前

長尺

此下至增七步而一凡七百字舊本並錯入備穴篇今移此畢云考工記云鋌十之注云鋌讀如麥秀無名鋌者疑疑並鋌之誤說文金部云鋌小矛也六韜軍用篇云曠野算中方詢鋌矛千二百具張鏃矛法高一尺五寸今本六韜亦誤疑惟施氏講義本不誤後文別有連鋌與此異

又部云又手足甲蚤即又之借字今字通

兩鋌交之置如平不如平不利

上如與而同不如平當作如不平言置之

必兩鋌平等乃善若不

允方兩末

畢云兌同銳說讓案以上具守器之法

伐吳為二隄社

必審如攻隊之廣狹

如當為知

而令邪穿方穴

畢云邪舊作

注云隄道也

必審如攻隊之廣狹

如當為知

而令邪穿方穴

畢云邪舊作

令方廣必夷

毛詩出車傳云夷平也以上備隊之法

疏東樹木令足以為柴搏

說文木部云柴小木散材禮記月令鄭注云大者可折謂之薪小者令東謂之柴周禮羽人百羽為搏鄭注云搏羽數束名也又考工記鮑人卷而搏之鄭兼注云搏讀為搏一如積之縛謂

卷縛章革也廣雅釋詁云縛束也此柴搏亦東聚樹木之名吳鈔本搏作搏後文讀搏字道誠本亦作搏

毋前

文母部云毋今從學校改說

長丈七尺一以為外面

蓋以大樹相連貫植之於外面而積柴搏於其內也

以柴搏

從橫施之

從吳鈔

外面以強塗

強塗謂以土之性強韌者塗之使不落周禮草人土化之法有強塗鄭注云強堅者管子地員篇說五志五禮之土潤澤而強力皆

所謂強

毋令土漏

土疑當為上

令方廣厚能任二丈五尺之城以上

蓋積柴搏如城之高此亦當於城外為之

以為城之屏蔽也

以柴木土稍杜之

畢云此杜甘棠也說文有殿字云閉也讀若杜此及杜門字皆當為殿之假音

以急為故

廣雅釋詁云故事也

面之長短豫蚤接之令能任塗足以為堞

柴搏之上亦為之據如城法

善塗方外

令毋可燒

拔也

大城丈五為闔門

依上文則大城高三丈五尺門之高當不下二三丈此闔門乃別出小門故止高丈五尺與上堦深度同淮南子范論謂云夫

辭者俯入城門以為七尺之闊也彼宮中小門故高止七尺此城關小門度倍逾之畢云說文云闕特立廣四尺上圍下方有似圭形讓案爾雅釋宮云宮中之門其小者謂之闕此城關小門與宮中小門名同

尺亦一扇之廣度也上縣門為郭門此亦城之外門號令篇有安郭與郭郭之門異郭門在外為衡蓋橫木以闕門以兩

木當門鑿方木維敷上堞數與傳通謂以繩穿鑿而繫之傳著城上堞也為斬縣梁斬梁之省呂氏春秋權動篇云斬岸垣後縣梁即於堞上去格七尺為縣梁

齡穿疑即下斷城以板橋連板為橋架之城堞以便往來下云木橋邪穿外以板次之倚殺如城報倚殺猶言邪殺經下篇云倚者不可正報城內有傳壞因以內

壞為外蓋為再重壞蘇云兩壞字皆壞字之誤案蘇說近是鑿方間深丈五尺上云堞中深丈五室以樵蘇云室寔也

案室讀為室聲同字通論語陽貨惡果敢而室者釋文引鄭注云魯讀室為室備城傳篇云室中以檢若蒸並以室為室蘇說非是爾雅釋言云室塞也

可燒之以待適畢云同敵上為闕門郭門堞縣令耳屬城為再重樓令耳未詳或與樓守篇半玲義同爾雅釋宮云四方

鑿城外堞內深丈五與上內同廣丈二樓若令耳皆令有力者主敵善射者主發佐皆廣矢疑當作佐以厲矢獲守篇云闕石厲

治裾諸治裾即作薄也備城傳篇有置薄伐薄之法備裾篇薄並作裾黃紹箕云裾當為裾之誤釋名釋宮室繼以柴竹作之青徐之閒曰裾裾居也居於中也廣雅釋宮據地也玉篇木部據諸

落鍾廣韻九魚據枯落鍾名說文無據即裾之後出守案黃說是也廣雅以裾與裾釋宮同調柅柅落即羅落則

裾亦即落地羅落之名六韜軍用篇說守城有天羅虎落漢書昆錯傳為中周虎落顏注鄭氏云虎落者外落也

師古云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此篇下文亦云馮垣外內以柴為藩制並同蓋皆以柴木交互為藩地也諸當為

者之延堞謂堞與堞相連屬高六尺部廣四尺依御敵利篇城上每步守者一人蓋即每步為一堞堞廣

所居立之分城號令篇城上吏卒蓋皆為舍道內各當其隅部蓋亦一堞為一部也皆為兵弩簡格兵字舊說今據道藏本與鈔本補說文竹部

格技闕也畢轉射機機長六尺狸一尺狸道藏本作狸下同案狸之借字說文神部云狸聲也

借字兩材合而為之輻材舊本作杖俞云杖當作材案俞校是也今據正互詳備穴篇輻亦即備穴篇

及備穴篇所說輜形制推之似皆以重材為鎮厭杜塞之用故以車輪等為之其字蓋當作輓前輓輓玉篇亦作輓輓是其證也兩材謂木材亦合兩輪為輓之類

輓長二尺中鑿夫

之為道臂臂長至桓

俞云此當作中鑿之為道夫曰若千尺臂長至桓夫字誤移在上遂脫其尺數臂字又誤疊皆不可通下文長六尺備城門篇據守篇並云夫長

丈二尺臂長六尺故知此文亦並言夫長臂長而傳寫脫去也桓疑垣字之誤案此疑當作中鑿夫二為通臂臂長至桓諦釋此文輜蓋有跌有臂有桓跌足也臂橫材也桓直材也與渠峇制略同後文說渠云夫兩鑿中鑿夫二即兩鑿也夫與跌通即指輜言之謂鑿夫之中為二空以關射機之臂通臂蓋以一長木為之猶後云通易夫旁為兩直桓臂長接之故又云臂長至桓也俞校增乙太多不可從 一十步一令

善射之者佐

舊本一令二字到今依道藏本吳鈔本乙正下句當云 一人皆勿離 一人下有脫字下文說藉

城上百步一樓樓四植

檀弓云三家視桓楹鄭注云四植謂之桓四植猶言四楹也與戶植異 植皆為通鳥 云

四植即四柱焉同欄柱下石也詒讓案

通易謂兩柱同一易也易詳備穴篇 下高丈上九尺 上下高度不同 廣喪各丈六尺 喪當

為喪廣雅喪長也案王校是也蘇云喪為長字之誤非

畢云亭字詒讓案後 二十步一突九尺 下文別有廣高之度此當是長度也

廣十尺高八尺鑿廣二尺表一尺

王云表亦當為喪案王校是也蘇云表亦長字之誤非 為寗 亦即 城上為攢

火 文選西都賦李注引蒼頡篇云攢聚也大白陰經烽燧臺篇 及通典兵守拒法並有火攢又疑即備城傳篇之火掉也

夫長以城高下為度 夫疑矢之誤或當為跌省

置火亦末城上九尺一弩一戟一椎一斧一艾

艾刈之借字國語齊語云扶其槍刈轉鑿韋注云刈鎌也皆積參

石蒺藜

吳鈔本作藜洪云參石當是參石之譌參石即礪石後漢書杜篤傳一卒舉礪千夫沈滯李賢注也蒺藜後文作疾犂備穴篇又作蒺藜六韜軍用篇云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百二十具鐵蒺藜芒高四寸廣八

寸長六尺以上千二百具兩鐵蒺藜參連織女世間相去二尺萬二千具又軍略篇云設營壘則有行馬蒺藜本

草陶弘景注云蒺藜多生道上而葉布地子有刺狀如菱而渠長丈六尺 渠守城城名尉繚子武備篇云

小今軍家乃著鐵作之以布敵路上亦呼疾藜言其凶傷也 尺廣丈六尺皆其證今本長丈五尺廣丈六尺備城門篇曰渠長丈五 夫長丈二

尺 舊作夫長丈無二尺二字王校據下文改夫為矢長丈二尺備城門篇據守篇並作矢長丈二尺是其證今脫二尺二字則失其制矣案夫當為跌之省王校改矢失之說詳後文下王增二

尺二字是也

今據增 臂長六尺。亦狸者三尺。樹渠毋傳堞五寸。

傳舊本爲堞五寸舊作三丈畢云毋係同其堞王引之云樹渠毋傳堞三

丈當作樹渠毋傳堞五寸謂渠與堞相去五寸也。備城門篇曰渠去堞五寸。韓守篇曰樹渠毋傳堞五寸。堞與堞同。皆其禮。今本傳作傑。涉下堞字而誤。五寸又誤作三寸。則失其制矣。畢改毋爲毋讀與貫同。大誤。案王校是也。蘇說同。藉莫。畢云。葛同。說讀案。通典兵守拒法云。布幔複布爲之。以弱竿懸掛於女牆八尺。折拋瓦之勢。則矢今據正。藉莫。石不復及牆。太白陰經守城具篇。說同。說文巾部云。幔。葛也。帷在上曰葛。則布幔當卽此藉葛之。遺制藉葛及下藉車義。疑與備高臨篇技機藉之之藉同。

長八尺。廣七尺。亦木也。蘇云木疑當作末案凡葛皆以木材張之則作木亦通 廣五尺。中

藉苴爲之橋。苴亦當爲莫曲禮鄭注云橋井上樛 索亦端適攻。畢云適同敵 令一人下上之。

勿離。吳鈔本作一令人上下之勿離道藏本令一亦到 城上一二十步。一藉車。當隊者不用

此數。當隊謂當攻隊也左襄二十五年傳云當隊隊者井壘水刊隊隊號令篇又作當隊不用此數者 城

上三十步。一礮竈。礮道藏本作礮畢本作礮今從吳鈔本畢云唐宋字書無礮字備城門作礮疑皆礮字案樓守篇亦作礮礮皆字書所無畢疑礮字近是史記滑稽傳云以礮竈爲礮

索隱引皇覽。竈竈作礮。突此礮當卽礮之誤。說文火部云。桂行竈也。此礮竈在城上爲之以具火蓋卽行竈也。持水者必以布麻斗革盆。持水舊本謬傳

傳火當爲持水草書持傳二字右畔相似故持礮爲傳水亦字之誤。什當爲斗卽後所云持水麻斗革盆救之也。諫書斗字作什與什什之什相似。說文序所云人持十爲斗也。斗與革盆皆所以持水。案王說是也。今據正。布

麻斗蓋以布爲器加以油漆可以挹水者。斗卽科之借字。說文木部云。科。勺也。勺所以挹取也。喪大記云。沃水用科。革盆蓋以革爲盆。可以盛水。說文革部云。覆量物之觀。一曰持井。觀古以革徐錯繫傳云。持井。今言淘井。輒取泥之器。案觀蓋卽

挹水之器。殆所謂革盆歟。十步。一柄長八尺。謂麻斗之柄說文木部云杓柄也 斗大容二斗以上。到三斗。

斗舊本並譌什末斗字又譌十俞云。什十並斗字之誤。斗大容二斗以上。到三斗。猶下文云。大容一斗以上。至二斗也。案俞說是也。蘇校同上斗字卽科之段字。此革盆有柄以挹持。又有料之容水。其料之容數則二斗以上。至三斗不等也。

敝裕。畢云說文云裕衣物飾也言敝 新布長六尺。此蓋溼布 中拙。拙讀之 柄長丈。

十步。一必以大繩爲箭。詳 城上十步。一鈇。畢云舊本尢傳寫誤也說文云鈇。垂屬玉篇云直深切 水甌。說文缶部

左襄七年傳。具鍾岳杜注云。岳。汲器。據下文則疑。甄之誤。畢云玉篇云甌。同岳。容三石以上。小大相雜。小大舊本作大小今據道藏本吳鈔本乙下文被門火云一垂水容三石

以上小大相

難與此文同 益蠹各一財

蘇云財當為具案蠹當即後文委蠹財

為卒乾飯人二斗以備

陰雨面使積燥處

面謂城四面蘇云言陰雨不能舉火為乾燥以備也面當作能

令使守為城內堞外行餐

吳鈔本作殺說文食

部云餐吞也或作倉廣雅釋詁云飽飽也守下稅者字又疑使守或為吏卒之誤城內堞外謂內堞之外也上文有內堞外堞

置器備

誠令篇云為內堞內行棧置器備其上

殺沙礫

鐵

畢云為擊省文說文云擊槌殺散之也

皆為坯斗

說文土部云坏一日土未燒

令陶者為薄頤大容一斗以上至

一二斗即取三秘合束

三秘無義疑當作築築築作參又譌作三秘施亦形之誤

堅為斗城上隔

吳鈔本作隔案斗

狗屍云其端堅約弋城上守者各有署 棧

棧交木為之不當刺末此疑當為杙杙亦

末

蘇云一

為閨門兩扇令可以各自閉也

謂可閉

救閨池者

畢云閨 以火

與爭鼓橐

畢云舊作橐以意改案橐詳備穴篇下有說文

馮埴外內

埴當為埴形近而誤馮埴在女垣之外蓋埴埴之卑者

為陪弋也旗幟篇云到馮埴到女垣

以柴為燔

疑當為燔旗幟篇先到燔後到馮埴可證柴謂傳小木為

之社揀其上而柴其下周禮謀氏鄭注柴作棧是二字義同說文訓棧為樞廣雅

釋室云藩籬也蓋於馮埴外樹柴棧以為藩籬也下文云人居形近而誤後之可知

靈丁

未詳疑板 三丈一

火耳施之

火耳疑當作犬牙牙案文作耳耳案文作耳形近而誤後文說狗

十步一人居柴內

弩

畢云內同綱案上說備穴云為之具內弩以應

為狗屏者環之

狗屏疑即後

走說

牆七步而一

畢云下有說字詒讓案以上救圍池之法疑備埋篇之佚文自大疑以

救車火

傳篇云車火燒門備梯簷作燭火此車火

為烟矢射火城門上

此謂敵射火攻城也煙矢當作煙矢

疑當作熏火熏與車弩文上半相近而誤

擊扇上為棧

畢云說文云棧棚也詒讓案疑當作杙與弋同即

作煙又從俗作烟棧不可通孫子火

擊扇上為棧

下文之逐弋也然杜君瞻所見已作棧未敢輕改

之 棧以泥厚塗之備火柴草之類貯積泥厚塗之防火箭飛火

持水麻斗革盆救之

斗革舊本



云麻一升草一盆也王云草一盆非救火所用畢說非也升當爲斗隸書斗字作什因僞而爲升草盆當爲革盆  
備穴篇曰傳火者必以布麻什革盆案傳火當爲持水什當爲斗卽所云持水麻斗革盆救之也革盆又見備城  
傳篇案王校是也今據正王  
所引備穴篇文今移於前

**門扇薄植** 畢云說文云橫壁柱植戶植也薄假音字

**皆擊半尺** 蓋卽擊孔以逐弋賊不當云半尺疑有誤

**一** 作緣凡經傳中从豕从彡之字多相亂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六韜軍用篇云委環鐵杖長三尺以上三百

**七長** 拔板杖大鎗重五斤柄長二尺以上百二十具俗本六韜板爲棧與此相類惟宋施子美講義本不誤

**二寸** 舊本作尺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說文七弋部云弋槩也此槩弋門上

**見一寸** 畢云見疑開字詒讓案也下文亦云

**相去七寸** 下云開一寸者謂一行之中每一寸一弋此則前後行相去之數也

**厚塗之以備火** 城門上所鑿以救門火者

下云垂水則不當 各一垂水 方言云營周洛韓鄭之開謂之甄甄卽鑿之

火二三石以上 王云下火字義不可通火當作容下文言容斗以上容石以上者多矣則火爲容之

壞字無疑顯云火當作大赫云垂所以盛水者火字衍或卽水字之說案顯說亦通

**小大相雜** 以上救車

**門植關必環銅** 植特門直木關特門橫木詳非備屬說文金部

疑衍說文云鑿鑿也此與鑿音同說文云以金有所冒也詒讓案銅疑

銅之誤下金字乃銅字偏旁之誤衍者備高疏篇云連弩機郭用銅

**門關再重** 鏃之以鐵必堅

以木鎖控之以其橫互門閉故謂之梳關下關字當是衍文二尺者梳關之長度淮南子繆稱訓云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捷不可以閉藏彼爲尋常房室之門捷止一尺此城門之捷故倍之若門植與關則其長皆竟門必不止一二尺矣說文門部云開關門也橫門才所以互密鐸也蓋才以十象植與關橫

直交午之形下一短畫則正象也橫門之形參互密鐸可見古樓門之制矣

**梳關一寬** 畢云管子假音春秋左氏云北

門之管詒讓案管或作筦與筦聲形俱近說苑君道篇楚筦筦呂氏春秋長見篇筦作筦管卽鎖也月令脩鑪開機管鑪鑪注云鑪杜開也管鑪機鑪器也孔疏以管鑪爲鑪鑪鑪爲鑪鑪二者不同通言之鑪亦謂之管鑪也

鄭注云管鑪也是又合管鑪爲一此一莫與禮弓注義同蓋於木鎖之外更加金鎖

以爲固故詳著之木鎖金鎖同著於關植之上故爾雅釋宮郭注云植戶持鑪植也

**封以守印** 時令人行貌封 畢云疑視字

及視關入桓淺深 入舊本爲人蘇云人當作入桓所以關也視其淺深謹防之案蘇校是也今據正桓蓋門兩扉勁之直木凡持門之木橫直相

交而關又橫貫兩桓以為固故視其入桓門者皆無得挾斧斤鑿鋸椎。蘇云禁此五者防有變也。已上言城關鎖之法畢。

以為救車火。城上二步一渠。案此渠乃守城以金木為之畢謂即壘也。渠立程丈三尺。程當

者工記輪人蓋杠謂之程立程即渠之杠直立者也。丈三尺。冠長十丈。辟長六尺。畢云前漢書注云墨

尺當作丈二尺上丈及樓守篇說渠並云矢長丈二尺。子日城上二步一渠

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則丈當為長臂同臂案渠此篇及樓守篇凡四見並不云長三尺漢書是。一

備傳注引文作長自是謬文畢據以校此俱矣。辟備穴篇正作臂今移前冠蓋渠之首臂其擲出之木也。一

步一荅。畢云漢書注云蘇林廣九尺。王云此當作二步一荅荅廣九尺上文二步一渠渠立程丈三尺

引此重。曰渠荅鐵茨也。與此文同一例今本少一荅字則文不足意如傳注漢書是。備傳

荅字。引此重袤十一一尺。畢云袤舊作表据前漢書注一一步置連槌。畢云舊作槌以意改說文云槌一故

法云連槌如打禾連枷狀打女牆外上城敵人顯云槌當从手案此當從舉。也孟子音義云丁徒頂切通典守拒

校後總舉守城之備亦作槌。從木太白陰經守城具篇說連槌與通典同。長斧長椎各一物。說文

云椎擊也齊。也槍一二十枚。國語齊語云拔其槍刈焉。韋注云槍楮周置二步中。以上樓守一一步

謂之熱葵。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木兩端銳曰槍。器之法一一步

一木弩。畢云通典守拒法云木弩以黃連桑柘為之弓長一丈二尺徑必射五十步以上。及多

為矢。吳鈔本節毋以竹箭。楛趙披榆可。當作即毋竹箭以楛趙披榆可毋與無字通矢行以竹

會稽之竹箭焉郭注云竹箭條也書禹貢云惟簡範楛釋文引馬融云楛木名可以為箭方言云打南楚之閉謂

之趙郭注云趙當作楊聲之轉也此趙或亦楛之類按竹書所無當為楛形近而誤楛柘之借字說文木部云

楛木出發鳩山海經北山經柘木廣韻四十碼云柘樞同此謂即倉。蓋當為益字形之。蓋齊疑當為齊同

聲假借字籟夫亦當為矢或云夫即。播以射衛。說文手部云播布也謂分布使兼射之畢云衛疑衛。及

鐵備穴篇有鐵鉄然與上下文不相應。櫛櫛見後蓋亦攻守通用之器道藏本吳鈔。一一步積石。石重千鈞以上者。五百枚。說

櫛櫛本二字並从手下同畢云以上木弩之法。一一步積石。石重千鈞以上者。五百枚。說

辯物篇云三十斤為鈞畢云後漢書注引作積石百枚畢千鈞以。毋百。盧云疑云毋下百脫。以亢疾犁。

上者舊千作中据改案此見堅鐔傳注并作石末知畢據何本。下字或向有脫字。以亢疾犁。

周禮馬賈鄭注云亢繫也畢云此疾隄正字漢書注作羨。壁皆可善方。未詳畢云疑繕方諱

羨非通典守拒法云敵若木驢攻城用鐵羨下而救之。壁皆可善方。未詳畢云疑繕方諱

鐵羨以上積石之法。一一步積

竝。畢本作竝云一本作至舊作竝案道藏本吳鈔本並作竝說文竹部云竝籛無柄也非守圍之械畢本非也

竝當爲昔之鶴後文人擅若長五節是也彼五節當爲五尺此長度倍之蓋若東葦爲之有大小長短之異

當時所擅用其小者其大者則積之以備急猝夜戰之用故長度特倍於恒也若與竝形近故

講後文意穴大容若若今本講宜與此亦相類舊本作竝卅形尙存畢校作竝下言木鑿容十

鄭注云中人長丈二十枚五步一鑿說文卅部云鑿丘也蘇云五步而十是五步一鑿也

有奚下當有鑿字下句奚蓋卽承此而言杜子春注周官地人曰飄謂飄蓋也飄蓋奚蓋一

學之轉蘇云奚下脫蓋字說文奚大腹也蓋音黎飄飄也漢書東方朔傳以蓋側海是也

斗五步積狗屍五百枚狗屍卽上文之狗屍屍音近通用狗屍長三尺喪以弟

喪藏也案畢讀喪以弟爲句蓋以狗屍爲死狗故藏以爲伍然無當守圍之用殆非也今案當讀喪以

弟句弟當爲茅茅弟篆文形近因而致誤狗屍蓋以木爲之而掩覆以茅所以誤敵使陷擠不得出也

芥端。銚吳鈔本作獲同案當爲兌形近而誤堅約弋十步積搏大二圍以上

搏舊本作搏道據太平御覽增鑄

作搏前案搏亦作搏今長八尺者二十枚二十五步一竈竈有鐵鑄

據正搏卽東木之名容石以上者一容二石以上爲湯戒以

爲湯。畢云爲上積石竝及持沙毋下千石

畢云毋下猶言毋過案毋下猶云母藏此言至少之數畢失其義三十步置坐

候樓。畢云通典守拒法有云却敵上建候樓樓出於堞四尺

畢云堞云下廣四尺俞云兩言廣義不可通下廣字疑當作長蓋言爲坐候樓之法廣三尺

密傳之。蘇云傳卽塗夏蓋亦上

蘇云所以避日案顧校移後樓五十步一至五十二

藉車。畢云嬰卽畢車嬰音藉車必爲鐵纂

畢云說文云纂治車軸也纂假音字五十步一井屏

王云畢斷相近案畢說未塙詳前

井爲句又云屏當爲井案下文言百步一井則此不得又言五十步一井屏爲句下文周垣

之高八尺謂屏當之垣非謂井垣也旗幟篇云其井爲屏三十步而爲之圍高丈是其證初學記地部下引此正

作五十步一井屏詒讓案井屏卽屏廁非汲井也周禮宮人爲其井匿鄭衆注云匿路廁也旗

幟篇圍字乃圍之誤廁圍不燥故以屏垣障蔽之故井有轅無屏亦不必爲垣也詳旗幟篇

周垣之高

八尺五十步一方。

俞云方者房之段字五十步置一房為守者入息之所故必為關審守之也向書序乃遇仇鳩伊方史記殿本紀作女房是方房古字通案俞說未城方疑戶字之誤下

同後備穴篇云為之戶及關蓋與此下文略同可以互證

方尚必為關審守之。

蘇云尚與上同關審即管鑰

五十步積薪。毋下二

百石。善蒙塗。毋令外火能傷也。百步一櫬樅。

畢云舊

起地高五丈二層。下廣

前面八尺。後十二尺。

後廣於前五尺

亦上稱議衰殺之。而議減其上百步一木樓。樓廣前

面九尺。

此無後廣之度疑有說文

高七尺。樓鞠居坵。

畢云物疑物坵疑坵字說文云坵屏牆也又或同陌漢書注如埤曰坵近邊欲墜之意案物坵二字並字書所

無畢以坵為坵近是以物為物則無幾疑物當从奴左定九年傳載靈靈於其中孔疏引賈逵云葛靈衣車也

也後漢書光武紀幸注引作樓車亦通

出城十一尺。

吳鈔本

百步一井。井十甕。

畢云舊作百步再再十甕據太平御覽改蘇云上既言五十步

一井則此一字或說然太平御覽引亦如此

以木為繫連。

蘇云繫連所以引礮而汲也詒讓案繫連疑當為擊變形近而誤即後文之頤泉音並相近

水器容四斗。

到六斗者。百。

六斗舊作六什蘇云六什當作六斗到猶至也案蘇校是也今據正左傳襄九年宋災備水器杜注云盆器之屬

百步一積雜糝。

說文禾部云糝

禾莖也或作秆左昭二十七年傳云或取一秉秆焉畢云本作杆蘇云秆字誤作杆是也或作杆亦可案蘇說非是

大一圍以上者五十枚。百步為櫓。

畢云說文云櫓大盾也

櫓廣四尺。高八尺。為衝術。

衝術即上文之衝除除術一聲之轉禮記月令審端徑術鄭注云術周禮作途是其例也此下所為皆以當衝途

百步為幽隴。

俞云隴即竇字之誤其上本從穴篆文字與隴書肉字相似管子侈靡篇有隴字即竇字之誤正與此同可以為證詒讓案隴當為隴之誤說文阜部云隴通溝以防水者也與竇聲

義並相近凡从隴从肉字隴變形近易誤備備城傳篇以隴為隴可與此互證考工記匠人竇其崇三尺鄭注云宮中水道幽隴猶言閘溝也

廣二尺。高四尺者千。

非也或當為一之誤

一百步一立樓。

立畢校改大云大橋作立據太平御覽改王云畢改非也初畢記居處部鈔本御覽居處部四玉海宮室部所引並作立樓刻本御覽誤作大樓不足為

據城中廣二丈五尺二。

下二字疑衍此立樓在堞內者之度其出堞外者則五尺下文云出櫓五尺是也內外合計之則廣三文也上文說坐候樓亦云樓出於堞四尺畢云大

平御覽引云二百步大樓去城中二丈五尺

長一丈。出櫓五尺。

櫓疑當作拒謂立樓之橫距出堞外者五尺也備高踰櫓云臺城左右出巨各二十尺拒巨並距之借字詳備高踰

城上廣二步到四步乃可以爲使鬪。三步者一丈八尺四步者二丈四尺也此言堞內地之廣度必如此乃足容守卒行止及備庖器用也

俾倪廣三尺高一尺五寸。學云說文云俾倪城上女牆俾倪也社頤注左傳作俾倪聲義云二倉云俾倪城上小垣也一云三倉作顛現又作埤敬蘇云卽睥睨釋名

云城上垣曰睥睨言於孔中睥睨一切也。陸高一尺五。下文有寸字此亦當有說廣長各二尺。遠廣各六尺。遠廣可通疑遠當爲道謂城上下當陸之道也下文云道陸高二尺五寸長十步下

廣字道蘇本吳鈔本並作唐文選甘泉賦李注引鄧展云唐道也則唐義亦通。城上四隅童異高五

尺。童異疑當爲重巖說文廣部云巖行屋也又四尉舍焉。尉蓋卽下文所謂尉衙子境內繕云其縣有四尉北堂書鈔職官部引韋昭辨釋名云

廷尉郡尉縣尉皆古官也以尉尉人心也凡掌賊及司察之官皆曰尉尉謂也言以罪罰姦非也學云已上候樓井樓檣木樓井樓科塔幽闕立樓之法。城上七尺一渠長丈五

尺。舊本說此字王狸二尺。狸省文去堞五寸。夫長丈二尺。學云夫字俱未詳疑卽扶字所以

據樓守篇補。書矢字或作夫見漢泰山鄒尉孔宙碑又作夫見成陽令唐扶頌並與夫相似故譌作夫據守篇渠長丈五尺其

理者三尺矢長丈二尺其字正作矢故知此篇諸夫字皆矢字之譌俞云畢王二說皆非也下文云爲頤臬必以

堅杖爲夫畢云夫同跌如足兩分也此說得之下云臂長六尺是跌也臂也皆取象於人身畢得之後而

失之前偶不照耳據守篇作矢乃字之誤不當反據以改不誤者後文夫字應讀跌者視此案俞說是也臂長

六尺半。植一鑿內後長五寸。疑當作內徑五寸此徑誤爲後又衍長字後不可通備高臨篇說連

半尺半尺卽五寸之徑也內柙古。夫兩鑿。學云兩鑿作渠夫前端下堞四寸而適。謂適相

今字楚辭九辨云圓鑿而方柙兮。命令而施之下文作水。若以瓦爲坎。此謂或卽以城上千步一表。于疑當長丈棄水者。

操表搖之。以舌入壘五十步一廁。學云五下舊與下同園。學云說文云園廁也詒讓案上

之廁者。學云之往不得操。學云言不得有挾持城上二十步一藉。

車。蘇云上作五十步備穴當險者不用。以上文校之此下城上五十步一道陸。謂當道之陸

高二尺五寸。長十步。城上五十步。一樓扃。扃疑當為攝草書相近而誤。上云文據攝摺即此。扃勇必重。疑

下土字讀云扃義未詳或誤衍勇疑樓字之誤重土即重字之誤也當言五十步一樓樓必重重平聲備穴篇言再重樓是也案此當作樓樓必再重即上文所云屬城為再重樓也今本樓再二字並誤為勇又倒亂失次耳土當屬下樓字讀蘇說失之備城傳篇土樓百步。一。畢云土舊作土以意改。外門發樓。疑亦為縣門也左傳孔疏云縣門有寇則發樓而下

之後文縣梁又曰左右渠之。蘇云渠壑也所以防險越者為樓加藉幕。畢云舊作幕以意改詒讓案前作藉莫即幕之省制詳前棧上出

之以救外。城上皆毋得有室。若也可依匿者。畢本也改他云舊作也以意改盡除去

之城下州道內。畢云疑周道詒讓案周道見後備水篇周禮量人云營軍之壘舍量其州徐鄭衆注云州徐還市朝而為道也又考工記匠人云環塗七軌杜預注云環塗環城之道此州

與州徐環塗義並略同百步一積薪毋下二千石以上善塗之。薪舊本作藉王引之云積薪不知何物藉當為薪薪藉字形相似又涉上

文兩藉字而誤也積薪必善塗之者所以防火也上文云五十步積薪毋下三百石善塗毋令外火能傷也與此文同一例特被以城上言之此以城下言之耳據守篇亦曰塗積薪者厚五寸已上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

正城上十人。一什長。二篇文異義同畢云疑與守拒法云城上五步有伍長十步有什長五十步百步

皆長屬一吏士。疑一當為十一帛尉。有鶴說疑當云百人一百尉迎敵利篇云城上同伯百步一

亭。高垣丈四尺。疑當作亭垣高即亭字之誤厚四尺。為闔門兩扇。此即亭垣之門闔門見前令各可

以自閉。上文同道蘇本吳鈔本閉作閉亭一尉。舊本稅一字王據太平御覽職官部六十七補今從之此即上帛尉城上百步一亭故亭一帛尉矣蘇云言亭

有尉尉必取有重厚忠信。可任事者。有重厚舊本作有序二字畢云言以資格王云亭亦當為厚厚上當有重字人必重厚忠信然後可以任事故口尉

必取有重厚忠信可任事者號令篇曰葆衛必取成卒有重厚者請擇吏之忠信者無害可任事者今將衛是其盡今本厚作序亭上又脫重字則義不可通案王說是也今據補正說詳非攻下篇以上置什長亭尉之法

一二舍共一井爨。禮士虞禮鄭注云爨寬也灰康糝。吳鈔本康作據俗字畢云說文云康穀

糝字假音通與守拒法有灰糝糝糝馬矢案畢說未瑯杯當為秘之借字秘即辟也爾雅釋草云秬黑黍秘一稗

二米周禮春官敘官鄭注云秬如黑黍一稗二米詩大雅生民孔疏引周禮注稗作秘又引鄭志云秘即皮其辟

亦皮也是私與秤字亦通說文禾部云秤籒也籒籒也故墨子亦以私  
與康稅同舉也通與不知杯即爲秤故以狹易之與此書字不合也 馬矢 畢云舊作夫據太平御覽引云備  
以疎蔽 皆謹收藏之 城上之備渠譖 誘注云渠蓋假音字籒與籒同淮南子紀論云渠蓋以守高  
以禦矢也王云籒非荅之假音字渠籒與渠荅亦不同物畢說非也據高注前說以渠爲壘非籒類不得與籒  
並言之後說以渠爲甲引吳語奉文渠之甲猶爲近之今吳語作奉文厚之渠蓋注以渠爲盾是也盾與籒皆所  
謂之籒籒與籒字異而義同案王說籒是也此書載渠制甚詳必非甲盾之名高韋說並非是籒疑即所謂藉葦  
藉車 前行棧 後行樓 疑即上文之木樓 到 劉後備穴篇又作劍與到形並相似詳耕柱篇 頗臯 蘇云即枯  
曲禮奉席如橋衡鄭注云橋井上擗擗釋文作挈泉云依字作枯擗莊子天地篇云擊木爲機後重前輕  
擊水若抽數如伏儀其名爲擗釋文云擗或作臬司馬李云枯擗也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作頗橋 連挺

長斧 長椎 前見 長茲 畢云茲疑錄字通典守拒法有長斧長椎長鎌案畢說非是長鎌已見前茲即鐵  
其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鉏茲其也說文云鉏也漢書樊噲傳費雖有茲基顏注引張晏云茲基鉏也國語魯語韋注云轉茲  
木部云揭研也齊謂之鉏鉏茲其即鉏鉏之省 距 疑即備穴篇 飛衝 即衝車韓子八說篇有  
屈 縣下疑闕梁字縣梁見前批吳鈔本作批並未詳願校謂此下當接此十 樓五十步 一 堞下  
爲爵穴 畢云舊作內以意改王引之云下文云五步一爵穴則此亦當云五步一堞不當云五十步十字蓋  
穴謂於城墻間爲孔穴也後文云城上爲爵 二尺而一爲薪臯 疑即前頓 一圍長四尺半必  
穴下墜三尺與此墜下爲爵穴文足相證

有潔 畢云當爲潔案疑即前頓臯之類 瓦石重二升以上 王云升當爲斤隸書斤 上 畢云  
如畢說則與後文爲薪樵臯義同 瓦石重二升以上 疑衍 城  
上沙 畢云舊作沙下 五十步 一積 句 竈置鐵鑄焉 畢云舊作錯据 與沙同處 上文說鐵  
及持沙故 木大一圍 長丈二尺以上 善耿亦本 取疑贖之誤畢云言連 其本元舊非下以意改 名曰長從 疑  
與沙同處 五十步 三十木 橋長三丈 毋下五十 此有說誤疑當 復使卒急爲壘壁 以  
蓋瓦復之 舊本復並爲後卒竊辛畢云辛疑薪字王引之云此當作復使卒急爲壘壁以蓋瓦復之復之  
即覆之謂以蓋瓦覆壘壁也今本兩復字皆譌作後卒字又譌作辛則義不可通畢以辛爲薪

蓋瓦復之 舊本復並爲後卒竊辛畢云辛疑薪字王引之云此當作復使卒急爲壘壁以蓋瓦復之復之  
即覆之謂以蓋瓦覆壘壁也今本兩復字皆譌作後卒字又譌作辛則義不可通畢以辛爲薪

蓋瓦復之 舊本復並爲後卒竊辛畢云辛疑薪字王引之云此當作復使卒急爲壘壁以蓋瓦復之復之  
即覆之謂以蓋瓦覆壘壁也今本兩復字皆譌作後卒字又譌作辛則義不可通畢以辛爲薪

蓋瓦復之 舊本復並爲後卒竊辛畢云辛疑薪字王引之云此當作復使卒急爲壘壁以蓋瓦復之復之  
即覆之謂以蓋瓦覆壘壁也今本兩復字皆譌作後卒字又譌作辛則義不可通畢以辛爲薪

蓋瓦復之 舊本復並爲後卒竊辛畢云辛疑薪字王引之云此當作復使卒急爲壘壁以蓋瓦復之復之  
即覆之謂以蓋瓦覆壘壁也今本兩復字皆譌作後卒字又譌作辛則義不可通畢以辛爲薪

蓋瓦復之 舊本復並爲後卒竊辛畢云辛疑薪字王引之云此當作復使卒急爲壘壁以蓋瓦復之復之  
即覆之謂以蓋瓦覆壘壁也今本兩復字皆譌作後卒字又譌作辛則義不可通畢以辛爲薪

字失之隸書復字作優與後相似隸書卒字或作卒與辛相似案王校是也今據正

用瓦木壘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盛水

且用之

方言云自關而西晉之舊都河汾之閒其大者謂之壘自關而東趙魏之郊謂之瓮或謂之壘壘其

斗計此升疑亦斗之誤且用之三字無義疑當作瓦壘大三字其讀當屬下以盛水瓦壘大五斗以上者十步為一句瓦與且大與之形並相近壘上从艮與用亦略相類備穴簷瓦壘講作月明與此亦可互證但舊本並同未敢輒改

五十二者十步而一

蘇云十二字說當為五斗者俞云上二字衍文下二字當為四古人書四字作三傳寫誤分為兩二字遂移其一於上耳上十字當為升上文

云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此云五升者十步而四蓋言盛水之器大者容十升小者半之容五升其大者則五步而一故五十步而十其小者則五步而二故十步而四也下文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又曰廣五百步之隊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是丈夫五十步而十丁女十步而四同此數一律案五十二者十步而二說以五斗以上者十步而二大五斗以上者與上文容十斗以上者文例正同古文字二與二形近而誤又說以字途不可通俞校以二為衍文非也但十步而二即五十步而十也此容量止得上之半則數不宜同或當從俞校作十步而四為是耳又顧校以機十步一至此一百二十六字為上文夏蓋其上之下視文云當與言五十步次今案顧說可通然無由定其當次何句未敢輒移姑仍舊本又舊本此下有城四面四隅皆為高唐衢云云凡二百三十二字顧俞兩校定為上文說簡並是也今依分為二段移著於前

家人各葆方左右前後如城上

葆吳鈔本作保字遇此謂相保任也

城小人眾葆離鄉老弱國中

及也大城

也學校改他云舊作也以意改案也即古他字不必改說詳前離鄉謂別鄉不與國邑相附者說文罷部云鄉國離邑民所封也春秋顧露止雨篇云書十七縣八十離鄉及都官吏葆亦與

保通謂保守也淮南子則謂四鄙入保高注云四境之中入城郭自保守蘇云城小人眾則不可守宜遣其老弱葆於國中及他大城寇至度必攻主人先削城編比蓋言先除附城

唯勿燒

勿吳鈔本作毋

寇在城下時換吏卒署

舉云說文云署部署有所因屬詒讓案言吏卒時移易往來不定在

一署而毋換亦養

舉云糧也俞云舉說非是養即所養之養宣十二年公羊傳廐役屬養死者數百人何休注曰炊亨者曰養案俞說是也吳子治兵篇云弱者給廐養此言吏卒署雖時換而

其廐養給使令者則各有定署不得移易也亦見號令篇

養毋得上城寇在城下收諸盆甕

甕及餅也

耕積之城下

百步一積積五百

言五百積也

城門內不得有室

為周官桓吏

舉云疑云周宮桓吏詒讓案疑當作為周宮植吏言城門之內不得有空惟讓周宮置吏守之植即置之借字宮官植桓並形近而誤備穴篇云為置吏舍人各一人周宮者周環築都



宮中蓋但有

四尺爲倪

畢云倪倪也古只作此作倪者俗蘇云倪上當說倪字案畢蘇以此爲倪倪非也此倪當謂小兒孟子樂惠王篇云反其旄倪趙注云倪弱小繫倪者也後據守篇

云倪者小五尺不可卒者爲署吏令給事官府若舍此倪即彼倪聲同字通彼五尺爲年十四以下已任署吏此四尺又少於彼或亦令給事周宮中與此下尙有說文疑以上十六字或當在後堂下周散道中應客向上四尺之童足任

應賓客也

行棧內閉

閉即閉字疑當作閉王羲之書黃庭經閉字如此作與閉闔字異

二關一堞

未詳除城場外

下周道旗幟篇云道廣三十步於城下來階者各二是也

去池百步牆垣樹木小大俱壞伐

俱吳鈔本作盡畢云除去

之寇所從來若昵道倏近

當作近倏倏與疎字通釋名釋道云步所用道曰疎疎倏也言射疾則用之故還倏於正道也蓋正道爲道開道爲倏昵近義同畢云說文云

尼從後近之倏即

若城場皆爲扈樓

皆舊本爲家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畢云禮記禮弓云毋扈扈陸德明音義云音戶廣也大也

立竹箭天

中

守堂下爲大樓

謂守宮堂下中門之上爲大樓以候望也此即臺門之制但加高大耳

高臨城堂下周散道中應客客待見時召二老在葆宮中者與計事得

百官公卿表秦制鄉有三老掌教化後魏令篇云三老守閭則邑中里閭亦置三老管子水地篇云與三老里有司任長行里史記得稽傳西門約怡壽亦有三老漢書高祖紀漢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率衆爲善置

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蓋亦放棄制爲之舊本在爲左宮

本得下有自爲之奈何至以謹凡二十四字乃備穴篇之錯簡蘇云宮當作宮王校同案王蘇校是也今據正舊本比下有爲之奈何云云五十四字王俞兩校定爲上文及備穴篇之錯簡是也今據分別移正

失屬上與計事得失爲句

行德計謀合乃入葆

德當爲得古通用此家上計事得失而言謂所行既得計謀又相合乃聽其入葆城也葆入

守無行城無離舍

謂自外入葆者不得行城離舍也

諸守者審知卑城淺池而錯守焉

論語包咸注云錯置

也錯守發言置守或云楚辭國魂王逸注云錯交也謂交錯相更代而守亦通

晨暮卒歌以爲度用人少易守

以上四十三字舊本誤錯入葆守篇今審定與

此上下文正相承接移著於此卒歌歌疑鼓之誤兵法燕歌吳不當使卒歌也未句有誤

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

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十人

此城下不當隊者守備之卒每十步則八人與下文城上城下當隊者人數並異四十吳鈔本作四百誤畢云丈夫丁女老小

共四 城下樓卒率一步一人。

卒舊本謂本王云本當為卒謂守樓之卒也。魏書卒字或作卒因譌而為本淮南詮言篇其作始簡者其終卒必調。漢書游俠傳卒發於

駭跳今本卒字竝譌作本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城下當為城上此言城上守樓及傳樓者每步一人與上下文城下卒數不同上云城上百步一樓則樓不得在城下明矣。城上地陝故一步止一人迎敵。祠篇云城上步一甲一較其費三人五步有五長十步有十長百步有百長亦城上每步一人之證。

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圍。客馮面而

戰傅之。畢云客舊作宕以意改。蘇云面字術案宕吳鈔本又作蕩。非小爾雅廣言云馮依也。面謂城四面見上文非術也。主人則先之知。畢云二主人

利。畢云言主人先知則主人利。詒讓案此疑當作客病。疑當作客病。疑當作客病。疑當作客病。客適。客攻以遂。畢云十萬物之衆。物字

疑當作客病。疑當作客病。疑當作客病。疑當作客病。攻無過四隊者。上術廣五百步。銜隊一聲之轉皆謂攻城之隨百舊本謂十今據吳

本云蒙一中術三百步。下術五十步。疑當作下術諸不盡百五步者。此

十當作五百案蘇校是也。下云廣五百步之險可證。主人利而客病。廣五百步之險。即上文之丈夫千人。文舊本謂大

承上下術言之疑。女子一千人。老小千人。畢云千皆當作凡四千人。舊作凡千人畢云當云四千人王引之云

千則下句當云凡四千人不當改上三千字為十而云凡四千人也。上文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子二十人老

小十人共四十人比廣五百步則人數不得與上文同矣。案王校是也。今據補比城下當除者備守之卒十倍於

前不當除之數也。商子兵守篇說守城分三軍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為一軍與此法略同。而足以應之。此守術之數也。顧校移上文

法至不然則賞明可信而調嚴足畏也。一段又城下里中家人各葆其左右前使老小不事者。守於

城上。不當術者。不當攻除者守事不城持出必為明填。填當作將即千人之將也。見壁合篇

填星出如瓜索。隨云填本令吏民皆智知之。王云此本作令吏民皆智之智即知字也。今本作智知

亦作旗是其體下並同。從一人百人以上。持出不操填章。持亦當為將一人不從人

智當為習之誤。案蘇說亦通。

非亦故人。

言非其故所屬吏卒。

乃亦積章也。

畢云乃疑及字積上作墳是墳章疑印章之屬言出城從人非故相繼人及有印信者止之察畢以乃為及是也餘皆失之

孝文帝弔比干文旗字作撰故此篇作積前又為墳章以填為非也此當云及非元旗

章也言雖操旗章而非其所當建之形式也今本及誤乃旗為積又說非字途不可通

千人之將以

上止之勿令得行。行及吏卒從之。

卒舊本譌李今據遺藏本吳鈔本正

皆斬。具以聞於上。此守城

之重禁之。

畢云當為也

夫姦之所生也。不可不審也。

自城下里中家人各葆其左右前後如城上至此並通論守法與前後文論守備器

物數度者不同疑皆他篇文之錯誤以先行德計謀合一段在韓守篇證之或故書本皆在彼篇與王云各本比

下有候望適人至穴土之攻敗矣凡三百四十五字乃備穴篇之錯簡詒讓案舊本此篇穴土之攻敗矣下又有

斷文與柴長尺至男女相半凡三百九十四字亦備穴篇文今並移正

城上為爵穴。

謂於城堦間為空穴小僅容爵也顯云此以下是備高

止姑仍

下堞二二尺。廣亦外。

蘇云此言爵穴之法廣外則狹內令下毋見上上見下也

五步一爵穴。大容廿。

王引之云廿字義不可通

直當為廿字之誤也說文廿東革燒也此云爵穴大容廿下云內

高者六尺。下者二尺。疏數自

適為之。

畢云言視敵而為疏促自視字之誤王引之云自蓋因字之誤言因敵之多少而為疏數也據書因

相見以環其中以適廣陟為

度與此適字義同畢王說非

塞外堞。去格七尺。為縣梁。

塞當為穿此言穿城外為堞而縣木為橋梁乃發以圍敵也若如今本作塞外堞則

下不當云勿堞矣後文亦云去城門五步大堞之上為發梁與此可互證格即備蟻傳腐之杜格旗幟之

性格也蓋於城外樹木為之以退敵人之傳城者或云格與落通六韜軍用篇僕書晁錯傳並有虎落即此

城上

堞不可墮者。勿墮。

二十步一罽窰。

詳前畢云疑罽窰字

人擅廿長五節。

舊本人擅作入擅王引之云入擅二字義不可通入

擅者人持一莛也備水篇曰臨三十人人擅弩又曰三十人共船才二十人人擅有方劍甲纓帶十人人擅苗

是凡言人擅者皆謂人人手持之也人入擅擅字之誤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六韜敵強篇云人操炬火炬即莛之

俗擅操義同長五節節非度名疑當作長五尺節

當為即屬下讀今本作節或尺即二字合寫之誤

寇在城下。聞鼓音。燔莛。復鼓。內莛爵穴

中。照外。

七尺。犬狸者四尺。

柱長丈七尺而狸者四尺則在上者丈三尺較下夫四分之三在上為微贏或長丈七尺七當為六則於率正同下又云桓長丈二尺半

夫長三丈

以上至三丈五尺。

夫跌

馬頰長一尺八寸。

說文頁部云頰面旁也馬頰蓋象馬兩頰骨表出之象

試藉車之力。

而為之困。

困困之借字說文本部云困門聲也梁弋也一曰門困也口部困古文作朱廣雅釋宮云梁機闌未也即以古文困為困荀子大略篇云和之壁井里之賦也晏子春秋禮上篇作井里之困

困亦即困也據荀晏二書則困以木石為之此藉車以大車輪為困者蓋亦於跌下為之

失四分之二在上。

失當為夫亦

藉車夫長二尺。

依上文

四一二三在上。當作四之三在上此二句即釋上夫四分

馬頰在二分中。

馬頰橫材旁出邪夾跌外在三分中即在上下

馬頰長一尺八寸。

夫長二十四尺以下不用。

言不及度則不中用

治困以大車

輪。藉車桓長丈二尺半。

桓即桓桓之桓與柱義同藉車蓋有四直木其二種者為柱二不種者為桓當為丈六尺則不種者亦丈二尺桓贏五寸或為柎以入夫與

諸藉車皆鐵什。

復車者在之。

復疑後之誤在疑左之誤左佐古今字備水篇云城上為射機疾佐之

寇闖池來。畢云闖疑當為衝或闖字池城也案闖是也僅穴篇有救闖池之文今移於前

為作水甬。

水甬蓋漏水器月令角斗甬鄭注云甬今斛也中空可通水者

深四

尺。堅慕狸之。

畢本慕改慕云舊作慕以意改下同案慕當作幕畢校未允詳前

十尺一覆以瓦而待命。

瓦舊本作月畢以意改穴王云月亦當為

瓦上文云鑿坎覆以瓦是其體畢改月為穴非也案王校是也蘇說同

以木大圍長一尺四分而早鑿之。

早疑中之誤言鑿木中空之也上文云

長二尺中鑿夫之可證

置炭火亦中。

而合慕之。

慕畢本亦改慕案當為幕謂既置炭火乃以物合而覆之

犂投長二尺五寸。大一圍以上。

備梯篇作犂犂投蓋亦為機以投之

長七寸。弋間六寸。

畢云弋舊作我以意改案亦當作弋

剡方未。

說文刀部云剡銳刺也

蚤則非穴明矣此當即上文之狗屍惟尺度異耳前救闖池章又作狗屍竊疑此本名狗棲猶詩王風云雞棲棲屏聲近字通爾雅釋舛樓樓詩衡風碩人作龜屏可證樓或省作婁與走形近故鶴古蓋為闌棧以棲狗守城樹代為藩似之故亦謂之

狗棲猶鑿穴謂之鼠穴矣。

廣七寸。長尺八寸。蚤長四寸。

蚤爪同蓋剡銳其未詳前

大耳施之。夫舊本誤大今據道

據本與鈔本正耳當爲牙犬牙施之謂錯互設之上文云置丁三丈一犬牙施之犬牙亦當作火耳與此義同以上並借闔地之法與上文錯入備穴篇救闔地之文略同

子墨子曰守城

之法必數城中之木十人之所舉爲十挈五人之所舉爲五挈凡輕重以

挈爲人數畢云言即以十挈五挈名其物者以人數也詒讓案挈與契字同十挈五挈謂刻契之齒以爲記數也列子說符篇云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

薪樵挈樵樵之俗集韻四壯者有挈弱者有挈皆稱力任凡挈輕重所爲吏人

各得力任蘇云吏當作使案蘇校是也吏使古字亦通此釋皆稱其任句義疑亦舊注錯入正文又雜守篇云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與此文例相似疑此與彼語當相屬或有錯簡也城

中無食則爲大殺畢云殺言滅詒讓案自子墨子曰至此一段與上文義不相屬疑當在樵守篇斗食救歲三十六石之上而誤錯著於此去城門五步

大塹之高地三丈下地至王引之云此本作高地丈五尺下地至泉三尺而止備穴篇曰高地丈三尺三字則義不可通案王說是也上文亦云塹中深丈五施賊方中王引之云賊字義不可通賊當爲棧上文城上之備有行棧行樓說文棧柳也謂設棧於塹中上爲發梁而機巧之以陷敵也

上爲發梁畢云梁棧也詒讓案此即上文所謂縣梁也縣梁有機發可設可去故曰發梁而機巧之以下文校之巧蓋引之誤比傳薪

土願云傳當作傳蘇校同云傳義與數同使可道行謂塹上爲機梁上布薪土如道以誘敵也旁有溝壘毋可踰越毋與鈔本作無而出

佻且比且畢改且云疑佻達字且達音之假急王引之云當作而出佻戰且北北敗也佻與挑同言出而挑戰且佻敗以誘敵也故下文曰適人遂入引機發梁適人可禽備穴篇曰穴中與適人遇則皆圍而毋逐且戰北以須燧火之然彼言且戰北猶此言佻戰且北也今本脫戰字北字又譌作比則義不可通畢改且爲且而以佻且爲佻達大誤案王校是也適人遂入畢云舊作人以意改引

機發梁適人可禽適人恐懼而有疑心因而離畢云下脫簡

備高臨第五十二吳鈔本作五十五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積土爲高畢云適同敵以臨吾城周書大明武鷹云高墉臨內日夜不解又云城

高難上墜之以土髮皆高臨攻城之法與堙略同也薪土俱上以爲羊黔畢云樵守作羊垠未詳其器王云樵守作羊垠非作羊垠也垠與上下兩城字爲韻則作垠者是集韻垠

子墨子曰

墨子閉詰 卷十四 備高臨第五十二

廊下切 峻岸也 蒙櫓俱前。櫓大盾詳備城門篇謂敵蒙大盾以被矢石而俱前攻城也

遂屬之城。國語晉語韋注云屬會也徐棟守篇云城會

兵弩俱

上。為之奈何。子墨子曰。子問羊黔之守邪。羊黔者。將之拙者也。

舊本說之守邪羊黔五字畢注

論補羊黔二字王云當作子問羊黔之守邪羊黔者將之拙者也備梯篇曰問雲梯之守邪雲梯者重器也亦動移甚難備城傳篇曰子問城傳之守邪城傳者將之忽者也據守篇曰子問羊黔之守邪羊黔者攻之拙者也皆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脫之守邪羊黔五字則文義不明案王說是也今據補

為臺城。以臨羊黔。左右出巨。各二十尺。

臺城即行城也下備梯篇說行城亦云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與此制同巨當為距之段字說文足部云距

雞距也儀禮少牢饋食禮俎距鄭注云距讀為介距之距俎距距中當橫節也此行城編連大木橫出兩旁故亦謂之距蓋與俎距義略同

籍之。此有說誤當作強弩射之校機籍之備城傳篇云守為行臨射之校機籍之是其靈校此作技備梯篇又作技並形之誤校機疑即備穴篇之鐵校然其形制未詳籍當讀為弩聲近段借說文矛部籍讀若

行城二十尺。強弩之。技機

連弩之車。

備下舊本有矣字畢讀備矣句云備同備王引之云畢說非也備矣之矣即因上敗矣而衍備臨以連弩之車當作一句讀備臨即備高臨也備城傳篇然則城傳之攻敗矣下云備城傳為

然則羊黔之攻敗矣。備臨以

方一尺。

舊本材作杖俞云杖當作材案俞校是也今據正文下文云以材大圍五寸蘇云方一誤重

長稱城之薄厚。兩軸三輪。俞云既為兩輪不得三輪

植。

旁二植則左右通為四植

左右有衡植。

左右皆圍內。內植同內徑四寸。

至於大弦。弩臂前後與筐齊。

即下文之橫臂也說文弓部云弩弓有臂者也釋名釋兵云弩其柄曰臂似人臂也吳越春秋云琴氏乃橫弓著臂施機設樞又云臂為

與此相類距即弩牙釋名釋兵云弩鉤弦者曰牙似齒牙也

三當為四古三四字 皆積畫因而致誤 輪居筐中。筐疑謂車圍亦即車箱詩小雅鹿鳴毛傳云筐籠屬車圍謂之筐與重下上筐左右旁二

大扶胥三十六乘准南子犯論訓云連弩以射鎗車以關高注云連車弩通一弦以牛挽之以材大方一

春秋魯公踐陰謀外傳陳音說弩射云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大韜軍用篇有絞車連弩又有大黃參連弩

刀著左右為機關發之曰鎗車文選開居賦李注引漢書音義張晏云連弩三十索共一臂

衡植左右皆圍內。內植同內徑四寸。

左右縛弩皆於植。縛當作綱以弦鉤弦。此義難通上弦字疑當作距即下文之鉤距公輸篇距誤作強

至於大弦。弩臂前後與筐齊。即下文之橫臂也說文弓部云弩弓有臂者也釋名釋兵云弩其柄曰臂似人臂也吳越春秋云琴氏乃橫弓著臂施機設樞又云臂為



備梯第五十六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墨云胼省文从月面目黧黑。墨云黎字俗寫从黑役身給使。

不敢問欲。子墨子其哀之。墨云其甚字乃管酒塊脯。塊道藏本吳鈔本並作塊墨云乃舊作及以意改塊當為饒饒字假音詰讓案此疑

當作澄酒搏醢澄省作登與管形近而誤搏與塊塊形亦相似秦秋繁露求雨齋云清酒醢醢登御清搏即醢也釋名釋飲食云脯也薄極肉迫著物使燥也說文肉部云脯醢醢醢之屋上也

山。非攻中篇大山即泰山此疑味藜坐之。墨云當為茅蒸味音同茅案畢說非也味藜當讀為藜茅晏子亦同時墨子或在齊魯也秦秋諫下篇云晏公僊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藜藜而席公不

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而子獨藜藜而坐之何也味藜猶言藜藜亦即藜藜而坐之也味藜當作味與

鹹古音相近左氏隱元年經公及邾儀父盟于莒莒公牟作昧即其比例說文手部云莒莒也莒莒亦即莒之借字若然味藜即是藜藜茅草古書茅字或振作柔宋本淮南子兒論訓云糟

柔無華說苑叢篇云言人之惡穢於柔穢並以柔為茅故此茅字亦作藜矣

以樵禽子。墨云當以誰禽子王引之云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言相責讓曰誰讓上文子墨子甚哀之乃管酒塊脯禽子再拜而嘆。

子墨子曰姑亡姑亡。姑亡言姑無問守道也亦見公輸篇古有方術者內不親民外不約治。呂氏春秋本味篇高注云

以少閒衆以弱輕強身死國亡為天下笑。子亦慎之恐為身薑。墨云同薑七強薑為

禽子再拜頓首願遂問守道曰敢問客衆而勇煙資吾池。王云煙當為煙煙者也備穴篇救國池者

闕與煙同蘇說同王引之云資疑當為填填皆塞也煙煙填資亦皆字之誤俞云王氏讀煙為煙是也惟資字向未得其義資當讀為茨淮南子秦族篇茨其所伏而高之高注曰茨積土填滿之也是茨與煙同義古茨字或

作黃爾雅釋草篇茨蒺藜釋文茨本作黃是也墨子書作資者即黃字而省耳

軍卒並進雲梯既施。通典兵門云以大木為床下置六輪上立雙牙牙有檢梯節長丈二尺有四枕枕相去有三尺勢微曲遞五

攻備已具武士又多爭上吾城。墨云上舊作土為之奈何。墨云池施多何焉編子墨子曰問



雲梯之守邪。

守舊本闕王云此當作問雲梯之守邪上文曰政問守道又曰願案問守道備城門篇曰問則文不成義案王校穴土之守邪備城傳篇曰子問城傳之守邪據守篇曰子問羊哈之守邪皆其證今脫守字是也蘇說同今據補

雲梯者重器也。亦動移甚難。守爲行城雜樓相見。以環方中

俞云相見即相間也備城門篇見一寸畢云見疑問字是其例也

以適廣陝爲度。環中藉幕。

畢云舊作幕以意改毋廣方處。畢云度幕處爲

行城之法。高城二十尺。

謂高出於城上備高臨臨云行城三十尺比云高城二十尺疑必有一誤

上加堞。廣十尺。左右出

巨。各二十尺。

巨讀爲距見備高臨臨

高廣如行城之法。

俞云上文皆言行城而此即云高廣如行城之法義不可通疑高廣上投樓樓兩字上文云守爲行

城雜樓相見以環其中以適廣陝爲度然則行城也雜樓也本有二事故云相見相見即相間也上文既言行城之法此雜言樓樓故省其文曰樓樓高廣如行城之法爲爵穴輝佩。爵吳鈔

同爵穴制見備城門篇輝當讀爲重史記呂后紀戚夫人去眼輝耳亦以輝爲重爵穴輝佩蓋亦城開空穴之名明其小僅容爵鼠也佩畢本改鼠云舊作佩以意改案佩即鼠之變體不必改詩應風七月穹室熏鼠此與彼義同蓋以火運重穴以去鼠因之小空穴施荅方外。

畢云言施擔蓋之案荅與施異畢說非詳後機衝錢城。王引之云錢字義不可通當是

機字之誤衝見機守篇備城門篇說城上之備有行棧即此所謂棧也廣與隊等。雜方閒以鐫劍。

城即行城見上文詒讓案六韜發敵篇云無衝機而攻蓋攻守通用也持衝十人。此城內之衝以與鐫異用並舉殊不倫疑當爲駢駢備穴篇亦語劍可證駢鐫皆所以折破敵之梯者

距攻城之梯者使十人持之

執劍五人。劍亦疑當爲駢

皆以有力者。令案目者視適。

案按同爾雅釋詁云按止也謂止目注視欲其審也

淮南子秦族訓云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射快許注云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此案目疑與金目義同畢云適同敵

以鼓發之。夾而射之。重而射。

疑批披機藉之。

披機當從備城傳篇作校機

城上繫下矢石沙炭以雨之。

畢云太平御覽引繫作多王引之云嚴當爲灰俗書灰字

作灰與嚴相似而誤灰見備城門篇沙灰皆細碎之物嚴則非其類矣據守篇亦誤作嚴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五引此正作灰

薪火水湯以濟之。審賞行罰。以

靜爲故。從之以急。毋使生慮。

畢云故慮爲韻蘇云言兵貴神速久則變矣若此。則雲梯之攻敗矣。守爲

行堞。堞高六尺而一等。畢云等級施劍方面。以機發之。衝至則去之。不至則

劍亦疑當爲駢

施之行操施斯蓋可以爵宄三尺而一備城門疾藜投必遂而立

而以車推引之下裾字俱作薄詰讓案裾當為裾之譌詳備城門篇下並同蓋於城外別植

尺為傳畢云備城傳作斷此傳字當為劬之雜而深埋之堅築畢云備城傳作毋使可拔

二十步一殺則為之殺如備穴篇置穴十步則掩穴左右為殺也殺有一隔兩備城傳篇作城案當

施有說字城希裾門而直桀畢云備城傳作置搗王引之云城下當有

上之人望裾門而置榻也備城傳篇作城上希薄門而置榻是其證今本脫上懸火四尺一鈎櫛說文

云櫛弋也鈎櫛蓋今據吳鈔本道藏本補備城傳篇亦有門字令適

人盡入畢云輝備城傳作車詰讓案輝亦讀為重說縣火次之出載而立說文

云載乘也似謂戰車方廣終除兩載之間一火畢云閉下舊有載之門三字据備皆立而待鼓而

然火舊本特矯持案作據畢云備城傳云待鼓音而據持案據字相似然此義較長不必改从彼說文云據

必改又謂據為執皆非也既執火則即具發之具與俱通備適人除火而復攻王引之云除字義

不能又持鼓矣案王說是也今據正即具發之具與俱通備適人除火而復攻王引之云除字義

益州太守高頤碑與除相似而誤備城傳篇正作敵人辟火而復攻案除火謂敵屏除城上所下之火左昭十八

年傳云振除火災備城傳篇作辟發同王說未精縣火復下適人甚病故引兵而去則令我死士畢云舊說士

左右出宄門擊遺師畢云論言餘師疑云蓋蓋續之誤備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之

城傳篇同詒讓案盡疑當為頭之誤

必當除

音而出。

王引之云黃字義不可通貴當爲者字之誤也諫書者貴二字相似說見天志篇者與諸同秦趙楚文者侯即諸侯泰山刻石者產得整即諸產得宜大戴記衛將軍文字篇道者孝悌暨鐵論散不足

篇者生無易由言漢書武五子傳其者寡人之不及與並以者爲諸上文已令死士出擊矣故諸士及主將皆驚城鼓之音而出即可勝敵也號令篇有諸人士又云諸吏卒民案真守不誤貴與虎貴義同宋書百官志云虎貴

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走也風俗通義正失篇云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是其義也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施伏。畢校改素爲

索伏作休據備續傳改王云鄭注喪服曰素猶故也因素出兵猶言照舊出兵耳畢改素爲數則義不可通備續傳篇正作素不作數也夜半城上四面鼓噪。畢云說文

此省適人必或。同或。有此必破軍殺將。以白衣爲服。以號相得。謂口爲號也號令篇

命勿令乏音若此。畢云舊作則雲梯之攻敗矣。云夕有號六韜金鼓

### 備水第五十八

城內塹外周道。詳備城門篇廣入步備水。謹度四旁高下。城地中偏下。此當作城中地偏下

令耳亦內。畢云耳疑瓦字蘇云令與氣通六書故曰瓶批瓦仰蓋者仰瓦受覆瓦之疏及下地。地深

穿之令漏泉。畢云通典守拒法云如有洩水之處即十步爲一井井之內層通引洩漏即其遺法置則瓦井中。畢云則視外水深丈

以上。鑿城內水耳。耳亦當爲巨即水渠並船以爲十臨。畢云言方舟以爲臨高之具臨三十人。戰國策云

策云船載卒一船載五十人此一船止三十人與彼異人擅弩計四有方。方畢本作弓云舊作方以意改王云擅與彈同謂提持也說見備城門篇詁讓案備城傳篇云令一人操

二丈四寸矛諜作方則此方亦矛之諜有疑當爲會音近而誤韓非子八說篇云楊笏干戚不逮有方鐵錐有方亦會矛之諜與此正同此文疑當云人擅弩什四會矛或作什六人擅弩四會矛什計神書相近而誤說令篇云

諸男女有守於城上者什六弩四兵蓋守法通率十人之中六人執弩主發四人執兵必善。畢云善同以

主擊刺此云什四會矛即四兵也然則臨三十人蓋擅弩者十八人擅矛者十二人與船爲輜輜。疑當讀必善以船爲輜輜七字句畢讀恐一二十船爲一隊。選材士有力者二

十人共船亦二十人人擅有方。方畢本亦改弓王云有字疑衍案疑亦當作元十二人人擅會

作有方益不可通

劍甲鞮鞞

畢云說文云鞮革履也皆鞮字假音說文云鞮王引之二云畢分鞮鞮為二

畢王兩校並未境

物非也鞮鞮即兜鍪也兜鍪鞮也故與甲連文韓濂曰甲盾鞮鞮漢書揚雄

傳鞮鞮生鞮鞮介胃被露汗師古曰鞮鞮即兜鍪

也字亦作鞮鞮漢書韓延壽傳被甲鞮鞮皆其證

十人人擅苗

下人字舊本說今據王校補案疑當作十人人擅弩畢云苗同矛猶苗山即茅山

未

先餐材士為異舍食力父母妻子以為質視水可決以臨鞮鞮決外隄

城上為射據

畢本改據云說文云機棘也言矢棘植从手非今改案機即表儀之正字爾雅釋詁云儀棘也與說文義同然此下云疾佐之則不得立表樣以射竊疑當為射機備城門應有作射機

之法彼下文又云二十步一令射者佐之與此文亦可互證畢校未據

疾佐之畢云通典守拒法云城中速造船一二十隻簡募解舟楫者載

擊覺即急走城上鼓噪

急出兵助之即其遺法

備突第六十一 此篇前後 疑有脫文

城百步 畢云後漢書注引 一突門 此城內所為以備敵者六稍突 突門各為窰竈 窰竈詳後

竈入門四五尺為門上瓦屋 亦字吳 鈔本無 毋令水潦能入門中 吏主塞突門 用

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 亦舊本作其吳鈔本 維置突門內 此即備城門應之輻也凡輻

備機傳篇云斬維而下之蘇云維繫也 使度門廣狹 狹俗字它當並作 令之入門中四五尺 畢云之後漢

窰竈 畢云窰後漢書 門旁為橐 畢云舊作橐下同疑後漢書注改又韓非 充竈伏柴艾 畢云舊伏

改後漢書注又作置艾詒讓案袁譚 傳幸注引伏亦作狀則唐本已誤 寇即入下輪而塞之 舊本輪誤輔畢云後漢書注引作輪王云

是其證案王校是 鼓橐而薰之 輪字是也上文曰吏主塞突門用車兩輪

也蘇說同今據正 備宄第六十一 備城門篇說攻具十二宄在突前此次 與彼不同疑亦傳寫移易非其舊也

為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古人有善攻者 古王校改適云舊本適作古古乃適之壞字今 致正案備梯篇說守道云古有其術者則古字

似非  
攻城建柱積薪於其柱圍而燒  
之柱折城摧即古穴攻法也  
城壞或中人  
以壞吾城  
通子境內舊云穴通則積薪積薪則樁柱  
通典兵門說距闕謂擊地爲道行於城下

子曰問穴土之守邪備穴者城內爲高樓以謹  
候望適人適人爲變築垣聚土非常者  
穴之土築垣若彭

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正  
以謹屬下候望適人爲句  
候望適人適人爲變築垣聚土非常者  
穴之土築垣若彭

有水濁非常者  
此穴土也急澗城內  
穴亦土直

之畢云亦舊作內亦以意改  
直當也說文云直正見也  
穿井城內五步一井傳城足  
高地丈五尺

言視城足之高於地丈五尺者穿之案此  
言高地則以深丈五尺爲度畢說失之  
下地得泉三尺而止  
舊本無下字王引之云當作下地得  
泉三尺而止下地與高地對文今本

脫下字案王校  
是也今據補  
令陶者爲壘容四十斗以上固順之以薄鞞革  
固順義難通順當作鞞

說說文中部云鞞慢也亦作鞞廣雅鞞說云鞞覆也固順之以薄鞞革謂以革堅覆壘口也文選馬研督諫李注  
引作鞞鞞即鞞之誤李所舉雖非元文然可推校得其殆誤之由也畢云卽通典所云以新壘用薄皮夢口如

鼓也蘇云唐韻鞞虛各切音洛說文云生革可以爲縷束也詒讓案鞞鞞蓋與鞞鼓相似呂氏  
春秋古樂篇云帝堯命質爲樂乃以鹿鞞置缶而鼓之彼置當作冥卽鞞之段字可證通典如鼓之說  
置井

中使聽耳者伏壘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穴迎之  
舊本鑿穴之穴字內王校改  
穴云鑿穴之穴字內王校改

內案王校是也今據正畢云文選注引云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於城內掘井以薄鞞革壘內井使聽耳者伏壘  
而聽審知穴處鑿內壘之太平御覽引云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於城中掘井以薄鞞革壘內井中使聽耳者伏壘

審知穴處鑿內而迎之與此微異通典守拒法地聽於城內八方穿井云各深二丈以新壘用薄皮裹  
口如鼓使聽耳者於井中託壘而聽則去城五百步內悉知之審知穴處助壘迎之云云卽兵法也  
令陶

者爲月明  
王引之曰月朔當爲瓦壘備城門舊瓦木壘容十升以上是其證謙書  
瓦字作凡與月相似而誤明者壘之壞字耳案王校是也蘇校月字同  
長一尺五寸六

圍  
王引之云六圍上當有大字  
備城門舊木大二圍卽其證  
中判之合而施之穴中  
穴舊本舊內  
偃一  
畢云  
偃仰覆一  
當按

後下追  
柱之外善周塗亦傳柱者勿燒  
畢云亦傳舊作  
柱者勿燒  
畢云四  
柱善塗亦

竇際。

畢云 縫也。勿令泄。

即下文云無令氣出也。 兩旁皆如此。與宄俱前。

畢云 宄舊作內以意改。詒讓案言為宄柱與鑿穴俱前。論下云令宄者與

版俱前也。自柱之外至此三十四字並說穴柱與上下文不相冢疑當在後文。無柱與柱交者下然首尾文義亦不甚相接。未敢輒移附識於此。

下迫地。此文不屬疑當接上僅一覆一句蓋謂施墨穴中其

地也。

置康若炭亦中。

畢本 友作矢。云康即康字見說文。矢舊作疾以意改。下同王引之云。畢改非也。疾中矢則非其類矣。灰俗作仄。疾本本作仄。二形相似。勿滿。句。灰康長五竇。五疑互之誤。說文本部云互竟又涉下文疾鼓鑿而誤耳。案王校是也。今據正。

下云戶內有兩蔭。左右俱雜相如也。

漢猶市也。詳經上篇。 宄內口為竈。令如窰。

畢云 說文云窰燒瓦也。即今窰字。正文

令容七八員艾。

員即丸也。論衡順鼓篇云一丸之艾。

左右竇皆如此。竈用四臺。令如窰。

淮南子本經訓云鼓臺吹埤高注云臺治鍾排臺也。竈也。即今窰字。正文

且遇。

畢云 舊作遇。據下改。以韻臯衝之。疾鼓臺熏之。必令明習臺事者。

畢云 習舊作。勿令離

竈口。

畢云 通典守拒法云審知穴處助鑿迎之與外相遇即就以乾艾一石燒令煙出以板於外外密覆宄口勿令煙煥仍用韃袋鼓之即其遺法所云以板於外密覆宄口勿令煙煥即下連版法也。

連

版以宄高下廣陝為度。

陝與鈔本作狹。蘇云陝與狹同。案陝正狹俗。詳備城門篇。

令宄者與版俱前。鑿方版。令容

予。

畢云 舊作予。以意改。

參分方疏數。

此言版上鑿空之數。蘇云則

令可以救竇。宄則遇。

蘇云則

以版當

之。

畢云 版舊作之。以意改。

以予救竇。勿令塞竇。竇則塞。引版而鄰。

畢云 引舊作弓。以意改。鄰。郤字俗寫。案王改郤廣雅釋言云郤退也。

過一竇而塞之。

國王校 鑿方竇。通方煙。煙通。疾鼓臺以熏之。從宄內聽宄之

左右。從舊本作徒。畢以意改。從王引之云。畢改非也。敵人宄土而來我於城內鑿穴而迎之。此本無他。宄可從不得言。從宄也。從當為從。謂從宄內聽之也。隸書從字作徒。與徒相似。而誤。隸書王莽傳司恭司從。司明

可聽。今本從。舊作徒。案王校是也。今據正。

穴下舊本稅之字。今據道藏本吳鈔本補。急絕方前。勿令得行。若集客宄。塞之以柴塗。

令無可燒版也。然則穴土之攻敗矣。

畢云 穴土舊作內土以意改。王引之云。自侯望道人至穴土之攻敗矣。凡三百四十五字。舊本亦誤入備城門

篇。今移置於此。以謹侯望道人六字文義。緊相承接。不可分屬他篇。且上文曰備宄者。城內

為高樓。下文曰然則穴土之攻敗矣。則為備宄篇之文。甚明。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移正。寇至吾城。急

為高樓。下文曰然則穴土之攻敗矣。則為備宄篇之文。甚明。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移正。寇至吾城。急

非常也。謹備穴。穴疑有應寇。句急穴。句穴未得慎毋追。似言未得敵穴所在則勿出城追敵畢云言已不謹其備且勿

道凡殺以穴攻者二十步一置穴。穴高十尺。鑿十尺。言穴廣與高等鑿如前。如讀為而言穴向前鑿也

步下三尺。謂每步則下三尺然所下太多疑步上有稅字十步擁穴。左右橫行。高廣各十尺。殺。舊本重高字畢謂兩高字疑當

為兩蘇云高子疑誤重案道藏本吳鈔本並無下高字是也。今據刪殺上疑當有為字。此言凡穴直。俚兩壘。前十步則左右橫行別為方十尺之穴。謂之殺。以備秀出也。備梯篇說置裾城外亦云二十步一殺。

深平城。畢云俚同理詒讓案備城門篇作俚此作俚並離之段字置板方上。刪板以井聽。畢云禮未詳案應是聽之誤蘇版即上文之連版也五

步一密。即上文所謂穿井城內五步一井也用船若松為穴戶。秘未詳疑當為枱鐘鼎古文從台者或兼從司省今所見彝器款識戶穴有兩

疾藜。戶穴當作戶內疾藜藜作藜與六韜軍用篇同詳備城門篇吳鈔本作藜皆長極方戶。戶為環。蓋著環以便開關壘石外塙。吳鈔

厚畢云厚即厚字說文云屋古文厚从后土此又俗加案外厚義難通釋疑字之誤玉篇土部及集韻十九鐸字並作塙蓋即郭之異文與塙字別塙書手賞傳云致令辟為郭顏注云郭謂四周之內也此云壘石外塙亦謂壘石為穴外周郭即下文云先壘窠壁也

高七尺。加堞方上。勿為陸與石。以懸陸上下出入。此皆備敵人之集吾穴也蘇云

言穴中勿為陸階出入者總而上下也。具鑪橐。畢云舊俱作橐橐以牛皮。鑪有兩飯。以橋鼓之百十。畢云橋枯畢也說讀案百

千似言橋之重百上疑稅重字十當為斤斤譌作什又稅其偏旁耳下文可證。每亦熏四十什。亦畢本作丁道藏本吳鈔本作亦以文義審之此當作毋下重四十斤毋每下亦重熏斤什並

形近。然炭杜之。畢云然即熾正文滿鑪而蓋之。毋令氣出。適人疾近五百穴。蘇云五百二字乃吾字之說下

言吾穴。穴高若下。不至吾穴。言客穴與內穴不正相直也即以伯鑿而求通之。伯吳鈔本作百疑當作倚倚邪也詳備城門篇

言穴不正相直則必邪鑿之乃可。穴中與適人遇。則皆圍而毋逐。蘇云圍與察同言與敵相持勿逐去之且戰

北。疑當作戰且北言戰而詳。以須鑪火之然也。即去而入。壅穴殺。壅即謂之俗鑿穴殺即上文所謂十步擁穴左右橫

北以誘敵便深入穴中也。

行高廣各十尺者也。

**有鼠隰。**畢云俱鼠字之誤案疑即後鼠穴然鼠字不當重畢說未堵下一字疑即鼠為之戶之異文變穴形為阜耳說文穴部云鼠匿也从鼠在穴中鼠竄翁云鼠穴矣

及關籥獨順。

此亦謂殺也關籥當讀為管籥管即鎖鑰即匙也與備城門籥門植關異說詳彼獨順義不

集解徐廣云獨一作通此繩為作獨與彼相類順二字此書亦多互譌前韻墨韻字今本亦作繩是其證也關籥繩順以為門戶啟閉繫被之用備城門籥云諸門戶皆令繫而蕃孔孔之各為二扉一繫而繫繩長四尺亦見樓守籥是繫繩繫繫乃守門戶之

斬艾與柴長尺。

畢云柴舊作此以意改詒讓案此疑即柴之省此書多用省借字如以也為他以為之志皆其例也備突籥亦云充竈伏柴艾自斬艾與柴長尺至男女相半凡三百九十四

字舊本錯入備城門籥畢本同王云以下多言鑿穴之事當移置於備穴籥然未知截至何句為止案王校甚是而未及移正蘇謂此錯文當截至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為止是也本篇下文五十人三字前後文義不相屬即錯簡之疑迹未盡

恨者也今據移著於此乃置窳窳中。先壘窳窳壁迎穴為連。王引之云連下當有版字而今本脫

是其鑿井傳城足二丈一。上云五步一井六尺為步五步即二丈也視外之廣陝而為鑿井。慎勿失。句城

卑穴高。從穴難。畢云二穴字舊俱作內以意改蘇云言高下不相值也鑿井城上。俞云城上無鑿井之理城上當作城內即

為三四井。內新斲井中。斲當為斲之誤畢云當為新斲伏而聽之。審之知穴之所在。以上文校之審

穴而迎之。穴且遇。為頡臯。必以堅材為夫。畢云同跌如足兩分也舊本材作杖俞云杖乃

俞校是也以利斧施之。命有力者二人。用頡臯衝之。灌以不潔十餘石。畢云若稔

今據正趣伏此井中。畢云伏舊作狀以意改讓案此當為築上文斬艾與柴置艾亦上七分。

七分義不可解疑當作七八員三字上文云盆蓋井口。毋令煙上泄。旁亦橐口。疾鼓之。以

車輪。蓋。輶輿同上當有為字以車輪為輶輿備城門籥云兩材合而為之輶下文云以車兩走為蓋也輶

束樵。染麻索塗中。以束之。染舊本燒案畢云疑染字蘇云染為染之誤染麻索以塗者鐵鎖。六



軍用篤鐵板參連百二十具又有環利鐵鎖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此鐵鎖亦有環

與彼制合機書王莽傳云以鐵鎖環當其頸畢云當為環說文無鎖字擬備缺傳作環

畢云尤舊作鐵鎖長二丈畢云通典守拒法云先為枯樺懸鐵鎖長三丈以上東柴葦焦草而燻之除

內以意改鐵鎖長二丈於城外所究之孔以煙燻之敵立死已上墨聽連版伏艾懸鎖備尤士之法

鼠云舊作佩以意改案前及備梯簾並作鐵宜五寸廣柱闊也尺也疑亦七之誤謂穴竈

柱此謂穴竈一邊柱下傳寫一切經音義引許叔重云楚人謂柱曰礎畢云張衡西

員十一員十一義不可偏下文兩言員士疑十一即士字傳寫誤分之然員士亦無義蓋當為負士周禮冢

並同兩柱同質畢云礦古字如此詒讓案此與備城橫員士謂負士之柱大一圍半必固

為穴月屋王引之云皆為穴月屋當作皆為穴門上屋瓦謂於穴門上為瓦屋也備突竈曰突門各為竈竈

也蘇說同為置吏舍人各一人漢書高帝紀顏注云舍人親近左右之屬必置水蓋以塞

穴門以車兩走畢云即車輪詒讓案備突竈作車兩輪備城為蓋蓋亦即輻字畢

穴高下廣陝為度令人穴中四五尺維置之入舊本作人蘇云人當作入維繫也

者客爭伏門畢云舊穴作內客作容以意改案轉而塞之為窰容二員艾者畢云容舊作

令方突入伏尺畢云方突入舊作亦突入以意改一本無伏尺二字詒讓案伏疑即上文伏傳突

一旁畢云傳舊作以一一橐守之勿離穴矛畢云舊作內以鐵長四尺半此疑即後文

大如鐵服說即刃之一一矛未詳畢云舊凡矛內去竇尺內亦當邪擊之上穴當心

亦矛長七尺

謂穴高則用長矛

穴中為環利牽穴一

六籍軍用篇亦有環鑿井城上疑亦當為

俟亦身井且通

王云身者穿之壞字也隸書身字或作牙見漢處士嚴發殘碑與穿字下半相似而誤

居版上

畢云居同偃案疑當如字畢說未瑣

而鑿亦

一偏

偏之借字畢以意改偏非下同

已而移版鑿一偏

頤泉為兩夫

亦同

而旁狸亦植而數鉤

亦兩端

數鉤義難通吳鈔本數作數疑當讀為傳謂傳著鉤於頤

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

半

自新艾與柴長尺至此三百九十四字並從備城門篇移此

五十人

此三字上文義不屬蓋即上文作穴者五十人之限

攻內

為傳士之口受六參

蘇云土當作士口字誤蓋言器之或土者詒讓案內亦當為穴之誤傳疑當為傳備城門篇云比傳新土又或當作持此書凡言容儲物多云持備城門篇云

持水持沙比下文云持墨持墨皆是也備城門文舊本錯入此篇者持水字又誤作傳火竊疑此傳士亦當為持

士之講參疑當作參形近而誤備城門篇參石即礪石可蓋彼篇又云五步一壘備城傳篇云士五步一毋下二

十畧參畧墨並即曠之段

字黨或土黨亦詳備城門篇約泉繩以牛力下可提而與投

穴七人守退壘之中為大廡一藏穴具寸中

蘇云廡古文廡見儀禮注方言云器周魏之閒謂之飯

難穴

二字形近古書多互譌詳耕柱及經下篇下並同

取城外池脣木月散之什

疑當作取城外池脣木瓦散之外瓦月外什形近而誤

斬方穴

整方內上文云急整域內是也斬即整之省內穴亦形之誤

深到泉

泉舊本誤作界王引之云界字文義不明界當為泉備城門篇下地得泉三尺而止是其證隸書泉字或作泉見漢鄧陽令曹全碑界字

作界見衡尉衡衡方碑二形相似而誤案王說是也今據正

難近穴為鐵鈇

說文金部云鐵鈇斫刀也

周禮大宰八

財自足

財舊本誤則據道藏本與鈔本正史記孝文紀見馬遺財足索隱云財字與織同漢書揚雄傳財足以孝郊廟顏注云財讀為織同管子度地篇云率部校長官佐耐足財自

足數適足

客即穴

漢書西南夷傳顏注云

亦穴而應之為鐵鈇鉅長四尺者財自足

鉅與鉅通荷子議

穴徹

蘇云徹通也案蘇說是也畢讀穴上屬二云纒與穴等也非

以鉤客穴者

蘇云此言鐵鈇之用

短戟短弩直矢

直矢蓋亦短矢也方言云箭其三簾長尺六者謂之飛直郭注云此謂今射箭也文選閉居賦徹矢直飛李注引東觀漢記光武作飛直箭以攻赤眉廣雅釋義云飛直箭也

此重矢疑亦財自足。穴徹以鬪。蘇云矛戟擊以金劍為難。此義難通疑當作鬪以金為鬪

即飛也。財自足。穴徹以鬪。矢所以鬪以金劍為難。書或作鬪前魯問篇又譌作劉說文

刃部劍篇文作劍二形相近新為難與前同說文斤部云斫也斫擊也爾雅釋器云斫謂之鏘斫即鏘之俗許

經下篇鏘斫音義同此云斫以金為斫即謂以銅為斫也斫其器之名斫即斫指其刃之首故以金為之後云斧

斤之刃以擊伐為用故通謂之斫矣。長五尺。蓋斧刃及尿之度後斧長三尺亦斧尿計之是其例為斫。案經典文凡以穿為孔者

此音木尿。廣雅釋詁云尿柄也畢云說文屎有慮枚。慮疑鏘之省說文金部云鏘鏘網鏘也謂於木

見備高。以左客穴。左佐古今字左戒持疊容三十斗以上。畢云容舊作客以意改詁案上

疊容四十斗以上斗舊本謂斤王云斤當為斗。狸穴中。狸以意改丈一。上文說為疊置井中井五步

也此云丈一與彼不合疑丈。以聽穴者聲為穴高八尺。廣。廣下疑善為傳置。疑當作善為

上當有三字而傳寫脫之。具全牛交臺。畢云疑艾葉案畢校非也具全牛交臺疑當作具鏘牛皮臺上云具鏘臺

云番周塗其。疑當作及瓦缶去形近俗書或增益偏旁。衛穴二。蓋陳霍及艾。畢云鄭君注公食大夫禮

及垓。疑當作及瓦缶去形近俗書或增益偏旁衛穴二。蓋陳霍及艾。畢云鄭君注公食大夫禮

之少也少言始生之葉羅省文詁讀案蓋當為益此書益字多為蓋詳非命。穴徹熏之以。莫鈔本無以

篤益陳霍及艾言多具此二物也。蘇云蓋當如上文戒持器之戒令也失之。斧金為斫。斧下疑當有以

以熏之今本誤移以字著熏之下校者疑為衍文而刪之耳上文說鐵鉤。斧金為斫。斧下疑當有以

鉅云穴徹以鉤容穴者又說短矛等云穴徹以鉤並與此文例同可以互證。斧金為斫。斧下疑當有以

長二尺。考工記車人為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鄭注云謂今剛關頭斧

尺以衛穴四為壘。疑當為壘見衛穴四十屬四。屬屬之省即備為斤斧鏘鏘鏘鏘。吳鈔

文當作尺備城門篇云百步為櫓櫓廣四尺高八尺廣與此同而高差二尺半彼蓋小櫓與

為橫穴入櫓

疑當作大櫓六韜軍用篇有大櫓小櫓下疑有說文

蓋具橐臬

財自足以燭穴中

蓋當亦益之誤道誠本作益則疑蓋之為橐

蓋持醢

蘇云據文義當作戒持醢醢或醢字之訛俞云醢疑

醢之壞字始讓案此亦當作益持醢改蓋為戒非廣韻十二齊云醢俗作醢此醢即醢之誤下並同醢蓋可以製煙春秋穀梁郊語蘇云人之言醢去煙今本韓露醢作醢亦字之誤

客即熏以救

目救目分方鑿穴

畢云鑿即鼓蘇云疑鑿字之訛

以益盛醢置穴中

蘇云益疑盆字之訛

文益毋少四斗

誠本吳鈔本作文今案當作大

即熏

以自臨醢上

自嘗為目

及以泚目

畢云玉篇云泚大水也未詳俞云泚疑泚之壞字始讓案泚當為泚說文水部云泚泚也西部

籀文西作齒故為作田形炳目即以救目也

備蛾傳第六十二

前備城門篇蛾作蟻俗禮字孫子謀攻篇作蟻附曹注云使士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牆周書大明武篇云俄傳器櫓俄亦蟻之誤畢云蟻同禮說文云

蟻此蟻也蛾羅也又云蠶蠶化飛蟲也經典多借為蠶者音相近耳傳亦附字假音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強弱途以傳城後上先斷

王云斷斬也號令篇曰不從令者斷擅出令者

斷失令者斷

以為法程

畢云城程為韻王云治者法之誤言般人蛾附登城後上者則斷之以此為法程也呂氏春秋廣行篇曰後世以為法程說苑至公篇曰犯國法程讓書賈誼傳曰後可以為

萬世法程篆書去字作𠄎𠄎字作𠄎二形相似篆書去字作志𠄎字作寺亦相似故從去從𠄎之斬城為基

字傳為多誤案王說是也法即俗法字隋鄧州舍利塔銘法作法與法略同呂覽高注云程度也

斬墮之省或云鑿之省

掘下為室前上不止

畢云上舊作止以意改後射既疾

子墨子曰子問蛾傳之守邪蛾傳者將之忿者也

忿舊本作忽供云孫子謀攻篇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蟻傳即蟻附禮記

蛾子時術之稱文本或作蟻古字通用忽即忿字之譌案供校是也今據正

守為行臨射之

即高臨詳前校機藉之

備穴篇有鐵校亦詳備高臨篇擢之

舊本擢作擢今據置誠本吳鈔本正說文手部云擢引也擢爪持也審校文義當以作擢為正

太犯迫之

太犯當為火傷備梯篇云薪火水傷以濟之

燒荅覆之沙石

雨之然則蛾傳之攻敗矣備蛾傳為縣脾

畢云疑脾字以木板厚二寸前後三尺

旁廣五尺高五尺而折爲下磨車。磨當爲磨周禮送師鄭衆注云抱磨磨下車也當卽此下磨車亦卽備高臨簷之磨蓋磨重物爲機以利其上下皆用

此車故周禮王辨以下棺此下縣轉徑尺六寸。蘇云轉當作輪論說案圍徑尺六寸則其周四尺八寸強令一人操二丈四

方。畢云疑字案畢校是也考工記盧人云夷矛二尋鄭注云八尺曰尋此卽夷矛也刃其兩端居縣脾中以鐵環。與鈔本作環鐵環見前畢云說文無鐵字

此環與環皆無鐵鑰之義古字少故借音用之。敷縣二脾上銜。敷傳通謂鐵環傳著縣繫縣脾之上銜也二疑當爲縣之重文蘇云二字誤衍未端爲之機。令有

力四人下上之弗離。離舊本作離俞云離乃離字之誤備城門篇突一刃以二橐守之弗離備穴簾令一善射之者佐一人皆弗離並其盡案俞校是也今據正施縣

脾大數二十步一攻隊所在六步一。蘇云此言設縣脾多寡之數蓋疏數視敵爲之爲纍。畢云當爲纍荅廣從

丈各二尺。王引之云從音縱橫之縱廣從丈各二尺義不可通丈各廣爲各丈言荅之廣從各丈二尺也蘇說同案王校是也下文云荅廣丈二尺以木爲上衡以麻

索大徧之。疑當作以大麻索編之染其索塗中爲鐵鑲。畢云据上文當爲環玉鑲云鑲俗鈎其兩端之縣。六韜軍用

救之。抄大當作抄火以車兩走。卽備城門簾之輻也車兩走卽兩輪比及前備穴簾並以車兩輪爲兩走備突簾云吏主塞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軸閒廣大

以圍。疑當作有說蝕其兩端。畢云蝕未詳廣雅有蝕字云大也疑卽此蝕異文案畢說非也蝕疑

牙字或變从齒爾雅釋詁矜苦也釋文矜作矜是爲蝕之變體廣雅釋詁云蝕刺也玉篇牙部云蝕刺牙也經典其例也蝕其兩端猶上云二丈四牙刃其兩端矣以束輪。以下疑徧徧塗其上。蘇云徧字誤重詁讀案下徧字疑當作編

上云以麻索編之塗其索塗中室中以榆若蒸。室讀爲室備城門簾云室以樵可燒之以待敵室亦作室說文以棘

爲旁命曰火摔。一曰傳傷。以當隊。客則乘隊。燒傳傷。斬維而下之。王引之云燒傳傷三字義

不相騰燒下當有荅字而今本脫之上文兩言燒荅是其證備城門簾城上二步一荅案傳傷卽以車兩走所作械名自可燒不必增荅也王校未據備突簾說輪輻並云雜置之故必斬維乃可下也令勇士

隨而擊之以爲勇士前行。當作以勇士爲前行號令城上軌塞壞城城下足爲下

隨而擊之以爲勇士前行。當作以勇士爲前行號令城上軌塞壞城城下足爲下

說鏡杙長五尺。

說當作銳同聲段借字說文金部云鏡銳也杙舊本作找王引之云找當為杙備城門

是也蘇說同今據正

大圍半以上

六幅軍用籬云委環鏡杙長三尺以上三百枚畢云圍疑圍

皆劍其末為五行。行間廣三尺。

狸三尺。大耳樹之。

大耳疑犬牙之誤見備城門籬

為連及長五尺。

說文及部云及以杖殊人也禮及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故黃以先驅

大十尺。

及不得大至丈必有誤疑大十當作大寸十即寸之語尺當為大屬下讀備城門籬有大槌即此

槌長一尺。

畢云槌俱舊

大六寸。索長

一尺。

即備城門籬之連槌凡連及連槌蓋皆以索係連之

推柄長六尺。首長尺五寸。

備城門籬長槌長六尺頭長尺

斧柄長六尺。

御覽兵部引備衝法用斧長六尺亦與此同備城門籬長斧柄長八尺比短二尺與彼異

刃必利。皆斲。

字書無斲字疑當作皆斲見備城門籬

其一後。

未詳苔廣丈

一尺。口口丈六尺。垂前衝四寸。兩端接尺相覆。勿令魚鱗三。

蘇云雜守云入柴勿積魚鱗簪畢注疑修

字假音竊謂此處三字亦參字假音也案蘇說是也言為若之法以木兩端相銜接以尺為度不可鱗次不相覆也

著其後行。

前有前衝此疑當作後衝上

中央

木繩一。

木疑當作大

長一丈六尺。苔樓不會者。以牒塞。

蘇云會猶合也牒當為堞案說文片部云牒札也廣雅釋器云牒版也謂以版

塞壁隙

數暴乾。

畢云說文云暴晒也苔為格。令風上下。

此亦未詳其義

堞惡疑壞者。

疑壞謂未壞而先狸

木十尺一枚。

此字疑衍

節壞。當作節。斲植以押慮盧薄於木。

畢云唐大周長安三年石刻云愛難受鄧即斲字慮字衍文案押未

詳慮即慮字之誤衍畢校得之

盧薄。

漢書王莽傳為銅薄盧顏注云柱上枘也畢云說文云楹柱上枘也枘壁柱

表八尺。

表疑表之誤蘇云表當作長非

廣七寸。經

尺一。

蘇云經徑同詒讓

數施一擊而下之。

擊疑當作桔槔之桔詳備城門籬下

為上下鈞而

斲之。

畢云說文云莽兩刃面也或从金或

經一。

疑當作鈞。疑當作鈞上

禾樓。

禾疑當作木備

羅石。

羅疑當作奈聲之轉奈石即礪石見備城門籬

懸苔。植內毋植外。

謂懸於苔樓之內也備城門籬云樓四植植即柱也

杜格狸四尺。

杜格義難通疑當作

柞格國語魯語云設穿鄂韋注云穿柞格也柞杜形近而誤周禮雍氏鄭注云攬柞鄂也莊子駢拇篇云削格羅落置粟之知多則散亂於澤矣釋文引李頤云削格所以施羅網也柞格柞鄂削格蓋皆穿獲之名旗幟篇有陸



除火與此義正同王引之讀辟爲避蘇讀同並非

縣火復下。敵人甚病。敵引突而榆。

榆畢本作去云舊作榆音之誤據備梯改備梯多有發異俞云哭當

作師說文而部師古文作率形與哭相似故師誤爲哭也案俞說近是榆去音不甚近疑當爲逃之借字古北聲俞聲字多互通如詩小雅鹿鳴示民不悌毛傳云悌倫也可證

則令吾死士。

左右出穴門。擊遺師。

遺當作遁蘇讀備之誤亦通

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

賁士即奔士也王引之謂

賁當作者即諾之省未壇詳備梯篇

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將施伏。

蘇云素當作數案素不誤詳備梯篇

夜半而城

上四面鼓噪。敵人必或。

畢云人舊作之据備梯改或與或同破軍殺將。以白衣爲服。

畢云舊脫白字据備梯增

以號

相得。





# 墨子閒詁卷十五

## 迎敵祠第六十八

敵以東方來迎之東壇壇高八尺

月令鄭注云木生數三成數八

堂密八

蓋堂為多角形釋山云山如堂者密郭注引尸子云

不知堂密之有美樞俞云密字無義疑當作與說文穴部竇深也謂堂深八尺也不言尺者蒙上而省與密相似因誤為密矣下並同

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

神長八尺者八弩八人發而止將服必青其牲以雞

月令注云雞木畜

敵以南方來

迎之南壇壇高七尺

月令注云火生數二成數七

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長

七尺者七弩七發而止將服必赤其牲以狗

賈子新書胎教篇青史氏記云南方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此與彼合月

合犬屬秋注云犬金畜與此異

敵以西方來迎之西壇壇高九尺

月令注云金生數四成數九

堂密九年九十者

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長九尺者九弩九發而止將服必白其牲以羊

方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此與彼合月令羊屬夏注云羊火畜與此異

敵以北方來迎之北壇壇高六尺

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長六尺者六弩六發而止將服必

月令注云水生數一成數六 堂

黑其牲以鹿

月令注云虞水畜畢云已上與黃帝兵法說同見北堂書鈔給讓案孔叢子儒服篇孔子高對信陵君問祈禱之禮云先使之迎於適所從來之方為壇祈克於五帝衣服隨其方色載

事人數從其方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即本此

從外宅諸名大祠

從當作徙形近而誤謂城外居宅及大祠遠至則徙其人及神主入內也 靈巫或禱焉

給禱牲凡望氣有大將氣

茅坤本有有中將氣四字

有小將氣有往氣有來氣有敗氣

法存通典兵風雲氣候禱古也

能得明此者可知成敗吉凶舉巫醫卜有所

謂巫醫卜居各有所或讀有所長句亦通 長

具藥。醫之長掌 具藥備用 官之。疑當作宮養之今本祝養字號令篇云 善為舍。巫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下以請守。守入城先以候為始得觀宮養之可證 守獨智巫下望氣之請而已。三略中略云蔡巫祝

不得為吏士下問軍之吉凶。舊本氣誤在之字下。畢云智知同言望氣之請。唯告守獨知之。王云請皆讀為情。墨子書通以請為情。此文當作巫下以請報守守獨智巫下望氣之請而已。智與知同言巫下以情報守巫下望氣之情。唯守獨知之而已。勿令他人知也。號令篇曰巫祝吏與望氣者必以善言告民以請上報守守獨知其請而已。是其證。舊本脫報字氣之二字又誤倒則義不可通。案王校是也。蘇校同今據乙。

為流言。驚駭恐吏民。謹微察之。王云說文謹司也司今作伺。題字亦作微。史記廉頗相如傳日趙使人微探得李牧漢書游俠傳使人微知賊處師古曰微 亦詳號令篇。斷罪不赦。說文斤部云斷斷也車部云斬也又首部云斷也三字同訓此 望氣舍

近守官。官謂守所治官 府茅本作官 牧賢大夫。及有方技者。若工弟之。牧當為收之 誤工謂百工 舉屠酤者。

受事。周禮地官有縣師上士二人若有軍旅之戒則受鑿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鞶 出葆。循溝防。築薦通塗。薦與荐通左傳哀八年傳楛之以被杜注云雍也 脩城。百官共財。蘇云共 讀如供 百工

即事。司馬視城脩卒伍。吳鈔本視作 施脩作修 設守門。蘇云門下疑說一 闕字案蘇說非 一人掌右闕。舊本二誤 三俞云左

右人數不應有異。疑三人是二人之誤。蓋門之啟閉皆四人守之。啟則有左右之分。故曰二人掌。右闕二人掌。左闕及閉則無左右之分。故止曰四人掌。閉也。案俞說是也。舊本正作二人。今據正。一人掌

左闕。闕闕之借字猶耕柱篇商奄作商蓋說文門部云闕 門扇也左右闕即謂門左右扉蘇讀掌右掌左句誤 四人掌閉。百甲坐之。左文十二年傳云 襄權坐甲荀子正

論篇云庶士介而坐道。俞云百乃皆字之誤。言守門者皆甲而坐也。案百字不誤。城下門百甲城上步一甲。文正相對。城上步一甲一戟。備城門篇云城上 樓卒率一步一人其

贊二人。小爾雅廣詁云贊佐也二人為甲執士之佐 合之五人而分守五步非一步有五人也 五步有五長。十步有什長。百步有

百長。即備城門篇 之帛尉也 芻有大率。即旗幟篇四面四門及 左右軍之將分守四芻 中有大將。即旗幟篇 中軍之將 皆有司吏卒長。

城上當階有司守之移中中處

移中不可解疑當為多卒之誤蓋城上每步一甲城下每門百甲此外多餘者為多卒猶言羨卒也旗幟簾云多卒為雙兔之

旗箭子境內篇云國

謝分地以中卒隨之澤急而奏之 學云言居中者澤急事奏之澤當為澤俞云畢校是也雖未解奏字之義史記蕭相國世家索隱曰奏者趨向之也擇向之也擇向而奏之謂有急則趨

也士皆有職城之外矢之所逕

選舊本作遺蘇云遺猶至也王云遺當為選謂失之

無以為客菌

菌猶言醫也周書王會篇有菌鷓孔注云菌鷓可用為旌醫是菌有醫殺之義蘇云菌疑與

內薪蒸水皆入內

水無入內之理當為木上又說材字新蒸細木材木大木也據守簾云材木不能盡入者燭之是其證

實肉字異文廣韻云肉俗作實

斂其骸以為醢

說文西部云醢肉醬也爾雅釋器云肉謂之醢有骨者謂之髡髡醢亦通髡

注云起典也謂病瘡而興起但審校文意似謂肉醢等當以餐病者則病者當為守圍受傷之人不宜專舉腹病此似有髡字竊疑腹或當為髡髡之正字屬上醢醢為句於義較通也

腹病者以起 呂氏春秋直諫篇高

蒸廬室矢之所逕

讀本亦作遺今據王校改

皆為之涂菌

蘇云塗菌所以避矢塗塗同 令命昏緯狗纂馬擊

緯

後漢書張衡傳李注云纂擊也說文手部云擊固也大戴禮記夏小正農緯厥末傳云緯束也言緯纂必堅固蘇云緯束也擊甚開切音恆固也又牽去也與牽通言夜必防閑狗馬勿令驚逸詒讓案擊牽古通然此擊當讀如字

靜夜聞鼓聲而諺

畢云諺字異文詒讓案周禮大司馬云鼓皆駟車徒皆諺鄭注云諺謹也

所以固民之意也故時諺則民不疾矣

凡守城之法以下至此 望山川社稷

祝史謂大祝大史也周禮大宗伯鄭注云四望五 先於戒

先於戒未詳疑當作先以戒下文云先以禪文例同 乃退

公素服誓于太廟曰其人為不道

蘇云其人疑當作某人案蘇校 不脩義詳

本條吳鈔 唯乃是王

疑當作唯力是正力乃正王形

滅爾百姓

畢云當為厲蘇云參即三下參發義同向不當脫夙字或向即夙

以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各死而守

兼下疑脫一字 既誓公乃退食舍於中

太廟之右。

茅本大作大中太廟侯國太祖之廟也儀禮聘禮賈疏說諸侯廟制云太祖之廟居中西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

祝史舍于社。百官具御

乃斗。

畢云疑刀斗字案斗疑升之誤下云乃下出俟升望我郊乃命鼓俄

鼓于門。

畢云門舊作問以意改詒讓案孔叢子云

乃大鼓於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舉刺三行告廟用兵於戰也依彼文則上斗字當作大未詳

右置旂。左置旌。于隅練名。

謂門左右隅一置旂一置旌也畢讀右屬

上鼓於門為句讀說文糸部云練陳謝也名銘古今字謂以練為旂旌之旒而書名於上也爾雅釋天說旂旂云纒帛總練旒九儀禮士喪禮云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額未長終幅廣三寸書名于末鄭注云銘明旌也今文銘皆為名周禮司勳云銘書於王之大常是凡旌射參發告勝。五兵咸備。乃下

出揆。

畢云當為俟

升望我郊。

侯國宮廟有門臺故可升望國郊

乃命鼓俄升。

公羊桓二年何注云俄者謂須臾之間

役司馬射

自門右。

名掌徒役者

蓬矢射之。茅參發。

茅當為矛鼓屬上讀云似言東茅而射之誤

弓弩繼之。校自門左。

校蓋軍部曲吏管子度地篇有部校長官兩子境內篇云軍器自一級以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土戰國策中山策云五校大夫高注云五校軍營也又秦策云七五校校下疑脫射字

先以揮。

侯木石繼之。祝史宗人告社。

左傳哀二十四年社注云宗人禮官也案鄭周禮大小宗伯侯國及都家並有之

覆之以餽。

此蓋厭勝之術未詳其義

### 旗幟第六十九

畢云說文云旗熊旗五游以象鬣星士卒以為期釋名云熊虎為旗軍將所建象其猛如虎與象期其下也職當為織詩織文鳥章傳云徽織也陸德明音義

音志云又尺志反又作識案漢書亦作志而無从巾字王改織並為職云墨子書旗識字如此舊本從俗作職篇內放此案職正字當作識職令權守二篇徵職字並作職者段借字也王校甚是但司馬真

玄應所引並作職則唐本如是以相承已久未敢輒改

守城之法。木為蒼旗。火為赤旗。薪樵為黃旗。石為白旗。

畢云北堂書鈔引作金為白旗土為黃旗案畢

漆明足馮景宋鈔本無

水為黑旗。食為菌旗。

自蒼英旗以上七旗並以色別菌非色名疑當為菌說文神部云菌茅蒐也茅蒐可以染絳字或作菹左定四

年傳續校據記鄭注引作菹菹

死士為倉英之旗。

蘇云倉英當即蒼鷹倉英之旗皆青色旗倉英即倉英也水為滄浪在竹為蒼黃並是一義此又作倉英者英古音如央故

與俱同聲察。竟士。竟競之借字。逸周書度訓篇云：揚舉力竟亦。為雩旗。學云：虎字假音王云，雩即虎之譌。非其假音也。鈔本北堂書鈔武功

童子為童旗。五尺，謂年十四。蘇云：梯末之旗。作枯槁生梯之梯。弩為狗旗。戟為蒞

旗。蒞疑即蒞字。月令季秋載蒞。蒞淮南子：時則訓蒞作蒞。蒞皆蒞之譌。書蒞或作蒞。形相近。周禮司常九旗折羽為蒞。學云：北堂書鈔引作林旗。劍盾為羽旗。蓋即司常九旗之全羽為

車為龍旗。學云：舊作龍。北堂書鈔改車。按作輿。詒讓案：鈔本書鈔仍作車。與今本同。騎為鳥旗。論謂單騎亦見。號令篇左傳：昭二十

之官致財物。句之足而下旗。會云：下之字，衍文本作足而下旗。蓋城上舉旗則備具之官各致其財物既足而後下旗也。之字即足字之誤而複者。當刪。詒讓案：之當

凡守城之法。石有積。樵薪有積。菅茅有積。茅與鈔本作茹

木有積。炭有積。沙有積。松柏有積。蓬艾有積。麻脂有積。

金鐵有積。粟米有積。王云：金鐵當為金錢字之誤也。金錢粟米皆守城之要物。故並言之。若鐵則非其類矣。號令篇曰：粟米錢金布帛。又曰：粟米布帛錢金。漢守篇曰：粟米布帛金

井竈有處。學云：通典守拒法云：城上四隙之間，各置八旗。若須木，櫛板舉。若

有旗。節各有辨。說文：刀部云：辨，判也。凡符節，判析其半合之，以為信驗。荀子：性惡篇云：辨

有貞。廣雅釋詁云：貞，正也。又疑或為貞。貞之譌，蘇云：貞為其字之說。非。輕重分數各有請。請與主慎道路者有經。慎，循之

重質有居。學云：言居其妻子。五兵各

法令各

段字謂

三

二

一

子開誌 卷十五 旗幟第六十九

循行道路也周禮國經野鄭注云經謂為之里數亭尉各為幟竿長一丈五亭尉即備城門簾之帛尉及迎敵祠篇之百長也帛長丈五廣

半幅者大帛云太平御覽引云凡幟帛長五丈廣半幅案史記高祖紀索隱引墨翟曰帛帛長丈五廣半足據後文城將幟五十尺以次遞減至十五尺止亭尉卑自當丈五尺不宜與城將等也又者大舉本據惠士奇禮說改為有大屬下寇傳攻前池外廩為句案者字不誤大當為六二字形近下文大城大又鶴六可互證六即亭尉幟之數蓋每亭為六幟以備寇警緩急舉路之用下文舉一幟至六幟解寇傳攻前池外廩也詳

如數路之並以六為最多故此先著其總數也惠畢並誤改其文又失其句讀

難守城上當除鼓二舉一幟到水中周周州聲近通用俗又作洲說文川部云中可居曰州周處其羽鼓四舉一幟

到藩吳鈔本作著藩蓋池內崖岸植樹竹木為藩落備城門簾云獨垣外鼓五舉二幟到馮垣蓋垣在外墜外者鼓六舉四幟到女垣女垣即墜說文土部云墜城上女垣也阜部云墜城上女墜俾倪也此女垣在馮垣內大城外蓋即號令篇之安郭備城門簾

之外墜也備城門簾別有內墜鼓七舉五幟到大城舉云大舊作六鼓八舉六幟乘大城半以上鼓

無休夜以火如此數寇卻解輒部幟如進數舉云言數如此行之寇去始解輒部署幟如大司馬弊旗鄭注曰弊仆也仆路部古字通呂氏春秋行論篇引詩曰將欲路之必高舉之路與舉正相反故寇退則自六而遞減之也舉以部為部署而無鼓蘇云言夜以火代鼓城為隆長五十尺城為隆變當作

城將為絳幟絳陸陸聲類並同左成十八年傳魏絳樂記孔疏引世本絳作降是其證此以隆為絳猶衛中簡以隆為降也隆下又說幟字周禮司常鄭注云凡九旗之帛皆用絳城將即大將見號令篇尊於四面四門之將故幟高於

彼十尺四面四門將門四十尺號令篇云四面四門之將必選擇之有功勞之臣及死事之後重者戴云將疑幟字聲誤非其次二十

尺其次三十五尺其次二十尺其次十五尺高無下四十五尺此四字衍高無上長五十尺以次遞減至此為極短也城上吏卒置之背王引之云卒字涉下文吏卒而衍下文卒置於頭上則不得又置之背也又案頭上也肩也背也背也皆識之所置也說文微

識也且絳帛若於背張衛東京賦戎士介而揚輝輝同徽薛綜曰輝謂肩上升幟皆其證今不言幟者城上吏之上又有說文耳案王說是也此置背等並謂吏卒所著小幟識與上將旗不相冢下文城中吏卒民男女皆辨異

衣章徵令男女可知十八字疑即此節首之說文傳寫誤錯著於彼而此小徵識遂與上旗幟淆混不分矣尉繚  
子經卒令說卒五章前一行著章置於首次二行赤章置於項次三行黃章置於臂次四行白章置於腹次五行  
黑章置於要又兵教篇云將異其旗卒異其章左軍章左肩右軍章右肩中軍章臂前書其  
章曰某甲某士此上文五十五即謂將異旗以下乃言卒異章之事二書可互證 **卒於頭上城**

**下吏卒置之肩。**畢云舊作肩据禮說改下同 **左軍於左肩。**畢云左軍舊作在他据禮說改王云下當有右軍於右肩五字而今本脫之案吳鈔本亦作在他道

**中軍置之臂。**畢云此俗字當為臂或臂 **各一鼓中軍一三。**未詳疑當作中軍二言鼓多於

**以次應之當應鼓而不應不當應而應鼓。**舊本作不當應而不應鼓王云此當作當應鼓而不應鼓不當應鼓而應鼓今本上下二句當

**步於城下夾階者各一其井置鐵驢於道之外。**畢云說文云驢弓曲也王引之云弓曲之義與鐵字不相屬且井旁亦非置弓

**爲屏。**屏所以障圍開元占經甘氏外官占甘氏云天潤七星在

**爲屏。**外屏南注云天潤廟也外屏所以障天潤也史游急就篇

**高丈爲民圍垣高十二尺以上巷術周道**

**者。**詳備城門篇云巷術周道者必爲之門畢云必舊作

**從令者斬。**自巷術周道者至此並與旗幟無涉疑它篇之錯簡 **城中吏卒民男女皆荷異衣章微。**王引之云荷字義不可通荷當

**爲辨辨異二字連文周官小行人曰每國辨異之祿書辨字或作辨見漢李翁析里橋鄒閣頌因譌而爲荷王念孫云衣章微當作衣章微職說文微識也墨子書微識皆作微職見號令操守二篇章亦微識之類也故齊策云**

**變其微章微亦與微同此言男女之衣章微識皆有別也故曰皆辨異衣章微職令男女可知且比簠以旗職爲名則當有職字明矣今本辨爲作荷微下又脫職字故義不可通案王植是也蘇引類篇曰萑荷也非**

**男女可知。**此十八字疑當在上文城上 **諸守牲格者。**牲格蓋植木爲養牲欄格守城藩落象之因

**守以令召賜食前。**以爲名備城傳篇云杜格程四尺高者十尺

守帥號令篇之太守以令亦

見履彼篇言傳令來前賜食

予大旗。予，舉本以意改，予，屬上。讀蘇云：予與，通用，舉誤。

署百戶邑。若他人財物，建旗

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

尉繚子兵教上篇云：乃為之賞法，自尉吏而下，盡有旗，戰勝得旗者，各視其所得之齋，以明賞勳之心。左哀十三年傳云：彌庸

見姑蔑之旗曰

牲格內廣二十五步，外廣十步，表以地形為度。

俞云：表乃表字之誤，備尤篇鑿廣三尺，表二尺

吾父之旗也。

王氏訂表為表

之誤，正與此同。斬卒中，教解前後左右。斬，疑當作勒，尉繚子有勒卒，令漢書晁錯傳云：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

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蓋謂部

勒兵卒將居中而教其前後左右，解字疑誤。

卒勞者更休之。休，舊本作修，今據吳鈔本，茅本正。

### 號令第七十

蘇云：墨子當春秋後，其時海內諸國自楚越外，無稱王者，故迎敵，河篇言公督太廟，可證其為當時之言。若號令篇所言，令丞尉三老五大夫，太守關內侯，公乘皆秦時

官其號令亦秦時法，而篇首稱王，更非秦制。以前人語比蓋出於商鞅，鞅所為而世之為墨學者，取以益其書也。倘以為墨子之言，則諒矣。案蘇說未稱令丞尉三老五大夫等制，並在商鞅前詳篇中。

安國之道，道任地始。

禮記禮器鄭注云：道猶從也。

地得其任，則功成。地不得其任，則勞而

無功。人亦如此，備不先具者，無以安主。吏卒民多，心不一者，皆在其將長。

言責在將與長也。

諸行賞罰，及有治者，必出於王公。

吳鈔本並作功，比對上將長為文，疑當作王公下

文云：出粟米有期，日過期不出者，王公有之，是

其證。傳寫誤倒耳。墨讓以王字屬下句亦通。數使人行勞賜，守邊城關塞，備蠻夷之勞

苦者，舉其守卒之財用，有餘不足。

率疑卒之誤。

地形之當守邊者，其器備常多者，

邊縣邑，視其樹木，則少用。

言材木不足共用。

田不辟，少食。

田荒農惰，則食不足。

無大屋，草

蓋少用桑。

墨云：言無大屋之虞，當留桑以為蔭。一本作乘，非。案桑道，蘇本茅本並作桑，俗桑字，說文神部云：蓋，苦也。壽名，釋宮室云：屋以草蓋曰茨，茨次也。次比草為之也。草蓋謂以草蓋屋，少用桑當

作少車，乘乘乘形相近，車用沙上而為言，室惡

民貧，則不能畜車，乘馬牛也。畢沿誤為說殊謬。

多財，民好食。

下有城門篇畢引說文云：驟

札也，非

內行棧。

置器備其上，城上吏卒養。

養即廩養之養，公羊宣七年何注云：炊亨曰養，蘇云：養謂糧食，誤。皆為

此義

亦見備

城門篇



舍道內各當其隔部。

吳鈔本作步太白陰經司馬覆宜云五人爲伍二伍爲部部隊也隔部即城上吏卒什人所守分地皆有隔以別其疆界下云人自大書版若之其署隔則凡

署皆

有隔

養什一二人。十人爲什言每卒十人則有養二人主炊步兵十人亦十步卒二養與此略同

爲符者曰養吏

養吏吏掌養

辨護諸門。

辨護給言監治也亦見周禮大祝山虞鄭注山虞賈疏引尙書中候握河紀云堯受河圖程辨護注云辨護者供時用相禮儀案辨即今辨治字漢

書李廣傳顏注云護謂監視之比養吏辨護諸門亦謂辨治

門者及有守禁者皆無令無事者

得稽留止其刃。

舊本重稽字又止作心道疏本吳鈔本茅本稽字並不重舉云心當爲必或衍一稽字王引之亦刪稽又云改心爲必義仍不可通心當爲止言勿令無事者得稽留而止其

刃也據書止心相似故止譌爲心案王校是也蘇說

不從令者戮敵人但至。

但舊本作但千且疑且字之誤

丈之城。

千茅本作十下文仍作千雜守篇云率萬家而城方三里比云千丈爲方五里有奇蓋邑城之大者尉繚子守權篇云千丈之城則萬人守之戰國策趙策云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齊策亦云

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畢云千當爲十失之

必郭迎之。

舊本迎作近畢云當爲迎之案畢校是也今據正主人利不盡千丈者勿迎也

視敵之居曲。

畢云言所居曲監詒讓

衆少而應之。此守城之大體也。其不在此中

者皆心術與人事參之。

心疑當作以

凡守城者以亟傷敵爲上。

亟舊本譌爾今據王校正說詳魯問及備城門篇畢

云言打

其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明於守者也。

惟本校云至下脫不

不能此。

蘇云不疑當作必乃能

守城守城之法。敵去邑百里以上。城將如今。

畢云當爲令王引之云如猶乃也言敵入將至城將乃令召五官百長而命之也下文曰

輔將如今賜上卿與此文同一例則今非令之譌案畢說是也此書軍吏有城將即大將有輔將即四面四門之將地治之吏有守有令有丞有尉有五官凡守城之事皆城將及守令主之並詳後如令猶言若令下文如今亦

如令之譌

盡召五官及百長。

五官蓋都邑之小吏周制侯國有五大夫因之都邑亦有五官韓非子十過篇云趙襄子至晉陽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比即都邑之五官殆如後

世吏有五曹之類後文吏有比丞比五官則五官卑於丞也又左傳成二年晉軍師之下有司馬司空與師侯正亞旅成十八年及晉語悼公命官別立軍尉而無亞旅成二十五年傳又謂之五吏淮南子兵略謂說在軍五官

有司馬尉侯司空與晉制同竊疑此五官亦與彼相類後文有尉都司空侯或即五官之名與亦詳節喪篇

以富人重室之親舍之官府。府舊本譌作將王引之云

符當為府言舍富人重室之親於官府也下文云其有符傳者舍舍官府是其證蓋內言官府者多矣若云舍之官符則義不可通此涉上下文諸符字而誤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正 謹令信人

守衛之謹密為故。俞云故猶事也言務以謹密為事也備梯牆以靜及傅城。畢云言守符謹密必有故乃傳用也俞云乃傳當作及傳字之誤也上云敵去邑百里以上此云及傅城其事正相次傳即城守

將營無下二三百人。守下道誠本與鈔四面四門之將。必選擇之有功勞之臣。及

死事之後重者。蘇云重者即重室子也從卒各百人。門將并守他門。謂他小門他門之上。畢云舊

以意必夾為高樓。使善射者居焉。女郭馮垣一人。一人守之。女郭即女垣以其在大城之外故謂之郭名

釋宮室云城上垣亦曰女墻言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與丈夫也。室舊本誤字畢云言重使重室子。家之字子謂富家王云

重字子即重室子之譌案王校是也。蘇校同今據正重室子見備城門篇五十步一擊。文選長楊賦李注引韋昭云古文隔為因城中里

為八部。部一吏。城內為八部吏吏各從四人。以行衝術及里中。畢云衝當為衝說文云衝道也

此術與旗幟警巷術及後術里中父老小。不舉守之事。及會計者。老小上下疑有祝字王引

儀義同與備城門篇衝術異分里以為四部。此又於一里之中分之為

四部一長。每里四長以苛往來不以時行。周禮射人鄭注云詩謂詰問之蘇云苛譏詞也行而有他異者。以得其

姦。吏從卒四人以上有分者。此即八部每部之吏也王引之云分下當有守字而今本脫之則文

千是大將必與為信符。大將使人行。守操信符。信不合。及號不相應者。蘇云號

其證伯長以上輒止之。伯百通即以聞大將。畢云告當止不止。及從吏卒縱之。皆斬。

諸有罪。自死罪以上。舊本說以字皆從父母妻子同產。舊本還作還王云還當為還謂罪

今從王校補皆從父母妻子同產。及父母妻子同產也下文云聞敵

及父母妻子同產也下文云聞敵